

## 第一回 冷月青冢

一轮明月高挂中天，清冷的月华照着一座孤寂的青冢。

一个二十二四岁的青衣少年，孤独的缓缓行来，直到那青冢前面，凝目注视了一阵，突然撩起长衫，对着那青冢恭恭敬敬的大拜三拜，喃喃低语道：“老前辈仁德广被，竟然是这般凄凉，连一块墓碑也没有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，说到了伤心之处，两行泪水夺眶而出。

他掏出绢帕，揩拭了一下泪水，正待站起身子，夜风中突然飘传来一阵凄凉的哭声。

青衣人疾快的站起身来，隐入青冢旁侧的荒草之中。

只听那哭声愈来愈近，片刻间已到了青冢前面。

月光下，只见来人穿着一身白衣，梳着一条长辫子，竟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。

她缓缓取下竹篮，取出素花鲜果，供在青冢前面，对着那青冢跪了下去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那隐身在草丛之中的青衣少年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位墓中的前辈已过世了近二十年，这小姑娘看上去只不过十六七岁，墓中人死去之时，她还未生人世，怎么和这位墓中人攀上了关系呢？”

忖思之间，突然闻一声冷笑传来，道：“又是你这小丫头，老夫已经三番四次劝告于你，不许再来此地奠拜这座荒坟，怎的竟是不肯听从，今宵又被老夫抓到，不能再轻轻放过你了。”

说话间，一位全身黑衣背插单刀的老人已如飞而到，直逼到那白衣少女的身后。

那隐在草丛中的青衣少年，抬眼打量半天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小丫头既来奠拜墓中人，自非全无夫连，今夜教我遇上，岂能袖手不管。”

心念一转，暗中运气戒备，如若那老人出手擒那白衣姑娘，立刻出手拦阻。

那白衣少女停住哭声，举手理了一下鬓边散发，回眸望了那黑衣老人一眼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我就要走了，你就再饶我这一次吧！”

她说的幽婉动人，但神情间却是十分镇静，毫无慌乱之情。

那黑衣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你可记得老夫已经饶你几次了？”

那白衣姑娘凝眸沉思了一阵，道，“这是第七次了。”

黑衣老人怒道：“再一再二、再三再四，你已连犯了七次之多，这次是万万不能饶你的了。”

那白衣姑娘摇摇头道：“你已经放过我六次，这一次不放也不行了。”

黑衣老人怒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白衣姑娘笑了笑，道：“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已经放了我六次，这次你如把我擒去见那马总管，我如说了实话，那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。”

黑衣老人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马总管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我不但知道马总管，而且还知道你们一共有七个人守这坟墓。”

那黑衣老人听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瞧不出你人小鬼大，竟是早已打听得清清楚楚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这一个多月来，每当老夫值夜，就

遇上你这丫头，看来你是常来此地了。定然也遇上过其他值夜的人了！”

白衣姑娘摇摇头道：“你们七个人，那马总管不担值夜之责，我第一次来此拜墓就遇上了你，以后每隔五天来一次，自然次次都是你值夜了。”

那黑衣老人怒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存心和老夫过不去了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只因你年纪大些，为人和蔼，每次都不肯捉我，所以我才等到你值夜之时，来此拜墓。”

那黑衣老人久在江湖之上走动，只因这白衣姑娘年纪幼小，嘴巴又甜，常常说得他不忍出手捉她，是以每次都放她而去，事情一过，也未放在心上。此刻听她言词犀利，不禁心中起了怀疑。当下说道：“老夫放了你六次，你可知老夫的名号吗？”

白衣姑娘应道：“自然是知道了。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你说说看老夫何姓何名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你姓言双名大鹤，善施飞刀，人称飞刀言大鹤，你说对是不对？”

那黑衣老人只听得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可是老夫告诉你了？”

白衣姑娘摇摇头道：“你几时告诉过我了？”

言大鹤道：“那你如何知道？”

白衣姑娘盈盈一笑道：“这又何难，你守这坟墓，已守了数年之久，左近方圆，谁不知道你言大鹤。”

言大鹤心中暗道：这丫头刁钻古怪，只怕也是武林中人，今夜是不能再放过她了。

心念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任你今夜舌粲莲花，说得天花乱坠，也非得捉住你不可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我已经再三说明，捉了我与你有害无益，你如一定要和我为难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言大鹤似是陡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，说值：“你好像对这里的人人事事，都很熟悉，是吗？”

那白衣姑娘站起身子答非所问地道：“老前辈，多谢你了，过了今宵，你想见我也见不着了。”提起竹篮子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言大鹤冷哼一声，道：“站住！你是束手就缚呢，还是要老夫动手？”

白衣姑娘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能束手就缚，你也不必动手，如果我说出了以前六次的经过，那马总管决不会放你。”

言大鹤道：“每次相见，都只是你和老夫两人，到时老夫来一个不认帐，你口说无凭，也是枉然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哼，你可是不信吗？此刻这附近就有人在暗中偷听咱们谈话。”

言大鹤目光一转，道：“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白衣姑娘伸手指着那青衣少年隐身的草丛说道：“你瞧瞧去吧。”

隐身在草丛中的青衣少年吃了一凉，暗道：好厉害的丫头，原来她早已知道我在此地了。

言大鹤心中半信半疑，瞧了那草丛一眼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，快请出来。”

哪知语声甫落，竟然由草丛中缓步走出来一个青衣少年。

言大鹤心中一震，暗道：这小丫头竟然还预先在这里埋下伏兵。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两把柳叶飞刀，暗扣手中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和这小丫

头怎么称呼？”

青衣少年冷冷的打量了那言大鹤一眼，缓缓应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在下刘五成……”目光一掠那白衣姑娘，接道：“在下和这位姑娘却是素不相识。”

言大鹤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一代仁侠慕容长青埋骨之处，可惜可悲呀。”

言大鹤听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可惜什么？可悲什么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可惜这一片龙脉虎穴的墓地，竟然是一片荒凉，可悲这慕容长青的仁侠风范，死后竟落得如此凄凉，连凭吊之人，也是不多。想他在世之日，仁义广被，济人苦难，急人之急，如今那些人好像都死光了一般……”

言大鹤冷冷接道：“近二十年来，在这片荒凉的墓地之中，慕容长青的青冢之前，已有三十六位武林人物授首，我瞧阁下该是第三十七位了。”

刘五成仰天打个哈哈笑道：“刘某如是害怕，那也不会来了。”

但闻那白衣姑娘接道：“两位慢慢谈吧，我要去了。”

银铃一般的娇脆声音，响荡在寂静的夜空之中。言大鹤转头看时，那白衣姑娘已到了三丈开外，月光下，只见一线白影，去如流矢，眨眼之间，便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言大鹤望着那白衣姑娘去如流矢的身法，心头暗生骇然，忖道：这丫头好俊的轻功。

只听刘五成冷冷说道：“姓言的，在下也要失陪了。”

突然飞身一跃，向北跑去。

言大鹤回 过头来，刘五成已跑出两丈开外，此人轻身功夫，竟似不在那白衣姑娘之下。

言大鹤一抖手，两把柳叶飞刀闪电射出，分取刘五成背后两处大穴。

刘五成横里一闪，避开两把飞刀，跃入草丛之中不见。

这青冢四周，杂林环绕，野草及腰，言大鹤看那人躲避飞刀的身法很快，追之不及，只好停了下来。

且说刘五成，借林木草丛掩护，又绕回 来路，向正南行去。

这时，月光清明，蓝天若洗，一阵阵夜风吹来，使人油生寒意，刘五成放腿疾行，片刻间已走出了四五里路，到了一处三岔路口。

只见那岔路正中，站着一个人手提竹篮，全身白衣的人，月光下衣袂飘飘，正是适才在慕容长青墓前所见的白衣姑娘。

刘五成停下脚步，还未来及开口，那白衣姑娘已抢先说道：“刘五成你胆子很大，难道不怕死吗？”

刘五成听她口气托大，小小年纪却是一派老气横秋之概，心中又奇又怒，强自忍下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小小年纪，说话怎的如此难听。”

那白衣姑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言大鹤没有骗你，那青冢之前，已有三十六位武林人物授首，你今夜幸脱危难，是因为近几年来，无人再敢凭吊那座青冢，他们戒备疏忽，那言大鹤又为了颜面，不肯招呼同伴相助，才让你侥幸脱得此厄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好啊！你这丫头，小人鬼大，竟然教训起我来了。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既知那墓前凶险无比，为何自己要去呢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我自然不同的。”

刘五成心中大奇，怒气全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有何不同之处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别说他们捉我不住，纵然是真的捉住我，他们也不敢伤害于我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和这样一个小姑娘纠缠不清，传扬于江湖之上，必将成为笑柄，不要和她扯了。身子一转，折向西方行去。

那白衣姑娘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和那慕容长青有何关系？为什么要在坟上拜奠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仰慕那慕容长青，钦敬他那侠义风范，故而去他墓前拜奠。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你站住！”飞步追了上去。

她身法奇快，两个纵跃，已到了刘五成的身后，刘五成回身说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见教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看在你奠拜那青冢的份上，我是不能不救你了。”

刘五成呆了一呆，奇道：“救我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不错，你活不过明天日落时分，那青冢之前，又将多一个屈死的冤魂了！”

刘五成暗道：这丫头信口胡说，不用听她的了。

那白衣姑娘突然一晃双肩，拦在刘五成的前面，道：“我说的句句实言，你为什么不信？”

刘五成看她转身拦阻自己的身法，不但快速绝伦，而且奇奥异常，心中大是吃惊，暗中运气戒备，口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在下相信？”

他心中的轻敌之念，早已完全消去，说话时神态十分凝重。白衣姑娘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因为你奠拜了那慕容大侠的坟墓。”

刘五成暗叫了一声惭愧，不再言语。

只听那白衣姑娘说道：“你知道这城中有一座城隍庙了，如若你受到伤害，还能行动，立刻赶到那城隍庙去见一人；如是伤势很重，行动不易，那就设法派人找他去见你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找什么人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一个讨厌的老叫化子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个，怎知他一定会去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如若没有我的信物，自然是不行了。”伸手从

头上取下了一只玉簪，接道：“把这个交给他，他就会答应你一切所求。”伸手递了过来。

刘五成伸手接过玉簪，暗道，这丫头不知是何许人物？何许身份？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？只好姑妄听之，姑妄信之了。随即将玉簪放入怀中，道：“姑娘，如若在下用不到这玉簪，那该如何奉还？”

白衣姑娘道：“用得到。”转身缓步而去。

月光下，夜风中，只见她衣袂飘飘的逐渐远去，白色的背影，在清明的月光之下消失。

刘五成呆呆的望着那白衣姑娘的背影，出神良久，才转身而去，直回客栈。

到达客栈，已经是四更过后的时分。

想到夜来的际遇，那美丽娇小的姑娘，充满着一种莫可预测的神秘，竟是心潮起伏，难以安枕，直到天色破晓，才闭目睡去，醒来已经是将近中午时分了。

刘五成刚打开房门，店小二已急急行了进来，双手奉上一张大红书筒，欠身道：“客爷好睡，贵友已经两度来催了，小的看客爷房门紧闭，睡的正甜，不敢惊扰，但客爷如是再不起来，小的不得不惊动你的了。”

刘五成吃了一惊，伸手接过大红书筒，问道：“来人有多大年纪，形貌如何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三十五六，瘦长身材。”

刘五成挥手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店小二欠身一礼，退了出去。

刘五成启开大红书筒一看，里面原来是一张请帖，只见几行草字，书写在请帖之上，道：昨宵蒙枉驾青冢，未能接风为憾，今日午时，浔阳楼为君洗尘，还望不吝一晤。

下面画了一个太极圈，却未署名。

刘五成望着那代函请帖，出了一阵神，暗道：他们既然已知我宿住之地，不肯下手，反而奉帖相邀，不去不但示弱于他，而且行动恐已在他们监视之下了，不赴约亦是不行。

探首望望天色，已然快近午时，匆匆漱洗一下，算过店钱，直奔浔阳楼。

这浔阳楼乃江州最大的一家酒楼，面江耸立，极目帆波，风物极是幽美，名酒佳肴，名动一时。

刘五成行到那浔阳酒楼之外，立时有一个身着天蓝长衫的大汉，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刘兄才来吗？咱们候驾多时了。”

刘五成打量那蓝衫大汉一眼，却是素昧生平，从不相识，当下说道：“恕兄弟眼拙，兄台上姓？”

那蓝衫大汉道：“兄弟梁子安，无名小卒，刘兄自是知道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原来是梁兄，兄弟久闻大名了。”

梁子安道：“咱们马总管候驾已久，刘兄请上楼坐吧。”

刘五成长长吸一口气，纳入丹田道：“有劳梁兄带路了。”梁子安也不谦让，当先向前行去。

登上二楼，只见十位九空，除了靠窗处坐着两个人外，整个的大酒楼，竟是不见别的酒客。

梁子安回顾了刘五成一眼，道：“咱们马总管为了欢迎刘兄，包下了个浔阳楼，哼哼，刘兄得咱们马总管如此器重，那也是很荣耀的事了。”

刘五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贵总管如此对待兄弟，在下真是受宠若惊。”

一面留神望去，只见左首一个黑衣老者，正是昨宵所见的飞刀言大鹤；右面一人，四十八九的年纪，长髯飘垂，浓眉环目，

气度十分威猛，披着鹅黄披风，眼看梁子安带着刘五成行了过来，却是装作不见。

只见梁子安急行两步，对那身着鹅黄披风大汉行了一礼，低声说道：“刘五成如约而到。”

那大汉缓缓转过脸来，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，逼注在刘五成的身上，瞧了一阵，才道：“言大鹤，昨宵所见可是此人吗？”

言大鹤欠身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

那着鹅黄披风的大汉举手对刘五成一招，冷冷道：“刘兄请坐。”

刘五成缓缓坐了下去，道：“阁下定是马总管了？”

那身披鹅黄披风的大汉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兄弟马雄飞。”

刘五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五毒掌……”

马雄飞接道：“那是江湖朋友送给兄弟的绰号，倒叫刘兄你见笑了。”

刘五成镇静了一下心神，说道：“江湖盛传五毒掌的英名，兄弟今日有幸得晤。”

马雄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江湖朋友们，那是难免口角春风，不可尽信。”话虽说的谦和，但词意隐隐间，却有一股倨傲之气。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承马兄垂青，遣人相邀，宴于浔阳楼上，实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但彼此素昧平生，马兄邀约兄弟到此，必有见教之言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兄弟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年，一向是直来直往，不喜转弯抹角，今日请刘兄来此，想请教一事。”

刘五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马兄请说吧！”

马雄飞回 顾言大鹤一眼，道：“刘兄可识得慕容长青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识……”

马雄飞接道：“想那慕容长青尸骨早朽，死去已二十年，恕兄弟说一句托大的话，刘兄你这点年纪，纵然是见过那慕容长青，也不过是牙牙学语之时，那也是记不得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马兄又何必多此一问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兄弟之意，是指刘兄和那慕容长青的渊源，想那慕容长青生前，结交过不少武林同道，令尊一代，也许和慕容长青交情根深……”

刘五成接道：“马兄错了，家父根本不是武林中人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那慕容长青生前做过甚多沽名钓誉的事，也许令尊一代，受到他小恩小惠，念念难忘，刘兄学艺有成，代令尊凭吊一下昔年施恩之人，那也是人情之常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家父务农，生平少离桑梓，江湖上人人事事，是一无所知。”

马雄飞突然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们之间既无瓜葛，刘兄竟冒大不韪，赶来江州祭奠慕容长青之墓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在江湖上行走，听得甚多慕容长青生前事迹，路过此地，凭吊一下，不知有何不妥之处？”

马雄飞冷冷说道：“你听过他生前事迹，也应该听到他死后情形了。”

刘五成淡淡一笑道：“听过了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刘兄是有意找麻烦来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近三年来，刘兄是唯一到了青冢之前拜奠的人，这份豪壮之气，兄弟是不能不佩服了。”

刘五成望了言大鹤一眼，心中暗道：他怕那姑娘说出连得释放六次之事，果然是没有把那姑娘拜奠慕容长青的事说出。口中却应道：“在下凭吊一下慕容长青之墓，也算不得什么大事，马兄苦苦追究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他已瞧出今日之局，难以善罢干休，一面运气戒备，一面回 口反问。

马雄飞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二十年来，共有三十六位武林高人，凭吊那慕容长青之墓，但却无一人活着离开江州。刘兄是第三十七位，如以兄弟受命监管此墓五年来，刘兄该是第三位，前两位都在三年之前……”

刘五成霍然起身接道：“马兄之意，在下已经了然，就此别过了。”转身行去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那梁子安已然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想走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惜，闪开去路。”

梁子安怒道：“好大的口气。”右手一伸，抓向刘五成的左腕。

刘五成道：“要动手吗？”左手不闪不避，食、中二指一并，反向梁子安右手迎去。

梁子安看他点来的一指，极是巧妙，不但把自己一招擒拿手法封住，而且二指疾快如风的点向了脉门要穴，骇然向后退开。

刘五成道：“失陪了。”纵身跃起，直向楼梯口处飞去。

但闻嗤嗤两声金刃破空之声，言大鹤一抬腕，两把柳叶飞刀急袭而至。

言大鹤飞刀手法，誉满江湖，发出飞刀时刻，拿捏的十分准确，刘五成脚还未着实地，两柄飞刀已然并排而至。

刘五成急急一偏脑袋，一把飞刀擦面而过，啪的一声钉入壁中，右手一抄，接住了另一柄飞刀。

只听马雄飞赞道：“好手法。”左手一按桌面，呼的一声，直飞过来，人还未到，那右手掌力已经发出。

刘五成心知今日之局，不宜恋战，对方不但人手众多，那马雄飞更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是以避开了言大鹤的两把飞刀，急急向楼下冲去。

哪知马雄飞洞悉机先，遥发了一记劈空掌力，封住了楼梯口处。

刘五成左手拍出一招“回头望月”，一挡马雄飞的掌力，只觉这股暗劲，甚是强大，竟被震退一步，不禁心头凛然，暗道：此人果然是名不虚传。

就这一缓之间，马雄飞已然脚落实地，挡在刘五成的身前。

刘五成右手一探“直捣黄龙”，把接得言大鹤的飞刀当作兵刃，直向马雄飞的前胸刺去。

马雄飞左手一抬，横里一封，右手却疾向刘五成肩上按去。

刘五成心知那马雄飞掌指上，蕴有奇毒，如若被他按中，势必要身受毒伤不可，当下一挫腰，陡然间向后退了五步。

马雄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刘兄如能把师承门派见告，也许在下会手下留情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口中虽在说着客气之言，但双掌攻势，却是凌厉无匹，一招强过一招。

刘五成不敢和他掌指相触，幸得接了那言大鹤一把飞刀，一面用小巧功夫闪避马雄飞的掌势，一面仗凭手中短小的利刃，点、挑、封、拦，阻挡那马雄飞的迫攻，身躯却逐渐向窗口移动。

马雄飞一面迫攻，一面哈哈大笑道：“刘兄可是想从那窗口处跃入街心吗？这虽是你唯一的求生之路，但机会亦是渺小的很。”

刘五成一语不发，挥动手中短刀，点脉截腕，全神拒敌。

他身法灵巧，手中又有短刀为助，马雄飞虽然迫攻甚紧，但一时之间，要想伤他，亦非易事。

刘五成且战且退，到了近窗所在，突然大喝一声，手腕一落。

梁子安应了一声，纵身而起，左手抱住横梁，右手暗运功力，起出了两枚子午钉，一松左手，轻飘飘的落着实地，恭恭敬敬把两枚子午钉，交在马雄飞的手中。

马雄飞接过于午钉瞧了一眼，放入袋中，道：“咱们走啦。”当先下楼而去。

且说刘五成被马雄飞一拿拍中右腿，全身顿失平衡，直向地上摔去。

距地还有七八尺，突感一股暗劲，一拨自己的身躯，变成了头上脚下，站落实地。

刘五成流目四顾，但见看热闹的人，不下数百之多，也瞧不出是何人所救，生恐马雄飞等追来，一头钻入人群之中，转向一条小巷。

行约一里左右，突觉右腿麻木，被那马雄飞掌力拍中之处，有如火灼，这才想起那马雄飞的五毒掌驰名江湖，被他击中一掌，定已中了剧毒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黑漆大门前面，耸立着两个石狮子。

刘五成闪入石狮后面，卷起右腿裤管瞧去，只见右小腿上指痕宛然，五条清晰的指印和一个掌痕，色呈深紫，印入了肉中，中掌处上下半尺都红肿起来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暗道：好厉害的五毒掌！

但见红肿之势，快速的蔓延，片刻工夫，整个小腿都已经肿红起来。

突然间，脑际中灵光连闪，想起白衣少女之言。

想不到，竟然被她言中了。

又一个新的念头，闪转脑际，道：我在这江州城中，从无相识之人，适才有人打出暗器拒挡那马雄飞的追袭，暗发内力，助我站正身躯，这人又是谁呢？我唯一认识的人，就是那白衣姑娘啊！

心中一转，对那白衣姑娘油然而生出敬重之心，暗道：大概她是不会骗我了，这腿伤如此之重，说不得只好到那城隍庙去瞧瞧了。

他知道自己如若放腿奔行，行血加速，这腿上之毒，亦将随血快速散布。当下从怀中摸出绢帕，扯成两条，紧捆住右腿两端，缓步向城隍庙中行去。

那城隍庙乃江州城中游乐、杂耍云集之地，人人皆知，极易寻找，刘五成很快找到了城隍庙。

只见庙前空场上，五色杂陈，说书的、卖唱的，卖膏药的、卜卦的，应有尽有。

这时，刘五成腿上奇毒已然发作，整个腿已经僵硬难屈，而且毒性已开始向上身蔓延，内腑之中，也已感觉到有些不适。

他强自振作精神，凭藉着一口真气支撑，流目四顾，但见人群往来，接踵摩肩，却不见一个老叫化子。

那马雄飞的五毒掌在江湖之上，盛名甚著，武林中人对他是又恨又怕，凡是被他五毒掌击中之人，很少能够活过十二个时辰，刘五成勉强支撑着毒性发作的身体，走进了城隍庙内，已然无法支持，只好依壁坐下。

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，使他在将近绝望之中，仍然四下瞧瞧，希望能找到那老叫化子。

但他失望了，强烈奇毒，已然全面发作，刘五成感觉到双目中的视线，已逐渐的模糊不清。眼前的行人，都变成一团黑影！

刘五成缓缓摸出那白衣姑娘相赠的玉簪，心中暗道：那年轻的女孩子仅一面之缘，我为什么竟然要如此听她的话，如若我不急急赶来此地，自行设法疗毒，也许还有几分生机，至低限度，毒性也不会发作的如此之快……

心念至此，神志已有些不清，依壁睡去。

一片阳光，照着刘五成手中的翠绿玉簪，闪动着绿色的光芒。

昏迷中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光。

醒来时，已是深夜时分。

一灯如豆，照着一丈方圆的斗室，身上的毒伤似已减轻不少，自己正仰卧在一块稻草编织的厚垫子上，一条露着棉絮的被子，轻掩身上。心中暗道：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怎躺在此地，正想挣扎而起，突闻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

来，道：“不要动，你身上余毒未清，如若起身行动，行血加速，使聚毒复散，那又要穷叫化子多费一番手脚了。”

刘五成转眼望去，只见斗室一角，盘膝坐着一个蓬首垢面，鹑衣百结的叫化子。

他身旁一座矮几上，端端正正的放着那枚玉簪，灯光照射下，绿芒闪闪。

刘五成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相救了。”

那叫化子望了矮几上的玉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从何处取得这枚玉簪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是一位白衣姑娘相赠。”

那老叫化子道：“你认识她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承她赐赠玉簪。”

那叫化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她给你这玉簪，可曾说过什么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那姑娘告诉在下，如有什么危难，持那玉簪到城隍庙，找一位老叫……”他本想说老叫化子，忽然觉着不对，改口说道：“找老前辈……”

那老叫化子摇摇头，道：“你怎能断定是找我呢？”

刘五成怔了一怔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叫化子不过三十五六的年纪，灯火微弱，那叫化子又蓬首垢面，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，暗道：记得那白衣姑娘明明告诉我找一位老叫化子，这人虽也是叫化子，但却正值壮年，自然不算老了。难道这位叫化子竟也认得那枚玉簪，把自己救来此地？

只觉其中疑云重重，愈想愈是糊涂，不觉问道：“这么说阁下并非是在下要找的人了？”

那化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位姑娘可是要你到此来找一位老叫化子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叫化子笑道：“我虽也是叫化子，但却不够老啊！自然不是你要我的人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阁下是谁？又何以认得这枚玉簪，把在下救来此地？”

那叫化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马雄飞五毒掌下从不幸逃性命之人，如非事情凑巧，我也救不了你，就算你找到那老叫化子，他也未必能救你，此中之机很是微妙，只能说你命不该绝罢了。”

刘五成正要接口，那叫化子却摇手阻止，又道：“此刻你还不宜多耗心神讲话，好好闭目养息吧！明日午时祛除余毒，咱们再谈不迟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刘五成只觉这番际遇，如梦如幻，自己这次死里逃生，似是有很多人从中相助，但这些人和自己素昧生平，肯予相助，自是那玉簪之力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怎会有如此大的声望……

愈想愈觉个中复杂万端，千头万绪，莫可捉摸，直待天明，才睡熟过去。

第二天醒来时候，天色早已大亮，窗外雨声沥沥，阴云昏暗，竟无法分辨出是何时刻。

转眼望去，那化子早已不知去了何处，但那翠绿的玉簪，仍然端端正正的放在那矮几之上。

刘五成已甚久未进茶水食物，口渴难耐，眼看那矮几旁边放有一个瓦壶，想必是蓄水之用，正想起身取水饮用，突闻木门呀然，那中年化子手提着一

个竹篓，大步而入。

在他身后紧随着一个身着青衫，长髯垂胸，四十左右的文士。

那中年化子望了刘五成一眼，放下手中竹篓，道：“你醒了很久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醒来不久。”

那中年化子道：“那很好，这位石兄已为你在江州留居一日，午时之后定要动身他往，你就是不醒来，我也得叫醒你了。”

刘五成望了那青衣文士一眼，问道：“此刻什么时辰了？”

中年化子道：“午时光景。”

刘五成还想问话，那青衣人已缓步行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不要多言。”伸手揭开棉被，低首查看伤势。

那中年化子站在那青衣人的身后，问道：“石兄看他伤势，今午可能尽祛余毒吗？”

那青衣文士应道：“如论他伤势情形，最好明晨再除余毒，只可惜在下实难再拖时刻，午时之后，非得动身不可，不能等他了。”

那中年化子道：“马雄飞的五毒掌，恶毒无比，中人必死，除了石兄之外，天下只怕难再有人能够疗抬五毒掌伤，石兄既是救了他，那就该救人救活，岂能半途撒手而去。”

青衣文士笑道：“说不得只好用那毒蛛吸去他伤处余毒了。”

刘五成虽然听得心中一震，但却不好多问。

只见那姓石的青衣文士，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红漆木盒，又从怀中摸出了一双薄皮手套戴上，缓缓打开盒盖，轻轻一弹盒底，跳出来一只全身深紫的蜘蛛，站在那青衣文士戴着手套的掌心之上。

刘五成目光一掠，暗道：好大的蜘蛛。

只听那青衣文士说道：“你中毒时间过久，疗治又晚，虽已得我行药解去了大部奇毒，但余毒却很难清除，如若行药清毒，需时甚久，我有要事，不能在此多留，只好用药把你身上的残毒，逼聚伤处，用毒蛛之口，吸出余毒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多谢相救，在下当永铭肺腑。”

青衣文士道：“但毒蛛秉性暴烈，吸毒之时，阁下千万不能乱动，如若激怒于它，在你身上咬上一口，那就难以救治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等疗毒之法，倒是罕闻少见，口中却应道：“在下记下了。”

青衣文士仍是不太放心，右手伸缩，连点了刘五成四处穴道。

刘五成看他出手快速，竟然是一位点穴高手。

青衣文士点了刘五成四处穴道之后，才把手中毒蛛缓缓放在刘五成的伤口上。

刘五成四处穴道被点，全身不能转动，但知觉仍在，觉出那毒蛛在腿上蠕蠕而动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之后，那青衣文士才取下毒蛛，放入木盒，揣入怀中，又取下薄皮手套，解了刘五成穴道，回顾那中年化子一眼，道：“幸未辱命，余毒尽除。”

那中年化子一抱拳，道：“穷叫化感激不尽。”

青衣文士又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玉瓶，道：“这瓶内有四粒丹丸，每日服用一粒，四粒丹丸用尽，他也可以完全复元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

“时光已然不早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

那中年叫化子道：“石兄一路顺风，恕我不送了。”

青衣文士霍然转过身去，纵身一跃，行踪顿杳。

中年叫化子突然高声说道：“如有需用我叫化子的地方，派人带个信来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遥闻那青衣文士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谢王兄。”余音摇曳在风雨中，消失不闻。

那中年叫化子缓缓转过身来，行到刘五成的身侧，说道：“阁下贵姓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区区刘五成，请教兄台……”

那中年叫化子接道：“王平。”

刘五成喃喃自语，道：“王平，王平……是啦，阁下就是拳、腿二丐中的追风腿王平王大侠。”

追风腿王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刘兄知道不少江湖中事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闪电拳、追风腿两大丐快，大名鼎鼎，江湖上有谁不知。”

王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刘兄过奖了。”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刘兄可是为了奠祭那慕容长青之墓，和那五毒掌马雄飞动上手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正因于此，但我中他毒掌，却是在浔阳楼上。”

王平道：“浔阳楼上，你们是无意相遇了？”

刘五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是应约而去。”当下把赴约浔阳楼及中掌经过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王平点点头道：“这几日中，马雄飞派出甚多人，到处搜寻于你，在你伤势未完全复元之前，不宜在外面走动，好好在此养息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知要养息几日？”

王平道：“那石神医说，要你服完这四粒丹药，定然是不会错了，他医道精湛，当今武林之世无人不知，刘兄可以放心。”

刘五成望了放在矮几上的翠玉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事请教王兄。”

王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王兄和在下素昧生平，又非在下要找之人，不知何以肯伸援手。”

王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之上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济人危难，偶伸援手，本是极为普通之事，算不得什么……不过，这次叫化子相救刘兄，确为那翠玉簪引起了好奇之心，刘兄持簪倚壁而卧，如非那玉簪引起叫化子的注意，实也不知刘兄身受重伤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只为那玉簪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把我送来此地，请来石神医替我祛毒疗伤，彼此却萍水相逢，素无瓜葛，江湖上盛传拳、腿两丐侠之名，果非虚传的了。

正自暗暗称赞，却听追风腿王平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刘兄，叫化子有几句不当之言，很难启齿……”

刘五成接道：“救命之恩，如同再造，王兄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就是。”

王平望了那翠玉簪一眼，道：“叫化子决无挟恩求报之意……”

刘五成看那王平吞吞吐吐，心中大奇，道：“王兄如有需得刘某效劳之处，兄弟是万死不辞。”

王平道：“叫化子想借刘兄那玉簪……”

刘五成讶然说道：“借那玉簪。”

王平道：“不错，叫化子借用三月，三月之后，仍由叫化子原物奉还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那翠玉簪不过是一个女人用来椎发之物，不知何以他竟瞧得如此珍贵，这王平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那翠玉簪却又是白衣少女相赠，我曾经说过要原物奉还于她的诺言，借不借，实是叫人为难。”

追风腿王平久久不闻那刘五成回答之言，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刘兄也不用太过为难，叫化子虽然想借翠玉簪，但决不会巧取豪夺，如是叫化子坐待刘兄死去，再取这翠玉簪是何等轻松的事，刘兄如是确有碍难，化子不相强。”

刘五成忖道：“那白衣姑娘要我持簪求救，但那人却已不在此地，如非王平相救，此刻早已死去，哪里还能顾到一枚玉簪。”

心念一轻，缓缓说道：“此翠玉簪已承那白衣姑娘相赠在下，不过，在下却许过奉还之言；好在时限未定，如若王兄能在三月之内归还，兄弟自无不借之理。”

追风腿王平那满是油污的脸上，突然间展现出一片笑意，道：“如此，叫化子就多谢了。”伸手取过那翠玉簪，藏入怀中。

刘五成只瞧的心中暗暗奇怪，但却忍下来未再多问。

王平藏好了翠玉簪，把石神医留下的玉瓶，放在刘五成的身侧，说道：“刘兄请安心养息，叫化子自信这地方十分隐秘，那马雄飞耳目虽多，也不易寻到此地。”

刘五成重伤醒来，一直卧在这斗室之中，此是何地，全然不知，自是不便接口，只好微微一笑。

王平行到窗前，提起瓦壶倒了一碗水，放在刘五成的身前，接道：“刘兄请先服一粒丹丸，叫化子出去一趟，一则探听一下情势，二则也好为刘兄准备一点食用之物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般劳动王兄，刘某如何能够心安。”

王平道：“彼此一见如故，刘兄也不用客气了。”纵身出门而去。

刘五成坐起身子，打开玉瓶，倒出一粒丹丸，用水服下，靠在壁上，想着王平适才求借玉簪情形，心中大感怪异，暗道：“追风腿王平，乃江湖上大有名望的人物，何以对一只翠玉簪如此重视，其间只怕是别有内情。难道那清秀刁蛮的白衣姑娘，是一位大有来历的人物？”

越想越觉得其中内情复杂，心中大感惑然。

刘五成想了一阵，忽觉困倦，倚在壁间睡去。

那石神医留下的丹丸，除了清毒之外，兼有镇静、安神之妙，对养息疗伤之人，大有补益。

忽然间，砰砰两声大震，惊醒了刘五成。

启目望去，只见追风腿王平双腋下各自夹着一个大汉行了进来。

刘五成识得其中一人，正是那五毒掌马椎飞手下的梁子安，不禁心中一惊，问道：“王兄，你在何处擒得两人？”

王平脸色严肃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叫化子太过大意了，想不到那马雄飞的耳目，竟然如此灵敏，如是叫化子晚回来一步，刘兄已被他生擒去了！”

刘五成道：“他们已经找到此地了？”

王平道：“叫化子回来时间，他已扭开门锁而入，情势危急，他们又多了一人，说不得叫化子只好施用暗袭了，两个人都被叫化子飞脚踢中穴道，栽倒地上……”

王平突然伸手一掌，拍活了梁子安的穴道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先逼问一点口供再说。”

只见梁子安长长喘一口气，睁开双目，打量了刘五成一眼，道：“我还道你生了双翅，飞出江州，原来还在此地……”

王平冷冷接道：“你忘了，此刻你已是被擒之人，我只要举手之劳，立可把你置于死地。”

梁子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”

王平神色镇静，冷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梁子安道：“咱们一共三人追踪到此，而且沿途早已留下了记号，此刻那追踪之人，只怕已经赶到了。”

王平心中暗道：此人神态如此狂傲，想是所言不虚，如若只我一人，就算那五毒掌马雄飞亲自赶到，那也不用害怕。但此刻刘五成毒伤未愈，一旦动上手时，如何能兼顾到他，必得早些离开此地。

心念一转，伸手又点了梁子安的穴道，目注刘五成道：“刘兄，不论此人是虚言恫吓，还是确有其事，此刻咱们实已不便在此多留，在下之意，由我背着刘兄，迁往别处……”

刘五成挺身而出，道：“不敢有劳，在下伤势已然大见好转，自信可以赶路了。”

王平摇头说道：“石神医临去之际，曾经告诉在下，在那四粒丹丸未曾服完之前，不可太过劳动。”突然伸手，点了刘五成的穴道，接道：“事情很急，不能和你商量了，暂时委屈你一下了。”

突闻人声传来，高呼着梁子安的名字。

王平吃了一惊，暗道：来的好快。只好紧急应变，双手举起刘五成的身体放在屋顶横梁之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千万不可挣动。”随手提起了梁子安放在榻上，用棉被盖好，轻轻推开后窗，把另一个大汉移放窗外，又把后窗关好，悄然退到门后，贴壁而立。

刚刚站好身子，室外已响起了步履之声。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可是这房子吗？”

另一个阴森的声音答道：“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大约就在这附近。”

那冰冷声音接道：“不管有没有，咱们先进去瞧瞧。”

紧接着砰然一声，木门被人打开。

王平暗中运气，力聚右掌，忖道：如若他们进入室中，发觉了那梁子安，今日势必难免一战，那就不如先行下手，伤他们一一个是一个了。

只见一个黑布包着的脑袋，伸进来瞧了一眼道：“这地方住的叫化子，不用进去瞧了。”

转身而去，砰然一声，带上了木门。

只见追风腿王平微微一长腰，纵身而起，左手抱着横梁，右手抱起刘五成，飘落实地，推开后窗，纵身而去。

后窗外面，是一条狭长的小巷，王平迅速的行过小巷，推开一扇黑漆大门，解开刘五成的穴道，低声说道：“刘兄，你想法子在这里躲上一日，在下去看看风头如何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是什么人家？”

王平道：“妓女院，叫化子想来想去，你躲在妓女院中是最安全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成，这等地方我从未来过，如何能够应付。”

王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妨事，你找一位姑娘，多给她一些银子，躲在她房中就是，事情急迫，一切从权，叫化子告辞了。”纵身一跃，人已闪出门外而去。

刘五成呆了一呆，暗道：此刻势难再追他出去，只有硬着头皮走进来了。

他虽然在江湖之上行走甚久，但这等所在却是从未涉足，一面缓步向里行走，一面流目四顾。

此刻刚到午时，大部妓女都未起身，但见绣帘低垂，门户紧闭，一个二十左右身着黑布褂裤的龟奴，正在打扫着院中的纸屑、落花，抬头瞧了刘五成一眼，放下手中扫帚，迎了上来，笑道：“客爷好早啊！”

刘五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太早了一些。”

那龟奴说道：“客爷刚到江州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错啊！刚到不久。”

那龟奴道：“客爷定然有熟姑娘了。”他四顾了紧闭的门窗一眼，道：“请客爷说出名字，小的去叫她起来。”

刘五成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初到江州，并无相识之人。”

那龟奴几乎失声而笑，暗道：这人好心急啊！午时未过就等不及了，口里却应道：“可要小的给客爷推荐一位。”

刘五成忖道：那追风腿王平送我到此，用心是在逃避那五毒掌马雄飞派出的搜踪之人，避难来此，那也不用管对方的是美，是丑了。口中应道：“那就有劳了。”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，递了过去。

那龟奴接过银子，在手中掂了一掂，竟然在二两以上，心中暗道：此人出手如此豪阔，定是化大钱的财神爷了。口中急应道：“谢谢您老赏赐。小的给您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刘五成紧随那龟奴身后，穿过了两重庭院，直行入一座跨院之中，龟奴道：“您老在此等候片刻，小的叫她起来见客。”

刘五成点点头，流目四顾，只见这座小院落中，摆了几盆秋菊，嫩蕊含苞，还未开放，三面都有房屋，两处紧紧关闭着，只有正北处窗户半开。

那龟奴行到半启窗的房门外面，轻轻叩了两下门环，叫道：“白菊花姑娘见客了。”

只听一个娇慵的声音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什么人来的这样早？”

那龟奴低声说道：“一位远来的客爷，久慕咱们蕊香院白菊花姑娘之名，特来造访。”

室中又传出那娇慵的声音：“请他稍等片刻。”

刘五成等约一刻工夫之久，木门呀然而开，一个长发披垂，未施脂粉的美丽姑娘，缓步行了出来。

只见她举手理一下披垂的长发，一对圆大的眼睛一掠刘五成，道：“有劳久候了。”欠身行了一礼。

刘五成似是未想到风尘之中，烟花院里，竟然会有这等美貌的姑娘，心中大感奇怪，一面抱拳还礼，一面应道：“惊扰清梦，在下心中十分不安。”

白菊花抬头看看天色，道：“已到午时，也该起身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客爷请入房中坐吧！”

刘五成忖道：“烟花院里养息毒伤，武林之中从未听闻，看来我刘五成是第一人了。”心中念转，人却缓步向房里行去。

那龟奴一欠身，道：“客爷好好歇息一下，小的告退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一动，低声说道：“在下有几位朋友，也许会来此地找我……”

那龟奴接道：“小的立刻带他们来见你老。”

刘五成摇摇头道：“除了一位叫化子模样人物之外，一律回绝，就说未见过我。”

那龟奴愣一愣，应了一声，满面困惑而去。

刘五成缓步进入房中。流目四顾，只见这座小小香闺之中，布设倒还雅洁，小厅一角处软帘低垂，通往卧房。

白菊花捧一杯香茗，笑道：“客爷贵姓……”

刘五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姓刘……”

白菊花接道：“刘大官人……”

刘五成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，心下却暗忖道：此室只有一卧室，我如此养伤，必得住上数日之久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……

只听白菊花接道：“妾婢记忆之中，似是从未见过刘大官人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是慕名而来。”

白菊花盈盈一笑，道：“如论这蕊香院中的名气，贱妾不如蕊香甚多……”

刘五成接道：“但在下只闻姑娘之名。”

白菊花那白玉般的粉脸上，突然间泛升起两圈红晕，垂首说道：“妾婢只怕侍候难周，要你刘大官人失望。”刘五成讶然说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妾婢心中之苦，实难出口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姑娘但说不妨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妾婢仍属女儿之身，难荐枕席，侍奉君子……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妨事，在下慕名来此，小住两日即去，君子相交，贵在知心，姑娘既属女儿之身，刘某岂敢妄生邪念……”

白菊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刘大官人，妾婢有句不当之言，说出口来，还望大官人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姑娘有什么话，尽管请说，不用吞吞吐吐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大官人正值少年，妾婢亦十九年华，大官人虽是君子之心，但妾婢难信有自主之能，漫漫长夜，独灯小室，少年男女同榻共枕，大官人难道真能够心若止水。”

刘五成知她难信自己的话，但一时之间，倒也想不出适当之言解说明白，沉吟良久，答不出话。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大官人英俊少年，一表人才，妾婢非草木，岂能全不动心，只可惜妾婢心目中早有情郎，相逢恨晚，不能以心相许，刘郎呀，妾婢不愿相欺，只好实言奉告。”

刘五成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白菊花美艳中，别有一股端庄气度，心中暗道：听她言来，颇似读书识礼之人，看她神情，亦不失出污泥的白莲，风尘中的奇花，奇怪的是心中既有情郎，何以仍在风尘之中混迹，这其中或将有一个悱恻凄凉的往事。不觉间动了好奇之心，问道：“姑娘心目中既有情郎，何以仍混迹风尘，这其间定有内情，姑娘如肯据实而言，刘某自当尽我之能，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官人的盛情，妾婢是感激不尽，但妾婢并无

困难，不敢有劳。”

突然间刘五成发觉出，这位风尘女子似是笼罩在神秘之中，不禁暗自提高戒心。

双方相对沉默了一阵，仍是那白菊花先开口道：“大官人不似在风尘中走动的人。”

刘五成缓缓应道：“不敢相欺姑娘，在下是初次到此等所在。”

白菊花点点头道：“妾婢洁身自持一事，院中人甚少知晓，还望刘郎替妾婢掩遮一二。”

刘五成只觉此女落落大方，别有一股凛然之气，确非风尘中的人物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记下了。”

白菊花两道清澈的双目凝注在刘五成身上，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官人眉宇间隐现倦意，想必是夜来未能好眠，妾婢卧室，倒还雅洁，刘郎休息一刻如何？”

刘五成体能未复，确有着倦怠之感，当下说道：“鹊巢鸠占，姑娘何以自处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不妨事，妾婢相熟姊妹甚多，随便到哪位姊妹房中谈谈，就不难遣去半日时光，刘郎请吧！恕妾婢不奉陪了。”缓缓出室而去，顺手带上房门。

刘五成望着白菊花的背影，心中泛起重重疑窦，只觉这位风尘女子，有如盛开在烟罩雾笼中的奇花，使人难测高深。

忖思一阵，缓缓打开玉瓶，倒出一粒丹丸服下，顿觉一阵睡意袭来。

原来，那石神医的疗毒丹丸服用之后，必得酣睡一觉，直待药力散开消失之后，人才会逐渐清醒过来。

刘五成不知药性，还道体能未复，故而常有困倦之感，就在木椅之上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光，醒来时发觉自己睡在一张绣榻之上。

罗帐低垂，幽香淡淡。

转脸望去，妆台上一灯如豆，原来天色又已入夜。

刘五成镇静了一下心神，轻轻咳了一声，挺身而起。

只听一阵低沉的娇笑传来，白菊花莲步姗姗走了进来，道：“刘郎好睡啊！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自被马雄飞毒掌所伤，常有倦怠之感，不知是为了何故？”口中缓缓问道：“什么时刻了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深夜三更。”

刘五成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怎的一睡数个时辰之久，她把我抱上锦榻，我竟是毫无感觉。”

忽然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她一个大姑娘家，手无缚鸡之力。怎会把我抱上锦榻？”愈想愈觉可疑，不禁多望了白菊花一眼。

白菊花轻启罗帐，笑道：“大官人可要进点食用之物吗？”

刘五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深夜之中，如何敢再惊动姑娘下厨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食物现成，热热就好。”转身出室而去。

刘五成缓缓下了木榻，穿上靴子，目光一转，只见那盛药玉瓶，端放在妆台之上，心中更是骇然。暗道：“她扶我进房，抱我上榻，脱我靴子，取出我身上之物，我竟是全无所觉，看来这丫头果非平常人物了！”

望见那玉瓶之后，刘五成不自觉的缓缓伸出手去，取过玉瓶，藏入怀中。慢慢站起身子，正待出室而去，突闻木窗上梆的一声轻响。

这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清晰异常，分明是一件很小的物件击在窗槛上。

刘五成呼的一声，吹熄了妆台上的火烛，低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个女子声音应道：“我！”火光一闪，蜡烛复明。

刘五成转脸望去，只见白菊花右手端着一个白瓷碗，左手执着火折子，紧靠妆台而立。

白菊花缓缓熄去了手中火折子，说道：“妾婢为刘大官人取了一碗面来。”

刘五成腹中本来有些饥饿，但此刻却被横生奇变闹得忘去了饥饿，定定神，缓缓问道：“姑娘好快的身手啊！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放下手中瓷碗，说道：“妾婢幼时身体虚弱，家父曾逼着妾婢学了一点把式，以作强身之用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，姑娘原来出生武林世家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刘大官人过奖了，几手粗把式，见不得人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她在一瞬之间，从室外闪入室内燃起火烛，手中一碗面，点滴未见溢出，这身法是何等迅速，何等的灵活……”

但闻白菊花娇声说道：“大官人腹中想已甚感饥饿了，先请吃过此面，妾婢当再为大官……”

刘五成生了戒心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并无饥饿之感，姑娘的盛情美意，在下心领了。”

白菊花缓缓把手中瓷碗放在妆台之上，笑道：“大官人可是怕妾婢在这面中下毒吗？”

## 第二回 冷手夺魂

刘五成被白菊花直截了当的指出了心中之秘，不禁脸上一热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并无此意。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妾婢如若想谋害你大官人，只怕你已早死去多时了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，我适才一阵好睡，她如想下手谋害于我，早就取我之命了……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姑娘既非风尘中人，不知何以混迹于风尘之中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大官人并非出入风月中人，何以要进入这风月场来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为了逃避敌人追踪，避难来此。”白菊花道：“嗯！你很诚实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受了伤吗？”

刘五成只觉心中一震，缓缓说道：“不错，姑娘何以得知？”白菊花道：“你身上带着那石神医赠送的药物，自然是作疗伤之用了。”

刘五成越听越是心惊，暗道：“这丫头对江湖人物如此熟悉，倒似是一位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了。”

只听白菊花接道：“妾婢大胆姑作妄言，大官人可是伤在那五毒掌马雄飞的手下吗？”

这两句话，字字如铁锤一般，击打在刘五成的心上，只听得刘五成呆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对在下的际遇，似是早已很清楚了。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觉得很奇怪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错，姑娘的一言一行，都使在下感觉到惊讶不止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最低限度，刘大官人可以放心，贱妾并无加害之心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个在下早已明白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确实伤在马雄飞的五毒掌下，这一瓶丹丸，也是那石神医所赠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妾婢是没有猜错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知姑娘是否肯见告真正来历。”

白菊花不答刘五成的问话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先给你引见一个人吧！”伸手指在窗槛上轻轻敲了几下，接道：“这位刘大官人曾伤在那马雄飞的五毒掌下，算起来，亦不算是外人，你请进来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随手打开木窗。

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全身黑色劲眼，背插长剑的黑脸少年已站在白菊花妆台之前。

刘五成目光一转，只见那少年只不过十八九岁，面如锅底，黑中透亮，浓眉虎目，神态十分威猛。

那黑脸少年似是对白菊花十分恭敬，对那白菊花行了一礼说道：“见过师姐。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多礼了。”目光转到刘五成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这位是刘大侠，上前见过。”

刘五成抢先一抱拳，道：“不敢当大侠之称，兄弟刘五成。”

那黑衣少年也抱拳通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谭剑英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原来是谭兄……”

下面不知该如何接言，只好轻轻咳了一声，住口不语。

谭剑英目光转注到白菊花的脸上道：“小弟已经准备妥当。”

白菊花脸上的笑容，突然敛失不见，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素花祭品呢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亦都准备好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好！咱们动身去吧。”

她轻轻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师弟，今宵难免要遇上强敌，如非情势需要，不要施用暗器。”

谭剑英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刘五成听得大感奇怪，暗道：看样子他们似是要去奠祭什么人，奠坟拜墓，还要遇上强敌，那墓中人物又是谁呢？

但觉脑际中灵光一闪，暗道：是啦！莫非他们也去奠祭那慕容长青吗！

心中念转，口中不自觉地说道：“两位可是去奠拜那慕容长青之墓？”

白菊花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要去拜奠那慕容长青之墓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就是因为到慕容长青墓前拜奠，才和那五毒掌马雄飞结下仇恨，被他约上浔阳楼去，伤在他五毒掌下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如不是奠拜那慕容长青之墓，你也不会伤在那马雄飞的掌下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位姑娘不知是何来路，不但精通武林中事，而且也和那慕容长青攀上了关系。

只听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刻咱们已说明，刘兄也不必客气了，就在妾婢房中休养一下，我等天亮之后仍不归来，那就不会回来了，刘兄也不用留在此地了。”

刘五成略一沉吟道：“在下也想和姑娘等同去见识一下，不知可否赐允？”

白菊花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刘兄伤势未愈，如何能再去冒险呢，何况那慕容长青之墓经过刘兄一闹之后，已然戒备森严，此番前去，难免要引起一场恶斗，刘兄伤势未愈，如何能够去得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此刻那马雄飞已然派出了人手，四下追寻于我，在下留在此地，也是一样危险。”

谭剑英望了刘五成一眼，正待开口，白菊花已抢先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刘兄和我们同行也好。”刘五成取出玉瓶，倒出一粒丹丸，吞了下去，道：“在下已经觉得伤势大好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石开泰乃当今第一名医，自然是药到病除了。”

谭剑英望了刘五成一眼，似欲出言阻止，但见白菊花已经答应了下来，只好闷声不语。

白菊花目光转注谭剑英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万事齐备，只待师姊起驾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你先带他们去，在城外等我。”

谭剑英应了一声，双肩一晃，穿窗而去。

但闻白菊花说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”缓步行至室门。

这时天上满布阴云，四周一片黑暗，丈余外的景物，就无法瞧得清楚。

白菊花道：“小妹助刘兄一臂之力，试试看能否登上屋顶。”伸手向刘五成臂上抓去。

刘五成一缩手臂，道：“在下自己试试看吧！”

一提气，纵身向上跃去。

他体能尚未全复，将要登上屋面之时，忽然觉得体力不继，身子一沉，向街面直向下落。只觉一股力道由身后涌来，硬把自己推上屋面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白菊花后发先至，抢落在刘五成的前面。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妹带路。”举步行去。

刘五成振起精神，跟在白菊花的身后，越过两重屋面，直向城外行去。

这时，刘五成已发觉白菊花的武功强过自己甚多，纵然未受毒掌之伤，也难及她，心中大感奇怪，忖道：这样一个女孩子，如此武功，自是大有来历的人物，纵然想隐秘行踪，也不用混在烟花院中啊！

愈想愈觉奇怪，也愈觉此女神秘难测。

忖思之间，白菊花已忽然停下身来。

刘五成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大白杨树，挺立着五个黑色劲装大汉。

左首一人，正是那谭剑英，另外四个大汉年纪稍大，都在三十左右。

五人对白菊花似极恭敬，齐齐欠身作礼。

白菊花右手一样，道：“不用多礼了。”目光转动，四顾一眼，接道：“素花祭品呢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都已齐备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这几日来，我探听所得，守护那慕容长青之墓的人物都非平庸之辈，五毒掌马雄飞武功更是高强，咱们今宵只怕是难免要和他遭遇动手，届时诸位尽管下毒手求胜，但却不许留下痕迹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要你们准备的面具和应用之物，可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一切都已遵照师姊之命办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走吧！”

谭剑英道：“小弟带路。”放腿向前奔去。

白菊花低声说道：“刘兄和小妹走在一起。”两人居中而行，另外四个黑衣大汉走在最后。

奔行约半个时辰，谭剑英停下脚步，伸手指着正西一处耸立的黑影，说道：“那就是慕容长青埋骨之处。”

刘五成凝聚目力望去，也只不过瞧出一片黝墨。

只听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要小心一些。”

谭剑英应了一声，举手一招，两个黑衣大汉应手奔了过来，三人聊袂跃起，当先奔去。

尚余下两个黑衣大汉，手中提着祭品素花，站在原地未动。

白菊花直待谭剑英三人的身影消失，才举步向前行去。

刘五成心中虽然有甚多不解之处，但也不便出言相询，只好闷在心中，紧随白菊花身后而行。

片刻工夫，已到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。

刘五成前宵来此，冷月荒冢，看上去已然十分凄凉，今宵阴云密布，看上去凄凉中又增了不少恐怖之意。

夜风吹拂着四周的荒草，响起了一片沙沙之声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谭剑英从暗中纵身而出，手中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白菊花道：“你杀了人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两个守墓的兔崽子，各对我发出了两枚暗器，那已是死有余辜了，他们意犹未尽，准备招呼同伴，小弟不得不杀他们了。”

白菊花不再多言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跟在身后的两个黑衣大汉，突然抢在白菊花的前面，直行到慕容长青的墓前。

两个黑衣大汉手脚十分迅捷，片刻之间，已然把带来的祭品素花摆好。

白菊花缓缓行到墓前，屈膝跪了下去，口中喃喃自语。

刘五成暗道：我还道世间无人来祭慕容长青的墓，想不到竟然有这样多人冒着生命之险，来此祭奠于他。

回目望去，白菊花的身侧只剩下自己一人，谭剑英和另外四个黑衣大汉早已走得不知去向，想是分守在四面把风。

凝神听去，隐隐可闻得白菊花喃喃说道：“晚辈必将为老前辈……昭雪……使你老……瞑目泉下……”

刘五成暗道：听她口气，她和那慕容长青，倒还沾带一些亲故……

突然嘭的一声轻响，一颗小砂石投落在两人身侧。

白菊花忽然挺身而立，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一闪身躲入了荒草丛中。

刘五成紧随着也闪入了草丛之中。

两人刚刚藏好身子，耳际间已响起衣袂飘风之声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蓝衫少年和一个青衣童子，一前一后的面对青冢而立。

那蓝衫少年望望摆在墓前的素花祭品，长长叹息一声，屈膝对青冢跪了下去。

那童子紧随少年身后跪倒，说道：“少爷，这墓上的素花犹香，那祭奠人似是刚走不久。”

那蓝衫少年未理那童子之言，恭恭敬敬对那青冢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，站起身子，望着草丛抱拳一揖，道：“阁下冒生命之险来此拜墓，死者感激于九泉，生者心领身受，兄弟这里谢过了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“惭愧啊，惭愧，原来他早已知道我们藏在这草丛中了。”

思索之间，白菊花已然缓步而出。

那蓝衫少年神态镇静，望了白菊花一眼，欠身说道：“墓前的素花祭品，可是姑娘带来的吗？”

白菊花点点头，反问道：“听阁下口气，和这墓中人关系至为密切，不知和墓中人如何一个称呼？”

那蓝衫少年双目中神芒闪了两闪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和墓中人有何关连，何以甘冒大险到此奠祭？”

白菊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敬佩那墓中人生前的英雄，故而来他墓上奠祭。”

蓝衫少年缓缓说道：“兄弟这里领谢了。”又是一个长揖。白菊花闪身避开，道：“你是慕容公子。”

蓝衫少年凄然一笑，既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却转过话题，说道：“此地险恶，姑娘不宜在此多留，趁夜色早些走吧！”

白菊花道：“贱妾听得传言，慕容大侠有一位公子，被一名忠仆救走，

想来必是阁下了。”

这两人言来格格不入，一问一答间，牛头不对马嘴。

蓝衫少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江湖上的传言，常有失误，姑娘不用信它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因为走脱了慕容公子，才有人在这墓地中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二十年来，已有三十六位高手为拜奠此墓，遭人杀害了！”

蓝衫少年神情肃穆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可以奉告姑娘，我不是慕容公子。”

白菊花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既非慕容公子，为何要代墓中人领谢我们奠拜之情？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个中内情复杂，在下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，但我告诉姑娘的话，却是句句真实……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算你不是慕容公子，但你能到此地来拜奠慕容长青之墓，定然和慕容家有着渊源了。”

蓝衫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不觉着问的活太多吗？”

白菊花淡然一笑，毫无怒意地说道：“有一点你该放心，我们同是来此奠拜墓中之人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江湖险诈，人心难测，姑娘和在下一素不相识，叫在下如何能相信姑娘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原来他是不信任白菊花，那是勿怪不肯说实话了，此人年纪不大，但却持重得很。”

只听白菊花格格一笑道：“原来相公怀疑贱妾亦是守墓之人。”

突闻啪的一声，一颗小石击在墓前一株小树上。

白菊花陡然住口，低声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，相公可要躲起来瞧瞧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两位请便。”

白菊花回 顾了刘五成一眼，一齐躲入草丛之中。

刘五成只觉那蓝衫少年气度沉稳，神态肃穆，说话一直是不快不慢，似是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引起他震动、忙乱；是以藏入草丛之后，仍留心着那蓝衫少年的举动。

只见蓝衫人举起手来轻轻一挥，那青衣童子突然奔向三丈外的一丛深草中，蓝衫人却一振双臂，离地而起，斜斜的飞向两丈外一株大树之上，伸手抓住一节垂下的树枝，借力一个翻身，人已隐入茂密的枝叶丛中不见。

刘五成只瞧的呆了一呆，暗道：“此人好俊的轻功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耳际间响起了衣袂飘风之声，夜色中只见两条人影，疾如流矢而来。

此际，夜风强劲，满天乌云已被吹散了甚多，几点寒星，破云而出。

黯淡的星光之下，只见那疾奔而来的两条人影，挺立在慕容长青的墓前，望着那素花祭品，一语不发。

刘五成凝目瞧去，认出那前面一人，正是五毒掌马雄飞，只是此刻换了一身黑色的夜行劲装。

马雄飞的身后，站着一个人又矮又瘦的长衫人，星光之下，只见他白色的长髯在夜风中飘动。

两个人四道目光一齐盯在那素花上，好像要从那素花、祭品上，瞧出一点内情来。

足足过了一袋烟的时光，马雄飞才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又是他。”

那矮瘦白髯人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不知道，我认出那两朵白色的菊花……”

那矮瘦的白髯人冷然一晒，道：“老朽活了这一把年纪，见闻不能算不广，但却无法分出天下盛开的白菊花有何不同？马总管高才，竟然能一眼瞧出这白菊花的特征。”

倨傲不可一世的马雄飞，对这又矮又瘦的白髯人似是极为敬畏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钟老只要留心瞧瞧那两朵白菊花心，那就不难了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这马雄飞倒是细心的很。

那矮瘦白髯人凝目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花心有一处颜色不同。”

深夜之中，黯淡星光之下，他竟能分辨出花蕊处有一些颜色不同，此人的目力，实是惊人的很。

但闻马雄飞道：“不错，花心处有一些颜色不同，钟老见识广博，行遍了大江南北，可曾见过全白的菊花中，只有花蕊处有一点鲜红的颜色吗？”

那矮瘦的白髯人摇摇头道：“未曾见过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兄弟不敢说天下没有这红蕊的白菊花，但至低限度，极是少见，也许当今之世只有一处所在生长此花……不过……”

那矮瘦白髯老人突然伸出右手，取过一朵白菊花，右手已经晃燃了火折子。

火光耀照之下，果见那花蕊处有一点黄豆大小的鲜红之色，微一颌首，熄去火折子，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不过，在下不相信，那一点鲜红，是出于天然生成。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以马总管之见呢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区区想来，可能是人工所为。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一朵素菊花用人工点上一点红蕊，供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上，用心何在呢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那红蕊白菊该是一种标帜，代表着一个人，那人想在江湖之上扬名立万，这该是一条捷径了。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红蕊白菊，连番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出现，这消息如若传诵在江湖之上，立时就会哄动武林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不错，因此之故，在下偏不要他如愿以偿，那第一次红蕊白菊出现于此墓之前，兄弟就把两朵素花收起，而且严禁属下张扬出去。”

矮瘦老人举起手中的素花，嗅了一嗅，道：“花气芬芳，显然采下不久……”缓缓伸出手去，又把那白菊插在原地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马总管，你猜那墓人现在何处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就在你我左近。”

矮瘦老人冷冷说道：“那人既是很自负的人物，自不

马雄飞突然高声喝道：“朋友，既是想扬名立万，何惧马某，请出一见如何？”

隐身在草丛中的刘五成听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两人不知是真的已发觉了我等藏身之处呢？还是在故意使用诈语？”

忖思之间，突闻那马雄飞冷冷说道：“诸位隐身在荒草之中，难道就想逃避区区的眼睛吗？”

突闻正南方暗影处传过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阁下猜错了。”

马雄飞和那矮瘦老人似是都未料到，身后会有敌人行来，一齐转过身去。

只见一个全身劲装，背插宝剑的少年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此时，天上的乌云大部散去，月光隐隐由残余的云层中透射出来。

刘五成看清来人之后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这小子当真是大胆的很。”原来，来人竟是那白菊花的师弟谭剑英。

刘五成曾经领教过那马雄飞五毒拿的厉害，而且掌上之毒，奇猛无比，自己如非机缘凑巧，遇上了石神医，只怕早已死在五毒掌下了。不禁为那谭剑英担起心来，生恐他伤在马雄飞的五毒掌下。

谭剑英年纪不大，但却豪气干云，直行到马雄飞和矮瘦老人身前四五尺处，才停了下来。

马雄飞打量了谭剑英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就是你吗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在一朵白菊花中，加上一点鲜红之色，代表了什么事？”

谭剑英冷冷说道：“那代表着一片赤心为武林……”

马雄飞道：“住口！”

那矮瘦老人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你的胆子很大，哼！年轻人，当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”

谭剑英望了那矮瘦老人一眼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矮瘦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话问的稀奇了，你没有见过老夫，只怪尔出生较晚，那也罢了，难道你未听过老夫之名吗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一个糟老头子，那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。”

那矮瘦老人颔下长髯无风自动，显是心中已愤怒至极。

马雄飞自那矮瘦老人答上口后，一直就未再接口，退向一侧，好像两人的事和他无关一般。

那老人站了良久，胸前白髯才自动停了下来，冷冷说道：“昔年老夫年轻气盛，杀人甚多，花甲之后，杀心渐消，凡是与老夫动手之人，我只要斩了他一条右臂就算，如辱骂者夫一句，那就挖他一只眼睛。几年来老夫一直奉此为金科玉律，从无更改，今夜我一破数年例子，要挖了你的双目，敲落你满口牙齿……”

谭剑英冷冷接道：“你动手试试？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老人口气如此之大，自是大有来历的人物，那谭剑英若似有恃无恐，这一战不知是怎生一个结局……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见白菊花缓步走了出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冷手夺魂李天彪。”

那矮瘦老人陡然回 过头来，打量了白菊花一眼，道：“你这个女娃娃儿，何以识得老夫之名？”

白菊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恶名在外，江湖上有谁不知。”

冷手夺魂李天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管是善名恶名，只要能震动江湖，那人就当得英雄豪杰之称了。”

白菊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人杀人无算，积恶难数，恶名遍播，倒还洋洋自得，当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。”

李天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既知老夫之名，还敢对老夫如此无礼，那是不想活了。”

白菊花举手理一理夜风吹乱的长发，笑道：“我如是怕那几手冷拳冷脚，也不会现身和你相见了……”目光转到五毒掌马雄飞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五毒掌马雄飞了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，如若我想的不错，你就是那白菊花的主人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看来你倒有一些心机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姑娘过奖……”

白菊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但你却心甘情愿为人之奴役，荼毒武林，哼，没有一点丈夫气概。”

这几句话骂的十分刻薄，马雄飞顿觉脸上一热，半晌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利口伤人，当心皮肉受苦……”

谭剑英突然接道：“师姐，咱们也不用和他们作口舌之争，干脆把他们杀了，把人头高挂在浔阳楼上，让天下人都瞧瞧为恶之人的下场……”

冷手夺魂李天彪冷笑道：“小娃儿出此狂言，也不怕夜风闪了你的舌头。”

陡然出手，直向谭剑英抓了过去。

他有冷手夺魂之称，出手一击，迅快无比。

谭剑英只觉他掌势未到，暗劲先至，五缕指风，分袭向全身五处大穴，不禁心头骇然。

只听白菊花喝道：“师弟小心。”扬手一掌拍了过去。

李天彪右手一挥横拍一掌，一挡白菊花的掌势，人却欺近谭剑英的身侧，左手五指箕张，兜头抓下。

谭剑英右腕一翻，背上长剑已自出鞘，横里斩出一剑。

那谭剑英拔剑之势已然够快，但那李天彪似是比他更快，谭剑英剑势刚刚横里推出，突然一松握剑五指，长剑脱手落地。

这一招变出意外，只瞧得白菊花心头骇然，娇躯疾迈，向前冲去。

谭剑英只觉几缕暗劲中挟着透肤冰肌的寒气，击在右手背心之上，不自觉的松手丢了宝剑，才知道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劲敌，急急一吸真气，疾向后面跃退。

但闻那李天彪冷笑一声道：“小娃儿还想走吗？”左手原式不变易抓为掌，向前推去。

谭剑英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好快的掌势。”左手一抬，迎了上去。

原来他右手被李天彪阴毒的指力击中，已经不听使唤。

冷手夺魂李天彪已动了杀机，哪里还容谭剑英由掌下逃开，暗提真气，左掌前推，人随着向前一步。同时右手一收一推，又拍出一股掌力，挡住向前欺攻的白菊花。

谭剑英只觉他那向前一推的掌力中，强大暗劲，挟着一股奇寒之力，直逼过来。

这时，他心中虽然明知非敌，但已无法让避开去，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一掌。

眼看两人的掌势就要触接一起，突然李天彪大喝一声，收掌而退。

谭剑英接住他那掌势余力，仍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，这一掌如若接实，势必将当场重伤不可。

星光之下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冷手夺魂李天彪的左手之上，钉着一枚二寸长短，带着一根翠羽的小箭。

这当儿白菊花已接下了李天彪的掌力，欺进到谭剑英的身前。

这几番变化，也就不过一转眼的工夫，谭剑英死里逃生，避过了一次大劫。

一直冷眼旁观的五毒掌马雄飞，此刻再也沉不住气，纵身一跃，挡在李天彪的身前，高声说道：“暗箭伤人，算不得英雄好汉，既敢出手，何以不敢现身？”

冷手夺魂李天彪望了手背上的翠羽小箭一眼，镇静异常的拔了出来，就星光之下望了一眼，收入了怀里。

白菊花低声问道：“师弟受了伤吗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小弟无能，右手被他指风点中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你遇上了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自然非他之敌，伤势如何，快告诉我。”

谭剑英道：“右手麻木，难再施力。”

白菊花略一沉吟，突然扬手点了谭剑英右臂上两处穴道，说道：“别让臂上行血流入内腑。”

马雄飞心知那施放翠羽小箭的人就在左近，随时可以现身，这荒草丛中，古柏树后，还不知藏有着多少强敌。如是那冷手夺魂李天彪未曾受伤，马雄飞心有所恃，自是不会放任那白菊花为谭剑英疗治伤势。但此刻不同，夜色中，荒草内，不知隐伏有多少强敌。

还有那派来守墓的属下，这么久时光不见现身，不用问定然是已经遭了毒手。

马雄飞等了良久，不闻有人回答，低声对李天彪道：“钟老伤势很重吗？”

李天彪道：“幸好箭上无毒，老夫还有再战之能，招呼那暗放冷箭的人现身出来，老夫纵不能生擒于他，亦要把他伤在我的手下。”

五毒掌精神一振，高声说道：“那一位暗放冷箭的朋友，再不肯现身出手，可别怪我马某人要出口骂人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衣袖飘风之声已划空而至。

马雄飞只觉人影一闪，身前四五尺外处已多了一个身着蓝衫，脸上戴着面具的人。

冷手夺魂李天彪已经忍耐不住，身子一侧，越过了马雄飞，低声说道：“马总管请闪开。”

马雄飞对那李天彪似是十分敬畏，闻声横跨两步，退到一侧。

李天彪望了左手背上的伤势一眼，鲜血仍旧在继续冒出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可是你施放那暗箭，伤了老夫手背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李天彪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在江湖上行走数十年，第一次被人用暗器所伤，足见阁下的手法高明了。”

蓝衫人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就在下而言，觉不出有何新奇之处。”

李天彪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嘿嘿！朋友的口气很大，不知何以戴了面具，不肯以真正面目和人相见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在下不用取下面具，也瞧得出来你不是真的冷手夺魂李天彪。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一怔。良久之后，那李天彪才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好眼力，好眼力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瞧出老夫不是那冷手夺魂李天彪，可知老夫是谁吗？”

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并无猜谜之兴，你不是冷手夺魂李天彪就是了。”

冷手夺魂怒声接道：“老夫纵非李天彪，一样能夺你之魂。”

右手一扬，五缕指风直向那蓝衫人脸上抓去。

白菊花心中暗道：这蓝衫人气度高傲，但不知他真实武功如何？当下全神贯注，看两人的搏斗。

只见那蓝衫人右手一抬，食中二指疾向那老人手腕上点去。身子随着递出的一招，偏向一侧。

冷手夺魂疾攻的一招硬被那蓝衫人点出的二指，生生给逼的缩腕而退。

表面看去，两人交手的一招，普普通通，并无什么惊人之处，其实这一招之中，两人都贯注内力击出，虽然手指未触，但彼此间内力已然接实。

那蓝衫人一招之间把守势转为攻势，右手指力逼那老人收掌而退，左手却展开了迅快的猛攻，迎面一掌劈了过去。

白菊花暗道：这蓝衣人潇洒文雅，但武功却似全走的刚猛路子，硬接猛劈。

冷手夺魂眼看那蓝衫少年一掌劈来，心知自己已处守势，如若再闪身避此一掌，必将全失主动，当下用力扬掌，硬接一击。

这一次双掌接实，响起了砰然一声轻震。

那蓝衫人双肩晃动，但仍然站在原地，冷手夺魂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三步，才拿桩站好。

白菊花暗暗赞道：此人年纪不大，功力却如此深厚。

但闻那冷手夺魂骇然说道：“大力金刚掌！”

蓝衫人冷笑一声，也不答话，右脚大进一步，右手握掌成拳，当胸击出。

冷手夺魂似是吃了苦头，不敢再硬接他的拳势，一吸小腹，陡然间向后退了五尺。

蓝衫人左脚一抬，又向前欺进五步，左拳横打，右拳下击。

白菊花只看的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年轻人打的好生剽悍，和他那潇洒儒雅的外性大相径庭。

但见冷手夺魂侧身让开，拳掌双手一合，斜肩劈下。

这一击势道凌厉，局外人亦可瞧出那是他毕生功力所聚。

不料那蓝衫少年竟然是毫不退缩，右拳横转，迎了上去。

只听如击败革一般的一声轻震，冷手夺魂突然倒退三步，垂下双手，道：“开碑拳，金刚掌，当今武林之世两大至刚绝技，你竟集于一身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垂手而立。

那蓝衫人神色肃然，长长吸一口气，缓缓回过脸来，炯炯双目逼注在五毒掌马雄飞脸上，冷漠地说道：“冒牌的冷手夺魂李天彪，已经无再战之能，你自信比他如何？”

马雄飞干咳一声，道：“各有所长，难作评论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久闻你五毒掌蕴蓄奇毒，江湖震骇，不知传言是否可信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阁下可是想试试马某是否浪得虚名吗？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根据传言，你那毒掌一经中人，掌蕴奇毒立刻就侵入人身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马雄飞眼看同伴伤在这蓝衫少年手中，心中实在是有些害怕，但眼下情势已若骑上虎背，既不能走，又不便退缩，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。

但他老谋深算，心中早已有了计较，想用心激那蓝衫人和自己硬拼掌力，

仗掌内蓄蕴的剧毒求胜，当下说道：“阁下如若不信，那就和马某硬拼一掌如何？”

刘五成吃过那五毒掌的苦头，那确实恶毒无比，听得心中大急，急急跃出，接道：“拼不得，他这五毒掌乃是仗凭奇毒求胜，不算武功，如何能和他硬拼掌力？”

马雄飞回顾了刘五成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死吗？”

刘五成正待答话，那蓝衫人却转过头来，抢先说道：“多谢关照。”缓缓扬起右掌，接道：“马雄飞。”

马雄飞心中正在恼恨那刘五成破坏了自己的计谋，心中暗道：不论今宵生死，必要先杀刘五成以解心头之恨。忽闻那蓝衫少年呼叫自己，同时又高高举起右掌，心中大喜，口中却改作冷漠，道：“他说的不错，阁下还是多想想的好。”

那蓝衫少年淡淡一笑道：“我如不试你的五毒掌，想你死在九泉之下，也是难以瞑目了。”

马雄飞心中暗道：莫要他见风转舵，改了心意，急急说道：“阁下一定要试，马某是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蓝衫少年嘴角泛现出一缕冷峻的笑意，道：“你要小心了。”

马雄飞暗中运气，力贯右掌，说道：“在下敬候教益。”

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杀他的方法很多，相公又何苦冒险？”

蓝衫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妨事。”掌势缓缓向下落去。

马雄飞心知这一击关系着自己的生死，早已全神贯注，直待那蓝衫少年掌势近顶尺许左右时，才陡然一翻右掌，迎了上去。

就在马雄飞举掌迎击之时，那蓝衫少年的掌势也同时加快了速度。

双掌接实，砰然一声大震。

马雄飞冷哼一声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，一条右臂软软垂了下去。

原来，两人一掌硬拼，马雄飞的右腕已被生生震断。

蓝衫少年淡然说道：“马雄飞，在下一掌如何？”

马雄飞抬起头来，望了蓝衫少年一眼，道：“阁下的掌力果然是雄浑的很，不过，你已经中了在下掌中奇毒，不足一个时辰，毒性将立时发作，一十二个时辰之内将毒发而死，除了在下独门解药之外，别无可救之药。”

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也许在下今日会死在阁下手中，不过你也将因此而失去性命。”

蓝衫少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掌中之毒虽然厉害，但却未必能伤得了我。”

马雄飞冷冷说道：“数十年来，从无人能够在我五毒掌下逃得性命……”

他本想说逃得性命，但目光一掠刘五成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蓝衫少年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就算我中你毒掌，非死不可，那也是一个时辰以后的事了。但此刻你已经没有反击之能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阁下要杀，尽管动手就是。”

蓝衫少年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现在，我给你们两个人一个选择的机会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你们不用高兴，两个机会同是死亡，只是死法不同而已。”

马雄飞转眼望了那冷手夺魂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哪两种死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第一种死法，最是简单，不过要你们自己动手，这些年来

你们杀了很多的武林同道，今宵一死，那也不算吃亏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自行走到那慕容长青的墓前，面对青冢，各用匕首一把，挖出自己的心肝。”

马雄飞怒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马某是何许人物，岂肯如此……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稍安勿躁，在下话还未完，第二种死法自然两位死的十分英雄了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好！你说说看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你们不用动手，由在下点了两位膝下穴道，你们心中虽然不愿，但也得对着那青冢而跪，然后在下点你五阴绝穴，并断你们右手腕筋，流尽全身之血而死，这大概需要一十二个时辰。”

突见那蓝衫人扬手一指，点了马雄飞的穴道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想自绝吗？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马雄飞双目转注到冷手夺魂的脸上，缓道：“钟老有何高见？”

那老者一直是闭目而立，听得马雄飞之言，突然睁开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认为我们是否有逃走的机会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钟老之见呢？”

那老者缓缓说道：“我看毫无机会。”

马雄飞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要照他的话做吗？”

冒牌的冷手夺魂说道：“老夫不愿死亡之前，再忍受一次难以忍受的痛苦。”

马雄飞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过在下相信，在我们死亡之后，十二个时辰之内他亦将毒发而死。”

冷手夺魂冷漠地说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那大力金刚掌如若练到了一定的火候，百毒难侵。”

那蓝衫人凝目思索了一阵，目光转注到马雄飞的脸上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想好了没有？”

马雄飞道：“想什么？”

那蓝衫人道：“自己死呢，还是要我动手？”

马雄飞望了那老者一眼，道：“钟老，咱们去吧！”

那冒牌冷手夺魂一语不发，转身大步而去，直行到慕容长青的墓前，突然屈下双膝，对着那慕容长青的坟墓跪了下去。

马雄飞还在犹豫，但见那冒牌冷手夺魂当先跪了下去，也只好紧随着屈下双膝，跪在慕容长青的墓前。

蓝衫人右手扬处，两把匕首疾快飞出，插在两人身前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可以死了！”

马雄飞仰脸望望天色，突然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手指微一用力，捏碎玉瓶，瓶中是七颗白色的丸药，一口吞了下去，回顾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现在当今之世，只有在下一人，知道配制那解毒之药的药方了。”

蓝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一向不愿受威胁。”举手按在马雄飞的背上，接道：“你还有一只可用的手，捡起那只匕首，你既然决心死了，又何苦在死前多受活罪。”

马雄飞捡起匕首，指在前胸之上，回顾了那老者一眼，道：“钟老，兄弟……”那老者接道：“你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那蓝衫人轻声说道：“马雄飞，你好像很怕死。”

马雄飞匕首一扬，插入了前胸之中。

那蓝衫人缓缓收回 按在马雄飞背上的手掌，说道：“自你守卫慕容长青之墓以来，想已杀了不少武林同道，你今日在慕容长青的墓上自挖心肝而死，那也是应得的报应。”

马雄飞匕首刺入了前胸之后，心中突然动疑，回 顾了那冒牌的冷手夺魂一眼，道：“钟子英，你为什么不死？”

钟子英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先死吧！”

马雄飞挣扎而起，道：“钟子英；你……”

钟子英缓缓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你明白的太晚了。”

马雄飞伸手握着匕首木柄，陡然拔了出来，一股鲜血疾喷而出，直射向四五尺外，疾向钟子英前胸刺去。

钟子英身子一闪，让避开去。

马雄飞一招落空，身子陡然向前一栽，直向慕容长青的坟墓之上撞去。

那蓝衫人疾快的向前行了两步，右手一伸，抓住了马雄飞的衣服，道：“跪下去。”右脚在马雄飞腿上一踢，马雄飞身不由主的跪了下去。

钟子英疾行两步，走到那马雄飞的身前，缓缓说道：“马雄飞，你可是怀疑老夫的身份吗？”

马雄飞连受重伤，早已不支，全凭着一口真元之气，支撑着未躺下去。

圆睁双目，凝注在钟子英的脸上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你如不说明内情，在下死难瞑目。”

钟子英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我告诉你……”

那蓝衫人右手一挥，砰然一声，拍在马雄飞背心之上。

这一击力道奇猛，马雄飞闷哼一声，扑在慕容长青墓前死去。

这一幕离奇诡异的变化，只看得白菊花和刘五成茫然不解。

只见那蓝衫人举步而行，直行到钟子英的身前，欠身说道：“我替老前辈接上腕骨。”

钟子英摇摇头，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老夫想不明白？”

蓝衫少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钟子英道：“你怎能一眼之间，瞧出老夫不是冷手夺魂？”

蓝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要怪那马雄飞太过粗心了。”

钟子英冷冷说道：“只是如此吗？”

蓝衫人目光缓缓地转注到钟子英左胸之上，道：“阁下左胸之上……”

钟子英右手突然举起，一拂左胸，缓缓说道：“客从天外来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情自心中生。”

钟子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请教阁下高名上姓。”

蓝衫人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钟子英目光一掠蓝衫人，不再多问，扭转话题，说道：“老朽就此别过。”转身而去。

蓝衫人沉声说道：“老前辈止步。”

钟子英回 过身子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可要我为你接一接折断的腕骨。”

钟子英道：“不用了，老夫忍受了十八年，就是等待今日，这一点折腕之苦，难道还忍受不了吗？”目光一掠马雄飞的尸体，接道：“知我之秘的，

当今之世只有这马雄飞一人而已，今宵借你之手把他除去，老朽亦可安心了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时此刻，老朽还不能在此多留。”转身两个疾跃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蓝衫人望着那钟子英背影完全消失之后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山何在？”

只听衣袖飘风之声，那藏在草丛中的青衣童子应声而至。

刘五成看他疾奔而来的身法，快速绝伦，心中暗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一主一仆不知是何来路，武功竟然都如此高强。”

只见那青衣童子奔行到那蓝衫人的身侧，道：“公子有何吩咐？”

蓝衫人望了那马雄飞的尸体一眼，道：“把他首级割下，吊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之上。”

那青衣童子应了一声，唰的一声拔出长剑一挥，斩下了马雄飞的人头。

蓝衫人回 顾了白菊花和刘五成等一眼，道：“不论诸位来自何处，是何身份，但诸位能到慕容长青的墓前奠祭，在下一样是感激不尽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江州城中，立刻将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浪，诸位似是不需卷入这场风暴，如若在明日午时之前离开江州，还来得及。”

白菊花缓缓说道：“阁下虽不愿多言，但贱妾已瞧出阁下定然和慕容长青有着很深厚的渊源。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诸位似是不必一定要问明在下身份……”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这一番杀劫，必将凶险绝伦，留在江州的武林人物势必都将波及，听在下相劝，诸位还是早些走吧！”

白菊花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对我们好像十分关心。”

蓝衫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是一片好意，至于诸位是否要离开此地，和在下并无关系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这人说话虽然慢条斯理，但却是词锋犀利的很。”

但闻白菊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十年来，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，已经有数十位武林人物在此丧命，天下武林人物有谁不知此地险恶的很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此刻形势，又和过去不同，马雄飞那五毒掌虽然名动武林，但他还算不得第一流的身手，正因为诸位，肯冒生命之险，来这青冢之前祭奠这慕容长青之墓，在下才不愿诸位卷入这场是非之中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言尽于此，已算尽了心力，诸位肯不肯听，那都和在下无关了。”回 目一顾那青衣童子，又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言罢，转身而去。

那青衣童子紧随在蓝衫人身后缓步而去，片刻间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白菊花回 头望着谭剑英，道：“你伤势如何了？”

谭剑英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白菊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咱们要改变计划了。”

谭剑英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目下情势有变，咱们亦得随机应变才成，你去通知他们一声，改在城北紫云宫中见面。”

谭剑英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这时，荒凉的青冢之前，只余下刘五成和白菊花两个人。

刘五成望着谭剑英去远之后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在下多承姑娘相救，心

中感激不尽，就此别过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行踪不定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刘兄既然无甚要事，何不随同贱妾到那紫云宫中瞧瞧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这女人带着几分神秘，跟她去见识见识也好。当下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此地不宜久停，咱们走吧！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刘五成紧随白菊花身后而行。

那白菊花似是十分熟悉地势，夜色中奔行甚速。

刘五成全力追奔，算是未拉长距离。

疾行之中，白菊花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刘兄去过那紫云宫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但未曾去过，听也未曾听过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紫云宫中人，很少在江湖之上行走，别说阁下了，就是当今江湖之上知道这紫云宫的人，也是少之又少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姑娘怎会知悉内情呢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紫云宫主乃是贱妾一位故旧，因而进去宫中瞧瞧。”

刘五成不再多问，白菊花也不再多言。

又走了一盅热茶工夫，到了一处林木旁侧。

白菊花道：“到了，就在这片林木掩遮之中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座小小庙宇，屹立在林木之中。

刘五成原以为紫云宫是一处很大的道观，却不料竟然是如此一个小庙。

只见白菊花举步而行，到了那宫门之外，停下身子，在门上弹了三指。

片刻之后，观门呀然而开，却不见启门之人。

白菊花道：“刘兄请进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她对我如此亲切，必然有什么事情，要该留心一些才是。”

口中却连连应道：“姑娘先请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好，咱们不用多推辞了。”举步入宫。

刘五成一面全神戒备，紧随在白菊花的身后入宫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东西两厢除外，只有一座大殿。心中暗道：这座庙宇如此之小，不知住有多少道士。

忖思之间，突见火光一闪，亮起了两盏纱灯。

刘五成顺着火光望去，只见一个中年道人肃立在大殿之前，两个道童分立左右，各举着一盏纱灯。

白菊花微一欠身，道：“见过道长。”

那中年道人两道冷森的眼光，逼注在刘五成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白菊花正待答话，刘五成已抢先说道：“区区刘五成。”

那中年道长冷哼一声，不再多问，却对白菊花道：“可是有了变化？”

白菊花点点头，道：“五毒掌马雄飞已然死去，人头现挂在慕容长青的坟墓之前。”

那中年道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什么人杀了他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一个不知姓名的蓝衫少年，武功奇高，三五招内就震断了那马雄飞双手腕骨。”

那中年道人点点头道：“家师已等候姑娘数日，请入后殿中坐吧！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令师的病势如何了？”

中年道人轻轻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药石罔效，日渐沉重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有劳道长带路了。”

只见那中年道人举手一挥，左首一个道童手执纱灯缓步向大殿之中行去。

白菊花紧随那道童之后，步入大殿。

刘五成举步随行，却见那中年道人一横身，拦住了去路，回头对右首道童说道：“带这位刘大侠到东厢之中休息。”

白菊花停下身子，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
那中年道人皱眉不语，但却缓缓移开身躯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这道人既是不喜我入内，那就不如告辞的好。”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一番盛情，刘某心领身受了，在下还和人有约，就此别过。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白菊花急急说道：“刘兄止步。”

刘五成只好停下说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这位道兄职司有关，还望刘兄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个，刘某还不致于……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很好，刘兄既无见怪之心，那就请入大殿中来，贱妾还有借重之处。”

刘五成行意本甚坚定，但听那白菊花说出还有借重之处，例是不好坚持下去，只好举步入殿，道：“姑娘有何见教，但得刘某力所能及，无不从命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咱们先去见过宫主，再谈不迟。”

这一来，刘五成自是不好再行追问，随在白菊花身后行去。

只见那手执纱灯的道童直行到大殿一角处，伸手一推，一个小门应手而开。

殿后是一个小小的院落，竹林环绕，种植了不少花树。

### 第三回 愁云惨雾

一座茅舍，矗立在花树丛中，灯光幽隐，由窗中透了出来。

但闻一个沉重苍老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白菊花应道：“晚辈白菊花，特来探望宫主。”

那室中人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白姑娘，请恕贫道身染重病，不能出室迎迓，请进入房里来坐吧！”

白菊花道：“晚辈带一位客人同来。”

那苍老的声音说道，“白姑娘带来的客人，自然不妨事了，请他一起进来吧！”刘五成紧随在白菊花的身后，缓步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陈设简单的小室，但却打扫的十分雅洁。

靠后壁间，放着一张木榻，一个白髯垂胸，木善椎发的老道人，背倚墙壁而坐，下半身掩盖着一张白色的毛毡。

一个十四五岁，眉清目秀的道童，披着一件青色的道袍，背上斜斜背着一支宝剑。

一支白色的火烛，放在榻旁一张木几之上。熊熊火烛，照的满室通明。

那倚壁而坐的老道人，似是已经病入膏肓，瘦得只剩下一把皮包骨头，但他的发髯却仍然梳洗的十分整齐。

白菊花缓步行到榻前，欠身一礼，说道：“老前辈病好些吗？”

那白髯道人转动一下圆大的眼睛，望了白菊花一眼，道：“姑娘请坐……”目光转注到刘五成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这位是刘大侠了。”

刘五成欠身一礼，道：“晚辈刘五成，见过宫主。”

说罢，抱拳一礼。

那白髯道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贫道老了，而且又身染重病，恐怕已经难久在人世了。”

白菊花接道：“宫主吉人天相，武林借重正隆，还望多多保重身子……”

白髯道长摇摇头，道：“贫道不行了……”

他的病情确是已极为深重，说了几句话，已经累得轻轻喘息。

那身着青袍的道童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药物，托在掌心，缓步走到木榻之前，道：“宫主请服下这粒药物。”

缓缓把手中丹丸，送入了那白髯道人的口中。

吞下了那丹丸之后，白髯道人精神突然一振，手拂长髯，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姑娘可是感觉到贫道服用的药物，十分神奇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不错，丹药入口，立见神效，定然是十分神奇的药物了。”

白髯道人道：“唉！白姑娘，饮鸩止渴而已，这是一种含有奇毒的药物……”

白菊花吃了一惊接道：“老前辈既知有毒，为什么还要服用？”

白髯道人道：“这就叫以毒攻毒，欲罢不能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贫道等待姑娘已经数日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晚辈因部属未齐，一直不敢贸然行动，又劳老前辈等候，当真是罪该……”

白髯道人摇摇右手，说道：“姑娘不用自责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原该是小心布置才是。唉！贫道所以心急，只怕是遽然气绝，难再见姑娘之面。”

白菊花黯然说道：“老前辈壮志未酬，怎的句句都说些不祥之言……”

紫云宫主右手摇动，阻止白菊花再说下去，接道：“听我说。现在，我随时随地可能死去。藏在心中二十年的隐秘，今宵再不说出，只怕是没有机会说了。”

白菊花看他说的神态郑重，果然是不敢再行多言，凝神倾听。

紫云宫主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可知道贫道的真正身份吗？”

白菊花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道长乃大名鼎鼎的紫云宫主……”

紫云宫主摇摇头，道：“我顶了紫云宫主之名，足足二十年，但天下却无人知晓，此事足可当得隐秘之称了，唉！那紫云宫主掌剑双绝，乃武林一代奇人，老夫岂能比得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真的紫云宫主呢？”

白髯道人不答白菊花的话，反口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可知晓自己的来历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晚辈隐隐知道一点，似是和慕容长青老前辈有些渊源。”

白髯道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令师告诉你了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没有，晚辈无意瞧到了家师的手记，一时间情难自禁，看了两页，陡然回悟到偷阅师长手记，乃是大逆不道的事，不敢再瞧下去。”

白髯人道：“你可知令师的身份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不知道，晚辈只知是家师从小收养了晚辈，一身兼恩师慈母之责。”

白髯道人叹息一声道：“令师的左耳之下，可有一块瓜子大小的黑痣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不错啊！老前辈怎生得知呢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她和我相处了数十年，我岂有不知之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令师乃老夫之妻，当年同在慕容家中为仆，主人家遭修变之日，我等正因事他去，回来时，那高大的宅院和那‘天下第一侠’的金匾，都已化作灰烬，当下老夫等本想追随主人于九泉，但回念一想此仇岂可不报，此冤岂可不伸，遂把一腔悲愤，化作了复仇悲……”突然一阵急咳，打断了未完之言。

白菊花急急伸出手去，在那白髯道人背上轻轻拍了几下，说道：“老前辈原来还是晚辈的师公。”

白髯道人摇摇头道：“不要打岔，我恐怕快不行了。”

白菊花果然不再打岔，凝神倾听。

白髯道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这件事千头万绪，详细说来，恐怕要耗上一天一夜，也无法说的清楚，可惜老夫已若临风残烛，随时会断气而死，只有摘其简要，说给你们听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老前辈慢慢的说吧，晚辈们洗耳恭听。”

白髯道人望了白菊花一眼道：“孩子，记着一件事，告诉你师父，那真正蓝衫人，就是现在江湖上的冷手夺魂李天彪……”

白菊花本想说出，在那慕容长青的墓前，遇上那蓝衫人和冷手夺魂的经过，但见那白髯道人一直不停的说了下去，只好忍下不语。

但闻那白髯人接道：“慕容大侠武功绝世，乃武林中难见的奇才，昔年中原武林大会之上，技惊全场，艺盖九州，被全场豪杰推誉为天下第一侠。由当时主盟大会的少林高僧，亲送‘天下第一侠’金匾一面，唉！那时提起

江州慕容家，江湖之上，谁不尊仰。”

只见他深陷的眼眶之中，涌出来两行泪水、似是对昔年的光辉、显赫，仍有着深深的依恋、怀念。

白菊花心中暗道：他急于要说出心中之事，怎么突然间沉吟不语，只怕他此刻的神志已迷，当下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以后呢？”

白髯道人如梦初醒一般，道：“以后，以后慕容世家，遭了惨变，最初几年，倒也有不少热血英雄，到那慕容长青墓前去祭奠一番，但以后就越来越少了。”说完，又闭目不语。

白菊花一皱眉头，忖道：“看他情形，确然已陷入了昏迷之境，要想他述说经过，只怕是难有希望，看来只有摘要问他，或可多得一些内情。”

心念一转，当下问道：“老前辈，那慕容世家遭逢惨变之后，还有什么人逃出了毒手？”

她心中一直怀疑那蓝衫人就是慕容世家小主人，故而有此一问。

白髯道人霍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你是问有几人逃出那场屠杀吗？”他虽已神志不清，但心念之间，仍然牢记其事，是以那白菊花一问，他竟然听懂了。

白菊花道：“不错，那慕容公子可曾逃出来吗？”

白髯人道：“慕容公子么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是啊！晚辈看家师那手记之上记述，提到慕容公子。”

白髯老人垂下头，似是根本没有听到白菊花的问话。

一直冷眼旁观的刘五成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他手中还握着一粒毒丹，何不喂他服下。”

白菊花心知这一粒毒丹服过，就是他生命残余之火，完全熄燃之时，但形势迫人，已无选择余地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取过他手中毒丹，投入白髯老人的口中。

果然，那白髯老人将要熄去的生命之火，陡然间回光返照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白菊花心知机不可失，急急问道：“那慕容公子可曾逃出来吗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最悲惨的也就是这件事，老爷在世与人排难解纷，不知做了多少好事，救了多少人命，皇天无眼，竟然不肯为慕容家留下一脉香火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慕容公子也未逃出来了？”

白髯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没有，老夫和那紫云宫主事后查证。始终没有找出那慕容公子逃出的蛛丝马迹，为了追查那慕容公子的下落，紫云宫主才和我定下李代桃僵之计，由老夫假扮紫云宫主，紫云宫主易容化作冷手夺魂李天彪，混入江湖，二十年来，仍然未能找出那慕容公子的下落，看来是死定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据闻那青冢之内，慕容老爷埋骨之地，有一具童尸，就是慕容公子，但那青冢防守森严，老夫数度想进入墓中瞧瞧，始终未能如愿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晚辈今宵在慕容大侠的坟墓之前，遇上一位武功奇高，来历不明的蓝衫少年，看情形颇似慕容公子。”

白髯老人双目一瞪，道：“那人长的什么样子？”

白菊花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那人十分英俊，但神情冷漠，眉宇间忧苦重重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可仔细记得他的容貌吗？”

白菊花凝目思索了一阵，就记忆所及，把蓝衫人的容貌描述了一遍。

白髯老人很用心的听了一遍，摇摇头，道：“那不是慕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慕容公子生具华贵之貌，那时他虽然在褪襟之中，也是一见难忘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师公见那慕容公子之时，那慕容公子还是一个婴儿，如今事隔二十年，那慕容公子早已长大成人，形貌自然也要改变很多，师公二十年前那一点模糊的记忆，如何能够量度此刻那慕容公子的形貌。”

白髯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但愿姑娘幸而言中，那慕容公子还活在人世之上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武林中人都已日渐淡忘了慕容长青，千千万万受过他恩泽之人，亦不再提他，使老夫看尽了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……”

他情绪突转激动，双目圆睁，沉声接着道：“最使老夫气忿难忍的，就是老翁在世时，那三位趋炎附势的酒肉朋友，慕容家未遭惨变之前，他们每年一度必要赶往那儿欢聚十日，饮酒论武，尽欢而散，十数年如一日，从无一人爽约。但自慕容家遭了惨变之后，这三人却如投入大海的泥牛砂石，从此没有了消息……”

白菊花接着道：“那惨害慕容家的凶手主脑，究竟是何许人物？竟然有着那等庞大的势力，号令了很多武林高手，为他看守那慕容长青的墓地。”

白髯老人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慕容家发生惨变之时，能知那凶手姓名、身份，借当时群情激昂，江湖悲恸的气势，定然有不少人找那人算帐了……”

但闻那白菊花道：“怎么？师公也不知晓那人的姓名吗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那凶手主脑是谁，紫云宫主已然得到一些头绪，但他并未对老夫说过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，看来这老人所知，也是有限的很。

白菊花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紫云宫主和慕容老辈的交情很深吗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如说紫云宫主和老主人的交情，生前是万万比不上他一年一度相聚的三位朋友。但主人死后，却看出了真的交情，唉！眼下，真正在筹谋为慕容长青报仇的，只怕也只有这一个紫云宫主了……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一声深长叹息，传了进来，紧接着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“天福兄，你太大意了，怎的不在这室外布置一些人手。”

白菊花娇声叱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那低沉的声音应道：“我。”一位身着青衫，头戴方巾的中年人，缓步行了进来。那卧在床上的白髯老人一见来人之后，情绪突然间紧张起来，举起枯瘦的双手，揉揉眼睛，仔细瞧去。

那青衫中年人似是经过了长途跋涉而来，满脸风尘之色，缓步行到了木榻之前。白菊花不知来人身份，看他直向木榻行去，怕他陡然出手伤了那白髯老人，立时一横挡在木榻前面，冷冷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青衫中年果然停下了脚步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不用害怕，在下并非敌人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天福兄，不记得区区了吗？”

白髯老人声音颤抖，激动的说道：“你是金笔书生……”

那中年文士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雷化方。”

那白髯老人早已失去神采的双目中，突然闪起一片神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死？那真是天道崩溃了。”

雷化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天福兄误会了……”

白髯老人情绪激动，不待雷化方说完，厉声接道：“我家主人未死之前，你们三人每年一度赶往慕容家欢聚十日，饮酒论武，赏花赋诗，情意是何等真切？但慕容世家遭逢惨变之后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，二十年没有消。”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天福兄请仔细瞧瞧在下，和你那记忆之中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那白髯老人仔细的瞧了那青衫中年一阵，怒道：“哪里不同了，除了年纪大些，脸上多了一些皱纹之外，老夫瞧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。”

雷化方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在下修习的太乙神功。驻颜有术，别说区区二十年了，就是再加二十年，也不会显得如此苍老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者与不老，和慕容世家有何关联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唉！这二十年来，在下日日夜夜，为慕容兄复仇事奔走、熬煎，费尽心机，区区二十年，对在下而言，有如一甲子的岁月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此语当真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，“如非天福兄病情如此沉重，在下也不会告诉你这些事了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那九如大师和中州一剑呢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他们所受之苦，只怕不在我雷某之下，都是在为慕容兄复仇之事奔走。”

白髯老人那枯瘦的脸上，突然展现出一片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老朽误会了你们二十年，如若不是今宵相见，了然内情，只怕九泉之下，也要骂你们无情无义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武林骂我们无情无义之人，又何止你天福兄一人，但我等只要心中无愧，何惧别人的误会。”

白髯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老儿言语之间，多有开罪雷爷，还望雷爷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雷化方似是亦瞧出那白髯老人面临着死亡边缘，随时随地可能会突然气绝而逝，当下说道：“天福兄不要抱疚，在下没有早告诉你，那是在下之过，有劳天福兄疑虑二十年……”

白髯老人接道：“小老儿如何敢当雷爷这等称呼，雷爷乃是老主人的旧友，直呼小老儿的名字就是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咱们武林中人，讲究的是忠义当先，像天福兄这等忠义之士，当今之世，能有几人，在下心中对天福兄，实是敬服无比。”

白髯老人角间，泛现出一缕凄凉的微笑道：“今宵得雷爷面告此讯，小老儿死也瞑目九泉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事，想问问天福兄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，“雷爷请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近日中，江湖上突然传出慕容公子出现江湖，为父亲报仇的消息，引起了武林中无数高手的注意，在下对此传言，一直是半信半疑，求证天福兄，我那慕容大哥的公子，是否已逃出了那场大劫？”

白髯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据老朽所知，那慕容公子并未逃出劫难。”

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和九如大师、中州一剑已经约好，定于本月二十日，围擒守墓之人，逼问那主使谋害慕容家的主凶、首脑，但因闻得慕容公子出现江湖的消息，不得不先行查明内情。”

那白髯老人突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们就要准备动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已然秘密的准备了二十年，邀集了四十位武林高手，准备一出手，就要直捣黄龙，擒得那元凶主脑。”

那白髯老人道：“可惜呀，小老儿无法看到这一场盛壮之举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然一跟斗向下栽来。

白菊花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师公。”两手伸出，接住了那老人。

伸手摸去，那白髯老人气息已绝，竟然死去。

“雷化方侧耳在他前胸之上听了一阵，道：“没有救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诸位都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他是晚辈的师公。”

雷化方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师公，姑娘是何人的门下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晚辈的恩师上姓容，单名一个菊字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容菊、容菊，从未听说过啊……”望了那白髯老人尸体一眼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家师乃福老前辈之妻。”

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令师现在何处？”

白菊花已知他身份，也隐隐了然了自己来历，当下说道：“家师隐居之处，距此三百余里，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山谷。”

雷化方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很想随姑娘一起去见见令师，但因和人约期有限，无法更改，只怕是无法拜见令师了。”

微微一顿之后，两道炯炯的目光，缓缓由白菊花等的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姑娘等到此地来，可是奉了令师之命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正是家师遣派晚辈到此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令师遣姑娘等到此之时，还不知道在下亦赶来江州，此刻形势有变，姑娘等也不用留在此地了，火速赶回去吧！”

白菊花道，“有一件事，老前辈只怕还不知晓。”

雷化方道，“什么事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守护慕容长青之墓的五毒掌马雄飞，今晚已经被杀死。”

雷化方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人杀了他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一个青衫少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青衫少年？那人有多大年纪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二十上下的年纪，带着一个书童，出手武功奇高，而且全走的刚猛路子。”

雷化方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我等在墓前一晤，那人杀了五毒掌马雄飞之后，又飘然而去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姑娘可否去请令师到此，三日后，在下再来此地和令师一晤。”

白菊花缓缓说道：“如若立刻动身，兼程赶路，三日时光，大约可以赶回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有一事还望姑娘注意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江州城大变已生，立时将蒙上一片愁云惨雾，姑娘带来的人手最好能连夜撤走，三日后，此地之约亦望姑娘能小心行踪。”

白菊花欠身一礼，道：“晚辈还有一桩为难之事，还望老前辈指示一二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晚辈奉师命来此之时，带了六个帮手，约他们在此集会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就有些麻烦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道：“他们几时可在此地会齐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早在天明之前，迟在明日午时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只怕没有机会，使你们安然等候这么长时间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老前辈有何良策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们可有特约的联络暗记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这个晚辈事先已和他们约好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眼下之策，你要设法在这紫云宫的四周，留下暗记，指示他们赶快离开江州就是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五毒掌马雄飞既已被杀，他们全军都陷入混乱之中，纵然能调集高手，赶来相援，只怕也不会三五日内赶到，咱们应该有根充分的时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太低估敌人了，照我观察所得，明日午时，他们即将有高手赶到，至迟也不会到天色入夜，咱们的时间，只有半日左右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快马兼程，传讯求救，也该要几天时光才对，怎会来的如此神速，实叫晚辈猜想不透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孩子，照我的话做，我还有要事待理，不能再给你们解说了。”言罢，纵身而起，身影一闪，只见身法之快。有如雷奔电闪一般。

白菊花回顾了那白髯老人的尸体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该去买口棺木，把他老人家的尸体盛殓起来才是。”

那佩剑道童接道：“这个不用姑娘发愁了，小道早有准备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怎么？已经有了棺木？”

那道童道：“不错，早已有了棺木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棺木现在何处？”

那道童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是自己人，小道不敢相欺。那留药之人，早已为宫主准备好后事，不但备有棺木，而且还建好了墓地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墓地现在何处？”

青衣童道：“就在这茅舍后面竹林之中，现在咱们只要把宫主的尸体，抬入那墓内棺木里，那就行了。”

他似是很怕白菊花再多问话，抱起那白髯老人的尸体，接道：“小道奉有严令，宫主一死，小道要立刻离此，赶回复命。”大步向前走去。

白菊花急急说道：“道兄止步，贱妾和这老人的关系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他埋在何处，我等理该赶去瞧瞧才是。”

那道童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，不过，只限定姑娘一人。”

白菊花望了刘五成一眼，道：“刘兄在此稍候，贱妾去去就来。”

不容刘五成答话，人已随着那道童身后，大步而去。

那道童似是极为熟悉四周的形势，夜色中奔行甚速，只见他在竹林之中绕来行去，行了一盏热茶工夫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就在此地。”

白菊花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微微突起，满生着青草的土丘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可疑的事物了，心中暗道：这座生有丛草的土丘，至少已有数年之久，难道就是此丘不成。

只见那道童放下老人的尸体，转身东行十余步，伸手在地上摸了半天，突然向上一提，地上顿时出现了一座三尺左右的圆洞。

那道童重又行了回来，抱着白髯老人的尸体，道：“姑娘记住那地道入口所在，也就行了，地道狭窄，不用进去看了。”

白菊花心中暗道：我如强行入内，只怕要闹成僵局，当下点点头应道：“贱妾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那道童抱着那老人尸体，遁入地道中去。

白菊花却藉机会打量了四周形势，默记于心。

那道童重去约半个时辰左右，复从入口处走了出来，随手翻过一块石板，掩住了洞口。

白菊花留心查看，那石板上有土掩盖，上面长了很多青草，心中暗道：这石板倒费过一番工夫。

那道童拍拍身上尘土，道：“姑娘记下了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那道童道：“从此进入。有一条地道直通那突起的土丘腹地，那里面放有一口棺木，长生灯所存油量可供三年之需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小道事情已完，就此别过了。”合掌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白菊花道：“道兄止步。”

那道童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那赠药延续我师公之命的人，可是遣你来此之人？”

那道童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，道：“姑娘，你问的使我很为难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有什么为难的？你不说也不要紧。”

青衣道童道：“我不忍拒绝你，又不愿骗你，但我又不能说，这不是很为难的事吗？”

白菊花心中暗道：此事极关重要，师父如若问起此事，我也有个交代，怎生想个法儿，逼他说出来历才是。

心中念转，口里却微笑说道：“道兄已知我的身份来历，那人造派道兄来此，照顾我的师公，足见和我师公的渊源很深了，告诉我又何妨呢？”

那道童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说得也有道理，告诉你似是没有关系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是啊，你照顾了我师公这么多年，我师父心中定然很感激你，你如连个地址姓名也不留下，日后我们如何找你。”

那道童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不许女人涉足，戒规森严，万万不能去找我。”

白菊花看他紧张之情，心中甚觉好笑，当下说道：“我不去找你就是。”

那道童仍然犹豫不定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你知道栖霞山吧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听人说过。”

那道童道：“我就住在那栖霞山‘观心’观中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令师是‘观心’观主。”

那道童道：“你猜得不错。”纵身而起，几个闪跃，踪影顿杳。

白菊花望着那道童消失的去向，出一会神，长长叹息一声，又仔细查看了四下的景物，才缓缓回到紫云宫中。

只见刘五成背着双手，呆呆的站在室门前出神，瞥见白菊花行了回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啊，他们都走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什么人都走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那十几个道人，由那适才拦住我的道人率领，各自带着简单的行囊，来找姑娘，我说姑娘不在，他们就问在下，宫主是否已经死了，在下据实说出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那道人要在下转告姑娘，来不及和你辞行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他们都走了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大概是吧，我要他们等姑娘回来再说，他们却迫不及待的匆匆而去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看来这些人留在这里，似是专为了我那师公，师公一死，全都星散而去……”

刘五成道：“姑娘此刻作何打算？”

白菊花道：“现在只有遵照雷者前辈的吩咐，在这紫云宫的四面留下暗记，然后兼程去请家师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还有需要在下帮忙之处吗？”

白菊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贱妾原想请刘兄假扮一人，但因情势大变，自然是不用了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原来是要我冒充一个人，这女人果然是厉害的很。口中却说道：“既然情势有变，咱们就此告辞了。”

白菊花道：“好！刘兄请便。此地多凶险，还是早些离开的好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多谢姑娘关心。”抱拳一礼，大步离开了紫云宫。

这时阴云密布，夜风如啸，看样子似是就要下雨，想到这几日的际遇，当真是如梦如幻，凶险百出，江州地面，已然被一层愁云惨雾笼罩，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，即将爆发，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，要卷入这一场大战之中。

突然脸上一凉，几滴雨珠儿，打在脸上，紧接着闪光耀目，雷声震耳，骤雨倾盆而下。

刘五成举目四顾，闪光下只见正西方不远处，似有一座茅舍。当下放腿向那茅舍奔去。

狂风骤雨来势甚急，刘五成跑到那茅舍门外，人已淋成落汤鸡般，全身衣服，尽皆湿透。

这是一座孤立的茅舍，四无邻屋，屹立在荒野中。

刘五成心中忖道：看情形，这座茅舍不似有人居住，那也下用叫门了，举手推去。

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刘五成的意料之外，两扇木门竟然是紧紧的拴着，心中想道：如果室中无人，岂有拴门之理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在下路过此地，遇上风雨，敬请主人赐予一席之地，使在下暂避风雨，风雨一住，立时动身赶路。”

风雨交加中，刘五成深恐那室中主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是以叫的声音很高。

哪知仍然不闻室中有相应之声。

刘五成心中大感奇怪，举手向门上拍去，哪知手一触到木门，那房门突然大开。

刘五成心中大奇，暗道：适才我用力推门，不见木门启动，怎么此刻轻轻一推，木门竟然大开。

外面风雨大作，刘五成心中虽然动疑，但仍举步入室。

流目四顾，室中一片幽暗，景物难见，凝神听了一阵，也不闻呼吸之声。只听砰然一声大震，那木门被风吹开，撞在墙壁上。

刘五成心中一动，想道：这室中定然是有人，如若无人，那木门岂不早就被风吹开了，怎生会关闭起来呢？此刻这江州地面，风云际会，也许有哪位高手早已到了此地躲避风雨，我不能失了礼数。

心中念转，双手抱拳说道：“哪位老前辈在此躲避风雨，在下冒昧闯了进来，还望多多原谅。”

只听茅舍一角处，传过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阁下不觉话说的太多了吗？”

刘五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阁下何人？”

那冷漠的声音道：“你这人怎的如此多话，要你不要说了，你怎么偏偏这般多嘴。”

刘五成心中大怒，正想发作，突然想到这几日的际遇，连番遇上高人，立时又忍了下去，缓步走到门后坐了下去，不再多言。

室中突然间静了下来，静得呼吸可闻。

突然间闪光耀目，急风吹进来一片骤雨！

原来，刘五成心中生气，竟然忘记把木门拴起，见一阵风雨吹入，正待起身去拴那木门，突然间一阵哈哈大笑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那笑声来的如脱弦之箭，笑声入耳，人已到木门之前。

只听一个粗嗓门声音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还道咱们今晚要淋上半夜大雨了，哪知竟遇上了一个避雨所在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人定然是借那道闪光，看到了这座茅屋，才奔来此地避雨。

忖思之间，瞥见两条人影，并肩行入了茅舍。

但闻一个细声细气声音应道：“这座茅屋木门大开，想是无人居住了。”

刘五成仔细听去，先入室中之人，竟是呼吸均匀的听不出一点声音，自己呼吸重浊，声息甚大，幸得室外风雨交作；雷声隆隆，把自己呼吸之声给掩了下去，赶忙屏息凝神，调匀真气。

但闻那粗嗓门的声音说道，“不错，看来很像一座空屋，如是住的有人，这大风雨，岂有不拴上室门的道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，小兄身上的火折子为雨水打湿，你身上可有火种。”

但闻细声细气的声音接道：“小弟身上的火折子，也被雨水淋湿了。”

这两人一个嗓门奇粗，说话声有如撞钟，锵锵有声。一个却细柔如丝，一付娘娘腔，叫人听不出是男是女。

这时，刘五成久在暗中坐息，那两人又是室外行来，借门外微弱天光，可清晰瞧见两人的举动。

只见左面一个身躯高大的汉子，一身劲衣，外罩黑色大披风，背上斜插一把奇宽的大刀。

右面一人，身着银色披风，背上斜背一把形如宝剑的钢刀，身子十分矮小。

刘五成一瞧两人形貌，似是听人说过，但一时之间，却又想它不起。

那左面大汉回手拴上了两扇木门，道：“看来，今晚只有将就着在这里坐一夜了。”

那矮小人道：“大哥，最近江湖上流传出慕容公子出现江湖，要为父母报仇，此事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但闻那粗嗓门的高大汉子说道：“小兄的看法，有些不大可能，据闻昔年那慕容世家遭逢大变之时，一家老小全都被杀，除了一仆一婢因事未归之外，无一生还，从哪里飞出来一个慕容公子呢？”

身躯矮小之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哥见多识广，可知那围戮慕容世家的首脑，是何人物吗？”

那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这件事，不但为兄的不知，只怕当今武林之世，也很少有人知晓，二十年来，这件事一直是江湖上无法解释的一个秘密。”

那矮小之人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世，都不知那围戮慕容世家的凶手，如若咱们能知晓此事，岂不可以震动天下了吗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兄弟有何高见？”

那矮小之人应道：“咱们只要抓住那马雄飞一个手下，严刑拷问，岂不是可以逼问出那首脑人物是谁……”

突然砰的一声大震，那拴上的木门，被人一脚踢开。

紧接着闪入室中两条人影。

刘五成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行入室中两人，竟然是一男一女。

这时，刘五成在室中坐息已久，已可清晰见物，只见那当先之人发髯皆白，手中拿着一根竹杖，身上长衫尽已被雨水淋湿。

紧随那老人之后，是一个少妇装束的人物。

突然间亮起一道闪光，照入室中，刘五成目光正好投注那少妇脸上，只见她柳眉凤目，年纪甚轻，身上穿着一件银红短衫，银红的罗裙，打扮得十分娇俏。心中暗道：这一对不知是何身份，白发红颜，大约是公媳之称。

只听那红衣少妇叫道：“谭郎啊！这茅屋中早已有的人了。”

刘五成听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好啊，原来是一对夫妇，那男的已然发髯如雪，怕不有七十以上的年岁，这女的顶多二十二三岁，这一对夫妇如何配的。

只见那老翁一顿手中竹杖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刘五成正待答话，那粗嗓门的大汉已然冷冷说道：“阴阳二侠，阁下是白髯翁谭公远了？”

白髯谭公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阴阳二侠，江湖上有谁不知你们是阴阳二怪了。”

那粗嗓门的大汉怒道：“谭胡子，在下好意称你一声白髯翁，你怎么竟然这等称呼在下，难道阴阳二侠还怕你谭胡子不成。”

谭公远冷冷说道：“阴阳二怪就是阴阳二怪，哪一个尊称你们为二侠了。”

那细声细气的矮小之人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哥啊，这老胡子，今年几岁了。”

那大汉应道：“至少也在花甲以上了。”

细声矮小之人笑道：“七十老翁，讨了个二十左右的小媳妇，难道不怕她偷情私奔吗？”

谭公远气得怒声吼道：“老夫讨了个小媳妇，那还是男女分明，总要比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好得多了。”

那阴阳二怪被谭公远一阵讥讽之后，霍然站起，欺身而上，一掌劈去。

谭公远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们阴阳二怪。”

说话之中，两人已然拼了两招。

刘五成一侧观看，只瞧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两人好快的手法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见寒光一闪，紧接着砰砰两声。

刘五成凝目望去，原来那矮小之人已然拔出了背上的长刀，连攻三刀。

谭公远竹杖挥动，挡开三刀之后，挥手反击，竹杖如风，眨眼间还击了五杖，杖杖挟带着啸风之声。

那谭公远年纪虽大，但手中竹杖却是强凌、辛辣兼而有之，五杖反击之势，不但力道强猛，而且攻的部位亦使人极难防守。

那细声细气的阴怪，被那谭公远五杖反击之势，迫得连连向后退了五步。

刘五成一瞧，他退的方向正是自己初入茅舍时那发话之人的存身之地，心中暗道：那人的脾气似亦很坏，如若这两人惹到了他，只怕那人也要卷入纷争。

但闻那少妇娇脆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谭郎啊！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吗？”

谭公远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用了，对付阴阳二怪，用不到贤妻相助。”

这两人虽然是老少相配，但情意却是甜蜜亲切，相敬如宾。

只听那女子笑道：“久闻阴阳二怪双刀合搏之术，凶狠恶毒，谭郎要小心一些了。”

谭公远精神大振，口中应道：“贤妻但请放心。”手中一紧，攻势更见凌厉。

他手中竹杖足足有六尺以上，施展开来，杖势所及，笼罩了这茅舍一半空间，逼得刘五成站起身子，背倚墙壁而立。

夜暗中，只见刀光闪动，杖风呼啸，片刻间两人已然恶斗了二十余招。

蓦地火光一闪，亮起了一个火折子，原来是那红衣少妇悄然摸出火折子，挥手晃燃。

这茅屋不过三间大小，而且空无存物，火光一亮，室中景物，尽收眼底。

刘五成转目去，只见那茅舍一角盘膝坐着两人。

左面一人年约二十，身着天蓝长衫，方巾包头，目定神闲，对眼前激烈的打斗，视若无睹，微闭双目，望也不望一眼。

右面一人一身黑色劲装，虎目方面，年约十六七，背上虽然未背兵刃，但身前却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包袱。

这两人虽是同坐一起，但对茅舍中打斗之事，反应却是大不相同，那蓝衫人视而不见，冷淡处之，那黑衣人却是怒目相向，显然是气恼异常，只是忍下没有发作而已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我闯入这茅舍之后，和我答话之人定然是那黑衣人了。

这时，谭公远和阴阳二怪亦发觉了那蓝衫人和刘五成等，突然停手不战。

那阴怪已被谭公远逼退了六七尺，只须再退上三步，就要撞在那黑衣人的身上。

一时间，茅舍中突然静寂下来，但彼此却目光交投，互相打量对方。

只有那身着蓝衫的少年漠然自处，仍然微闭着双目而坐。

那娇丽的少妇突然一挥手，火光熄去，霎时间室中又恢复了一片黑暗。

这茅舍有这许多人物，谭公远夫妇和阴阳二怪都不愿再打下去，火光一熄，立时各自向后退去选择了一处空地，坐了下去。

这时，室外风雨仍大，不便赶路，只好在室中等候。

这茅舍木门已被谭公远一脚踢坏，不时有风吹入。

这当儿，室中虽然有七人之多，反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原来，室中之人都已知道此刻在茅屋中避雨之人，都是武林中的人物，谁也不愿触犯群怒，招来群攻。

这阵大雨，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之久，雨势才缓了下来。

那红衣少妇当先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谭郎，雨势已小，咱们该上路了。”

谭公远道：“贤妻说的不错。”手扶竹杖出门而去，那少妇也紧随着谭公远出了茅舍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阴阳二怪在江湖之上，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那黑衣劲装少年生性十分暴急，那蓝衣少年冷漠沉着，如非身怀绝技，岂能有此胆气，想一想，室中都不是好对付的人物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不用在此多留了。

心念一动，起身向外行去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见两人正向茅舍中奔来。

刘五成处身暗处，看那奔来两人颇似在慕容长青墓前，劈死那五毒掌马雄飞的少年，不禁心中一惊，暗道：好啊，这人怎的也会到此茅舍中来，急急一缩脚步，重又退了回去。

只听步履声响，两个人先后奔进了茅舍中来。

刘五成仔细望去，只见来人果然是那劈死五毒掌马雄飞的少年和他的随身小童。心中暗道：想不到这座空无人居的茅舍，今宵竟成了武林高手的会聚之地。那雷化方说的不错，这江州城中，确然是有着极大的波动，单是这一条路就有着这么多武林人物出现……

只见进入室中的一主一仆，抖了抖身上的雨水，突然举步向茅舍一角行去。

刘五成一瞧那人行的方向，正是那蓝衣少年和黑衣人停身之处，心中暗道：“要糟，这两人看来都是狂傲自负人物，碰在一起，只怕是又要引起一场纷争……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耳际响起怒喝之声，道，“瞎了眼吗？看不到这里有人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声音很熟悉，颇似初入茅舍中叱骂于我的人，那蓝衫少年冷漠沉着，决不会轻易开口呼喝，这呼喝之人，定然是那穿黑衣的劲装少年了。

但闻一个愤懑田声音应道：“你怎么出口伤人。”紧接看砰然一声轻震，显是双方已然动了手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同样的身着蓝衫，每人都带着一个仆从，这先在茅舍中的蓝衫人，神态似是更为沉着、冷漠一些，但武功如何，还未见过。这后来的蓝衫人，武攻却是高强的很，这两人如若打了起来，只怕又是一场龙争虎斗。

但闻拳风呼呼，满室激荡，显是打的十分激烈，大约双方都已用出了全力，再也不闻呼叱叫骂之声。

刘五成凝聚目力望去，只见两个动手之人竟是两个蓝衫人随带的从人，双方拳来足往，打的激烈绝伦，但两个蓝衫少年竟然都十分沉得住气，那坐的一个仍然原姿坐着未动，那后来蓝衣人背着双手而立，看着两人搏斗，亦无出手之意。

双方又斗了十余个回合，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只听那依壁而坐的蓝衫人，低声说道：“不要打了。”

他讲的虽然温和，但那暴急的黑衣少年却应声而退，避到一侧。

那背手而立的蓝衣少年，也冷冷地说道：“小山，快退回来。”

那青衣童子道：“并非是小的为公子惹事，他出口伤人，谁也无法忍耐。”

那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你不是人家敌手，再打下去，你支持不到十合。”

那名叫小山的青衣童子，大不服气的说道：“小的决不会败在他手中。”

那黑衣少年怒道：“你家公子说的不错，不信咱们就再来试过。”

青衣童子怒道：“好！”欺身而上，迎胸击出一拳。

黑衣少年挥手架开，还了一掌。

那坐的蓝衣人微带怒意他地道：“不许再打了。”

那黑衣少年心中虽是不愿，但又不敢抗拒主人之令，闪身退开，道：“我家公子吩咐，不许再打，今宵饶你一次就是。”

那青衣童子又待反唇相讥，亦为他主人喝止。

茅舍中又暂时恢复了平静。

刘五成凝神听去，外面风雨已小，心中暗道：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站起身子，向外行去。

但闻一个沉重的声音喝道：“站住。”一条人影疾如闪电，迎面而来，挡在门口。

刘五成怔了一怔，暗道：怎么这茅舍已被人包围了起来。

但见人影闪动，眨眼间又是四五条人影蜂拥而至，团团把茅舍围了起来。

刘五成骇然退后一步，闪入门内，这陡然的变化，使他有些张惶无措，不知该如何才好！

#### 第四回 斗室风波

刘五成犹豫之间，突见火光一闪，亮起了一只火把。

火光下，只见寒芒闪动，除了那当先的长髯大汉之外，身后四个劲装黑衣人，都已经亮出了兵刃。

只见那当先大汉举手一挥，一个左手执着火把、右手握着长剑的大汉，急步冲了进来。

明亮的火把，照得室中如昼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这一股人不知是何来路，也不知要找何人？”

只见那冲入室中的执剑大汉目光转动，望望两个蓝衫人，回首对那当门而立的长髯大汉道：“这两个人……”

那长髯大汉冷冷接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那执剑大汉道：“这两人都是穿着蓝衣。”

那长髯大汉道：“两个人都穿蓝衣，难道就认不出来了吗？”

那执剑大汉道：“小的当时，只见他穿着一件蓝衫……”

那长髯大汉接道：“这两人既然都穿着蓝衫，那就一起带走就是。”

那盘膝而坐的蓝衣少年仍然端坐未动，但那站着的蓝衣少年却已忍受不住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各位是哪里来的？”

那长髯大汉缓步行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朋友刚才伤了咱们三个人，有道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阁下如若是有胆气的，那就随同在下，去见敝庄主。”

那站着的蓝衫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贵庄主是死的还是活的？”

那长髯大汉一时之间未想通内情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敝庄主吗？自然是活的了。”

那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贵庄主既然是活的，为什么不肯自己走来。”

那长髯大汉怒道：“好小子，竟敢伤及我家庄主。”右手一探，抓了过来。

蓝衫人疾向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一击，右手一招，拍出一掌。

这一掌快速绝伦，那大汉眼看一掌劈来，就是闪避不开，前胸之上中了一击，倒退两步，一交坐在地上。

那随来之人眼看带头的人被人出手一掌，就打了一个屁股坐地，心中既惊又怒，怔了一怔，齐齐扑了过来，寒光闪动，三件兵刃一齐向那蓝衫人劈了过来。

那蓝衫人冷笑一声，纵身避开，右手一扬，击出一拳。

只听一声大喝，一个执剑大汉突然弃了手中兵刃，一交跌出门外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人不论拳掌，只一出手，无不是威猛绝伦，那五毒掌马雄飞武功何等高强，都挡不了他开碑裂石的拳掌，这几人如何能够是他敌手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但闻连声惨叫，几个攻袭那蓝衫人的大汉，纷纷弃去兵刃，跌摔在地上。

原来他拳掌快速，那几个攻袭于他的执剑大汉，都已中他的拳掌，跌摔在地上。

这不过一眨眼的工夫，来势汹汹的五个敌人，全都受伤跌倒。

那高烧的火把，仍然在熊熊燃烧，四柄弃置在地上的长剑，横竖交错。

那蓝衫人望着那长髯大汉，冷冷说道：“念尔等无知，饶你们一次，下

次再这般狂妄自负，目中无人，再犯我手，决不轻饶。”

只见那长髯大汉站起身子一跛一跛的行出茅舍，高声说道：“朋友贵姓啊？”

那站立的蓝衫人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不用问我姓名，贵庄主如不服，请他来此见我就是。”

那长髯人退出茅舍，隐入夜色中之后，突然狠了起来，高声说道：“阁下如有胆气，那就不要离开这座茅舍。”

那站立的蓝衫人道：“好！我等到五更时分，五更一过，恕不多候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此刻天色大约四更左右，如若那庄主在十里之内，五更之前定然可以赶到了，天亮之前只怕这茅舍中，还得有一场搏斗。

这时，两个摔在茅舍中的大汉，挣扎着向外行去，但又怕那站立的蓝衫人不肯放过，双目望着那蓝衫人，人却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去。

哪知站立的蓝衫人望也不望两人一眼，却把一双神光炯炯的双目，投注到阴阳二怪的身上，上下打量。

一向骄狂的阴阳二怪，大约是瞧出了那蓝衫人的厉害，竟然隐忍未发，闭上双目，装作不知。

刘五成本想起身而去，但他又想瞧瞧热闹，不愿走开。

犹豫之间，突听那站立的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可是阴阳二怪吗？”

阴阳二怪虽然对那蓝衫人有着很深的畏惧，但亦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，对方指名呼姓的叫出了阴阳二怪，只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。

阳怪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兄弟嘛，江湖人称阴阳二侠。”

那蓝衫少年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只听过阴阳二怪之名，不知阴阳二侠是何许人物？”

阴怪细声细气地接道：“侠与怪，也没有多大区别，兄台爱怎么样叫，就怎么叫吧！”

那蓝衫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跑到江州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阴怪娇声细气地说道：“咱们兄弟久闻江州风光，特地到此来瞧瞧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那蓝衫人道：“久闻你们阴阳二怪和那五毒掌马雄飞情谊甚好，此来江州，定然是探望那马雄飞了。”

阳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位兄台对我们兄弟的事，似是知道的很多，不过，这已是数年前的事了，自那马雄飞受任了慕容长青墓地总管之后，已不和咱们兄弟来往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很好……”抬头望望室外，接道：“雨势已小，两位也该赶路了。”

阴怪奇道：“兄台为何不容我们兄弟在此避雨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两位在武林中的声名大坏，反复无常，私德败坏，人所不耻，不配和在下同在一室避雨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刻薄至极，阴阳二怪脸皮虽厚，也有些面红耳赤，阳怪突然站起，怒声说道：“咱们和兄台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兄台这等羞辱我们兄弟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那蓝衫人冷冷地说道：“两位如若再不走，在下只好动手赶两位出去了。”

阴怪站起，右手已握住了刀把，但却被阳怪伸手抓住了手腕，急步奔出茅舍。

刘五成眼看那阴阳二怪，被蓝衫人撵了出去，心中暗道，这一次定要撵我了，何不藉机先走。

心念一转，站起身子，向外行去。

但闻那蓝衫人叫道：“兄台慢走。”

刘五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室外风雨来往，兄台何不多留一下，以避风雨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要糟，这人不知是何用心，撵走阴阳二怪，却要强自把我留下。心中念头转动，人却停下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外面风雨已停，兄台盛情，在下心领了。”

那蓝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阴阳二怪在江湖上声名太坏，对付此等人物，自是不用替他留什么面子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，在下……”一时间，想不出适当措词，半晌讲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那蓝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台和阴阳二怪自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如若在下的记忆不错，今宵咱们已经见过面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有幸，能得一睹阁下的不凡身手。”

蓝衫人望了室外一眼，风雨虽然已小，但仍未停歇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台请坐吧，在下还有事请教。”

刘五成只好坐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兄台有何指教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那站着的蓝衫人回顾了倚壁而坐的蓝衫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在慕容长青墓前相见之时，似乎是有一位姑娘和兄台同行，是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错，不过，那位姑娘已然听从兄台劝告，离开江州。”

那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恕在下问一句不当之言，那位姑娘和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他这般盘根究底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口里却应道：“说来兄台也许不信，在下和那位姑娘是萍水相逢……”

蓝衫人剑目耸动，星目眨动了几下，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实是叫人难信……”

刘五成正待分辩，那蓝衫人又抢先接着道：“兄台既不愿说，兄弟也只好不问了……”微微一停，又道：“兄台及那位姑娘，和那慕容长青墓有何关系？为何要到慕容长青墓前致奠。”

刘五成呆了一呆道：“那慕容长青乃天下知名英雄，人人敬仰，在下晚生几年，无缘见那慕容长青之面，到他墓前莫拜一番，岂是不该。”

那蓝衫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只是为了敬慕那慕容长青的为人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那蓝衫人接着道：“那墓前凶险无比，你不怕死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数十位武林前辈，都死在那慕容长青的墓前，区区纵然死在墓前，那也是死而无憾了。”

那蓝衫人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很有豪气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如无一点视死如归的豪气，也不会重伤之后，再去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奠祭了。”

那蓝衫人年纪虽然不大，但却有超越他年龄甚多的稳健和深沉，虽然刘五成的话使他十分惊讶，但他仍然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变化，借一阵沉默，使激动的心情逐渐的平复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台伤在何人手中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马雄飞的五毒掌下。”

蓝衫人平静地说道：“马雄飞五毒掌毒素强烈，中人之后，很少有救，兄台竟然能够不死，那足见功力的深厚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，说道：“在下虽然得人疗救，但至今奇毒尚未全除……”

那坐着的蓝衫人突然站了起来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粒丹丸，托在掌心，行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兄台，请相信在下，服下这一粒丹丸，此丹不但可除余毒，就是对兄台的功力，亦有助益。”

说完，恭恭敬敬，把丹丸送到刘五成的面前。

这突然的关怀举动，使刘五成有些受宠若惊，呆呆的站在那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那蓝衫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萍水相逢，素昧生平，自是难怪兄台心有所疑，何况江湖险诈，防不胜防……”探手入怀，又摸出玉瓶，倒出了一粒丹丸，接道：“兄台请任取一粒。”

刘五成心中似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却又觉着无从说起，缓缓伸出手去，取了一粒丹丸。

那蓝衫人把余下的一粒丹丸，当先吞入口中，道：“兄台此刻可以信任兄弟了吧！”

刘五成张口吞下手中丹丸，说道：“兄台误会了，在下并非怀疑兄台，实是有些受宠若惊，听兄台口气，这丹丸极为珍贵，在下和兄台偶然相逢，骤以灵丹相赠……”

那蓝衫人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兄台和那慕容长青从不相识，却肯甘冒生死之险，两度到那墓前奠拜，这份英雄气度，是何等的豪壮，区区一粒丹丸，算得什么。”

刘五成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原来他是为了此事赠我灵丹，这么说来，他和那慕容长青定然有着很深渊源了，正面问他，必不肯说，不如设词相诱，或可听出一些眉目……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那不同，那慕容长青乃天下知名英雄，武林中对他崇敬之人何止千万，但区区不过一个无名小卒。”

那蓝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兄台虽然不是名满江湖的大侠高人，但那自诩大侠、高人，却未必有兄台这等气度、豪气，令人肃然生敬。”

刘五成心中忖道：“他言谈小心，似有避讳。看来不用单刀直入的方法，也许无法问出点头绪了……”

心念一转，轻轻叹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赠丹于我，只为了我冒生命之险，在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奠拜吗？”

那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对慕容大侠的为人，敬佩无比，和兄台观感相同，芸芸众生，难求知己一人，但凭此点，已使在下生出敬赠灵丹之心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只怕这一点相同之感，还不足构成你赠丹之心，口中却说道：“承阁下相赐灵丹，除我余毒，在下是感激不尽，在下还未请教兄台姓名。”

那蓝衫人突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兄弟姓名……”

那黑衣少年突然插口打断了蓝衫人之言，说道：“公子，风雨已小，咱们该赶路了。”

蓝衫人正为难间，听得此言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该走了。”

那黑衣少年已经拿起地上的包袱，大步出门而去。

那蓝衫人举手一拱，道：“兄弟高名上姓，不知可否见告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好啊！你不肯告诉我姓名，倒要先行问起我的姓名来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刘五成。”

那黑衣少年已然跨出了茅屋大门，蓝衫人紧随身后而出，道：“来日方长，日后或有和刘兄重聚之日，届时再当剪烛夜话，奉告区区姓名。”

话说完，人已走的踪影不见。

刘五成望着那蓝衫人的背影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只为了我曾到那慕容长青的墓前奠拜过，他就肯以灵丹相赠，这份情面，决不是为了我刘某人了，定然是为了那慕容长青……”

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不错，他是为了慕容长青。”

刘五成霍然警觉，才想到这茅舍中还有一位蓝衫人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那蓝衫人一脸肃穆之色，双目凝注着自己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人喜怒难测，武功又高得出奇，留在这里有害无益，不如早些告辞为上。”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风雨已小，在下也要赶路了。”

那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此刻走吗？危险的很！”

刘五成奇道：“什么危险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适才在下逐走了阴阳二怪，伤了那几个庄丁，这些人有的可能守在左近，有些已经去搬请救兵，阁下如若此刻离此，和他们撞上的机会很大了。”

刘五成忖道，这话倒是不错……

但闻那蓝衫人接道：“阁下毒伤未愈，万一遇上阴阳二怪，动起手来，只怕阁下的胜算不大。”

刘五成回顾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兄台关心，使在下十分感激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刘兄如肯回答在下几个问题，在下亦将有以回报。”

刘五成一皱眉，道：“回报倒不敢当，但在下实是所知有限。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刘兄说的太客气，在下一宵之中，两度相遇刘兄，实难叫人相信有这等巧事。”

刘五成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人不但生性冷漠，而且还这般多疑，如是他对我当真动了疑心，那可是百口莫辩，今宵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缓缓说道：“兄台可是怀疑在下是那……”

蓝衫人接道：“非是在下多疑，实因刘兄的举动，令人无法不动疑了，如若在下记忆不错，刘兄和那姑娘似是一齐离开了慕容长青之墓。”

刘五成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原来，他一直在监视着我们的举动。”

但闻那蓝衫人接道：“在下说错了吗？”句句词锋逼人，迫使刘五成非要回答不可。

刘五成无可奈何，只好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蓝衫人道：“那位姑娘，此刻到何处去了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已经说过，那位姑娘听从阁下劝告，已经离开了江州。”

那蓝衫人道：“行踪何处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个么，在下不能奉告。”

那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如若在下一定要问呢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如是在下随口说出一个地方，阁下会相信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要看阁下说谎的技术了，也许那位姑娘早已入了在下的掌握之中，阁下如是谎言相欺，岂不是自找麻烦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正因在下不愿谎言相欺，又不便泄露他人之秘，只好据实而言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就在下的看法，刘兄实不似和我为敌之人，因此在下才处处相让，一力主张，不对刘兄下手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刘兄知道的隐秘太多了，在下职司有关，虽然明知刘兄非敌，但也不得不小心从事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一震，暗道：要糟，看来很难解说明白了。当下说道：“阁下之意呢，如何对付在下。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只有委屈刘兄数日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阁下之意，可是说要把在下囚禁起来吗？”

那蓝衫人道：“囚禁倒不敢当，不过，要委屈刘兄到一处隐秘所在，养息几日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兄台的措词，倒是客气的很，养息和囚禁，看来是没有什么不同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在下出口之言，向无更改，只要委屈刘兄几日，届时，自会恭送刘兄上路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听他口气，这件事已是毫无商榷的余地了，但就这样随他而去，实又心有未甘……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如若在下不去，看起来阁下是非要用强不可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情非得已，还望刘兄海涵一二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心中亦有几点疑问，不得不先行说个明白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刘兄请说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阁下姓名，可否先行见告？”

那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初入江湖，名不见经传，说出来刘兄亦是不知，不说也罢！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倒是推得干净，口中说道：“阁下囚禁在下的用心何在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近日之内，江州城中有无数的高手云集，双方都是有备而来，难免一场厮杀……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这和我刘某何干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刘兄如若为对方擒去，泄露机密，对我等影响甚大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那紫云宫主假冒李天彪，确然是一件很大的机密之事……

但闻那蓝衫人接道：“如论一劳永逸之法，在下此刻可搏杀刘兄灭口，但在下观察刘兄，实是一位很好的人，不忍施下毒手。”

刘五成心中一凛，暗道：这话倒非是虚言恫吓，看他搏杀那马雄飞的气势，十几回合内，定可以把我搏杀掌下。当下说道：“兄台之意，给兄弟两条可走之路，一条是束手就缚，甘为囚禁，一条是杀我灭口。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刘兄身受委屈，在下自有报答。”

刘五成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兄台要把在下带往何处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就在江州附近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咱们几时动身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最好是立时动身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遥闻一阵杂乱的步履之声，奔了过来。

刘五成道：“大概是那庄主亲自赶来此地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刘兄请在室中稍候，在下去打发了之后，咱们立刻上路。”  
举步向室外行去。

刘五成眼看那人出室而去，心中暗自盘算道：如若我等他和来人动上手后，冲出茅舍，这青衣小童未必能够阻拦于我，我离开此地的机会很大了。

心中忖思间，室外已经动上了手。

只听一阵砰砰啪啪，夹杂着呼叫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显然，双方已接上手，已然有人受伤。

刘五成霍然站起身子，伸动一下双臂，还未决定是否要走，那蓝衫人已缓缓步进来了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，这一仗打得好快。

这时室中那高燃的火把已然熄灭，茅室中又恢复了黑暗。

那蓝衫少年回顾了刘五成一眼，道：“刘兄，咱们上路吧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来人呢？”

蓝衫少年道：“兄弟怕刘兄等的不耐，很快的打发了他们。”

刘五成暗道：好险啊！幸好我还没有开始逃走的行动，如若行动，定然会被他碰上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应道：“好，有劳带路。”

蓝衫人不再多言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刘五成走在中间，那青衣童子走在最后。

这时，风雨已住，天色将亮，隐隐可见四面景物。

刘五成一面暗自留神着行经之路，一面暗暗忖思道：听他口气，似是他们有很多人齐集江州，要有一番作为，不知是否和雷化方等同属一路……

心念一转，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在下想起了一个人，不知兄台是否认识？”

那蓝衫人仍然举步而行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那人在武林中甚有名望，人称金笔书生雷化方。”

蓝衫人陡然停下了脚步，回过脸来，双目中神光如电，不停在刘五成脸上打量。

刘五成被他看的十分不安，说道：“怎么？在下说的不对？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你怎么认识他？”

刘五成暗暗叹道：是非只为多开口，他们是友是敌，很难预料，如若被他追问出全部内情，岂不是有害大局了吗？今日宁教血染黄沙一死，也不能说出内情。

心有所决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机缘凑巧，见过那雷老前辈，谈不上认识了。”

蓝衫人剑眉耸扬，冷冷说道：“想不到刘兄所知，比在下想的更多一些了。”

刘五成一皱眉头，欲待反唇相讥，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，默不作声。

蓝衫人也不再多问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刘五成紧随在蓝衫人身后，走入了一片古柏耸立的大墓园中，那蓝衫人停下脚步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但天上阴云还未散去，高耸的古柏树梢上，有如隐在一层蒙蒙的云气之中，看上去更增了不少荒凉阴森之感。

蓝衫人缓步行到一座红砖砌成的屋前，轻轻叩动了木门。

只见木门呀然而开，一个佝偻老人披着一头花白长发，缓步行了出来。

蓝衫人和那老人低言数语，那老人点点头，直对刘五成行了过来。

刘五成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那老人两道炯炯的眼神，盯注在刘五成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要老夫动手呢，还是自己进去。”

声音冰冷，有如寒冰地狱中吹来的寒风一般，再加那副奇怪的神态面貌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刘五成望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兄台把在下带来此地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请阁下暂入此室，住上几日，五日之后，兄弟再来此地……”

那佝偻老人似已不耐，不待那蓝衫人说完，右手陡然伸出，疾向刘五成手腕之上扣去。

刘五成眼看那佝偻老人右手抓了过来，就是无法避开，吃那人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只觉那一扣之势，有如一道铁箍扣在手腕之上，半身麻木，动弹不得。吃那佝偻老人硬向屋中拖去。

那蓝衫人目注刘五成缓缓说道：“这位者前辈的脾气不好，刘兄最好是听话一些，免得自找苦吃。”

刘五成冷哼一声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已被那老人拖入了屋中。

那老人左手用劲，砰然关上木门，缓缓说道：“室中有椅，有榻，坐卧由你。”右手一松，放开了刘五成的脉穴。

刘五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可否和那穿蓝衫的兄台，说几句话？”

佝偻老人冷冷地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老人神情的冷漠，和他的像貌一般，当真是叫人难以忍受。心念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兄台止步。”

那佝偻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他已经走得很远了，什么话对老夫说吧。”

刘五成不闻那蓝衫人相应之声，心中暗暗忖道：那蓝衣少年武功奇高，大约亦是这场纷争中的要人之一，此时此刻，正在忙碌之时，自然是不会留在此地了，大约是真的走了。

心念一转，望着那佝偻老人：“老前辈和那蓝衫人很熟识吗？”

那佝偻老人冷冷说道：“自然是认识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老前辈武功高强，自非守墓之人，不知何以流落至此。”

那佝偻老人冷漠地说道：“守墓人难道有何不对吗？”

刘五成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老前辈误会了，在下之意是说，老前辈不似守墓的人。”

那佝偻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已在此地守墓二十年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老夫不似守墓人，像什么人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如以老前辈的身手而论，那该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……”

佝偻老人脸上浮现出难得一见的笑容，接道：“老迈了，不行啦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老前辈隐居于斯定然是别有所图了。”

佝偻老人脸色突然一整，又恢复了那冷漠神色，说道：“阁下问的太多了。”突然站起身子，行到屋角处，盘膝坐了下去。

刘五成望了那佝背老人一眼，心中暗道：这人喜怒难测，不用理他算了，当下闭上双目暗自运气调息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闻轰轰三声轻震，传了过来。

刘五成睁眼瞧去，只见那佝背老人右手一扬，击在木门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什么人？自己进来。”

只听木门呀然，突然大开。

原来那佝背老人，右手一扬之下，竟然暗发指力推开了小栓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此地甚多是非，还是装作不闻不见的好。

心念一转，重又闭上双目。

只听一个轻微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似是有人在和佝背老人低声谈话。

刘五成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微启双目望去。

只见一个身着黑衣劲装大汉，恭恭敬敬地站在那佝背老人身前，似是在向那老人请示什么。

那似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佝背老沉吟了良久，才摇头说道：“不行。”

那黑衣劲装大汉一抱拳，道：“也许老前辈心中怀疑在下的身份，晚辈就此别过了。”

那佝背老人也不还礼，望着那黑衣劲装大汉走出茅舍，起身关上木门，转身望了刘五成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看来这座毫不起眼的茅舍，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地方，这佝背老人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了……。

他无法了然这老人和那蓝衫人的关系，但他却隐隐感觉到，这些人人事事，都和那慕容长青有关。

只听那佝背老人冷冷说道：“年轻人，老夫心中想到一件事，不得不先给你说明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老前辈有何教言，但请吩咐。”

那佝背老人双目中神光湛湛的逼注在刘五成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看你的为人，十分老实，因此老夫例外施情，既不给你加戴刑具，也不点你穴道，但如你妄动逃走之念，那就别怪老夫出手无情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老前辈但请放心，在下既然到了此地，自然不会妄动逃走之心，不过……”

佝背老人双目神光一闪，冷漠地说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不过，在下只想在此等候五日，五日之约限满，在下是非离开此地不可，那时老前辈如是仍不放在下离此，在下纵然明知非敌，那也顾它不得了。”

佝背老人点头说道：“如若娃儿不守约言，咎不在你，老夫自当做主放你离此了。”

突闻一声尖厉的哨声，打断了那佝背老人未完之言。

那佝背老人突然站起身子，沉声说道：“那木榻之下有一座暗门，快躲进去。”

刘五成看他说话的神情庄重，也不再多问，只好伏身钻入了木榻之下。

果然，在榻下一角处，有一个埋在土中的铁环，刘五成用力一提，一座铁门应手而开，一道石级，直向地下通去。

一股强烈的好奇之心，使他停下来，微启铁门，向外望去。

只见那佝背老人迅速的毁去室中留下的痕迹，打开木门，搬了一把木椅，

倚门而坐。

那佝背老人刚刚坐好，一个身材细高的劲装汉子，已然到了室门外面。

那佝背老人全身靠在门上，闭目养神，望也未望那大汉一眼。

只见那大汉两道炯炯的目光搜望了全室一眼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头子，快些醒醒。”

这声音十分宏亮，但那佝背老人却是听而不闻，沉睡如故。

那细高大汉砰然一掌，拍在木门之上，那佝背老人如梦初醒一般，揉揉眼睛，说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他这一付形貌，这般装作，当真是维妙维肖，叫人难以瞧出破绽。

只见那细高大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坐在这里很久了吗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雨住之后，老朽就坐在此地。”

那细高大汉道：“你可曾瞧到了什么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那细高大汉道：“瞧到了什么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人，两个人，从这里走过去。”

那细高大汉道：“什么形貌，穿着什么衣服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好像是一个穿长衫的相公，带着一个书童。”

那细高汉子道：“不错，就是那两人，他们往哪里去了？”

佝背老人随手一指，道：“向东南而去。”

那细高大汉不再多问，跨步向东南奔去。

刘五成藏在榻下瞧的十分清楚，眼看那大汉行去，正待由榻下出来，突闻那佝背老人沉声说道：“下去！”

刘五成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此刻四下无人，这句话定然是对我说的了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瞥见人影一闪，门口处，陡然间出现一个人来。

刘五成凝目望去，不禁心头一震。

来人竟是那冒充冷手夺魂李天彪的钟子英。

钟子英目光流动四顾了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客从天外来。”

佝背老人霍然挺身而起，道：“情自心中去。”目光一掠钟子英，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钟子英道：“在下受教而来。”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封密函道：“这里密函一封，留呈雷大侠，我要去了。”

去字出口，人已走得无踪无影。

地上，端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。

那信距离刘五成很近，刘五成虽然不想瞧那函封上写的什么，但目光一转，却是瞧个明明白白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函上雷大侠化方亲启。”

那佝背老人瞧了函封一眼，收入怀中，伸手一拍木榻，道：“你出来，老夫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”

刘五成出来道：“老前辈有何吩咐？”

那佝背老人道：“老夫有事必须离此一行，留你一人在此，老夫如何能够放心？”

刘五成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之意呢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你知道的秘密愈来愈多了，如若问老夫什么方法最好，那就是杀你灭口，最为安全了，不过，咎不在你，罪不当死……”

刘五成暗道：无缘无故的牵入了这场是非之中，已然从死中逃生一次，这一次是死是活，倒是难以预料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却不言。

佝背老人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除死之外，只有把你带着走了。”

刘五成还未得及接言，那佝背老人已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带着你走，万一遇上强敌，岂不是碍手碍脚……”抬目一望刘五成道：“这么办吧！”

刘五成道：“老前辈有何高见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老夫点了你的穴道，把你藏在木榻之下如何？”

刘五成摇摇头道：“不成……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不成也得成了。”举手点了刘五成的穴道。

刘五成心道：“既是一定要，还要和我商量什么？”

那佝背老人先把刘五成放入榻下一角，又用两张破木椅，和饭锅，竹几，把外面堵起，纵然有人向榻下探看，不留心也很难看得出来。

但闻那佝背老人说道：“老夫多则半日，少则一个时辰，就可以回来了。”

转身出室，关上木门而去。

刘五成身上三处穴道被点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但却有目可见物，有耳可闻言，神智亦很清明。

那佝背老人似是有意的让他瞧到室中情形。故意把他放个面孔朝外，堵塞之物也留了两个空隙，使他视界可及室中大半。

正因他神志清明，想到对自己的无礼，就愈想愈气，但因穴道受制，虽然气愤填胸，却是无可奈何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突闻一阵敲门之声传了进来。

敲门声十分零乱，毫无节奏，显然来人不知联络之法。

但闻一个清冷的声音说道：“虎儿，你取出图来瞧瞧，是不是这地方？”

一个低沉的声音应道：“不会错了，就是此地。”

刘五成只觉这声音十分熟悉，但一时间却又想不出来人是谁。

但闻那清冷的声音又道：“怎么会没有人呢？那位大师说过的，此地主人，整日守在家中，不会离开的。”

另一个声音应道：“公子说的是啊！也许他睡着了，咱们打开木门，进去看看如何？”

刘五成心中忖起：那佝背老人出门而去，木门紧闭，自然是锁上了，这两人怎会瞧不到呢？

忖思之间，突然砰的一声大震，那木门竟然被人推开。

刘五成看清来人之后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原来进室中的两人，竟然是在茅屋中遇到的蓝衫人和黑衣少年。

刘五成心中一动，忖道：看来这两人也和那慕容长青有关了，那雷化方说的不错，这一次发动的规模很大，天下英雄分由四面八方而来，而且组织严谨，充满着神秘，纵然泄露了部分隐密，也不致牵累到全局。

又见那蓝衫书生流目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室中无人！”

那黑衣少年道：“亦无打斗痕迹，室中主人自是无恙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咱们在这里等他一下，也许他因事出去了。”

黑衣劲装少年四下瞧了一阵，行到榻旁，伸手从榻下拖出一张木椅，道：

“公子请坐。”

那蓝衫人缓缓坐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虎儿，那位大师给咱们一封密函是吗？”那叫虎儿的应道：“不错，那密函现在小的身上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拿给我。”

虎儿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封密函，恭恭敬敬送到那蓝衫人身前。

那蓝衫人接过密函，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咱们等到中午时分，如是这茅室中的主人，还不回来，就拆开这密函瞧瞧。”

刘五成心中想道：最好能耐心的等等。

忖思之间，突见白影一闪，一位全身着白衣的少女，悄无声息的窜入了茅舍中来。

刘五成定睛一瞧，只见来人白衣白裙，竟是五日前在慕容长青墓前遇到的那位慨赠玉簪的白衣姑娘。心中暗道：这位白衣姑娘，竟然也是此道中人。

只见那白衣少女目光转动，四下打量了一阵，两道目光才转注那蓝衫人和虎儿身上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们来此作甚？”

蓝衫人淡淡应道：“找人。”

那白衣少女双目中神光闪动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找什么人？”

蓝衫人缓缓把目光移注那白衣少女的脸上，道：“找这茅舍的主人。”

白衣少女接道：“主人不在，对我说也是一样。”

蓝衫人抬头望望天色道：“此刻时光还早……”

突见白影闪动，一只玉手疾伸过来，直向蓝衫人手中密函抓去。

那蓝衫人右手一缩，迅快绝伦的把密函藏入怀中，人也退后三步。

那白衣少女似是未料到蓝衫人身法如此迅快，呆了一呆，疾快的拍出一掌，迎胸击去。

那蓝衫人左手一扬，硬接了那白衣少女一掌。

砰然轻震声中那白衣少女被震得退了两步。

但闻那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姑娘怎的如此无礼。”

那白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们擅入别人之室，怎的还能怪人无礼。”

那蓝衫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和此室主人，有何关连？”

那白衣少女似是已知武功难是那蓝衫人之敌，突然一晃双肩，退到室门口处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出不出去？”

虎儿怒声道：“你这小丫头讲不讲理，我家公子已经再三让你，你怎生如此刁蛮？”

那白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我问你们出不出去？”

蓝衫人目光转注到那白衣少女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，如若我等不肯出去，姑娘要如何对付我等？”

白衣少女冷肃地说道：“你武功高强，胜我甚多，再不出去，我只有施展暗器对付你们了。”

蓝衫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什么暗器？”

白衣少女怒道：“兵不厌诈，愈诈愈好，彼此为敌，我为什么要先告诉你施用什么暗器呢？”

眨动一下圆圆大眼睛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先告诉你也好，使你知难而退，免得你死不瞑目。”

那蓝衫人突然摇头接道：“姑娘不用说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这人怎么反反复复，刚刚是你要问，此刻又是你不要问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如若姑娘说出施用的暗器之后，伤不了在下，姑娘岂不是可以借词推拖了吗？”

白衣少女怒道：“我这暗器十分恶毒凌厉，告诉了你，你也一样的让避不开。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姑娘就施用一下瞧瞧吧！”

那白衣少女缓缓探入怀中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这暗器，名叫五芒珠，分淬毒和无毒两种，现在，我用无毒的一种打你。”

蓝衫人一听那暗器的名字，神色突现紧张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虎儿，站我身后……”

目光转到那白衣少女的身上，道：“好！姑娘出手吧！”

那脾气暴急的虎儿，这次倒是听话得很，迅速的躲入了那蓝衫人的身后。

白衣少女慢慢由怀中取出右手，说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陡然一扬右手，一片寒芒电射而出，直向那蓝衫人飞了过去。

那蓝衫人肃然而立，眼看一片寒芒飞来，立时挥扬右手，闪起一片银光，有如匹练绕体，蓝衫人完全隐入那银光之中。

只听一阵呼呼啦啦之声不绝于耳，那一片寒芒尽吃银光击落。

银光乍敛，人影重现，那蓝衫人仍然是赤手空拳的站在茅舍正中。

他一瞬之间，用兵刃击落暗器，又把兵刃归回原位，刘五成瞪着眼睛瞧着，竟然未瞧出他如何拔出兵刃，用的什么兵刃。

那击向蓝衫人的五芒珠，不下十粒之多，吃那银光击散，四下横飞，大部嵌入那泥壁之中，有几颗深入棱梁之中。

那白衣少女想不到那蓝衫人随手一击，竟然把自己一把五芒珠震的四下纷飞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蓝衫人神色肃然地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已经试用过暗器了，在下等仍安然无恙，可以留在这茅室中了吧。”

白衣少女似已知难以是此人敌手，犹如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，双目中泪水盈睫，咬牙说道：“不能留在这里。”

那蓝衫人看上去神情虽然冷漠，但言语却甚和气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既非本室主人，和在下等同是做客身份，为什么非要把在下等逐离此地不可呢？”

白衣少女还未来得及答话，那名叫虎儿的已抢先说道：“你已经用出了压箱底的本领，还有什么法子能够把我们逐出此地呢？”

那白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还有，你们如若迫我过甚，我就不顾后果的施展出来了。”

蓝衫人虽然武功卓绝，但他对那白衣少女施展的五芒珠威力，亦是有些震骇，自己虽然无碍，但虎儿决是难当一击，听她口气似乎还有更恶毒的暗器，不禁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咱们无怨无仇，在下极不愿伤害姑娘，但姑娘亦不能逼人过甚。”

那白衣少女右手突然向怀中一探，手上已带上了一只鹿皮手套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可听说过一种七毒粉的暗器吗？”

蓝衫人看她带上了鹿皮手套，心知那暗器定然恶毒，不禁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，不要迫在下施下毒手还击。”

那白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”

蓝衫人双目盯在那白衣少女的右手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手中此刻尚无毒粉，在下自信能在你取出毒粉之前，制服姑娘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这鹿皮手套之上早已沾有毒粉，只要我一举手间，毒粉就可以随手洒出。

蓝衫人半信半疑的瞧了那白衣少女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如是当真要施用毒粉，就算在下为毒粉击中，但在下亦能在毒性尚未发作之前，取你之命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如死去，无人能解去你们身中之毒，你也别想再活，大家同归于尽。”

白衣少女正待扬手打出毒粉，突闻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小丫头……”

三个字说出口，人已到了茅舍门前。

刘五成目光转动，只见来人竟是紫云宫中见过的雷化方。

白衣少女回 目一顾来人，娇声说道：“雷叔叔，这人可恶的很，你去打他一顿，给我出出气吧！”

雷化方缓步入室，目光一掠蓝衫少年，立时为之一呆。半晌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阁下贵姓？”

蓝衫人心中并无伤那白衣少女的用心，但见她刁蛮不可理喻，非要施出毒粉不可，为了自保安全，正准备反击，已暗中提聚了十成功力。

雷化方陡然现身，消除了双方的剑拔弩张之势，蓝衫人长长吐一口气，反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白衣少女抢先道：“雷叔叔，你瞧他多么可恶，对你老人家也是这般不敬，你要不好好给他吃上一顿苦头，你老人家还有何颜在江湖之上走动。”

言词之间，充满着挑拨之意。

刘五成心中忖道：此女词锋犀利，每字每句，都击在武林人好名的要害之处，那雷化方虽然修养很好，只怕也无法忍耐得下。

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刘五成的意料之外，雷化方竟有着过人的修养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雷化方。”

蓝衫人低声诵吟道：“雷化方，雷化方……”

白衣少女接道：“雷叔叔，你瞧他连你老人家姓名都不知道，定然不是什么好出身了，不用和他谈了。”

只见那蓝衫人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在下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不知老前辈的大名，还望多多原宥。”

雷化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过，在下既然奉告了姓名，兄台也该见告姓名才是。”

蓝衫人沉吟不语。

白衣少女急道：“雷叔叔，人家分明是瞧你不起，你还不信，此刻事实俱在，应该信了吧！”

她能言善辩，又不放过每一个挑拨的机会，似是非要那雷化方和蓝衫人拼个死活出来，才肯甘心。

可是雷化方涵养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任那白衣少女词锋如刀，竟是充耳不闻。

那蓝衫人缓缓抬起头来，道：“老前辈和茅舍主人，是何关系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金兰之交，生死与共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纵然是相告姓名，那也是理所当然，不过在下身世，自己亦不了然……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自己姓名总该知道吧！”

蓝衫人摇摇头道：“说来老前辈也许不信，在下实是不知自己姓名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令师怎么叫你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家师所呼恐怕是在下的小名，说出来不雅得很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蒙兄台见告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蓝衫人脸色尴尬地说道：“老前辈一定要问，在下只好奉告了，家师常呼在下小青……”

雷化方如被人在胸前重重击了一拳般，全身一颤接道：“叫你小青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名不登大雅之堂，老前辈见笑了。”

雷化方神色严肃，双目神凝，盯注在那蓝衫人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台可否见告令师的姓名吗？”

蓝衫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很抱歉，家师的名讳，在下实不便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到此地求见茅舍主人，可是受令师指示而来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是，是家师一位好友，方外高僧指点而来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可是一个和尚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是一位老禅师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和尚可是生具长眉，穿着一袭灰色袈裟，生的十分清瘦，是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老前辈怎生知晓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兄台可知那位和尚的法号称呼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位大师乃家师挚友，家师隐居之处，除了那大师之外，再无他人去过。那位大师每年总要去家师那里一次，和在下很熟，但他一直未曾告诉过晚辈他的法号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令师也没有告诉过你那和尚的事情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没有，家师除了传授在下武功之外，很少和我谈话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下已经说话太多了，老前辈最好不要再问。”

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！咱们不谈这些事了，兄台来此求见主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他似是自知没说清楚，急急接口说道：“区和此室主人，交非泛泛，彼此之间，无所不谈，此室主人既然不在，兄台和区区说明也是一样。”

蓝衫人沉吟不语，显然，并未为雷化方说动。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也许兄台不信区区之言。”

蓝衫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在下不信，而是此事太过重大，那位大师再三告诉在下，不可轻易示人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是一封信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是一封密函，那位大师再三告诫在下，不亲见此室主人，不可轻易取出此函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见过此室主人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没有见过，不过那位大师给在下说的十分清楚，此室主人的形貌特征，大异常人，一望即知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兄台可能口述此室主人的模样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在下虽没有见过，但却听那位大师说的十分详尽，只要能见他一面，自信不会认错。”

雷化方缓缓回 过头去，望着那白衣少女，道：“你那义父呢？”

白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我来就没有看到他，只见他们两人在此，撵他们出去，他们却赖在这里不肯走。”

蓝衫人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不知姑娘乃此室主人之女，适才冒犯，还望恕罪。”

白衣少女礼也不还，冷冷说道：“此刻知道了吧！”

蓝衫人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好！现在你们给我出去。”

虎儿看她蛮不讲理，不禁心中大怒，正待发作，却被那蓝衫人低声喝阻道：“不许胡闹。”缓步行了出去。

雷化方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云儿，怎的这等无礼。”

那白衣少女冷冷指道：“现在你们给我回 来。”

蓝衫人已经走出了室外，闻言停下脚步，回 头说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我要你们回 来。”

蓝衫人剑眉耸动，俊目发光，但他终于忍了下去，又缓缓走回 茅舍。

白衣少女看那蓝衫人，在自己呼喝之下，竟然是言听计从，心中一点怒意早已消去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很听话啊！”

蓝衫人神色严肃地说道：“姑娘乃此室主人，在下自是应当尊重姑娘才是。”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台年纪轻轻，有此修养，足见令师教导有方了。”

蓝衫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在下身世茫然，追随恩师长大，一面学武，一面听恩师讲解做人之道，应以忍让为先。”

忽听一阵急促马蹄声传了过来，打断了蓝衫人未完之言。

雷化方回 首说道：“云儿，快些把门关上。”

白衣少女应了一声，回 手关上木门。

但闻蹄声得得，由远而近，片刻之间到了茅舍前面。

蹄声陡然而住，显然那骑马人在室外停了下来。

但闻一个粗壮的声音喝道：“宫老头，快些出来。”

那白衣少女秀眉耸扬，似要发作，但却为雷化方摇手阻止。

但闻步履声直向门前行来，想是那人不闻有人回 应，要进入室中瞧看。

雷化方大跨一步，推上门栓。

但闻一声大震，木门摇动，紧接着响起那个粗壮声音道：“有人吗？”

雷化方举手对蓝衫人主仆一招，示意他们并肩站在门后。

刘五成心中忖道：如若人家破门而入，进来搜查，只怕连我也要被他们搜找出来，站在门后，又有何用？白衣少女右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把五芒珠，握在手中。

## 第五回 遗孤之谜

雷化方也是全身戒备，准备出手，看样子两人心意一般，务求一击而毙来人。但闻室外传来那粗壮的声音，道：“属下在江州，已有十年之久，这宫老头子一直是个又丑又聋的老人，除了同那些上坟的人谈说几句话外，一直不见有人和他往来，决不会是武林中人。”

但闻一冷冰冰的声音，接道：“这话就不对了，慕容长青交游广阔，各色人物无不齐全，这看坟的老头，也是不能忽略。”

说话声音粗壮的人，一下变的十分轻微，接道：“香主说的是，不过……”

那冰冷的声音接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粗壮的声音应道：“属下已然调查过那位宫老头子，他守这座坟园，已经有二十余年了，那时，慕容长青还活在世上未死。”

那冰冷的声音又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对那宫老头不能马虎。”

粗壮声应道：“香主说的是，今晚在下再行来此，带那宫老儿去见香主。”但闻蹄声得得由近而远，来人又上马而去。

雷化方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早些离开的好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在下不能走，非得见到本室中主人不可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位大师的指教，如是上午就等到午时，下午就等到日落，仍不见此地主人归来，在下即可拆阅这封信了。”

雷化方正待相劝，突闻噗噗噗三声轻响传了进来。

白衣少女急行一步，拉开木门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那佝背老人已然进入了室中。

雷化方道：“他们援手已到，而且又对你动了怀疑。”

佝背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瞧到他们未破门而入，倒是出我意外。”

白衣女接道：“未破门而入，是他们的造化，如是破门进来，必然将死在我五芒珠下。”

佝背老人目光一转，扫掠了蓝衫人主仆一眼，又转到雷化方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两位是何许人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人家找你而来，小弟如何知晓？”

佝背老人脸色冷肃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贵姓，找老夫有何贵干？”

蓝衫人右手伸入怀中，摸出一封密函，双手递了上去，道：“这里有一封密函，老前辈瞧过就知道了。”

佝背老人神态郑重，瞧了那密函一阵，才缓缓伸手接过，又仔细的看了一阵，才缓缓拆开密函。

只见佝背老人阅读了一段之后，神色突然间流现出无比的凄凉，两行老泪，缓缓滚了下来。

蓝衫人目睹此情，脸色一变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那信上写的什么？”

佝背老人缓缓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要先答应老夫一件事情，我才能告诉你。”

他容貌丑怪，极自然的给人一种恐怖感觉，喜怒哀乐的表现，也特别显得鲜明。

蓝衫人缓缓应道：“要晚辈答应什么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答应我要节哀保重，为父复仇。”

蓝衫人剑眉一耸，道：“这封信中，可是说明了晚辈的身世么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孩子，这封信中语词十分含糊，如若你自己拆阅，决难看得明白，但老丈读来，却是字字血泪，句句如刀刺心，那悲惨的往事，随着那字字句句，展现脑际。”

蓝衫人突然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可否先把晚辈的姓名见告。”

佝背老人突然伸出手去，摸在蓝衫人的头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孩子，不要急，老夫为了你们家恨大仇，自改形貌，住此茅舍十余年……”

雷化方突然向前一步，接道：“二哥，这个，难道是……”

佝背老人摇摇头，接道：“此地不能谈，等一会再说不迟。”

蓝衫人正想接言，那佝背老人突然举步而行，直到那木榻旁侧，探手向床下一抓，生生把刘五成抓了出来。

雷化方、蓝衫人和那白衣女都未想到这房中木榻之下，还藏有一个人，都不禁为之一呆。

白衣女暗运功力，行到那佝背老人身侧，盈盈笑道：“义父啊！这人是谁？”扬手一掌，疾向刘五成头上拍去。

佝背老人似是对她早已有备，身子一侧，避过了白衣女的一击，道：“不可随便伤人。”

这时，白衣女已然认出了刘五成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你啊！我认识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你认识他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不错，我在慕容大伯的坟墓前，看到过他。”

佝背老人动作迅快，就在那白衣姑娘说话的工夫，已然解开刘五成身上的穴道。

雷化方也已看清楚了刘五成，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如若在

下记忆不错，咱们也是二度相逢，昨宵今日，还不过一十二个时辰，当真是有缘的很。”

刘五成正待回话，那白衣女已抢先问道：“喂！我那碧玉簪呢？可以还给我了。”

佝背老人掠过一抹惊愕之色，道：“云儿，你把那碧玉簪给他了？”

白衣女点点头：“是啊！我瞧他甘冒大险，莫拜慕容大伯之墓，也是个英雄人物，如是伤在那马雄飞的五毒掌下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，所以把玉簪给了他，他如伤在五毒掌下，也好凭那玉簪去找唐叔叔给他疗伤啊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云儿，那玉簪……”本要责备那白衣女几句，但话到嘴边时，又突然忍了下去。

刘五成突然对白衣女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姑娘料事如神，在下确然伤在马雄飞五毒掌下，凭姑娘一只玉簪，救了在下之命。”

白衣女被那刘五成恭维的满脸笑容，说道：“那玉簪呢？可是被老叫化收去了吗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他说借用三月……”

佝背老人冷冷接道：“云儿，这事多久了。”

白衣女略一沉吟道：“大概六七日了。”

佝背老人接道：“你那唐叔叔在半月之前，已然离开了江州，有事他往，怎会救他之命，收回玉簪。”

白衣女笑容突敛，怒声说道：“你敢骗我。”扬手一招，迎胸拍去，出手快速异常。

佝背老人右手挥动，化解了白衣女一招攻势，左手同时伸出，扣住了刘

五成的右腕脉穴，冷冷问道：“那玉簪现在何处？”

刘五成看那白衣女情绪变化，快速至极，喜怒之变，不过是一眨眼间，数日前相赠玉簪时似极善良，此刻出手却又是毒辣无比，如非那佝背老人出手，自己要避开这一掌，恐还不易。

蓝衫人目光一掠刘五成，说道：“这位兄台，咱们也是第二度见面了。”

刘五成心中忖道：眼下情势，险恶万分，人人似是都已经对我动了疑心，必得沉着应付才行。

白衣女道：“玉簪呢？还给我吧！”

刘五成道：“在下中了马雄飞的五毒掌，持姑娘所赠玉簪到了那城隍庙中，但却找不到姑娘说的那位老叫化子，在下毒伤发作不支，倒卧路旁……”

白衣女道：“以后呢？什么人救了你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也是位叫化子，但却不是你说的那位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追风腿王平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拳、腿二丐一向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追风腿王平既在江州，那闪电拳自然也在了。”

佝背老人点点头，放开了刘五成的腕脉，道：“可否仔细的说出你的经过。”

刘五成望了雷化方一眼，道：“在下如若不能很仔细的说出经过，只怕是无法平息诸位心中之疑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出现在紫云宫中，已使在下疑窦丛生，百思难解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数番相遇，情境各不相同，难怪诸位怀疑了。”语声微顿把疗伤避雨等经过之情，说了一遍。

白衣女怒道：“那玉簪非你所有，你怎可随便借给别人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那时情景，在下纵然不借，也是有所不能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如若那玉簪确实是被追风腿王平拿去，还有讨回之……”

刘五成道：“他讲三月之内归还。”

雷化方望那佝背老人一眼，沉声说道：“刘兄也许讲的是句句实言，但此刻在下却无法全信，眼下之策只有屈驾几日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诸位要在下如何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暂和我等相处一起，俟这场风波过去，再放阁下不迟。”

刘五成无可奈何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不答应亦不行了。”

忽见那佝背者人手一挥，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群豪立时分散四周，各自运功戒备。

只听一阵沉重快速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，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，木门被人撞开，一个身着土布裤褂的大汉，踉跄而入。

佝背老人陡然由屋角跃出，伸手扶着来人，道：“德强，怎么了？”

那大汉伸出手来，握住那佝背老人的手，双目圆睁，全身微微颤动。

雷化方道：“不要讲话。”举起右手，轻按在来人背后命门穴上。

土布衣着的大汉，舌头似是已经僵硬，很想说话，但却说不出来。

直待雷化方右掌落在他背后“命门”穴上，才张嘴吐出一口鲜血，道：“强敌援手已到，弟子……”闭上双目，向地上坐去。

佝背老人右手探出，按在那人前胸之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不行了。”缓缓

放下那大汉尸体。

雷化方收回右手低头看去，只见那一口血中，带着很多碎了的内脏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他中了人重手法，肝脏被震碎，纵然华佗重生，也是无能救他了。”

佝背老人双目圆睁，缓缓流下了两行泪水，道：“你良田千顷，家财万贯，守在田园有何不好，偏偏来助为师，落得如此下场……”

那蓝衫人突然行近尸体，蹲下身子，右手搭在那大汉脉穴之上，良久之后，黯然而起，道：“他心脉已断，生机全绝，晚辈虽然身怀有保命灵丹，也是无能起死回生。”

佝背老人缓缓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知道他为谁而死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晚辈不知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你……”

蓝衫人道：“我……”

双目盯注在那大汉身上瞧了一阵，接道：“这个，晚辈就想明白了，在下和他素不相识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很多人都和你素不相识，但他们却为你，牺牲了宝贵的性命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，难道他是慕……”

佝背老人抱起那大汉尸体，接道：“走，咱们到下面谈吧。”目光一掠那白衣女，接道：“云儿你守在外面，如有人来，就传入警讯。”

白衣女虽然不愿，但却又不敢抗拒那佝背老人之命，嘟起嘴巴，一语不发。

佝背老人道：“老夫带路。”行到屋角处，伸手移开木榻，揭开一扇石门。

只见一道石级，直向地下通去。

雷化方当先而行，那蓝衫人带着书童虎儿随在雷化方的身后，刘五成走在虎儿之后，佝背老人抱着那土布大汉尸体，走在最后。

白衣女眼看群豪鱼贯行入地道之后，盖上石门，移过木榻，又扫去地上血迹，带上木门而去。

这座地道斜斜向下通去，行约十余丈，才到尽头。

佝背老人摸出火折子，燃起一支火烛，道：“你们随便坐吧！”

刘五成目光转动，只见停身是一座布置很雅洁的小室，四面都用白绫幔起，正壁处挂着一个长髯垂胸，头戴方巾，仙风飘飘的老人画像。

佝背老人目注那画像，沉声对蓝衫人，道：“孩子，你仔细瞧瞧那画像。”

蓝衫人凝目瞧了一阵，只觉那画像似曾相识，但搜尽枯肠，却又想不起何处见过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雷化方也是双目神凝，脸上泛现出无限哀伤，两行泪水缓缓由眼角流下，直滴前胸。

佝背老人缓缓把那大汉尸体放好，沉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能认出这画中人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晚辈识不出来。”

佝背老人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他就是武林中人人爱戴的慕容大侠，也就是你含冤而死的父亲慕容长青。”

蓝衫人呆了一呆，对着画像跪下拜了三拜，回首望着佝背老人，道：

“老前辈可否仔细告诉晚辈内情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如若不告诉你内情，也不会带你到此地来。”

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先起来，坐在那里，镇静一下心神。”

蓝衫人长长吸一口气，强忍着胸中的激动、痛苦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老前辈请说吧！”

佝背老人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十年来，武林中从没有一个人，能像慕容长青一般受人爱戴，他有着绝世武功，和超越常人的才华，武林道中人提起慕容大侠，无不肃然起敬，他享誉江湖三十年，替武林同道排解无数纷争，多少次悲惨的杀劫，都由他出面排解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武林同道对他的崇敬爱戴，也逐日加深，只要慕容大侠一句话，天大的事情无不迎刃而解。”

他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二十五年前，金陵镖局走失一趟镖中，除了十万两黄金之外，还有价值连城的珠宝。当时的金陵镖局乃当代第一大镖局，局子里有十多位武功高强的镖师，总镖头金刀镇八方胜子威，更是当代武林公认的一流高手，他闻得失镖之讯，亲率镖局中六位武功最强的镖师，走遍了中原数省，查访半年之久，仍然无法找出失镖的线索。”

蓝衫人问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以后胜子威无法可想，只好来到江州求见慕容大侠，求那慕容大侠出手，相助一臂之力。胜子威虽然富有，但倾尽家产也无法赔偿这趟失镖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先父答应了吗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当时慕容府中，座客甚多，听得此讯之后，都劝那慕容大侠三思而行，一则失镖已过了半年之久，那镖银早已为人运藏起来；二则那劫镖人，有如雾中神龙，来不沾纤尘，去不留痕迹，茫茫天涯，何处可觅。但那慕容大侠豪气干云，人所难及，竟然当着满厅宾客答应下来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家父寻到了那趟镖吗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满室宾客，无不骇然，但慕容大侠既然说出了口，别人自是无法阻拦，不过那慕容大侠也提出了一个条件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先父提出的什么条件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慕容大侠要那胜总镖头答应一件事，就是这趟失镖追回之后，胜总镖头要从此洗手，不再吃镖行的饭。”

刘五成听得神往，忍不住接道：“那胜子威答应了没有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胜子威当时有如失去魂魄，六神无主，就是再提一百个条件，他也会一口答应下来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先父可曾找回那趟失镖？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慕容大哥的才慧，果非常人能够预料，他当着厅中群豪之面答应下来，那是一诺千金了。这承诺固是那胜子威全部的希望所寄，但亦是慕容大哥的声望考验。如若慕容大哥寻得这一趟失镖，固然可轰动江湖，还增加一桩美谈；但如寻不到这趟失镖，对慕容大哥的声望影响太大了，权衡其事，答应的是不智之极了。是以全厅中人，全都默默不语。”

他望了雷化方一眼，接道：“当时你这位雷五叔也在场，极想出言劝阻，但却忍了下去。哪知慕容大哥早已成竹在胸，早已料到了胜子威寻不到失去的镖银，定然会登门求教，是以早已四出查访，胜子威登门之时，他已经查出了一点眉目。”

目光一掠雷化方，接道：“以后的事，由你五叔说吧，你那故世的爹爹，

是带着你雷五叔一同去讨镖银的。”

那蓝衫人外面虽然和气，但骨子里却十分高傲，事情未全然了解之前，竟然不肯称呼叔父。当下抱拳一礼，道：“雷老前辈，随同家父去讨镖银，不知是否讨到？”

雷化方点点头，道：“孩子，你颇有令尊的遗风，外貌和善，骨子里十分高傲。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慕容大哥答应下胜子威替他寻回 镖银，在场中的人个个如负重担，默然不语，但慕容大哥却是谈笑风生，摇上酒菜，招待那胜子威，酒席之间许下豪语，要他三个月后重来江州取回 镖银。”

“席上群豪除了胜子威和他带来的两个镖头之外，大都是慕容大哥的好友，听他酒后豪语，既是敬佩，又是担心，想他一世英名如为寻镖事，付于流水，实是大为不智。但又感觉到无法相劝，直待酒席终了，那胜总镖头说尽了千恩万谢的话，告辞而去，慕各大哥吩咐我收拾行李，带上兵刃，两骑马连夜离开了江州。”

那佝背人突然道：“五弟，我倒要问问你，那次慕容大哥带你去何处讨回 镖银，一直未曾听你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大哥嘱咐不许泄露，是以小弟从来讲过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此刻是否可以说呢？”

雷化方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事情已过了二十余年，说说自是无妨。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慕容大哥带小弟离开江州之后，直奔南岳衡山而去，小弟想那南岳门，不可能抢那镖银，曾经问过大哥，但慕容大哥却微笑不言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可是南岳门抢去了镖银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是，大哥带我深入山区，把两匹健马寄存农家，步入入山，在那乱山丛中行了一夜，天色微明时分，到了一个山谷。景物十分优美，一望翠碧，茅舍数间，似乎是山居的农家猎户，哪里像绿林人居住之地，慕容大哥让我站在一棵大树之下，谆谆告诫于我……”神情默然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佝背老人急于了然内情之心，似是尤强过那蓝衫人和刘五成，急急接道：“大哥告诫你什么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大哥说，取回 镖银之前，必将先经过一番恶斗、不论他是胜是败，都不许我出手相助，如若他不幸战死，绝不可替他复仇，只要将尸体运回 江州，悄然掩埋，然后去通知胜子威一声，告诉他未能讨还，人已为讨镖而死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胜子威和慕容大哥谈不上什么交情，而且代人讨镖，亦非侠义举动，大哥为什么要涉此奇险呢？”

雷比方道：“这个非小弟所能知晓了，当时情景小弟心中大为不安，但事情已如满弓之箭，不得不发，只好硬着头皮等了下去。大约是慕容大哥看出了我的忧苦，曾经安慰我说，他如没有七成把握，决不会轻易答应胜子威，叫我放开胸怀等他好消息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那等情势之下，小弟又有何能劝阻慕容大哥呢？只好让他去了。小弟眼看他进入了一座茅舍中去，等了一顿工夫之久，慕容大哥才缓步而出……”

“他虽然若无其事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但我已瞧出他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当时我很担心，但却未见有人追出茅舍，大哥赤手而入，赤手而出，亦未见带

有镖银。”

佝背老人道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正想开口询问，慕容大哥却摇手不让我多言，当先向谷外行去，一口气行出了五六里路，才吐出一口鲜血，叹了一口气，告诉小弟说，总算讨回了镖银。”

佝背老人点点头道：“江湖之上都知慕容大哥讨回镖银，但却很少知道他如何讨回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当时，我最关心的是大哥伤势，哪还有心情问他镖银的事，我背着大哥行了一日，到了那寄存马匹的农家。”

“大哥早有准备，随身携带很多的药物，就在那农家住了下来，养息三日，才上马赶路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时，家父的伤势好了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大哥内功精湛，又早有准备，三日时间虽短，但伤势已大见好转，大哥心情十分畅快，沿途浏览风光，行了十余日，才回到江州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家父没有取到镖银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大哥和我回到江州府中，当天晚上镖银就送到慕容府中，一桩轰动武林的神秘失镖案件，在慕容大哥手中不足一月工夫，就轻轻松松找了回来。次晨天亮，慕容大哥就派出快马，直奔金陵镖局，通知胜子威来江州慕容府中提回失镖，这消息震动了金陵，也震动了整个江湖。”

“胜子威白马披红，亲自抱了一块金匾，十位镖头一体偕行，赶往江州慕容府中，献上金匾，提去镖银。那时慕容大哥声望已到了颠峰，想不到一代才人竟尔遭人暗算……”话至此处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。

佝背老人缓缓伸出手去，轻轻按在那蓝衫人肩上，脸上是一片悲伤和慈爱混合的表情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知道老夫是谁吗？”

蓝衫人摇摇头道：“晚辈不知，但想来定然是家父生前的好友了。”

佝背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慕容大侠在世之日，喜爱结交武林朋友，其中有几个最好至友，结作了金兰之交，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。”

蓝衫人年岁虽不大，但却沉着，镇静，虽然惊悉大变，但仍然能心神不乱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前辈和家父……”

佝背老人接道：“和慕容大哥结作金兰的，共有五人，一僧，一道，一书生，还有老朽一人。”

目光一掠雷化方道：“那书生就是站在你眼前的雷五叔，江湖上人称金笔书生的雷化方。”

蓝衫人双目神凝，望了雷化方一眼，口齿启动，似是想呼叫雷叔叔，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。

佝背老人缓缓说道：“慕容大哥为尊，老夫排行第二，九如大师第三，紫云宫主第四。”

蓝衫人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可否把那封信，还给晚辈瞧瞧？”

“孩子，你可是有些不信自己的身份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事情太突然了……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晚辈真是那慕容长青之子，何以从未听家师说过，那位老禅师也从未对晚辈提过此事。”

雷化方怔了一怔，暗道：说了半天，他竟然不相信自己是慕容长青之子。

望了那佝背老人一眼，道：“二哥，那信上写些什么？”

佝背老人缓缓从怀中摸出一封信。

蓝衫人突然提出心中的怀疑，不但雷化方为之愕然，就是那佝背老人也为之心神一震，暗道：这二十年来，我等明查暗访，那夜大劫，除一对仆婢夫妇未在慕容府中，得免杀身大祸之外，慕容府老幼，再无一人逃出，凭这一封书信，怎可遽尔断定这位就是慕容大哥遗孤，虽然函上字迹分明是三弟九如大师手笔，但九如三弟何以不肯亲自陪同他来，以三弟为人的细心，怎能放心让慕容大哥遗孤，千里迢迢远行来此。

心中念转，顿觉疑窦重重。

蓝衫人展开书信，凝目望去，只见写

书奉二哥申子轩：大哥家遭惨变，株连男女仆婢数十口，弟适由昆仑朝圣归来，惊悉凶讯，冒死入慕容府中，但仍是晚到一步，强敌主凶已遁，从凶数十，仍在府中搜查，弟悲愤填胸，杀心顿生，频施毒手，连毙十余人，冲入大哥坐息密室，弟原想大哥一向心思缜密，或可于密室中寻得追查凶首线索，哪知室中只有一童熟睡未醒……。

蓝衫人抬起头来，望了佝背老人一眼，道：“申者前辈，这信上，写的很清楚啊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孩子，你再往看吧！”

蓝衫人双目转注信上，继续向下看去。

但见写道：莲下石花，有书为证，清茶杯中，传下道统，依序寻得大哥重生。

这几句话确是含糊莫名，机心难测，只看得那蓝衫人一脸茫然，抬头问道：“申老前辈，那莲下石花和清茶杯中，是何所谓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孩子，再望下看去。”

蓝衫人见那申子轩不肯解说，无可奈何的向下看去，只见继续写

斯时敌踪已至，弟只好背此子破围而出，渐感不支，但想到大哥遗孤容强敌伤害，精神突振，连毙三敌，破围而出，落荒夜走，逃出江州，弟伤势过重，武功已失，全凭一股悲愤之气，激发体内的潜能支撑，逃出险境，幸得大哥阴灵相佑，遗孤无恙，二十年如坐针毡，无时能安，二哥收悉此书之时，弟已心瘁力尽了。

下面写着，三弟九如百拜顿。

那蓝衫人一口气看完书信，双目突然流下泪来，黯然说道：“唉，那位残废的大师，竟是小侄的救命恩人……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慕容大哥待我等情意深重，为他遗孤死而何憾。”

蓝衫人抬起泪眼，道：“二位叔父在上，请受小侄一拜。”撩衣跪下。

雷化方身子一侧，道：“不用行此大礼。”

申子轩扶起了那蓝衫人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起来。”

雷化方突然一伸右手，说道：“书信给在下看看如何？”

那蓝衫人站起身子恭恭敬敬把书信递了过去，道：“五叔请看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敢当。”接过书信，仔细瞧了一遍，道：“二哥可曾仔细瞧过这封信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仔细瞧过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为人一向细心，如若这封信是他从容之中写成。岂会连大哥遗孤的名字，也未写上。”

刘五成听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刚才是他不肯承认是慕容长青的遗孤，如今他倒承认了，但雷化方和申子轩却又动了怀疑，这件事看来是有些夹缠不清了。如若这蓝衫人，当真是对方派来的奸细，这一次武林中敌对双方搏斗，实是江湖上前所未有惊人之劫，敌对双方都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，而且源远流长，二十年前，就预伏今日的一步之棋，非大智大慧的人，岂能办到。”

闻申子轩道：“五弟说的是，这信上确然有些含糊不明之处，不过这信中一些隐语，除了三弟之外，别人决然不会知晓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多久未见过三哥了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自从大哥家罹惨变之后，就一直未再见过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十年，这时间不能算短，连四哥都能和二哥取得联络，何以三哥不能和我等取得联络呢？何况他写信来此，那是早知二哥在此了。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五弟说的是！”

雷化方道：“大哥遗孤千里来此，是何等重大的事，三哥就算武功失去，也不会放心他一人前来，兄弟们多年不见，难道他就没有一点思念之情吗？”

申子轩望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孩子能不能告诉我你从何处来？”

蓝衫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家师对我虽有传艺之恩，但他始终不肯承认我是他门下弟子，不准小侄在江湖上说出他的名号，也不许小侄提起他隐居之地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早在我意料中了……”两道炯炯眼神，逼注在那蓝衫人的身上，道：“究竟是何人遣你来此，用心何在？”

蓝衫人说道：“小侄未到此地之前，对身世一直茫无所知，适才听得两位叔父解说，看完三叔之信，才知道一些内情……”

雷化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太聪明了，你如不自作聪明，对身世表示一下怀疑，我等在悲痛之中，也被你瞒过了……”

蓝衫人望望那挂在壁间的画像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两位叔叔既然对小侄动疑，小侄该当如何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你如是慕容大哥的遗孤，那是真金不怕火了，在你身份未获证明之前，先让我点了你穴道。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吗？”

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二哥有何高见？”

申子轩缓缓说道，“目下真相未明，不能采用过烈的手段，如是判断有误，岂不是终身大憾了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说的是，不过也不能太过大意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两道炯炯的目光投注在那蓝衫人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孩子，如若易地而处，你将如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两位叔父可认识三叔的字迹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字迹不错，但我们二十年未曾见面，亦未曾听到过他的消息，正如你所言，这封信来的太过突然了，难免使人动疑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小侄此刻，纵然用千言万语解释，只怕也难使两位相信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因此我们才要未雨绸缪，早作防备。”

蓝衫人缓缓转过身子，双目望着壁间画像，两行清泪，由眼角滚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在下的身世，虽然已有眉目，但还无确切证明，两位既动疑心，晚辈亦觉茫然了，如若两位确然有能力证明晚辈的身世，晚辈自将是甘愿束手就缚，留待查证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这人说得十分明白，情见乎词，看样子不似作伪。

雷化方缓缓举起右手，道：“只要你确是慕容大哥遗孤，决不会受到伤害，在查证期间，只有委屈你了。”骈指如朝，缓缓向那蓝衫人穴道之上点去。

忽听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方虎儿跃落在蓝衫人的身侧，护住了蓝衫人的后背。

雷化方神色肃然，冷漠地说道：“站开去！”

方虎儿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诸位如是觉着我家公子身份可疑，不认我们就是，那也不用点他穴道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在他身份未明之前，你也是一样不能离开，也要一样的点你穴道。”

蓝衫人突然转过身来道：“虎儿，快退开去。”

方虎儿满脸激愤之色，但却又不敢抗拒那蓝衫人之命，只好退了下去。

蓝衫人双手环抱，闭上双目，说道：“两位叔父尽管出手。”

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，疾快的伸出手去，点了那蓝衫人右臂“五里”“天井”两穴。

这两处穴道，一是属于手阳明大肠经，一是属于手少阴之焦经，都是人身主要经脉，那蓝衫人这两处穴道受制，纵然是武功深博，也无能再行施展。

雷化方看他神态从容，两处要穴被点，仍然是神情镇静，颇有那慕容长青之风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也许是五叔多虑了。”

蓝衫人缓缓垂下右臂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叔父这等顾虑，亦是当然之举……”

突闻当当两声钟鸣，传入耳际。

申子轩目内神光一闪，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目光转注到那雷化方的脸上，道：“五弟，几时发动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原定明宵发动，但小弟今晨得报，有很多不知来路的武林人物，快马赶来江州，初试锋芒，不能挫败，小弟已决定改作今夜二更发动了。”

申子轩正待答话，突闻钟声连鸣，响不绝耳。

雷化方道：“来人甚多，云儿虽然机警，也难对付群敌，待小弟出去助她一臂之力如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留在这里，我出去瞧瞧。”闪身而去，眨眼间消失不见。

那穴道被点的蓝衫人突然说道：“咱们守在这地下密室，万一敌势过强，被人封住了出路，对我大是不利，小侄之意，既是难免一战，那就不如早些离开此地，免为所困，小侄一得之愚，不知叔父意下如何？”

雷化方略一沉吟道：“好！咱们先到那茅舍中去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群豪鱼贯而行，出了地下密室，只见茅舍木门大开，申子轩当门而立。

雷化方轻步行到申子轩的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哥，局势如何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是我料断不错，在这茅舍四周，都已布下了死亡的陷阱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之意，可是说他们已在四周布下了人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我听到零乱的步履之声，接近这茅舍之后，突然消失。”

语声未落，陡闻一个冷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雷化方你躲了二十年，从此隐姓埋名，不再出现江湖，也就罢了，想不到你二十年后，竟然又

在江湖出现。”

雷化方高声应道：“什么人，竟然知我雷某？”

那冷厉的声音接道：“金笔书生，你连老夫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吗？”

雷化方一皱眉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哥，听出来人是谁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再和他说几句话。”

雷化方高声说道：“恕我雷某耳拙，听不出阁下声音，阁下何不报上名来？”

但闻一声冷厉的长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如想见老夫，只需出此茅舍三步。”

雷化方回顾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二哥，我出去瞧瞧如何？”

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要冒险，他们人手众多，但却迟迟不肯攻入这茅舍中来，自然存心诱咱们出这茅舍了。”

但闻那冷厉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姓雷的，你如再不出来，可别怪老夫要施下毒手，毁去那茅舍了。”

雷化方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此人指名叫阵，小弟出去瞧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一定要去，要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有劳二哥费心。”缓步行了出去。

他心知茅舍之外，步步杀机，寸寸死亡，心中亦是不敢大意，运气戒备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

目光转动，只见四面一片静寂，不见人踪何在。

雷化方行出一丈多远，仍然不见有人，正待停下脚步，突闻噗噗两声轻响，自身后传了过来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两面黑色旗子破空飞来，插在身后五尺左右的沙土地上。

两面黑旗上各绣着一具白色的骷髅。

雷化方一睹那白骷髅旗，心中陡然一惊，倒吸一口冷气，道：“幽冥谷主。”

只听一阵冷厉大笑之声传入耳际，三丈外一株大树身后，缓缓行出来一个身着黑袍，胸前绣着白骷髅，面目冷肃的老者。

那老人一现身，大树上枝叶密茂之处，人影翻飞，落下来四个黑衣童子。

四个童子都在十六七岁，眉目倒还清秀，只是脸色惨白，不见一点血色。

四人手中各执着一把折扇，迅快奔到那老人身后，分站在他的身侧。

雷化方暗暗吹一口真气，纳入丹田，镇静了一下心神，一拱手，缓缓说道：“谷主别来无恙。”

那幽冥谷主长的并不难看，但全身上下却有着一股肃冷之气，使人不寒而栗，缓步逼到雷化方身前七八尺处，停了下来。两道森寒的目光，投注在雷化方的脸上，说道：“雷化方，咱们二十余年未见，你还能认出老夫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谷主这身装着，不但在下认得出来，天下英雄又有谁认不出来呢。”

幽冥谷主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言重了。”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，“谷主一向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此番到江州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幽冥谷主冷漠一笑，道：“本座为阁下而来。”

雷化方心头一震，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区区能劳动谷主大驾，倒是荣宠的很，但不知找在下有何见教？”

幽冥谷主回 顾了左面一个黑衣童子一眼，道：“把带的礼物取出来。”左面为首黑衣童子应声一礼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檀木盒子，双手捧着，递了过去。

雷化方一面运气戒备，双目却盯注在那木盒之上。只见那木盒一寸多厚，四寸宽窄，忖思良久，想不出盒内放的何物，缓缓伸手接过木盒，道：“这盒中放的什么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本座的声誉，阁下的生死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等贵重的礼物，只怕雷某人消受不了。”右手二指微伸，打开木盒。

只见木盒中放着一付白色的手铐。

雷化方心中已然明白，但却故作不知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好一付精致的手铐。”

幽冥谷主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巴，道：“阁下的才慧、经验，无不高人一等，想已知在下一片心了。”

雷化方掂了掂手中木盒，笑道：“谷主胸中玄机，雷某如何能够猜透，还望说个明白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座就明说了，本座受人之托，想请阁下戴上那付手铐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以谷主的情面而言，在下理应戴上这付手铐，不过，雷某有一点不解之处，还望谷主说明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谷主受何人之托，要雷某束手就缚？”

幽冥谷主冷冷说道：“受何人所托，似乎和你雷大侠无关了，雷大侠只要看老夫情面就是，老夫为人，素不喜讨价还价，只因老夫对你雷大侠十分敬重，才这般和你相商，肯不肯买老夫的面子，全凭你一言而决了。”

雷化方暗暗忖道：“这幽冥谷主，独居幽冥谷，自成一片天地；决不会无缘无故的和我等为敌，他说受人之托，当是自顾颜面的说法，事实上定然为人胁迫，不得不尔，以此人在武林身份之高，又有什么人能役使他呢？”

心念一转，强自忍下气愤，缓缓说道：“谷主和在下等素无交往，自是谈不上恩怨二字，谷主如能说出一番道理，就凭谷主的威名，在下亦当束手就缚，听凭处置，如若说不出一番道理，这等咄咄逼人的口气，未免有些欺人过甚了。”

幽冥谷主冷然一笑，道：“看来咱们是很难谈得拢了……”

突然举手一挥，四个黑衣童子疾如闪电一般，分由四面奔出，团团把雷化方包围了起来。

幽冥谷主缓缓接道：“老夫早已料到，此事难以善成，但不得不尽人事，雷大侠既是不肯答应，老夫只有动强一途了。”

这时，四个青衣童子已然张开了手中折扇。

日光下，只见那折扇一面血红，一面墨黑，看上去就使人生出一种恐怖之感。

这四个童子年事虽轻，但震于那幽冥谷主的威名，雷化方亦不敢有丝毫大意，右手一探腰间，摸出一支金笔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区区久闻谷主武功独成一格，变化诡奇，今日能得领教一番，也让雷某开次眼界。”

幽冥谷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雷化方，兵刃无眼，动上手难免要有伤亡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谷主苦苦相逼，雷某只有奉陪了。”

幽冥谷主右手一挥，四个青衣童子齐齐挥动折扇，全是赤红的一面攻敌，日光下只见一片红影闪动。

雷化方金笔挥动，一式“风起云涌”，闪起一片金芒，护住了身子。

四周黑衣童子正待挥动折扇攻出，突闻一声沉喝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一条人影疾如流矢一般，激射而来，人未到，一股强猛的掌风已先自涌至，逼得正南方位上一个黑衣童子闪身让开。

雷化方转眼望去，只见来人正是那中州一剑申子轩。

申子轩动作奇快，眨眼间已冲入圈中，和雷化方并肩而立。

幽冥谷主两道森寒的目光，投注申子轩的脸上，神情间微现惊愕，似是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佝背之人，能有着这等快速的身法，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他扬起左手，阻拦住四个黑衣童子，说道：“阁下是什么人？能和金笔书生雷化方行坐一起的人物，自非江湖上无名之辈，对阁下老夫却十分陌生。”

申子轩缓缓吸一口气，道：“谷主不识在下，但在下却识得谷主，如是我记忆不错，咱们二十年前，在那慕容长青大侠府中，见过一面。”

幽冥谷主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错，老夫确在慕容长青的府中，吃过一餐酒筵，但那日与会之人，大都是武林声望极高的人，似阁下这等形貌，老夫如若见过一面，决然不会忘去。”

申子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谷主不用多心，区区自会奉告姓名，不过，区区在未告姓名之前，想先请教两件事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谷主在慕容世家的酒筵之上，豪饮薄醉，口出大言，激怒了天山笑叟，要你接他三道飞杯罚酒，谷主可曾记得此事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那又怎样，天山笑叟的三杯罚酒，老夫一一接下，你如在场，当知老夫言之不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一、二杯酒，确是你接下，但第三杯酒，谷主却力难从心，天山笑叟以无相神功，发出强猛绝伦的内劲，眼看谷主就要当场出丑伤在第三道飞杯之下，却为一股暗劲所助，化去杯上内力，谷主才得保下颜面，是也不是？”

幽冥谷主那肃冷的脸上，微现愧咎之色，怒道：“满口胡言。”但心中对此人却是更为忌惮。

申子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论谷主是否承认，但你心中明白，你可知晓那暗中助你之人，是谁吗？”

幽冥谷主不自觉地说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慕容长青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慕容大侠……”他似是自知失言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申子轩道：“正是那慕容大侠，他和你素无交往，但却不忍让你一世英名尽付流水，暗中助你接下酒杯，用心是何等仁慈。”

幽冥谷主厉声接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中州一剑申子轩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那中州一剑申子轩气度雍容，名满天下，岂是你这等形貌！”

举手一挥，四个黑衣童子齐齐一开折扇，分向申子轩、雷化方攻了过去。

雷化方金笔挥展，洒出一片金芒，有如千支金笔一齐出动，分向四个黑衣童子攻去。这是雷化方赖以成名江湖的流星笔法，威势果非小可。

四个黑衣童子本是分面抢攻，但却被雷化方一招反击之势，迫得弃攻为守，反退两步。

四个黑衣人退开之后，仍然分站了四个方位，望着两人。

幽冥谷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倒忘了雷大侠十二招流星笔法，乃武林中奇学绝技，四个尚未出道的小娃儿，自然是接不下来了。”

中州一剑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五弟小心一些了。”陡然劈出一掌，一股强劲的掌风，直向正北方位击去。

那守在正北方位的黑衣童子，感觉出一股强大的潜力逼了过来，立时向旁侧闪去。

申子轩佝背一伸，疾如电光石火一般，急掠而出，直冲到那幽冥谷主身前，身子站定，手中已多了一把软剑。

幽冥谷主神态镇静，目光一掠申子轩手中软剑，冷冷说道：“申大侠准备和本座动手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二十年来，谷主定然别有大成，在下今日有幸，领教谷主绝学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申大侠既然想和本座动手，本座自然奉陪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谷主不用多费口舌，请亮兵刃吧！”

幽冥谷主右手探入怀中，取出一个金色矩棒，棒上系着四个金铃，金棒一抖，棒上金铃一阵当当乱响。

申子轩道：“摄魂棒。”右手一振，软剑陡然而起，笔直的刺向幽冥谷主的前胸。

幽冥谷主金棒挥动，金铃乱响声中，挡开了软剑。

申子轩不容幽冥谷主还手，挫腕收回软剑，腕势一转，软剑平腰斩去。

幽冥谷主金棒横击，当的一声，又把软剑隔开。

申子轩大喝一声，软剑又收了回来，白芒闪动，一阵快攻，眨眼间连攻八剑。

幽冥谷主金棒挥转，金铃不绝声中，挡开了八剑。

两方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七招过后，都已知逢上了劲敌。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我这一轮快攻，剑剑如电光火石一般，他竟然能够连续挡开我八剑。

幽冥谷主亦是暗暗震惊，忖道：让他一剑，竟然无法再扳回先机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一吸真气，倒退出一丈多远。

申子轩高声说道：“五弟，小心他们的暗器。”喝声中，人已疾飞而起，白芒闪转，连人带剑追了过去。

其实不用申子轩出口招呼，雷化方已知幽冥一流中，最为恶毒的是化骨毒粉和化血毒针，中人之后必死无疑，是以动上手，立时施展开流星笔法，金笔幻化出一片金芒，把四个黑衣童子圈入金芒入之中，使他们无暇施展暗器。

## 第六回 惊涛骇浪

幽冥谷主和申子轩动手数招之后，已明白单凭武功决难胜得过他，立时倒跃而退，准备施展暗器求胜。

哪知申子轩早已了然他的用心，哪里容他从容的施展，长剑疾展“龙形一式”，连人带剑的遣击过去。

幽冥谷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剑法。”左手一扬，一蓬尺许见方的黑雾，直向申子轩飞了过来。

申子轩心中大震，暗道：这是什么暗器。仰身向后倒卧，借双足脚跟之力，一个翻转，身子横移六尺。

人在闪避暗器，手中兵刃，并未停下，腕上加劲，微微一招，手中软剑陡然翻起，刺向幽冥谷主的小腹。

这一击不但变化莫测，而且是大出意外，幽冥谷主警觉到时，已自无及，匆忙间一吸丹田真气，小腹向后缩退一尺。

寒芒过处，划破了幽冥谷主身上的黑袍，毫厘之差，就要伤及肌肤。

幽冥谷主暗叫了一声好险，疾忙向后退了两步。

就这一眨眼间，申子轩已然挺身而起，软剑闪起两朵剑花，分袭两处大穴。

幽冥谷主手中金棒挥动，金铃响震中，挡开申子轩手中软剑。

申子轩心知此刻险恶万分，那人遣来幽冥谷主这等高手，那是存心要在一战之中，先伤雷化方，显然，对方几乎已完全了然己方的计划，而且也找策划这次复仇大计的首脑。强敌失策的是未料到自己——中州一剑申子轩——佝背易容潜伏江州十余年，暗中主持大局。

这一战自己已暴露了身份；这一战如若伤在幽冥谷主的手中，整个大局将失去领导的人，一败涂地，就是让他们逃走，亦将有着严重的影响；这一战不但不能败，而且要把来人全数留下。

申子轩这些年，一直念念不忘为大哥复仇的事，佝背易容，看守墓园，但他的武功不但没有放下，反而刻苦求进，十几年来，内功固是大有进境，剑招上亦创出很多奇学。

心中念转，杀机顿生，手中软剑，奇招连出。

但见寒芒闪闪，剑花错落，软剑有如神龙灵蛇，攻势凌厉无比、而且指着指向了幽冥谷主要害大穴。

幽冥谷主手中金棒挥动，闪动起一片金芒，加上那金铃叮当之声，响不绝耳，混入那闪动的剑花内，凶险万状中，极是好看。

站在茅舍中的蓝衫人，目睹室外剧烈绝伦的恶斗，一时间仍然难分胜负，低声说道：“虎儿，你守在室中不许乱动，我去助两位叔父一臂之力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刘五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兄台止步。”

蓝衫人停下脚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阁下臂上穴道被点，运行不便，如何能够与人动手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还有左臂可用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脉脉相连，穴穴相关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阁下虽是右臂穴道受制，但全身都已受到牵制，如何还能和人动手。何况，申、雷两位大侠此刻已占上风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此刻寸阴如金，多拖一刻时光，对我多一分不利，刘兄的好意，兄弟心领了。”

此人言词谦和，但骨子里却是高傲无比，竟是不听刘五成之劝，大步向外行去，直行到雷化方和那四个黑衣童子动手之处，高声说道：“五叔请恕小侄失礼。”身子陡然一晃、直冲入扇影笔芒之中。

刘五成瞪着一双眼睛，竟然未看清楚那蓝衫人如何冲入这交错人影之中。

只闻得砰砰数声大震，夹杂着几声闷哼，那交错的人影陡然间静止下来。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四个黑衣童子手中的折扇扬起，静静的站在原地。

敢情四人都已被点了穴道。

雷化方呆呆的望着那蓝衫人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点了他们的穴道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小侄失礼，未得五叔允准，擅自出手，还望叔父恕罪。”

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突然举步而行，拍活了蓝衫人右臂的穴道，道：“不能怪你，事实上咱们也不能放走他们。”

蓝衫人转眼望去，只见申子轩手中软剑，幻起了无数剑花、寒星，把那对手圈入了一片剑影之中。

不禁赞道：“二叔父剑术已入化境，变化精妙，神鬼莫测。”

只听金铃盈耳，幽冥谷主突然间，展开了反攻之势，由守变攻。

蓝衫人心中大急，道：“小侄去助二叔父一臂之力。”

雷化方摇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他们正以全力相搏之中，你那二叔父尚有几招绝技，未曾使用，这幽冥谷主最为厉害的是恶毒暗器，只要你那二叔父能够逼得他无暇施展暗器，这一战就算赢定了。”

蓝衫人心中暗道：此刻情势，久战对我不利，二叔父既有绝技，为何不肯施展。

这时，申子轩剑招变化，愈见奇厉，又把幽冥谷主圈入了一片剑影之中。

申子轩和幽冥谷主已到了胜负将分之境。

只见申子轩软剑流转，四面八方，涌起了重重剑影。

幽冥谷主手中金棒，已为那软剑压制得全无了还手之力。

突闻申子轩大喝一声：“着。”两条纠缠的人影突然分开。

幽冥谷主右肩上鲜血涌出，染湿了整条的右臂，手中金棒跌落在地上。

幽冥谷主重伤之后，仍图反击，左手一抬，正待打出暗器，哪知申子轩的动作较他尤为快速，右腕一振，软剑如灵蛇出穴，唰的一声，刺破幽冥谷主的衣袖，冷冷喝道：“谷主如若再不收敛，在下只有施下毒手了。”

幽冥谷主缓缓放下手臂，道：“中州一剑之名，果非虚传。”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除非谷主能听从在下吩咐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在下只有取谷主之命一途可循。”

幽冥谷主流目四顾了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早知你中州一剑也在此地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低声接道：“咱们到茅舍中谈，阁下先点我的穴道。”

申子轩长剑振动，闪起一道剑影，左脚踏前一步，左手随着递出，点了幽冥谷主的穴道。

幽冥谷主果然未作反抗，任他点了穴道。

申子轩左手伸出，抱起幽冥谷主，急步向茅舍中奔去，行过雷化方身侧

时，低声说道：“留心四面，敌人尚有后援。”

雷化方回顾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随你二叔父回到茅舍。”

纵身而起，跃登一株古柏之上。

蓝衫人目光一掠四个黑衣童子，张着折扇而立，姿势各不相同，估计四人尚无自解穴道之功力，缓步行入了茅舍之中。

激烈的搏斗静止后，茅舍外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冷凄，远远望去，那四个手持折扇的黑衣童子，有如摆在墓园前面纸扎童男一般。

且说申子轩步入茅舍之后，缓缓放下幽冥谷主，道：“谷主和我等从无过节，此番重入江湖，和我等为敌，必是受人挑拨而来。”

幽冥谷主叹道：“倒不如说是受迫而来的恰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谷主乃一方豪雄，怎会受人逼迫呢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此刻无暇说明，你们诸般计划都早已为人得悉，金笔书生雷化方的一举一动，都已在人监视之下，不过，他千虑一失，未算到你中州一剑竟然会易容、佯背，化作一个看守墓园的老人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幽冥谷主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以谷主在武林中的身份，一门宗师之尊，岂肯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指命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我说过，在下是被迫而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纵然受人逼迫，也该知那人是谁才是。”

幽冥谷主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说出来只怕你申大侠也不肯相信，认为在下故弄玄虚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谷主只要据实而言就是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差遣在下来此，是一个年不过十二三岁的孩童。”

申子轩奇道：“谷主就肯听他吗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本座妻女落在他手中，如若不答应他的要求，娇妻弱女顷刻间将丧命在他的手中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对方既是不择手段，劫持谷主娇妻幼女，谷主也不用以君子之道对付他了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阁下之意，可是说施展偷袭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谷主暗器，天下独步，何以不肯施展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那童子年纪虽轻，但武功高的出奇，本座曾经出其不意，以‘三元联第’的手法，一举间打出三枚毒针，当时本座和他相距不足一丈的距离，纵然武功高强如你申大侠者、手中没有兵刃，要想避开这三枚毒针，亦非易事。但那童子竟然能在间不容发中，以本座幼女，代他挡住了三枚毒针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因此，谷主就受他之命，和在下等作对了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本座为形势所迫，只好受他之命了。”

申子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阁下受命来此，意图何为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取回金笔书生项上人头，交换本座妻女的性命。”

申子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，谷主不觉得太过分吗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本座妻女性命受制，情非得已，只好听他之命，不过，本座亦知此等事情，难以说出口去，是以准备施用武功，制服雷化方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谷主也是一派宗师之尊，妻女受制，却不

思设法向强敌报复，反来找我无怨无仇的人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谷主自己说吧，此事该如何了结？”

幽冥谷主抬头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此刻，本座已被擒，自是无能再顾到妻儿，那也算尽了人事。”

一直在静静听着的蓝衫人，突然插口说道：“二叔父，小侄为他请命，放了他们。”

申子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知纵虎归山这句话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小侄明白，但他因妻女受制被迫而来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能放了他，但却无法解救他的妻子、女儿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叔父说的不错，不过，咱们杀了他，他妻女的代价更为减低，对方是决然不会留作后患了。”

申子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贤侄果有大哥遗风。”

伸手拍活了幽冥谷主的穴道。

幽冥谷主先缓缓转注到蓝衫人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位兄台贵姓？”

蓝衫人一挥拳道：“在下无名小卒，不劳多问，谷主早些归去，也好设法谋救妻女。”

幽冥谷主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，都把我幽冥一门，视作洪水、猛兽，不屑与我来往，逼使老夫与世独立，但我幽冥一门中，并非如世人想象的那般恶毒。”

目光一掠蓝衫人和申子轩，道：“在下自知当不得正人君子，仁人侠士，但两位的盛情、义风，在下却是感激不尽，因此要奉告诸位一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对付诸位的武林高手，共分有数路之多，除了区区在下专以对付雷化方外，还有三路高手分别攻击数处，区区可是无意听得的隐秘，不能说得详尽，还望诸位早作准备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两位保重，在下去了。”

言罢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蓝衫人突然转身一跃，抢在那幽冥谷主前面，出了茅舍，右手挥动，拍活了四个黑衣童子的穴道。

幽冥谷主轻轻叹息一声，低声对那蓝衫人说道：“对方对诸位的部署行踪，均能了若指掌，唯一失策之处，是未曾算到有阁下和申大侠两位武功高强的人物，若非有内奸作祟，对方绝难能有如此详实的消息，还望阁下留心一些。”

蓝衫人一抱拳，道：“多承指教，感激不尽，谷主顺风，恕在下不送了。”

幽冥谷主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

带着四个黑衣童子，急急而去。

这时，申子轩也缓步行出了茅舍，望着幽冥谷主远去的背影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幽冥一门，在武林中的声名，确实很坏，但看来并不如传说一般坏法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二叔父可曾听到他临去的几句话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如若他说的不错，咱们应该力谋补救才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二十年来，咱们总是棋差一着，满盘皆输，这一番如若再

被人抢去先机，今后只怕……”

他本想说今后只怕再无报仇之望，但话到口边，却又不忍说出。

蓝衫人缓缓接道：“二叔、五叔已然用尽了心力，不论能否替先父雪得沉冤，报得大仇，先父在天之灵，一样的承恩泉下。”

他心知申子轩、雷化方对自己疑念还未全消，是以只提先父，不提自己。

申子轩突然闭上双目，低声诵吟道：“大哥阴灵佑我，小弟不死不休。”

两行泪水，顺着他微闭的双目中，缓缓流下。

蓝衫人长长吁一口气，强自忍下，不让泪水流出。申子轩霍然睁开双目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，仰天长啸一声，大步行出茅舍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五弟回来吧，咱们不用躲躲藏藏了。”

蓝衫人紧随在那申子轩的身后，出了茅舍。

但见五丈外一株高耸的古柏人影闪动，飞落下金笔书生雷化方。

雷化方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二哥放了那个幽冥谷主了？”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他亦是受人胁迫而来，杀了他于事无补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五弟，你带了多少人来？”雷化方道：“总共三十六位，分成三组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分住三个地方，我已约他们初更时，赶往大哥墓前会合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三组藏身之处，是否隐秘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十分隐秘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去瞧瞧如何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据那幽冥谷主说，对方已然分遣出数路高手，对付咱们，那幽冥谷主既然能找到此地，想那另外数路高手，亦不难找到他们藏身之处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个小弟亦有安排，我已嘱咐他们见机而作，如若情形有变，随时移动宿住之处，如若那幽冥谷主说不错的，咱们也无法找到他们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之意呢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之意，如其此刻去找他们，不如咱们早作布置，先到慕容大哥的墓前看看再说。”

申子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就依五弟之意，此刻咱们的行动已经完全被敌人查明，那也不用逃避什么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云儿迄今未见现身，不知是否已为敌所算。”

只听一阵格格娇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茅舍一侧的青草丛中，缓缓站起来头梳双辮的白衣少女。

只见她白衣上沾满了污泥，黑亮的双辮上，也沾上很多青草。

这时，方虎儿和刘五成都已随在那蓝衫人的身后，离开了茅舍。

申子轩突然转过身去，双手按在墙壁上，吐气出声，用力一推，整栋茅舍应手而倒，砰砰大震中，尘土飞扬。

申子轩推到了茅舍之后，豪壮地说道：“五弟，咱们已经忍受了二十年，岁月催人，老迈将至，势难再等下去了，如今事情既已挑明，今宵无论如何也要生擒几个守墓之人，严刑逼供，问出那主凶姓名，就算咱们不能替大哥报仇，也该知晓那主凶是谁才是。”

一顿，又道：“咱们先找一处隐密之地，坐息一阵，晚上也好应付大局。”

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雷化方、刘五成和蓝衫人、方虎儿鱼贯相随。

申子轩对附近地形十分熟悉，带着几人直行入一座浓密的竹林中去。

那蓝衫人一直是默然不言，微微皱着眉头若有无限心事。

那竹林越来越密，无路可通，申子轩双臂分竹而行，群豪鱼贯相随，好在几人都是身负上乘武功，行来并不困难。深入了十余丈，景物忽然一变。

只见一片小小的空地上，搭盖着一座竹屋。

那竹屋只不过有两间房子大小，屋顶、墙壁一色用竹子作成，就地取材而筑，壁、顶都成了淡墨之色，一望即知，这竹屋年代很久了。

申子轩轻轻在门上敲了两指，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申子轩恭恭敬敬地应道：“申子轩。”

那苍老的声音应道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雷化方等一行六人。”

苍老声音道：“好，你推门进来吧。”

申子轩推开竹门，立时有两个红色蛇信，伸了出来。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衫，发髯皆白的老人，仰卧在一张竹子编成的躺椅之上，躺椅左右，各盘着一条大蛇。左面一条全身墨亮，足足有腕口粗细，盘成一盘，占地三尺方圆。

右面一条粗如手臂，但全身赤红如火，形状更为可怖，两蛇头颈伸缩，全室都在蛇口可及之下。

久经大敌的雷化方，看到这等场面，亦不禁为之一呆。申子轩却是神情镇静，任那两个蛇信，在脸前数寸之处，晃来摇去，一直是肃立不动。

直待那两个蛇头缩了回去，申子轩才缓缓说道：“打扰老前辈了。”

那仰卧在竹榻上的老人道：“你找我有何事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想来请教老前辈一桩事。”

那仰卧在木榻的老人，缓缓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老前辈的神卦，在下早已闻名，而且又极为崇拜，今天打扰，想请老前辈为在下卜上一卦。”

那老人缓缓说道：“你问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想为一个故世的朋友复仇，此去不知是否能得如愿，还望老前辈神卦一卜。”

那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那慕容长青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还望老前辈指教迷津。”

那老人伸手从怀中摸出六个金钱，装入一个龟壳之中，摇了一阵，把龟壳中的金钱，倒在前胸之上。

雷化方只看得大为奇怪，暗道：“这人怎的把金钱倒在前胸之上。”

只见那老人伸出手去，在前胸之上摸了一阵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卦象很奇怪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不问自己生死，只问能否报得了仇。”那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照卦象而言，此去很难如愿，不过，后象有变化，怨老朽不能多言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多谢指教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还有一事请教老前辈。”那白髯老人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有一位晚辈同来，想请老前辈看看骨格。”那白髯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让他进来吧！”申子轩回目望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进入竹屋，让这位老前辈摸摸你的骨格。”

那蓝衫人毫不犹豫，大步行入竹屋，对那两条巨蛇视若无睹。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这娃儿的胆量，果是常人难及。蓝衫人行到那白髯老人仰卧的躺椅前面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恭候教示。”

那白髯老人伸出右手，抓住那蓝衫人的左腕，说道：“你再走近一些。”

蓝衫人又缓缓向前行了两步，靠近那白髯老人的身侧。那白髯老人伸出瘦长的双手，在蓝衫人的头上、脑后，揣摸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晚辈现在还没有姓名。”

白髯老人奇道：“没有姓名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不错，晚辈是说现在没有姓名。”白髯老人道：“那是现在你正在求证你的身世了？”蓝衫人道：“老前辈明察，情形果然如此。”

白髯老人不再多问，双手在蓝衫人全身上下摸了一阵，道：“好一付傲骨慧质。”

申子轩轻轻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此行凶险，生死难卜，也许今日和老前辈是最后一面。”

白髯老人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你不会早死，放心去！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生死，无关重要，但这孩子祸福，还望老前辈详为指点。”

白髯老人突然由躺椅之上，挺身坐了起来，睁开双目，凝注在那蓝衫人的身上打量。

原来，他仰卧躺椅之上，竟然一直没有睁开过眼睛。蓝衫人只觉那白髯老人，双目中神光如电，直似看穿人的内腑五脏。

良久之后，那白髯老人才缓缓闭上双目，仰卧在躺椅上，道：“惊涛骇浪一蛟龙。”

言罢，双手平放在小腹之上，片刻间，鼾声大作，竟自睡熟了过去。

蓝衫人行入竹屋之后，那黑、红两条怪蛇的蛇头，都已经收起，但闻那老人酣声之后，重又抬了起来，满室摇头，两条红信伸缩、口中不时咕咕而叫，大有择人而噬的恶猛之势。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咱们该走了。”蓝衫人缓缓退出竹屋，申子轩顺手带上了两扇木门。群豪鱼贯行出竹林。

雷化方道：“这人是谁？好像听人说过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蛇神汤霖，五弟听说过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蛇神汤霖，此人息隐江湖很久了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毁容、佝背之后，居住于此，他已经归隐于这片竹林之中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蛇神汤霖，乃武林中大有地位之人，怎的会息隐于此，自甘淡泊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真实内情如何，小兄亦不太了然，一日小兄无意之间，行入这座竹林之中，为那黑色巨蟒所缠，被蛇神汤霖所救，那时，他正值练功遇上难关，他饲养的两条巨蟒虽然凶恶，但究竟是不通人性，无能相助于他，小兄就助他一臂之力，使他渡过难关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话已经有十几年了，小兄因为久闻那蛇

神奇卜之名，因此就请他卜上一卦。”雷化方道：“灵验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灵验无比，十年来小兄一共找他三次，每次问他一事，确实是言无不中，这一次是第四次找他了……”仰脸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此刻时光还早，咱们找个僻静之地，坐息一阵，再到大哥墓地上去吧。”

雷化方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想问，但见那申子轩举步向前行去，只好忍下不问。

几人行到一处隐秘之地，坐了下来。

申子轩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，扫掠了雷化方等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好好运气调息。”

起身行到两丈外一株大树之下，独自坐下。

那蓝衫人很少讲话，盘膝而坐，片刻之后，已然坐息入定。雷化方似是有着一种不安的预感，站起坐下，坐下站起，满脸不安之情。

刘五成睁眼看去，只见每个人的脸上，都是一片沉重，只有那云儿，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。

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，群豪也纷纷坐息醒来。

申子轩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雷化方欲言又止，起身向前行去。

六条人影，直奔慕容长青墓地而去。

刘五成心中暗暗忖道：“想不到短短数日之间，竟然三度来到这慕容长青的墓地上来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人已行到了墓地前面。

那高耸的白杨，在夜风中响起了一片沙沙之声，夜色中一片寂静。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诸位各自小心戒备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带路。”

越过申子轩抢先而行。

群豪行近墓前三丈左右处，仍不见有人出面拦阻。这出人意外的沉寂，反使人有着一种不安的紧张。突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，随着夜风传来。

白衣女低声说道：“好重的血腥气！”

语声未落，突见火光一闪，慕容长青的墓前，突然亮起了一支火烛。

火光耀照之下，只见一片人头，整齐的排在慕容长青的墓地前面。

一眼望去，那人头不下数十个之多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等，虽然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之人，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，流血凶杀，更是司空见惯，但看到这等杀人的手笔，亦不禁为之一呆。

一向刁蛮的云儿，眼看到这等景物，也不禁神色大变；良久之后，才啊哟一声惊叫！

雷化方全身颤动，双目圆睁，眼角裂开，两行鲜血，顺腮而申子轩似已瞧出情形不对，伸手抓住了雷化方道：“五弟，镇静一点！”

一掌拍在雷化方背心之上。

雷化方长长吐一口气，道：“十年心血白费了！”

泪水夺眶而出，混入鲜血流下。

申子轩沉声说道：“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。”

雷化方点头应道：“不错，都是小弟邀约而来的武林高手，今晨小弟还和他们共进早餐，研商大计，想不到一日时光中，竟然全数被歼。”

申子轩暗暗忖道：古往今来，武林中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等能耐，短短半日时间内，连杀数十个武林高手，那人之能，不仅使人惊讶，而且是有些可怕，看来，慕容大哥之仇，今生难望报得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缓缓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五弟也不用难过了，振起精神，善后要紧。”

雷化方突然举步，直向墓前冲去。

申子轩急急喝道：“五弟不可……”

右手闪电而出，扣住了雷化方的右腕，高声说道：“朋友这份能耐，申子轩很是佩服，不用躲在暗处了，大丈夫敢作敢当，何不请出一见。”

语声甫落，一个全身黑衣的老人，应声由墓后缓步而出，缓缓说道：“申兄还活在世上吗？”

申子轩双目神凝，打量了那人一眼，骇然说道：“七步追魂金元坤。”

金元坤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想不到申兄还能认识兄弟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金兄大名鼎鼎，天下有谁不识？”

金元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申兄过奖了！”

语声顿住，脸色一变，接道：“申兄佝背毁容，在江州隐居了二十年，竟未为人发觉，那是不能不叫人佩服了。”

申子轩一时间，不明那金元坤说话之意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金兄，单独到这荒凉的墓地中来，可是怀念故友，到此凭吊的吗？”

金元坤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区区虽在那慕容府中住过三日，不过，那也谈不到什么交情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区区此番再来，慕容长青已作古人，就是有点交情，那也是早已付于流水了。”

申子轩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这墓前一片人头，想来也和金兄有些关连了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哈哈！如非申兄提起，区区也是不便讲了，这墓前人头么，只有一半是兄弟所杀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另一半呢，不知是哪一位的手笔？”

但闻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那孤独的墓地之后，又行出一个黑髯飘垂，举止潇洒的中年大汉来。

这人穿着一袭长衫，背上插着长剑，行云流水一般的走过来，飘逸出尘。

雷化方转顾了来人一眼，讶然说道：“魔剑岳杰。”

岳杰潇洒一笑，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岳某，阁下是金笔书生雷化方了。”

此人乃天南三剑之首，剑上造诣非凡，武林中提起南天三剑之名，无不退避三舍。

雷化方定定神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甚少到中原来，不知何故出现江州？”

岳杰望望那一片人头，道：“这墓前人头，一半是金兄的杰作，一半是兄弟的手笔，诸位有什么事，不能把区区忘了。”

雷化方突然仰脸望天，纵声大笑。

申子轩知他心中的激愤，已到极点，要借这大笑之声发泄，也不劝阻，只是暗中提聚真气，凝神相护。

金元坤双目半睁半闭，肃然而立，镇静中隐含着一种煞气。

魔剑岳杰右手握着剑把，双目圆睁，望着那雷化方。

雷化方那震耳大笑，延续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，才停了下来，冷冷说

道：“两位都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了，想不到竟然也甘心为人奴役，受人驱使，怎不叫雷某好笑。”

金元坤冷冷说道：“雷化方，你这般污辱老夫，那是自寻死路了。”

雷化方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支金笔，道：“今宵既然遇上了，咱们之间，总要有一方死亡。”

魔剑岳杰接道：“照兄弟的看法，阁下死亡的成份很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未动手之前，不用先行夸口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兄弟久闻申兄手中软剑，精妙绝伦，变化万端，有中原第一名剑之誉，但不知传言是否真实，今宵正好领教一番，以证兄弟心中之疑。”

那一阵大笑之后，雷化方已经恢复了镇静，冷漠地接道：“咱们也要领教阁下七步追魂的手段，不过，在没有动手之前，在下想先请教两位一件事。”

金元坤和魔剑岳杰对望了一眼，仍由金元坤答话，道：“那要看阁下问的什么事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两位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在下还不信两位是那慕容大侠之敌。”

金元坤，岳杰齐齐默然不言。

雷化方道：“两位都不讲话，默认在下所言不错了，照此看来，两位并不是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元凶，纵然参与其事，也不过是摇旗呐喊的人物。”

金元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问够了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两位成名多年，江湖敬仰，武林人物必守的一个信字，想必还不致弃置不顾，在下郑重请问，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是谁？”

金元坤冷冷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金兄可是不敢说吗？”

金元坤打个哈哈道：“兄弟说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，申兄可是想激兄弟随口捏造几句谎言出来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两位不知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是谁，难道也不知晓什么人派遣你们来此的吗？”

魔剑岳杰接道：“雷兄死期已至，多问这些话，又有何用？”

唰的一声，抽出长剑。

雷化方缓缓举起手中金笔，说道：“岳杰你胜了在下手中金笔，在下死而无怨，如若是在下胜了岳兄，那又该当如何？”

岳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是想向在下挑战吗？”雷化方道：“南天三剑，名噪江湖，岳兄既为三剑之首，自然不会借故推托了。”

岳杰冷冷说道：“岳某自信手中之剑，不在你雷化方金笔之下，这赌约如何一个打法，阁下尽管请说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我如败在你的手中，阁下这杰作之中，又可以多上一颗人头了。”

岳杰接道：“好！我如败在你手中，也任凭你处置就是。”雷化方道：“你如败我手中，只要岳兄说明受何人所遣来此。”

魔剑岳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”长剑一抖，闪起一片剑花，刺了过来。

雷化方金笔疾起，一招“风云四合”，金铁大震声中，挡开了岳杰一剑，道：“住手。”

岳杰道：“阁下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咱们心中还有一桩疑问，请教岳兄。”岳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快些说吧！”

雷化方道：“在下不信就凭你们两位，能够尽屠区区邀集而来的高手。”

申子轩接道：“两位都是成名人物，兄弟相信两位不会谎言相欺。”

金元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两位到现在仍然是执迷不悟，一日间屠杀数十位武林高手，确非易事，但血的事实，摆在眼前，难道你们还不肯相信？”

语声突转低沉，接道：“此刻两位还有最后机会，天涯逃命去吧。”

这最后一句话，说的真情流露，显是出自肺腑之言。

申子轩道：“金兄盛情，咱们心领，埋骨慕容大哥墓旁，死而何憾。”

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，道：“五弟，出手吧！”雷化方应声出手，挥笔点去。

岳杰长剑疾起，也是硬接一招。

申子轩道：“金兄，他们两人打赌的事，咱们最好是不要多管，从旁作个见证。”

金元坤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那蓝衫人一直静静的听着几人谈话，一语不发，但每一句话，他都已默记心头，希望能从几人对话中，听出一些眉目。抬头看去，只见那雷化方和岳杰已然打的难解难分，剑气纵横，金笔闪光。

岳杰手中长剑，愈来愈见凌厉，雷化方手中金笔，相形见绌，已被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。

只听魔剑岳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盛传金笔书生之名，看来也不过如此了，还不给我撒手。”

但闻雷化方厉声应道：“未必见得。”

紧接着火光一闪，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。

申子轩暗暗叹息一声道：“完了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雷化方手中的金笔，直指在魔剑岳杰的前胸要害。

岳杰手中之剑，跌落身左三尺以外。

明明是那岳杰占尽了优势，却不料雷化方竟能在劣势中，陡出奇招，一举间击落岳杰手中兵刃。

但闻雷化方冷冷喝道：“岳兄手中兵刃落地，算不算输呢？”岳杰冷冷说道：“在下败的十分不服。”

雷化方淡淡一笑道：“在下时间不多，不能再给你个机会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厉声接道：“什么人派遣岳兄来此？”魔剑岳杰道：“在下答应了，自然要据实而言，派在下来此之人吗？只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孩子，不知雷兄是否相信？”雷化方想到那幽冥谷主，亦是受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之命而来，想他此言非虚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相信。”岳杰原想那金笔书生必会斥其虚妄，料不到他竟然深信不疑，当下说道：“南天三剑，薄有虚名，决不会故作惊人之言。”雷化方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相信阁下并非虚语，不过，在下不解的是，以南天三剑的威名，怎会受一个十二三岁童子之命。”魔剑岳杰道：“咱们相订之约，似是只限在下告诉阁下，受谁人之命而来，约言之外，岳杰即使知晓，也是歉难奉告了。”申子轩接道：“何况阁下并不知晓受何人之命而来。”岳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申大侠早已知晓……”

突然觉出失言，赶忙住口。

申子轩道：“区区还知道，岳兄有几个最为亲近之人的性命，在人掌握

中，要杀便杀，因此，岳兄不得不受人之命而来。”魔剑岳杰黯然一叹，默不作声。

半晌未曾接言的金元坤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岳兄和雷大侠赌约，已分胜败，但区区也该和申大侠一分生死了！”雷化方金笔颤动，点了岳杰一处穴道。

魔剑岳杰心中惊觉，要待反击，已自不及，吃雷化方手中的金笔点中了左胸的“库房”穴。

金元坤似是已瞧出那岳杰穴道受制，双肩一晃，直扑过来。突然间白光闪动，申子轩软剑已出，一道森森寒锋，划出了一片剑芒，挡住了金元坤。

金元坤去势快，回身更快，身子一挺，已然退回原处。

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两位一举间，杀了数十位武林高手，偿命那也是应该的事了！”

金元坤右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对金环，分执双手，道：“申大侠不用把话说得太满，未动手前，还不知鹿死谁手。”双手一振，响起一阵叮叮咚咚之声。

原来，他手中一对金环，母环除外，还各套着一个子环，子环上布满着钢刺。

申子轩暗运内力，一支软剑，抖的笔直，说道：“在下只问金兄一句话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好！请说吧！”

金元坤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金兄是子然一身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儿。”

金元坤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想不通申兄的问话用心何在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金兄恐已过花甲之年，就算没有意外，那也活不上多久了。”

金元坤若有所思的嗯了一声，道：“申兄不用多言了，胜得兄弟追魂金环，咱们再谈不迟。”

双腕一振，两手金环左右袭来。

申子轩软剑振起，一招“风起云涌”，幻起了一片剑气。只听波波两声轻微的金铁相触，金环、软剑一接即分。申子轩软剑重起，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，点向金元坤的前胸。金元坤左手金环陡然翻起，幻起一片金光，封住了申子轩的软剑，右手金环疾起横扫，撞向左肋。

申子轩身子一转，避开金环，长剑如灵蛇出穴，连变三招。金元坤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好剑法。”

双手金环齐齐振起，全身都在金环护守之下，叮咚声中，把

三剑一齐封开，借势反击，左环一绞，巧快绝伦的套入申子轩长剑之上，用力一带，把申子轩软剑逼到一边，右手金环乘隙而入，击向申子轩前胸。

这一招恶毒至极，申子轩手中虽有兵刃，但因长剑被金环套住，作用顿失，那是等于赤手空拳对付金元坤手中金环。

雷化方眼看申子轩手中兵刃受制，心中大是焦急，正待递过金笔，突然申子轩大喝一声，右手振动，身子疾转。

那套入金环的软剑，在申子轩内力贯注振动之下，有如大蛇掉头，忽的折转，冷森的寒芒，扫向了金元坤的右臂。

这一招变出意外，奇幻难测，金元坤急缩右臂，已自不及，吃那软剑锋芒划破了衣袖，伤及肌肤。

金元坤呆了一呆，收回双环，道：“申兄剑法，果然高明，兄弟认输

了。”

他心中明白，如若申子轩软剑再多入两寸，一条臂就要被生生斩断。

申子轩收回软剑，缓缓说道：“承让了。”

金元坤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申兄有什么事，现在可以问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事，思解不透，金兄亲身经历，或可解兄弟之疑。”

金元坤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只怕兄弟的时间不多，申兄有何怀疑之处，快些请问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，一直隐身在幕后，不肯出面，但他却能够随时奴役江湖上极有名望的高手，为他效命，这一点实叫兄弟想不明白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想来的确十分神秘，说穿了，并无什么稀奇之处，凡是受命而来的武林高手，不是有亲人的性命控制那人

手，就是自身有着危险，情非得已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金兄也是受害之人了。”

金元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申兄适才一言，点醒了兄弟，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，此刻兄弟早已把生死之事看穿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金兄可是被人先行迫服了毒药？”

金元坤摇摇头接道：“那人手段，比用毒更上一层。”

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三更时分，在下伤势即将发作，因此，在下必得在三更之前自绝而死，可惜的是在下能够告诉申兄的，只有这些，只能说聊胜于无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金兄身手，并非等闲，难道就这般甘心受辱吗？”

## 第七回 功亏一篑

金元坤神色怆然地说道：“勘破生死之关，是何等难能的功夫，兄弟就算不畏死亡，也无法忍受那椎心刺骨痛苦，只有在伤势未曾发作之前，自绝而死，免去忍受那无与伦比的痛苦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金兄伤在何处，在下那慕容大哥未死之前，曾指点了几种疗伤之法，或可为金兄效劳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不用了，如是普普通通的伤，金某自信还能自行疗治，今日区区一死，也算报了昔年慕容大侠一番相救之情。”

那久久不说话的蓝衫人，突然接口说道，“大丈夫虽然有视死如归的豪气，但却该死的重如泰山，轻淡生死，并非定是大丈夫行径。”

金元坤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年轻人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，区区如若全不为生死所动，那也不会来此和各位为敌了。”

蓝衫人仰脸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此刻时光还早，阁下身受何物所伤，尚望见告，也许区区可以效力。”

金元坤说道：“诸位一定要问，在下只好奉告了。”

四下流顾一眼，接道：“那是一种细如牛毛的小针，刺入了血脉之中，那小针是顺着行血流动，最迟十二个时辰，小针便随血刺入心脏之上。”

申子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好恶毒的暗器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椎心之疼，纵然是铁打的金刚，也难忍受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阁下现在可知那小针停留何处吗？”

金元坤摇摇头，道：“区区只知身上有两枚小针，一枚行向心脏，一枚行向肝脏，据那下针人告诉在下，这两枚小针，在今夜三更，随血刺上心、肝要害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是说没救了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有救！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何一个救法？”

金元坤道：“阁下的项上人头。”

言罢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在下要在三更之前，取得阁下项上人头，去换回我金某之命。”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如若有人能代雷某报了杀死慕容大哥之仇，在下决不借项上人头。”

金元坤摇摇头，道：“雷兄这心愿，只怕今生难以如愿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想到一事；不知可否请教金兄？”金元坤道：“申兄尽管下问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个在金兄身上下针之人，是何模样？”金元坤道：“惭愧的很，兄弟根本未曾瞧到那人。”申子轩道：“未曾瞧到那人，他如何在金兄身上下针？”金元坤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在下不怕两位见笑了，那人一直在我背后，在下只看到他两只大手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也许那两只大手，可能提供给两位点线索，那两只大手，长满半寸长的白毛，这是在下唯一可以告诉两位的事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两只大手生满了半寸长短的白毛……”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，道：“五弟，听说过这样一个人吗？”雷化方摇摇头，道：“未曾听人说过。”

金元坤道：“兄弟所知道的，都已说完了，两位保重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

抱拳一揖，转身而去。

申子轩知他不愿自绝在自己面前，想他亦算是武林中大有名望之人，竟然被人摆布得如此狼狈，不觉心头怅然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金兄，兄弟活了这一把年纪，还未听说过有随着行血运行的暗器，也许那人只是恐吓之言。”

金元坤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兄弟亲眼看到那短针刺心的痛苦，实非人所能忍受。”

言罢，转身大步而去，片刻间走的踪影不见。

雷化方目光转到了魔剑岳杰的身上，道：“金元坤的事情，你都看到了？”

魔剑岳杰点点头，道：“看到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那金元坤不惜死亡，说出内情，不失大豪杰的行径。”

岳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和他不同，两位要杀便杀，别想从我岳杰口中，套出一句话来。”

最后几句话，说的声音很大，似是故意要说给什么人听到一般。

申子轩流目四顾了一眼，沉声问道：“岳杰，算上金元坤，老夫也不信你们有这份能耐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连杀了数十名武林高手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冷肃地接道：“不错，你违背了那人的令谕，可能是死，但你如不答老夫之言，也是一个死子。”

岳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生死何足畏。”

申子轩仰天打个哈哈，接道：“老夫不会让你轻易死去，那人手段毒辣，能迫你为他效命，老夫不信就不能使你说出实话。”

伸手抓住岳杰右腕脉穴；接道：“五弟，解开他的穴道。”

雷化方应声出手，拍活了魔剑岳杰两处穴道。

申子轩右手疾出，托住岳杰右肘关节，道：“岳兄先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如何。”

双手一齐加力，但闻格登一声，岳杰右腕关节登时被错开来。

但闻岳杰闷哼一声，出了一头大汗。

申子轩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现在，岳兄再试试五阴绝穴被点的味道。”

魔剑岳杰虽然功力精深，但也无法忍受这等错骨分筋的痛苦，五阴绝穴如若被点，更是难以忍受，那痛苦有如万蚁钻心一般，不论何等高强武功，也是难以忍受，不禁心生寒意，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南天三剑，只有岳杰一人被擒……”

申子轩厉声接道：“老夫点了你五阴绝穴之后，还要挑断你双足筋脉，我不信你是铁打的金刚，铜浇的罗汉。”举起的右手正待击下，突闻一声冰冷的声音飘传过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申子轩停下右手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，鬼鬼祟祟算得什么英雄人物，是好汉现出身答话。”

只见火光闪动，五丈外突然亮起了两个蓝色的火把。

深夜无月，孤墓荒凉，那两支蓝色的火把，光线十分暗淡，在夜风中不停的摇颤，若有若无。

火把后耸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，不见面目，只觉长发在夜风之中飘动。

刘五成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暗道：这家伙是人是鬼？

刘五成凝目望去，希望能看到执着火把的人，哪知两支蓝色火把，有如悬空而生一般，不见执握之人。

申子轩随手点了岳杰的穴道，沉声说道：“五弟，如若事情有变，先杀岳杰。”探手抖出腰间软剑，缓缓接道：“阁下也不用故作神秘，报上名来，申子轩敬候教益。”

但闻那冰冷的声音，重又响起，道：“申子轩，你当真想见那杀害慕容长青的凶手吗？”

申子轩肃然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人缓缓转过身来，现出一张奇长的马脸。

刘五成恍然大悟，暗道：原来他背我等而立，是以只见长发，不见面目了。

幽暗的蓝色光焰下，无法看清面貌，只见他一对奇大的眼睛闪闪生光。

雷化方骇然叫道：“马面阎罗！”

长脸人呵呵大笑，接道：“正是老夫，哈哈……”笑声顿住，语气又转冷漠，道：“三十年前，在四川峨眉山上，老夫曾受过慕容长青一次救命之恩，大丈夫自不能受恩不报。”申子轩道：“慕容大侠在世之日，从未对在下等提过此事。”马面阎罗冷冷接道：“虽然慕容长青已死，但老夫却不能不报此恩，不过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老夫只能帮助诸位一事情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一件事？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不错，诸位尽管选一件为难之事。”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只问一件事，哪里可以找到那杀死慕容长青的凶手，阁下如若能够说出他的姓名，那是最好不过了！”

马面阎罗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在下亦曾料到了诸位必然提出此事，故而有备而来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还望阁下赐告。”

马面阎罗接道：“老夫也不知他的姓名，也未见过那人，但老夫可以指明一个去处，你们去那里瞧瞧，能否找出凶手，要看你们的造化机智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凶手一定在吗？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一定在，但诸位能否找得出来，在下就无法断言了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接道：“在下告诉两位之后，立刻离开江州，我欠那慕容长青一段恩情，也就此了结。”

刘五成心中暗道：“救命之恩，如同再造，这人只说了一个地方，就算报了救命大恩，那也未免是报的太简单了。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相信，这消息费尽了阁下心机，申某代我那死去的慕容大哥，承领阁下之情了。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江州城外，有一座唐氏茶园，两位知道吗？”

申子轩点头应道：“在下知道。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园中有一座品茗阁，两位知晓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慕容大哥在世之日，在下亦曾去过一次，在那里饮茶之人，品流甚杂，贩夫走卒，武林高手，无所不有。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不错，唐氏茶园之中，是唯一能够探得杀死慕容长青凶手的地方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唐氏茶园品茗阁中？”

马面阎罗道：“不错，你不用再想多问一句话了。老夫为探得这一点消

息，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以后的事要靠你们自己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南天三剑和老夫素无源渊，但老夫要劝你们一句话，此刻你们不宜随便杀人结仇；据老夫所知大部分出面和你们为敌之人，都非出自心愿，情非得已。老夫言尽于此，是否肯听，那是你们的事了，老夫就此别过。”

也不待申子轩答话，转身一跃，人踪顿杳，那两支蓝色火把，也同时熄灭去隐失。

刹那间，荒凉的墓地中、又恢复了幽暗、寂静。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小弟实在糊涂了。”

申子轩神色严肃的低声应道：“我也无法知晓，不过，他劝咱们的一件事情不错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劝咱们不要杀人结仇，那是不会错的。”转身行到魔剑岳杰身侧，接上了岳杰的错骨，解了岳杰穴道，道：“岳兄请去吧！”

岳杰回头行了数步，突然又转了回来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些人，并非兄弟所杀。”转身放腿，疾奔而去。

雷化方口齿启动，欲待唤回岳杰，问个明白，却被申子轩摇手阻止。

蓝衫人突然撩起长衫，对那排列整齐的人头，大拜三拜，黯然泪下。

雷化方望了那蓝衫人一眼，道：“二哥，小弟有一事，想不明白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看来，咱们早已在那凶手掌握之中，只要把咱们杀了，岂不一了百之，世间再无人敢出面替慕容大哥报仇，不知那人何以不肯如此，却转弯抹角的迫使很多武林高手，出面和咱们为敌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留着咱们，看来是别有作用……”目光一掠地上人头，接道：“数数几个人头，把他们埋起来吧！”

蓝衫人目光转动，瞧了片刻道：“一排八个，一共三排，最后一排中少了一个，一共二十三个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是他们把杀的人头一齐排在墓前，那是说还有逃生之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把他们埋起来吧！”

蓝衫人应声出手，施展双手，就地挖了起来。

他内功精湛，一运气，双手有如十根铁条，片刻间挖了一个数尺的土坑。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情势迫人，只好一切从简，人土为安，先把人头埋起，日后再为他们修建墓地。”

蓝衫人泪水盈睫，把二十三颗人头排放土坑，缓缓填上沙土。

一丘黄土，埋葬了二十三位只有人头，没有尸体的武林高人，这情景是何等凄凉。

申子轩首先拜倒地上，雷化方、刘五成以及白衣女、方虎，齐齐拜倒。

群豪拜罢起身，申子轩回望着那蓝衫人，道：“孩子，这些人既非慕容大侠的亲传弟子，亦未必受过那慕容大侠的恩泽，但他们都为慕容大侠抛了头颅，洒了热血，你要牢牢记在心中，日后，出人头地，别忘这无月的深夜，一无棺木收殓，二无纸扎钱花，草草埋葬的二十三位义士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小侄有生之日，决不敢忘怀此事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道：“那很好，但愿你能奋发鹰扬，报了你们父母大仇，青出于蓝，重振慕容世家的雄风。”

蓝衫人道：“小侄全力以赴。”

申子轩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雷化方道：“行向何处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回到慕容府中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府中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大哥故居那亭台楼阁，只怕此刻都已荒芜，咱们也该去打扫一下了。”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“此时何时，寸阴如金，哪还能抽出时间去打扫庭院？”

心中虽不以为然，但口中却不敢顶撞。

申子轩当先带路，离开了慕容长青那荒凉的墓地，行出林外，回望着刘五成道：“刘兄，今夜惨事，刘兄已是亲眼所见，慕容府中，想必另有一番凶险，刘兄局外之人，不用卷入这场漩涡了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刘某自知武功不成，难望有助几位，但望中大侠能够允赐在下，作一名马前小卒，追随诸位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就目前情势而论，我等毫无胜机，这是一场九死一生之赌，刘兄何苦要趟这次混水，白送性命呢？”

刘五成道：“但得追随诸位，刘某死而无憾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刘兄一定要去，申某倒也不便阻止，只是此去凶多吉少，还望刘兄三思。”言罢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雷化方道：“未进入慕容府中之前，刘兄随时可以离去。”

刘五成道：“多谢两位关注。”追在雷化方等身后，直奔慕容府中而去。

几人奔行迅速，不过片刻工夫，到了一座修竹环绕的高大庄院前面。

这是座建筑宏伟的庄院，夜色中望去，只见楼阁重叠，门楼前面，一对白玉狮子，依然分踞两侧，黑漆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，金色的门环在星光之下闪闪生辉。

申子轩黯然一叹，不胜物是人非之感。

雷化方流目四顾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哥，情形有些不对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不对了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两月之前，小弟路过江州，乘明月之夜，曾在环庄竹篱中，偷看大哥宅第一眼，那时，门环上铜锈斑斑，一对白玉狮子上，也满是积尘，此刻，门环明亮，玉狮上积尘已清，似是有人擦拭清扫过的一般。”

申子轩心中一凛，道：“难道他们料到了我们会到慕容府中，早已在此设了埋伏？”

紧接着心念一转，忖道：“果真如此，那应该尽量保持环上铜锈，石狮积尘，使我不生防范之心才是，这般作法，岂不是启人疑窦，使人戒备，看来又有些不像了。”

但闻雷化方道：“咱们进去瞧瞧吧！小弟带路。”直向大门行去。

他举动十分小心，一面运气戒备，右手也同时探入怀中摸出金笔。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五弟小心。”

雷化方左手已伸出，准备抓起门环瞧瞧，闻言心动，左手一缩，右手金笔一伸，挑起了门上铜环。

只见那门上铜环明亮异常，确实是经人擦拭不久，当下一抬右脚，踢在

木门之上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木门却依然紧闭，原来里面已被人拴上。

雷化方暗加内力，扬起右掌，正待击毁木门，却听申子轩沉声说道：“五弟，不可毁伤大哥故物，咱们越墙而入！”

话未说完，人已腾空而起。

雷化方正待随身跃起，突闻砰然一声，申子轩跃起的身子又落了下来。

紧接呀然一声，木门大开。

一个冷漠的声音，由门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什么人这等无礼，放着大门不走，竟敢翻墙越壁？”

另一个满带酸气，声若吟诗一般的接道：“弃门越壁，非偷即盗也。”

雷化方回 目望去，只见申子轩脸上的惊愕未消，站在七八尺外。

显然，适才和他对掌之人的武功，至少和他是半斤八两，秋色平分。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二哥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很好，院内人武功不低，五弟要多多小心。”雷化方微一颌首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暗淡星光下，只见两个衣着不同的老叟，并肩而立。左面一人头戴儒巾，身着青衫，右手执着一柄银尺，左手捧着羊皮封底的厚书。

右面一人，身着深蓝色劲服，背上插剑，腰间挂刀。这两人除了衣服不同，一文一武的装扮之外，年龄都在五十以上，都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。

雷化方打量了两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何许人，怎会在慕容府中？”

那青衫老叟摇头晃脑地接道：“阁下何许人，问话如此荒唐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在下雷化方。”

青衫老叟点点头，道：“可是人称金笔书生的雷化方乎？”雷化方道：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那劲装老人冷冷地接道：“咱们路过此地，暂借慕容府小住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大好楼阁，任其荒凉，岂不是暴殄天物乎？”申子轩行前两步，道：“两位胆敢宿居慕容府中，定然是大有来历的人物了。”

青衣老叟点点头大笑，道：“当之无愧也。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此人酸腐之气甚重，口气却如此托大，来历十分可疑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两位识得慕容大侠吗？”劲装老叟冷然道：“闻名而已。”

申子轩先是一怔，继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两位既然不识慕容大侠，自是也不认识区区了。”

青衫老叟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申子轩心中忖道：目下情势，已然明朗，只怕我们的行动，早已在那凶手的监视之中了，那也不用再隐讳姓名，当下应道：“区区申子轩。”

那青衣老叟重复一句道：“申子轩。”右手银尺在左手羊皮书上一挑，低声念道：“申子轩，人称中州一剑，和慕容长青、九如大师、紫云宫主、金笔书生，有结拜金兰之义，其人长髯飘逸。”

念至此处，抬头打量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阁下不像啊！”申子轩一皱眉，暗道：原来他那本羊皮厚书之上，竟然是记载着武林人物的姓名形貌，这倒是武林中从未有过的事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确是申子轩，两位信与不信，那都无关紧要。”

青衣老叟目注书册之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那申子轩施用一柄软剑，平

时围在腰间……”

申子轩右手一探，抖出软剑，道：“阁下记载的很详尽。”青衣老叟哈哈一笑，合上书册，道：“也许确实。”申子轩道：“这府第乃慕容大侠故居，两位早已知晓了？”青衣老叟点头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申子轩厉声喝道：“两位敢明目张胆，占据这广大的宅院，想必和我慕容大哥被害之事有关了。”

那劲装老叟冷冷接道：“轻声一点，你可是活的不耐烦了！”青衣老叟接道：“咱们路过此地，见这座大宅空着无人居住，就借住于斯，住下之后，才知是慕容长青的宅院。”申子轩望了两个老人一眼，心中暗道：这两人不像是杀害慕容大哥的凶手，内情，底细，未能全盘了然之前，先行忍耐一些才是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住入此宅，可曾有人来此惊扰吗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诸位是第一批了。”

申子轩突然一抱拳道：“现在，两位可以请出去了。”青衣老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两人既知在下身份是那慕容长青的义弟，慕容长青已死，在下自有权管理这座宅院了。”

青衣老叟晃着脑袋说道：“有些道理。”

申子轩急急接口说道：“两位既然觉着在下言之有理，那就请迁出此宅罢。”

那劲装老叟冷冷说道：“在下这位兄弟，最喜和人说理，而且理之所在，无所不允，只可惜他现在已经做不了主。”申子轩道：“那么阁下做主了？”

劲装老叟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也做不得主。”

申子轩干咳两声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两位之上，还有主事之人了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申子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贵上何许人，不知是否讲理？”劲装老叟道：“这个么？恕在下无法作答。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适才这劲装老人和我对了一掌，掌力雄浑，似犹在我之上，想不到在他们之上，还有主事人物，那人必然是一位盛名卓著，德高望重的高人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沉声说道：“两位既是无法做主，那就请带在下去见贵上，在下直接和他谈判就是。”

那劲装老叟正待拒绝，不料那青衣老叟却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嗯，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申子轩一抱拳，道：“就请阁下代我传报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什么，老夫代你传报？”

劲装老叟气得双目圆睁，道：“都是你随口论理，找出的麻烦，自然是要你传报了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人家言之有理，咱们岂能不听乎？”劲装老叟道：“既然你听了，那就代人传报吧！”青衣老叟呆在当地良久，自言自语地吟道：“其理在我，死亦无憾。”转过身子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那劲装老叟神态肃然地说道：“各位就算侥幸能够见得敝上，那也非诸位之福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那劲装老叟道：“诸位等着瞧吧，在下已经不愿再费口舌了。”

闭目不语，满脸怒容的站在一侧。

申子轩虽然阅历丰富，但亦被闹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。双方相对而立，足足等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才见那青衣老叟急步走了回来。

那劲装老叟回头看了青衣老叟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那青衣老叟微微一笑，不理那劲装老叟，却望着申子轩等说道：“诸位一定要见敝上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自然要见。”

青衣老叟神色肃然地说道：“不知诸位要文见呢，还是武见？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见人还有文见武见之分，这倒是从未听过的事。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何谓文见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如要文见，诸位请放下兵刃，寸铁不带，赤手空拳去见敝上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武见呢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诸位凭仗武功，由老朽处起，一路打入大厅。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缓缓解下软剑，道：“在下等和贵上无怨无仇，不用带兵刃了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老夫必得事先说明才成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去见敝上的人，只能限定三位，余下之人，要留在此地。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不知何许人，这么大的架子。口中应道：“这三人也要阁下指定吗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去见敝上的三人，由各位自己选定。”

申子轩回顾了雷化方一眼，道：“五弟，放下手中金笔。”雷化方应了一声，弃去手中金笔。

申子轩目光转注到那蓝衫人的脸上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带有兵刃吗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带有两支匕首。”探手从怀中摸出，投掷于地。那两支匕首，一般长短，都在一尺二寸左右，带着黑色的皮鞘。

申子轩目光一掠白衣少女、方虎儿和刘五成，道：“你等在此等候。”

青衣老叟望望地上的兵刃，道：“老朽带路。”

穿过了三重庭院，到达了大厅前面。

青衣老叟停下脚步，缓缓说道：“到了，三位请略候片刻。”申子轩流目四顾了一眼，心中暗自奇怪道：难道就让我们站在大厅前面的石阶之下吗？

心中念转，口却未言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雷化方和那蓝衫人一个个神色凝重，显是心中都有着重重疑问。

那青衣老叟行入大厅，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仍然不见有何动静。

雷化方再也忍耐不住，低声说道：“二哥，小弟进入厅中瞧瞧如何？”

申子轩摇摇头道：“不可造次乱闯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难道就这样任人摆布的等下去吗？”话声甫落，突见大厅中火光一闪，亮起了两盏白绫幔遮的纱灯。

耳间间传过来那青衣老叟的声音，道：“这是百年难求的机缘，敝上即将现身和诸位相见，诸位要小心了。”申子轩心中暗道：“不知什么人竟然能受到如此的敬重。”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个身着白衣白裙襟插红花，年约十三四岁的少女，手中各举一盏白纱灯，缓步走出厅门，分站两侧，高高把纱

灯举起。

这时，大厅中反成了一片幽暗。

申子轩神情凝重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刚刚登上了三层石级，耳际间立时响起了一个娇脆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不想死，就快些退回 去。”

申子轩怔了一怔，停下脚步。

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模糊的人影，出现在大厅。

一个清亮的声音，由那人影处缓缓飘了出来，道：“你们要见我？”

那声音美妙动人，听得人心神欲醉。

申子轩运足目力望去，只见那人影十分娇小，长发披垂，在幽暗的大厅中，又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看上去更显得模糊不清。

忽然间，一阵清幽的花香，飘了过来。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在下申子轩，乃慕容大侠的故友。”

那清脆声音道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是何身份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见我？”

申子轩呆了一呆，暗道：好大的口气。当下说道：“这宅院乃慕容长青故居，在下是慕容长青之友……”

只听那清脆动人的声音应道：“要我们搬走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那大厅模糊的人影，突然转过身去，一眨眼消失不见。两个襟插红花的白衣女婢，也突然熄去了手中的纱灯，转身行入大厅。

灯光、玉人，片刻间尽都隐失，只有那高耸的大厅，仍然屹立在夜色之中。

申子轩心知此刻这江州城中，云集着无数的高手，这神秘的女子，决非等闲人物，是以亦不敢轻率的冲入厅中。足足等候半炷香的工夫，仍不见有何动静，也不闻有何回 应之声。

申子轩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意下如何？还望见复在下。”

他一连喝问了数声，始终不闻有人回 应，举步向厅中行去。雷化方和蓝衫人，紧随在申子轩的身后，暗中运功，蓄势待敌。

哪知事情竟大出了几人的意料之外，三人行入厅中，除了闻到一股袭人的花气之外，别无异状。

雷化方右手一挥，晃然了火折子，直向正东行去。慕容长青在世之日，他们经常在这大厅之中聚会饮宴，这厅中的摆设布置，雷化方无不熟悉。

果然，在大厅一角仍摆着那张高可及人的烛台，烛台上还余有剩残的半支蜡烛。

雷化方一扬手中的火折子，燃起了蜡烛。

幽暗大厅中，立时为烛火照亮。

转头看去，只见拳头大小的一朵红花，端放在厅中一张八仙桌上。

申子轩瞧了那红花一阵，竟然无法认出花名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五弟，认识这朵花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似牡丹，不像玫瑰，小弟也认它不出。”申子轩伸手取过红花，只见红花之下，压着一张素笺，展笺瞧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璧还宅院，司花令主。

除此之外，再也瞧不出可疑之处。

雷化方道：“这司花令主，行动虽然诡秘，但还是一个讲理的人。”

申子轩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，啊了一声，手中红花，突然跌落在地上。

雷化方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事，花上有毒吗？”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五弟，为兄的想起慕容大哥在世之日说过的两句话，不知五弟是否记得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花令现，江湖变。”伏身捡起落地红花。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，小弟记得，那是在一次酒席之上，大哥多喝了两杯酒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兄的曾经追问此事，何谓花令？大哥却装醉不答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如若那花令就是指今夜咱们所见之人而言，倒似一位很讲理的姑娘。”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打断了雷化方之言，举步向前行去。雷化方亦心生警觉，不再多言。

雷化方穿过大厅，绕入了后院。

这是一座广大的花园，足足有二亩大小。

夜色中，隐隐可见那耸立的楼阁。

一座广大的荷池，占了庭园的一半。

但这广大的庭园，已荒废很久，野草丛生，高及腰际。但那广大的荷池中，仍是水光闪动，显见修这庭园主人的匠心，荒芜数十年的庭院，仍然满蓄池水，不见干涸，想来在那池下定然引有活水。

申子轩似是早已胸有成竹，分开丛草，直到荷池旁边。夜阑人静，荒芜庭院，三个人面对荷池，默然不言，内心中的感受虽不尽同，但悲痛伤感则一。

良久之后，申子轩突然低声吟道：“莲下石花，有书为证，清茶杯中、传下道统，依序寻得，大哥重生。”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就小弟记忆之中，这荷池之中，并无石花。”

申子轩凝目静思，似是未曾听得那雷化方的话。

雷化方知他正在用心推想，也不再多言惊扰。

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，申子轩突然说道：“五弟，你可记得二十年前一件事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有一日，咱们五兄弟同在这荷池金兰厅上饮酒垂钓，大哥突然取出一座白玉雕成的仙女石像，那仙女石像不是坐在莲花座上吗？”

雷化方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可记得，那座仙女石像放在何处吗？”雷化方道：“大哥把它投入了荷池之中，说是咱们兄弟供奉的莲花仙子！”

申子轩仰天望着夜空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慕容大哥智慧如海，只可惜咱们过去很少注意他讲的话，如今想来，当真是后悔不及了。”

微微一顿接道：“五弟，你可记得那慕容大哥把那莲花仙子投入这荷花池处吗？”

雷化方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小弟记不清楚了。”申子轩目光流动，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大哥在金兰厅投下石花，是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不错，是在金兰厅上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忽然若有所悟的啊了一声，问道：

“五弟，龙口含珠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雷化方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在那金兰厅西北角上，有一座石龙，龙口雕有一颗珠子。不过，那石头雕刻之物，难道还会有什么含意不成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金兰厅四个角的支柱，分别雕成龙、凤、鹤、龟，是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正是龙、凤、鹤，龟四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到金兰厅上瞧瞧吧！”

三人鱼贯而行，进入了金兰厅中。

厅中的件件物品，申子轩、雷化方都有着熟悉亲切的感觉，二十年物是人非，厅中的玉案木椅，仍然是完好无损。申子轩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火折子，一晃而燃。火光到处，不禁一呆。

只见三支金色的短箭，整齐的刺入了石案之中。申子轩定定神，伸手按按石案，仍然是坚硬无比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暗道：这金兰厅中的石案，是一种极坚的翠玉做成，击碎不难，但如想似这三支金箭一般，刺入其中，实非易事了。仔细看去，只见三支金箭刺入玉中一般深浅，显然，那发箭人不但内功精深惊人，而且发箭的力道亦控制的十分均匀。申子轩心中虽然惊异，但口中却隐忍不言，轻轻咳了一声，行向西北角处。

石龙无恙，仍然张着大口，对着那广大的荷池。申子轩伸手探入龙口，抓住了龙口石珠，向左一旋，果然石珠竟是活的，急转了几把，石珠脱落。

一股强烈的喷泉，由龙口中激射而出。

敢情那龙口石珠，用来阻拦这一股急劲的喷泉之用。申子轩骤不及防，不但被喷得浑身水珠，连手中的火折子，也被那一股激泉喷中，火焰熄去。

雷化方看那喷泉，高达两丈有余，飞珠溅玉，击打着水中荷叶，响起一阵滴滴答答之声。

申子轩回顾了雷化方一眼，说道：“五弟，这龙口喷泉，你听到大哥说过没有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亦是大感奇怪，此等奇境，咱们不但未见识过，而且亦未听大哥说过。”

谈话之间，突闻一阵波波之声传了过来，水面上突然浮起了一个形似竹篮之物。

夜色中无法看清那篮中盛放何物。

只见那形似竹篮之物，缓缓晃动，直向金兰厅畔游来。雷化方伸手一抄，抓了起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竹篮中端放着一个白玉雕刻的仙女像，端坐一座莲台之上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申子轩道：“快些取过石像，放下竹篮。”

雷化方依言取过石像，匆匆一瞬间，只见那竹篮之下，似是有一根很细的白线系着。

申子轩看看手中石珠，探入龙口，重新装好。

喷泉停息之后，那浮在水面上的竹篮，突然缓缓向下沉去，片刻之间，沉入水中不见。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兄弟在这金兰厅上，聚会了不下数十次，小弟竟不知这荷池中，还有机关。”申子轩取过石像，道：“为兄的也不知道……”

申子轩举起手中石像，微微用力一旋，果然，那石像和莲台的结合之处，

也是用螺旋结合在一起。

在那石像下的莲座中，放着一块紧紧折叠的白绢。只见那白绢之上，写着很多小字，显是在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

夜良幽暗，申子轩虽然有着过人的目力，也无法瞧得那白绢的文字，当下说道：“五弟，身上还有火折子吗？”雷化方道：“有。”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油布袋子，打开来，取出一个火折子。

正等举手晃然，却听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咱们换一个地方。”拉起那蓝衫人，离开了金兰厅。直奔到假山旁边一块大岩之下，用手一推，一扇石门，应手而开，说道：“五弟还记得此处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醒心洞，昔年大哥每遇上为难之事，就入此洞之中，静思几日，然后才作决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。”侧身而入，向前行去。

雷化方身子一侧，抢在前面，道：“小弟带路。”手执金笔，当先开道。申子轩关上石门，才随在雷化方身后而行。

这条石道深通在假山之内，两人昔年虽然常来此地，路径甚熟，但因久年未曾来过，行来亦是小心翼翼。转过了两个弯，到了一座石室门外。

雷化方推开石门，当先而入。

慕容长青修筑此室之时，设计十分周到，这石室虽在假山腹中，但空气却十分流通，身在石室，并无不适之感，此刻却因年隔二十，未曾修过，气道阻塞，有着一种潮湿的霉味。

申子轩紧随入室，低声说道：“五弟，晃着火折子，如若咱们运气好，或可我到一支残烛。”

雷化方应声晃燃了手中的火折子。

二十年来石室依旧，靠西首壁处，仍放着一具石榻，石榻上虎皮宛然，尚未损坏。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伸手从灯架之上，取下一盏琉璃灯来。

灯中还有余油未尽，尚可供作燃明之用。

雷化方燃起灯火，室中顿时大亮。

申子轩展开手中白笺看去，只见上面写道：二弟机谋过人，如若小兄的料断无错，此书可入二弟之手……

雷化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哥早已算定了这封信要握在你的手中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大哥过奖，为兄的只能说是侥幸而已。”

凝目向下望去，只见写道：为兄死因，早已播种，由来树大招风，诸位贤弟目睹此书之时，万望能强忍悲痛，不可自乱方寸。

雷化方看字迹整齐，显然慕容长青在书写此书之时，心中有着无比的平静，不似在事情发生之时草草而就，当下说道：“二哥，这封信，似是早已写就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大哥似是在很早以前，已经知晓此事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所以他才把咱们全都遣走，离开江州，免得和他同时遇难，大哥啊！大哥，这又是何苦？”

申子轩强忍心中的悲痛，继续向下看

如若小犬随我遇难，诸位贤弟千万不要兴动为我报仇之念，但为兄看小犬，又不似早夭之相，他年纪太小，相形未定，为兄亦难作断定之论，万一他能逃出毒手，为人所救，只怕也难明白自己身世，小犬左足足心之处，有

着一块黄豆大小的黑痣。

看到此处，申子轩、雷化方都不禁为之一呆，两人相互望了一眼，内心中同时有一种急于了解的冲动。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先证明他的身份，看他是否是慕容大哥的骨血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亦有此感。”伸手脱去了那蓝衫人脚上靴子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蓝衫人左脚脚心之上，果然有一颗黄豆大小的黑痣。

蓝衫人说道：“两位老前辈可证实了晚辈的身份么？”

申子轩神情激动，缓缓说道：“委屈你了。”

蓝衫人神情肃穆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老前辈，可否明示晚辈，是不是慕容长青之子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令尊留下的遗书，证明了你的身份。”蓝衫人突然下泪说道：“两位叔父在上、请受小侄一拜/撩起长衫，拜伏于地，放声而哭。

他忍在心中的悲苦，委屈，在这一哭之中，全部发泄了出来，历久不绝。

申子轩举手一掌，拍在那蓝衫人背心之上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既明身世，当知这为父复仇的担子，是多么沉重，理该发奋而起，别让这忧苦、悲伤，侵蚀了你的雄心大志。”

蓝衫人停下大哭之声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二叔父教训的是，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小侄此刻还不知道名字，不知先父遗书上是否提到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应该是有。”就灯阅读，继续向下看去。只见写道：“小犬之名，为兄已代为取定云签二字，诸位贤弟如能逼得到他，还望能代我管教，座儿如见此字，那就如见父面，此后要好好的听从你诸位叔父之命。

慕容长青留上。”

看完了绢上留书，申子轩和雷化方也不禁黯然泪下。

## 第八回 仁义宽大

申子轩看完慕容长青的留书，拭去眼中泪水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叫慕容云笙，你那爹爹一生作事，无不丝丝入扣，替你取定云笙之名，只怕也有作用。”

慕容云笙举手拭去脸上的泪痕，缓缓说道：“小侄身世既明，两位叔父心中的疑虑尽去，就此刻江州形势而言，我们已处下风，敌暗我明，我们随时可能受人暗算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你雷五叔费了十几年的心血，奔走，联络，才把数十位武林高手组合在一起，原想在江州有一番作为，但却想不到竟会被人一举间，尽皆屠杀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孩子，那是一种很卑下的手段，我仔细查过那排列在令尊坟墓前的人头，显然是没有经过搏斗，这些人分明是先行失去了抵抗能力，而后被杀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正因如此，咱们才应该小心应付，强敌不但行动神秘，而且手段恶毒……”看了雷化方一眼，接道：“如若咱们未遇上慕容贤侄，亦可孤注一掷，不计成败生死，找强敌一拼，杀一个敌人，可稍出一口恶气，战死敌手，亦可和大哥相会于九泉之下。但此刻情形不同了，咱们都不能轻易言死，而且要想尽所有的办法求生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说的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从现在起，咱们要振起精神，全力求生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三哥那封书信中，似是还提到重要的事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清茶杯中，传下道统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石下莲花之秘已解，但那清茶杯中，传下道统，却似另外指一件事。”

申子轩仰起脸来，道：“那石下莲花好猜，这清茶杯中，就非我所能解得了。”

雷比方道：“此事也许非一日半夜，能够想通，咱们先找一安全地方住下，静静的想它几日，俟想出眉目，再作主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今宵在此，未遇任何挫折，实是占了那司花令主的光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适才在金兰厅中，五弟可曾瞧到那玉案上三支金箭吗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若有所见，未看清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就小弟观察所得，那玉案上的金箭，不会超过三日，在三日之内，这慕容府中有过一番激战，那时司花令主正在此府留住……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来人败在司花令主手下，落荒而逃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未到此地敌人已经来过，双方动手结果，来人不敌司花令主等，一行落败而去，但来人虽败，并非是武功不济，只能说是司花令主一方的人手太强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适才玉案上钉入的三支金箭，齐整，均匀，小兄就自知无能及得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之意，小弟还是未能领悟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此刻，敌人未来相犯，那是因为他们仍然认为慕容府中，住的是司花令主，一旦他们知晓了司花令主已然离开此地，立时将尽出高手，

重犯慕容府来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可曾料想到他们几时来犯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就小兄料断，很快他们就会得到消息，快在一个时辰之内，慢也不过天亮时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么说来咱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因此，咱们必须把握权有的时间，如若等这慕容府重落敌手，咱们再想重回此地，那就困难重重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是了，二哥之意，是要借此时间，设法找到那清茶之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清茶杯中、传下的道统，以小兄推断，必然是慕容大哥毕生心血所聚的武功、拳剑，此事关系重大。日后能否为大哥报仇，就在咱们能否寻得那传下的道统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可是时间如许短促，要想解得那清茶杯中隐含之秘，实非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隐语自非寻常，如若只从字面推想求解，只怕是大不容易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走！咱们再回金兰厅去，也许辽阔的荷池，可以帮咱们忆起往事，也许有助咱们想起大哥的话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带路。”

三人出得醒心洞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星斗满天，夜色正洁，花园中一片静寂。

申子轩带上石门，带两人穿过草丛，又回到金兰厅上。

雷化方、申子轩都在用心搜索记忆，希望能想出一句话来，启发那清茶杯中的隐语，苦思不言。

慕容云笙一向不喜多言，而且申子轩、雷化方又都是谈二十年前的事，更是接不上口，只好默然相随，一语不发。

二个人默默行过朱桥，进入厅中，各自找了一个座椅坐下，相对无语，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。

蓦地，一阵急促的步履声，传了过来。

申子轩霍然站起，暗道：忘了云儿等人，只怕是他们找来了。

雷化方、慕容云笙也随着站了起来，暗自运功戒备。

三人隐入金兰厅暗影之中，凝目向外看去。

但闻一个尖厉的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他们走了，不信你们自己搜查。”

申子轩心头一震，暗道：这不是云儿的口音吗？

难道他们已经被生擒了不成，这孩子犹未成年，但却聪明得很，这几句话声音甚高，那是有意传警了。

忖思之间，突闻一个冷厉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臭丫头年纪最小，花样却是最多，这等传警之法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卖弄。”

但闻另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咱们先让这丫头吃些苦头，我不信她是铁打的人，只有她尖叫呼疼之声，可以逼使那雷化方现出身来。”

只听另一个沙哑嗓门声音接道：“好办法，那金笔书生也是小有名望的人物，大概还不致于让一个小女娃儿为他吃苦。”

但闻云儿骂道：“你们三个老不死，施用诡计擒住我们，叫人心中好不服气。”

那沙哑嗓门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兵不厌诈，你这小丫头懂得什么。”

紧接着，传来砰然一声轻震，和云儿一听轻微娇吟。

这声音低沉异常，显然是云儿已用了最大的忍耐，仍无法忍受得住，才发出这声低沉呼叫。

一阵呵呵大笑之声，划破了静夜，道：“看不出这小丫头，竟是很有骨气，三弟那一掌，怕不已拍断她的左肘关节。”

雷化方只觉胸中热血沸腾，再也无法忍耐，正待开口，慕容云笙已抢先开口，道：“两位叔父，咱们不能让一个小姑娘代咱们受苦，小侄去会会他们。”

也不待申子轩答话，人已纵身而起，一式燕子抄水，从金兰厅上越过荷池，直飞到荷池岸畔，才落着实地。

雷化方估计这一段距离，大约有三丈左右，不禁为之一呆，低声对申子轩道：“二哥，慕容贤侄的武功不知跟何人学成，其成就似是已经不在我们之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尤有过之。”

谈话之间，瞥见火光一闪，亮起了两支火把。

雷化方目光一转，只见三个着灰色长衫，一般枯瘦的中年人，分别抓着方虎儿、云儿和刘五成。

在三人两侧六七尺处，各自站着一个劲装大汉，每人手中高举着一支火把。

申子轩冷冷喝道：“我道是什么人，原来是湘西三位活僵尸。”

那居中而立的男子似是三人之首，仰脸打个哈哈，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”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中州一剑申子轩。”

那居中的灰衣大汉先是一呆，继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湘西三义，出道了数十年，见过了不少大风大浪，纵然是那真的申子轩又能如何，何况你这个冒牌货。”

申子轩缓步向前行去，一面冷冷说道：“久闻你们湘西三位活僵尸，武功别走蹊径，练成了僵尸奇功，今宵在下很想见识一下。”

他心知此刻形势，多拖上一刻，对自己多一分不利，准备速战速决，一举间击败湘西三位活僵尸，先救了云儿等三人再说。

但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敢有劳二叔父，由小侄对付他们吧！”

喝声中人影一闪，疾逾飘风一般，直向三人冲去，右手一抬拍出一掌，击向那居中人的前胸。

那居中的灰衣人眼看慕容云笙出手的快速身法，已知遇上劲敌，突然一带手中的云儿，迎向慕容云笙的掌势。

云儿被点了穴道，无能反抗，只有任由别人摆布。

慕容云笙似早已料到了此着，右手一缩，收回掌势，身子突然一个急旋，有如蝴蝶穿花，一个大转身，竟然绕过了云儿，直欺近那居中灰衣人的身侧，左手同时伸出，扣向那灰衣人的脉门。

这一着身法奇奥，手足配合的恰当无比，而且行动快速，有如电光石火，一闪而至。

那居中灰衣人似是未曾料到这少年身法如此奇奥，眼睛一花之下，对方左手五指已然扣向脉门。

他如不弃去手中抓的云儿，右手脉门非被慕容云笙的左手搭上不可，情势迫人，自救要紧、只好松开云儿，一吸丹田之气，陡然退后五尺。

慕容云笙右手一回，抱起云儿，暗加劲力，猛然一推，云儿身不由主的离地而起，直向申子轩飞了过去。

这一着出手救人的手法，干净利落，奇奥快速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心中喝彩。

慕容云笙救了云儿之后，并不稍停，转身一跃，扑向右首灰衣人，左手抬起，疾向那灰衣人点了过去。

右首灰衣人手中拉着刘五成，他眼看慕容云笙救人的身法，手法，奇快惊人，早有了戒备，眼看慕容云笙扑来，立时扬手出一掌。

而人几乎同时出手，那灰衣人掌力击来的同时，慕容云笙的指力亦点了出去。

那灰衣人感觉到一股尖厉的暗劲，迎着掌力击来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暗道：这人好强猛的掌力。急急向旁侧闪去。

慕容云笙身子突然两个急转，又巧又快的欺到那灰衣人的身前，大喝一声，放手呼的劈他一掌。

右首灰衣人手中拖着刘五成，运转大感不灵，在慕容云笙的快速攻势之下，只好松手放开了刘五成。

慕容云笙旨在救人，飞起一脚，踢向那灰衣人，左手一探，已把刘五成抓了过来。

那灰衣人松开刘五成后，闪身避开一掌，正待回手反击，却不料慕容云笙飞起一脚，抢先踢了过来，又把他迫得后退两步。

待那灰衣人提聚真气回手反击时，慕容云笙已抱起刘五成飘身而退。

回头看去，只见雷化方拳掌齐施，迫得那左首灰衣人应接不暇，松手放开了方虎儿。

雷化方用心也在救人，抱起方虎儿，倒跃而退。

湘西三位活尸，在武林中亦是大有名望之人，但却在片刻中被人救去了手中之人，心中既是愤怒，又是惊骇。

那居中的灰衣人较为持重，生恐两位兄弟在激怒之下，跃攻出手，急急一举双手，互击了一掌，左右两侧的灰衣人听得掌声之后，立时向中间会聚，三人合在一起。

这时，申子轩已解开云儿穴道，她左臂被击了一掌，伤的不轻，无法出手，圆睁双目，望着湘西三位活僵尸。

雷化方、慕容云笙一齐出手，解了刘五成、方虎儿两人穴道。

方虎儿穴道被解，大声喝道：“这三人鬼鬼祟祟混了进来，不声不响的出手点了我们穴道……”说话声中，人却疾向三人扑去。

雷化方伸手一把没有抓住，方虎儿人已奔出了一丈多远。

慕容云笙沉声喝道：“虎儿不得造次，快退回来。”

生性暴急的方虎儿，对那慕容云笙却是敬畏无比，闻声而退。

申子轩眼看人已救回，不用急切动手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在下与三位素无来往，更谈不上恩怨二字，三位联手相犯，不知是何原因？”

湘西三位活僵尸手中之人，生生被人夺了过去，虽未受伤，但却大失颜面，而且也警觉到对方武功高强，三人立时分站三个方位，布成一个三角阵势。

仍由居中之人缓缓道：“咱们久闻金笔书生和中州一剑之名，今宵如不能好好领教一番，那可是终身大憾了。”

申子轩已知三人恼羞成怒，准备出手，心中暗作盘算道：如是他们没有后援，单是这湘西三位活僵尸，那倒好对付了；只怕这三人是开道先锋，随后即有高手赶来，动上手万一被三人缠住，那可是大大麻烦的事，但如就此退出慕容府，实又心有未甘。

日光转处，只见湘西三位活僵尸身子笔直，一蹦一蹦的向三人逼了过来。

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二哥和贤侄，可要兵刃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有几支金笔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五支，一支母笔，四支子笔，慕容大哥在世之日，传了小弟一套子母笔法，练到火候时，能够五笔同时出手，可惜小弟天资所限，只能用三支子笔，再也无能多用，适才厅门之处，小弟只留下一支母笔，还有四支子笔在身。”

说话之间，四支子笔已然齐齐摸出，分递向申子轩、慕容云笙。

申子轩接过一支金笔，说道：“五弟带虎儿和这位刘兄等完退出去；在老柳树下相会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遵命。”

他心中虽然不愿，但又不敢抗拒申子轩之命，只好带着虎儿等先退。申子轩扬手劈出一掌。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替他们阻挡追兵。”

其实，不用申子轩下令，慕容云笙已然自行出手，横移两步，拦住了湘西三位活僵尸的去路。

但见那居中灰衣人横里一跳，避开了申子轩一记劈空掌力。

申子轩一扬手中金笔，道：“三位这等运气行功，势必一战不可了，但不知三位是一齐上呢？还是一个一个来？”

这时，湘西三位活僵尸已停下身子，笔直而立，仍由那居中人应道：“你们一个人，咱们是三个人一齐上，你们千军万马，也是我等三人。”

但闻那居中灰衣人冷笑一声道：“说完了吗？”

申子轩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叔侄叙旧，但三位尽管出手。”

那居中灰衣人突然平平的举起右臂，一跳而起，身子笔直，直向申子轩冲了过来。武功一道，讲究的是灵活，快速，出手一击中，半蕴防敌之势，所谓拳不发者，招不用尽，像这湘西三位活僵尸的攻势，直挺挺的冲了过来，那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了。

申子轩看那冲来之势，有如一根铁桩直撞过来一般，倒也不敢硬接，身子一闪，避了开去。

但闻飒然风去，又是一条人影，只撞过来。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想不到他们这直撞直击的来势，竟然也是如此之快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又向一侧避开。

脚步尚未站稳，呼的一股劲风，又撞了过来。

湘西三位活僵尸，集中攻向申子轩一个人，反而把慕容云笙丢在一侧。

慕容云笙也是未见过这等武功，全身直向敌人撞击，不禁看的一呆。

但见三人行动越来越快，片刻间，只见三道黑影蝴蝶穿花一般，彼起此落，撞向那申子轩。

慕容云笙看的心中愈感奇怪，暗道：看来江湖之上，果然是无奇不有，如非亲眼见到，实难想到世间会有此等武功。

忖思之间，突然听得砰然一声轻响，传入耳际。

显然，三人攻势愈来愈快，那申子轩闪避不及，只好硬接了三人一招。

慕容云笙霍然警觉，暗道：“他们三人合攻二叔一人，我怎么不出手？”但觉三人身不停留，双足一落实地，立时又纵身而起，大有无法插手之感。

就在他略一犹豫，又是一声砰然轻震传了过来。

这当儿，四人交错流转，有如狂风舞絮，无法看得清楚，也不知是否有人受伤。

慕容云笙凝目思索了一阵，突然想到了一办法，看准一人落地时，陡然出手，抓了过去。

他手中有一支金笔，此刻却把它藏入了怀中，左掌护胸，右手抓敌。

就在他伸出的右手将要触及那人的衣服之时，那灰衣人突然离地而起，向前直冲过去。

慕容云笙右腕一沉，疾向那灰衣人腿上抓去。

灰衣人的身法虽然怪异快速，但慕容云笙临机应变的招术手法，更见迅速，他纵身飞起，慕容云笙的右手已到，正抓在那大汉裤子之上，只听唰的一声，那大汉一条裤管应手而破。

慕容云笙手指和那大汉的肌肤亦互相触，只觉那人的肌肤之上，一片冰冷坚硬，全不像一个活人的肌肤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武功名叫僵尸奇功，难道也会把人练的像死人一般吗？”

这一分神，顿觉一股劲风，袭了过来。

匆急之间，只好举手一挡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慕容云笙硬接下袭来的一击，那击来之势并不沉重，但慕容云笙却感觉到右手之上，一阵轻微的疼痛，心中大奇，不觉间抬起手来，看了一眼。

但见右手完好如初，毫无半点伤痕。

他临阵经验不足，此时此刻竟然不知全神拒敌，却要抬起手来查看伤势。

但觉背后生风，急急一伏身子，避开一击，右手向上一抄，抓住了一条手臂。

这一招奇奥的擒拿手法快速无比，但也惊险异常，如若对方用兵刃，这一下正好和对方的兵刃相触。

慕容云笙只觉抓在手中的一条手臂冰冷坚硬，有如抓在坚石金铁之上，心中既是惊骇，又是奇怪，暗用内力猛然向前一带，但闻砰的一声，一个灰衣人被他摔到了七尺以外的荒草地上。

一击得手，立时横里跃开。

果然，一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撞了过来，呼的一声，挟着一股劲风掠身而过，如若他闪避迟一步，势必被那人影撞个正着不可。

但闻申子轩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贤侄，受了伤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右手微微作疼，但却不见有何损伤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又是一条人影撞了过来。

这一次慕容云笙早已有备，身子微微一侧，左手陡然劈出。

这一掌并无出奇之处，只是发掌时间拿捏的恰到好处，出手又快如闪电，使那人无法闪避，正劈中那撞来人影的右后肩上。

但闻啪的一声，那人被打得身子一沉，摔落在草地上。

慕容云笙动作奇快，一掌击倒那灰衣人后，立时纵身过去，飞起一脚，踢在那灰衣人腰间的“维道”穴上。

那灰衣人正要挣扎而起，被慕容云笙一脚踢中，人又倒了下去。

另一个摔在草地的灰衣人，却被那申子轩点了穴道。

这时，湘西三位活僵尸，已然有两个被点中了穴道，失去了抗拒之能，只除下一个人，心知再打下去也难是人敌手，索性停下手来。

申子轩回顾那灰衣人一眼，道：“湘西三位活僵尸的奇功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阁下还有什么能耐，可以用出来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三位衣着一般，那是让人瞧不出大小了，阁下应该怎么称呼？”

那灰衣人道：“区区忝为老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失敬了。阁下乃三位僵尸之首，那是难怪本领强过两位兄弟了。”

灰衣人道：“申大侠也不用说风凉话，我们两位兄弟虽然被两位点中了穴道，但两位亦都受了重伤。”

申子轩抬起左手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瞧不出伤在何处啊！”

灰衣人道：“如若区区的记忆不错，阁下适才接了我们两掌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是又怎样，兄弟并未感到有何特异处？”

灰衣人道：“阁下掌心或手指之上，是否有微微痛疼的感觉？”

申子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难道那也会要人的命吗？”

灰衣人道：“不错，如阁下不服咱们僵尸门的独门解药，三日内将毒发而亡。”

申子轩心中吃了一惊，但表面之上，仍然保持平静，缓缓说道：“实在叫人难信的事。”

突然大迈一步，探手抱起一个灰衣人，低声说道：“贤侄，带着那灰衣人，咱们走了。”

慕容云笙虽然感到事出突然，但他心知那申子轩江湖上的阅历强过自己甚多，此举必有作用，当下提起了另一个灰衣人。

申子轩目光一转，望着那湘西三位活僵尸之首，缓缓说道：“如阁下说的不错，我相信你这两位兄弟身上，必有解药。”

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阁下如若不关心你这两位兄弟的生死，那就不用跟着我们走了。”纵身而起，直向园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紧随在申子轩的身后，飞跃而起，直向园外奔去。

那灰衣人眼看两位兄弟被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带走，只好跟在两人身后行去。

申子轩似早已胸有成竹，奔出园外，直行正西，大约有六七里路，到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前，停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原想申子轩定然会和雷化方等会合，却不料他会跑到这等荒凉的地方来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正待开口相问，申子轩已抢先说道：“原来你们湘西三位活僵尸的手上，都带着特制的手套，在那手套中，夹了几枚很微小的毒针，和你们对掌之人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为那毒针所伤，那毒针十分微小，中人之后，不见伤痕，亦不见血迹，待毒发而死，那人还不如如何死去，你们湘西僵尸门的奇功，原来是如此的一个奇法。”

那灰衣人缓缓说道：“申大侠很细心。”

申子轩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可惜你们的后援晚来了一步，只怕他们很难找到此地，纵然他们能够找来，在下也有足够的时间，杀死你两位兄弟。”

灰衣人流目四顾了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三兄弟和你申大侠无怨无仇，

对那慕容大侠更是敬慕异常，只因受人逼迫而来，才和你申大侠作对。”

申子轩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无怨无仇，申某人亦非非要杀害你两位兄弟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湘西三位活僵尸，那是大名鼎鼎了，但姓名却还未曾听人说起，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那灰衣人道：“兄弟冷奇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原是冷兄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冷奇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道：“这瓶中的丹丸，就是解毒之药，申大侠拿去服用吧！”

申子轩缓缓接过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了一粒白色的丹药，托在掌心之上，却是不肯服下。

冷奇似是已瞧出了那申子轩的用心，突然举起右手，在左手背上拍了一掌，然后取过一粒丹丸吞入腹中，道：“申大侠尽管服用。”

申子轩微微一笑，先给了慕容云笙一粒丹丸，让他服下，然后自己也服下一粒，说道：“冷兄，兄弟还有一个不当之求，不知冷兄是否答允。”

冷奇道：“申大侠有何吩咐？先请说出，让兄弟斟酌一下再作决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冷兄受威胁而来，兄弟是深信不疑，兄弟希望冷兄能代我申某留心一些事情……”

冷奇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冷兄可是受命于一个十几岁的孩童吗？”

冷奇道：“不错，申兄何以得知？”

申子轩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；在下见的多了，就不算奇啦。”

冷奇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是有很多人和申兄作对了？”

申子轩：“不错，而且他们都和冷兄一般的受命于一个孩童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当年慕容大侠在世之日，对人宽厚异常，天下武林同道受他恩泽之人，那是无计其数了；如今慕容大侠故世而去，受过他恩泽之人，竟然出面和他作对……”

冷奇举手搔搔脑袋，接道，“申大侠说的是。”

申子轩说道：“但兄弟并不怪那些人。”

冷奇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因为一个人只能死亡一次，他们生命受到威胁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。”

冷奇点点头，道：“说的是也。”

申子轩：“不过，大部分人，和申某见面之后、都想到慕容大侠在世之日的恩情，想到他为我武林同道排忧解难的仁德，因而，都化敌为友，明里助敌，暗中却帮我申某的忙。”

伸手拍活了两个灰衣人的穴道，接道：“兄弟追随慕容大侠多年，武功未曾学到，仁义二字却是不敢忘怀，冷兄请带两位兄弟去吧，此后为敌为友，那是任凭你冷兄了。”

冷奇一抱拳，道：“申兄大仁大义，冷某记在心中就是。”目光一掠两个灰衣人，道：“咱们走了。”转身而去。

两个灰衣人紧随在冷奇身后，片刻间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申子轩目注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孩子，眼下有两件最重要的事，必得先给你说个明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父多多指教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当今江湖之上，甚少有人知晓慕容大哥还有骨肉在世，因此，你的身份愈是隐秘愈好，最好不让别人知晓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记下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第二件事是要尽早设法，找出你父亲留下的武功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先父的武功，留在何处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就是咱们要找的了，不过既有‘清茶杯中，传出道统’之语，谅是早已为你留下武功了。孩子，除非你能学得你爹爹留下的武功，才会有报父仇之望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不知江湖中事，一切全仗叔父指教。”

他虽然很少说话，但一开口，却是彬彬有礼，听得那申子轩心花怒放。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据为叔推想，你爹爹为你留下的武功，必然在庄院之中，因此，咱们必需要设法留在这慕容府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父之意，可是说要咱们潜伏在府中，慢慢寻找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湘西三位活僵尸回去之后，对方即可知晓那司花令主离开了慕容府，对方势必派人去慕容府中搜索，咱们目下实力自是不能和人明斗，只有隐在暗处，见机行事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只有二叔父和小侄两个人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还有你五叔父。”

慕容云笙空点点头道：“小侄听候所令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见着你五叔父时，暂时别提此事，我要设法先把云儿等三人遣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记下了。”

申子轩缓步向前行去，而且举动之间，十分小心，不住的四面探顾。

只见他绕入小庙之后，折向西北行去，脚步逐渐加快，片刻工夫，到了一座大水塘边。

一株高大的垂柳，生长在水塘旁边。

申子轩一提真气，飞入那垂柳树茂密的枝叶之中。慕容云笙紧随着一提真气，飞跃而上，只见那雷化方、云儿、刘五成、方虎儿，分别坐在老柳分叉的主干之上。雷化方低声问道：“湘西三位活僵尸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还留在慕容府中。”

那白衣女道，“申伯伯怎么不宰了他们。”

申子轩笑道：“三位活僵尸武功不弱，我能够打败他们，已是很不容易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云儿，你还记得那蛇神汤霖的住处吗？”

白衣女道：“自然记得。”

申子轩目光一掠刘五成、方虎儿道：“好，你带他们两位到蛇神汤霖那里去吧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你和雷叔叔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和你雷叔叔还有一点事情，你带他们两位在那里等我们就是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那养蛇的老头子，不是很怪吗？”申子轩道：“是啊，所以你要小心一些才好。”白衣女道：“好，他骂我我不理他就是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云儿，到那竹屋之后，不用叫门，但你跪

在竹门前面，很恭敬地告诉他说，只在屋外停留。”白衣女道，“如是不答应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想他不会拒绝，除非你用心不诚。”

白衣女道：“现在就去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们在天亮之前，当可到达蛇神汤霖的竹舍外面了。”

白衣女目光一扫方虎儿和刘五成，道：“你们跟我来吧！”跳下柳树而去。

三人去势很快，片刻间，已然走的踪影不见。

雷化方直待三人去远，才低声说道：“二哥遣走云儿，想必有什么行动了？”

申子轩点头，道：“情势迫人，咱们不得不设法冒险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冒什么险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要设法重回 慕容府中，寻着大哥留下的道统。”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就目下情势而言，如若无法寻着大哥传下之武功，那是永无报仇之望了。为兄搜尽了枯肠，还想不出当今武林之中，哪一位能够强过大哥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眼下情势，咱们不能寄望侥幸之中，大哥遗言示明，杯中清茶，留下道统，自是言之有物，莲下石花，能证明慕容贤侄的身份，杯中清茶之示，岂能等闲视之。”仰天长长吁一口气，又道：“咱们先想出那清茶杯中，所指为何，再冒险进入慕容府中，寻出大哥留于世间的道统，使慕容贤侄能够子承父业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就字意而言，在一杯清茶之中，传下了大哥道统，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啊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清茶杯中，杯中清茶，文章是在那茶字和杯子上面了。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流目四顾。

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二哥卓见甚是，咱们就从此处推想。”

申子轩微一点头，闭目思索起来。

雷化方、慕容云笙同时闭目苦思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突然间，一阵木桨打水之声，传入耳中，惊醒了几人，睁眼看时，已经是东方发白时分。

这时，老柳下水塘上，白雾迷茫中，一艘小舟，荡漾在水波之上。

慕容云笙凝聚目力望去，只见那小舟之上坐着一男一女，男的双手摇桨，女的坐在那男的身后，两人似是在低声交谈；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一对男女兴致高的可以，一大早就跑来此地划船。”

申子轩对那舟中男女亦很注意，瞧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一对男女很可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他们都穿着紧身劲装，身佩兵刃，分明是武林中人物了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目下这江州附近，情势复杂异常，咱们先看清他们的来路再说。”

只见那小舟愈来愈近，片刻之间，行到了那老柳树下。

这时，太阳已渐渐升起，东方天际，泛起了一片绚烂的云霞。

水上白雾，愈来愈淡，已然清楚的可见那男女形貌。

只见那男的约二十四五，一身深蓝劲衣，白净面颊，背上斜斜背着一支宝剑。

那女的身穿着一身淡红的劲装，身上披着一个淡紫色的斗篷，黄色的剑穗，隐隐透出了斗篷。

只见那男的纵身而起，跳上池岸，道：“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明日早晨，在下再至此地和姑娘相会。”

那红衣少女举手摇了一会，道：“好，明日还在此地相会，不见不散。”

日光照在那红衣少女的脸上，只见她眼似秋水，面泛桃红，年约二十左右，挥手微笑中，露出来一排排整齐的贝齿。

这女人生的并不算美，只是顾盼间，别有着一股妖媚之气，充满着诱惑。

那男的留恋不舍的望了红衣少女一阵，才转身缓步而去。

红衣少女望着那蓝衣少年背影消失之后，突然冷笑一声，收敛了脸上的笑意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脸肃杀之气。

慕容云笙暗暗忖道：这女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，笑起来动人心弦，但一变脸却又是一副阴险恶毒的模样，当真是心如蛇蝎的人物，叫人难以猜测。

只见那红衣少女缓缓把她乘坐的小舟，牵到一处水草密集之处放好，才纵身飞奔而去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，都十分留心着这一幕喜中带煞的闹局，直待那红衣少女去后良久，慕容云笙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叔父，可知道这女子的来路吗？”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孩子！有何感慨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最毒妇人心，古人诚不欺我；只看她一瞬间两副脸色，就叫人惊心动魄，想来实在是可怕的很。”

申子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能因噎废食，一篙打倒一船人，见这女人可怕，就觉着世间女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人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看那女子的衣着装束，使小弟想起一件事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唉！二十年未离江州一步，已变得孤陋寡闻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这些年来在江湖之上奔走，倒是听得了不少传闻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据说有一个神秘帮会，名叫女儿帮，近两年才在江湖之上出现，举止神秘，帮中人物，全是美艳的少女，每人都佩着一朵红花，局外人看不出来，但她们却以那一朵红花，分出在帮中的地位身份。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小弟只是听闻传言，亦未曾见过那女儿帮中人物，那少女是与不是，小弟就没法预断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少女和那少年，分道而行，不是一帮人物，那是可以断言了。”

目光凝注在雷化方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不论那姑娘是否是女儿帮的人物，但却是一个极厉害的角色，看她年龄，不过二十上下，但她的举止神情，却是老练无比，实非她年龄所能相称，其心机的深沉，的确是可怕的很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目下这江州附近，龙蛇杂陈，那一男一女在此相会，除了谈情之外，必然是别有作用。”

慕容云笙一时之间，都还想不出如何接口，是以默然不语。

雷化方接道：“二哥可曾想出了拒敌之策么？”

申子轩淡淡一笑道：“五弟，要设法引敌人现出身来，以便找出他们在江州的巢穴所在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之意，可是以小弟作饵，引诱强敌现身追踪，二哥和

慕容贤侄再在强敌之后追踪，是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对了一半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想他们在江州必然有着极为众多的耳目，我们在他们之后追踪，必极易为人发现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要如何才成？”

申子轩笑道：“而且我和慕容贤侄还不能分散，必得守在一起，五弟先想好行经的路线，我和慕容贤侄改装停在要津，只要五弟行过，就可发觉追踪你的人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这办法果然不错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！咱们先到江州城中去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为什么要到江州城中呢？”

申子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必需出现在人多的地方，第一，使他们无法施下毒手，伤害于你。第二，咱们反行追踪之时，可以逃避他们的耳目。”

雷化方点头赞道：“二哥智慧过人，小弟敬服的很。”

他似突然间想到了另一件重大的事，接道：“咱们追踪强敌，岂不无法再进慕容府中，寻找大哥传下的道统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五弟说的不错，但小兄再三思考之后，觉着最好先行发觉强敌在江湖的巢穴、首脑，然后再回慕容府中。何况我们借此时间，也可用心推想那清茶怀中隐语的奥秘。一旦能够解得，即可赶回慕容府中，取出大哥留下之物。”

雷化方双目盯注在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二哥和慕容贤侄也该改装一下才是。”

申子轩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要委屈贤侄一下了。”

慕容云笙欠身说道：“小侄恭候吩咐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叔侄二人，扮作推车的，贤侄牵索，为叔掌把，车上放些青菜，那就无处不能去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领命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和贤侄可以在此改装了，我去替你们找车子来。”

言罢转身而去。

申子轩和慕容云笙改扮完成，雷化方已找来了一辆木车和一车青菜、笑道：“小弟截到了一个卖菜的车夫、二两银子、连菜带车一齐买了来。”

申子轩掌着车把，慕容云笙牵着索绳，缓步向前行了一阵，习惯之后，才停了下来。

雷化方望了两人一眼，笑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可以走了吧！”

三人又仔细研商了一阵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申子轩、慕容云笙进入了江州城中之后，只见行人擦肩接踵，十分热闹。

三人早已计议停妥，雷化方先行入城，缓步而行，浏览街头景物。

申子轩却带着慕容云笙在一大酒楼旁停了下来，慕容云笙靠在墙上，目光转动，打量来往行人。

只见雷化方步履从容的行了过来，登上了两人停车旁边的大酒楼。

慕容云笙目光一转，只见一块横着的招牌，写着：“听涛楼”三个大字。

申子轩顺手从车把上取过一个圆竹做成的旱烟筒，装上一锅烟叶子，抽了起来，一面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孩子，沉住气，不论发现了什么可疑的

事物，都不要形诸神色，忘其所以，记着，你此刻不过是一个卖青菜的小厮，最好能把目中神色，也敛收起来，别让人瞧出破绽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记下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瞥见两个身着武士装，腰中佩刀的大汉，并肩而来，快步登上了听涛楼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两人劲服佩刀，那定是武林中的人物了，而且神色匆急，分明是有着很紧急的事了……”

心念未息，瞥见一个身着白衣，头戴黑色方巾帽，手摇折扇，面色苍白不见血色的少年，一步三摇的登上了听涛楼。

申子轩道：“瞧到那白衣人没有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觉着他有何不同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觉着他衣着很不调和，黑帽白衣，很鲜明也很刺目。他脸色很苍白，不见一点血色，似乎是终年躲在房中，不见阳光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很细心，不过，他那苍白的脸色，并非少见阳光之故，那是练一种很恶毒、特殊的武功所致。”仰脸喷一口浓烟，接道：“江湖上有一个很奇特的门派，名叫白骨门，练一种奇毒的武功，名叫白骨神功；凡是白骨门下人，一个个都是脸色苍白，不见血色，而且愈是苍白，内功也愈深，那黑帽白衣，正是他们白骨门中特有的标识；他手中摇着的一把折扇，就是他们的兵刃，当年你那爹爹在世之日，曾经和我谈过白骨门的事，我也曾看到过白骨门中人，和一位少林弟子动手情形，那位少林弟子虽非少林门下名手，武功亦自不弱，但却为那白骨门中人物所伤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白骨门中人都非好人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一门中人，习练的武功，十分诡异、恶毒，为人行事，也和他们习练的武功一般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好是坏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很难说，白骨门中，似是没有一个约束弟子的条律，一切事都随他们个人的喜怒取舍。不过，如若严格划分起来，这些人不算正道人物，只是白骨门中弟子不多，在江湖上很少出现，为害不大。”

突然低下头去，伸手理着车上青菜，道：“孩子，看看谁来了？”

## 第九回 仗义解毒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高大的汉子，内着劲装，外罩黑色披风，短须如戴，肩头上隐隐透出刀把。

紧随在那人身后，一个面目姣好，身着银色披风的人，个子瘦小，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，两人前脚错后脚，登上了听涛楼。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两人小侄认识，他们是阴阳二怪。”申子轩道：“不错……”目光转望了听涛楼一眼，道：“这些人不可能这般凑巧的全都赶往听涛楼上吃午饭，也许咱们来对了。这听涛楼上，或将要发生什么大事……”

忽见一位高大汉子向听涛楼上行去。

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此人好生魁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瞧到那身躯高大的汉子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瞧到了，其人必然臂力惊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何止臂力惊人，而且武功高强，掌力能碎石开碑，天生神力，加上一番苦功，练成旷古绝今的铁砂掌力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铁砂掌原是一种普普通通功夫，谈不上什么奇奥之处，但因他天赋过人，练对了路子，在这门功夫中，有了登峰造极的成就；此人一向在陕甘边区活动，数十年从未离开过生长之地，此刻，突然在江州出现，决然事非寻常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之意，可是说他也是受了指使而来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，为叔的对此十分担心，此人有些浑气，如是受命而来，和咱们为敌，你五叔处境，确有些危险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难道五叔还不及他一个犹带三分浑气的人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是在辽阔的地区动手，你五叔轻身提纵的功夫，强他甚多，不用怕他了；但在高朋满座的听涛楼上，地方狭小，你五叔为势所迫，硬接他的铁砂掌力，那就有得苦头吃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雷五叔认识他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如若他认识，心知警惕，那就好了，但为叔所知，他恐怕不认识此人。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破山掌曹大同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非得去通知五叔一声不可了。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孩子，这么办吧，你去换身衣服，上听涛楼去，见机而作，暗中告诉你雷五叔，特别小心那曹大同和那白骨门下人物。”

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缓步而去，绕过两条大街，到了一处僻静的小巷中，匆匆换过衣服，重又回到了听涛楼，缓步登楼而去。转目望去，只见申子轩倚靠菜车而立，口中衔着旱烟袋，衬着那佝偻的身子，果然是一副推车卖菜的老人模样，不禁微微颌首一笑。

申子轩突然一皱眉头，转过脸去。

慕容云笙忽然警觉到自己处境的危险，如果有人身后监视，这等大意，不但暴露了自己身份，而且也使申子轩身份暴露，急急举步登上楼去。

只见雷化方坐在一处靠窗的位置上自斟自饮，那白骨门中的少年坐在靠窗楼梯口处一个桌位上，阴阳二怪坐在西首一张桌上，那破山掌曹大同独霸一桌，居中而坐。

慕容云笙换过衣服之后，恢复那俊美形貌，四顾了一眼，缓步行在雷化方

身后一张桌位之上坐下。

雷化方目光转动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自斟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

这听涛楼上一向是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，但此刻形势却大反往常，客人稀稀落落，想是楼上酒客，看到这些三山五岳煞神一般的人物，酒难入肚，饭难下口，匆匆而去，不敢多留。慕容云笙心中暗暗想道：“这些人决不会这般碰巧的全集于此，定然是别有所图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突闻一声闷雷般的大吼，道：“老子的酒菜怎么还不上来，惹我动了火，拆了你这座鸟店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破山掌曹大同来的最晚，酒菜却要先到，当真有些浑不讲理。”

他吼声奇大，如雷轰般，满楼回音激荡，震得人耳际嗡嗡作响。只见一个店小二慌慌张张跑了过来，打躬作揖说道：“你老息怒，酒菜马上就到。”

曹大同又待发作，两个店小二已然匆匆送上了酒菜。酒菜送到，曹大同怒火顿消，立时大吃大喝起来。

慕容云笙举手一招，道：“店伙计。”

大约是店伙计已然瞧出了今日情势有些不对，哈着腰跑了回来，道：“公子爷，要什么？吩咐小人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这举手一招，立时引动了全楼人的注意，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了过来。

但闻阴怪尖声尖气地说道：“这人好面善，不知在哪里见过。”慕容云笙望了阴阳二怪一眼，沉声对店小二道：“我要一壶上好的茅台，四样下酒的好菜，愈快愈好。”

店小二应了一声，急急而去。

阳怪重重咳了一声道：“兄弟说的不错，这人小兄也曾见过。”雷化方心中暗道：糟糕，慕容贤侄刚刚出道江湖，怎会有这样多人认识他。

忖思之间，突然步履声响，一个又瘦又矮，脸色枯黄留着稀疏花白山羊胡子的老人，缓步行了上来，四顾一眼，径自行到慕容云笙对面坐下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暗道：楼上明明有甚多空位，他偏偏不坐，却跑来和我坐在一起，看来此人实要留心一些才成。

那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，却偏生一对和形貌极不相称的大眼睛，黑白分明，亮如寒星，瞪着一双眼睛，不停的打量慕容云笙。

慕容云笙被他看的心中冒火，但为了想一看究竟，强自忍了下去。

片刻之后，几个店小二轮番送上了酒菜。

那矮瘦老人也不叫菜，只低声吩咐店小二道：“添双杯筷。”

店小二不明内情，诺诺连声的送上了杯筷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好啊，原来是诚心吃我来了。

他为人沉着，心中虽然不满，口中却是未言，自行斟了一杯酒，正待举杯而尽，突听那老人叫道：“年纪轻轻的，不懂一点礼数，哼，没有教养。”

慕容云笙霍然放下杯子，欲待发作，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，缓缓提起酒壶，替那老人斟了一杯。

那矮瘦老人展颜一笑，道：“嗯，这还不错，请啊！清啊！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
慕容云笙一杯酒还未沾唇，那老人已喝干了杯中之酒，右手一伸，道：“再来一杯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你自己不会倒吗？口虽未言，但手也未动。

那矮瘦老人怒道：“喂！小娃儿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慕容云笙难再忍耐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和老丈素不相识！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四海皆兄弟，天涯若比邻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今日你不识老夫，下次老夫白吃时，你岂不就认识了么？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好啊！你一面白吃，一面还要教训于我，当真是可恶的很。正想出手教训他一顿，忽然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又强行忍了下去，提起酒壶，替那老者斟满一杯酒，放下酒壶说道：“老丈能吃多少，自管饮用就是。”

矮瘦老人倒是听话的很，手不离壶，杯不离口，片刻之间，竟把一壶酒饮个点滴不剩。

慕容云笙看得眉头直皱，却不便出口阻止。

那矮瘦老人喝完了一壶酒，又举筷吃菜，只见他不停的挥筷，片刻之间，把慕容云笙叫的四盘菜吃个点滴不剩。

慕容云笙菜未入口，酒未沾唇，坐在旁边，看得发愣。

那矮瘦老者吃完了四盘菜，伸个懒腰，道：“酒足菜饱，也该睡他一觉了。”

说睡就睡，伏在桌子上闭目睡去，一转眼鼻息可闻竟自睡熟了过去。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暗道：这人行动怪异，也不知是何身份。一面留心戒备，一面流目四顾，默查楼上诸人的神情。

这些人在同一时刻，由四面八方集会听涛楼上，决非巧合；但慕容云笙却发觉了这般人彼此之间，似是并不相识，漠不相关，各行其是，看不出一点彼此有所关连的模样。

但这些人神色间，都似有着一种渴望，似是等待着什么？一个人，或是一件物品。

正感奇怪之间，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。楼梯口处缓步走上来一个卖药的郎中，一身黑色长衫，左手提着一药箱，右手提着一串铜铃。

这卖药郎中登上楼梯之后，流目四顾了一眼，缓步走向中间一个坐位之上，举起手中铜铃一阵摇动，叮叮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他这怪异的举动，立时引起了所有之人的注意。

那卖药郎中摇过铜铃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妙手起生死，灵丹疗痼疾，在下专治世间疑难杂症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刻这楼上人，个个都是武林中的高手，你跑到此地卖药，岂不是瞎了眼睛。

心念初动，突见那黑帽白衣的少年站了起来，大步行到那卖药郎中坐位之前，欠身说道：“在下腹中痛疼，先生可有治腹疼之药？”

那卖药郎中缓缓打开药箱，取出一个药瓶，倒出一粒丹丸，递向那白衣人道：“这粒丹丸，专治肚疼，不过需得和人胸中鲜血饮下，才能药到病除。”

慕容云笙听得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好恶毒的郎中，眼药要用鲜血作引子，这倒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。

只听那白衣少年缓缓说道：“这楼上之人，哪一位鲜血最好？”

那卖药郎中伸手指指靠窗而坐的雷化方，道：“区区之见，那人的鲜血最好。”

白衣人一挥手中折扇，举手将药丸吞下，缓步对雷化方行了过去。

卖药郎中举起手中铜铃，叮叮咚咚，又摇了一阵。

慕容云笙细听那铜铃之声，竟是缓慢有序，似是有着一定的节奏。

铃声停下，那破山掌曹大同突然站起了身子，大步行到那卖药郎中身前，说道：“在下脑袋很疼，不知先生是否有药可医。”

那卖药郎中又倒一粒药丸，道：“此药专医头疼，不过，要人心作引。”

曹大同接过药丸，粗声粗气地喝道：“先生看看，哪一个人的心最好作引。”

卖药郎中哈哈一笑，指着雷化方道：“那人最好了。”

慕容云笙霍然警觉，暗道：“我还道那郎中生性恶毒，要以人血作引，原来竟是一场有计划的围杀，好在我及时赶到，还可助五叔一臂之力。”

转眼望去，只见那雷化方气定神闲，举杯而饮，对眼下的险恶的情势，似是根本未放在心上。

慕容云笙听了申子轩说过曹大同和白骨门中人，都是十分难惹的人物，倒是替雷化方担起心来。

只听一个尖厉的声音叫道：“小心啊！那人折扇之中，暗藏毒针。”

那卖药郎中转眼一看，只见矮瘦老者鼻息大作，又睡熟了过去。

敢情他是在说梦话。

但见那黑帽白衣人，神情冷峻的缓步行到雷化方身前，停身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雷化方放下酒杯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金笔书生雷化方，阁下怎么称呼，有何见教？”

白衣人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幸会。”唰的一声，张开扇，略一挥动，又合了起来。道：“在下骆玉彪，至于在下的来历，已在这摺扇之上，想来雷大侠必然识得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白骨门中人物。”

骆玉彪道：“不错，区区正是白骨门中人。”重重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在下想借雷大侠胸中一点鲜血，不知肯否见赐？”

雷化方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这要看你骆兄的手段了，如若骆兄手段高强，在下的性命亦不难为骆兄所取，何在这胸中一点鲜血了。”

骆玉彪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雷兄是不肯赐借了。”

雷化方哈哈一笑，推杯而起，道：“雷某人在这地，血在胸中，骆兄有本领自管来取就是。”

骆玉彪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当真吗？”右腕一沉，手中折扇突然点向雷化方的前胸。

雷化方早已有备，身子一侧，疾快绝伦地避开折扇。

右手一翻，腕底中一道金芒射出，直向骆玉彪右腕脉门之上点去。金笔已自袖出手。

骆玉彪腕势一沉，避开金芒，唰的一声，张开了折扇，横里削来。

慕容云笙看两人交手一招的快速变化，已知申子轩说的不错，这白骨门中人物，武功果然不错，雷化方遇上了劲敌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闻一声闷雷般的大吼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骆玉彪唰唰两扇，迫住金笔，退后三尺。

雷化方虽然心知遇上了从所未有的劲敌，今日形势险恶无比，但他仍然镇静异常，两道眼神，迅快的扫掠了四周一眼之后，盯注在卖药郎中的身上。

原来他已发觉到这卖药郎中，乃是这群人中首脑；正待出口喝问，破山掌曹大同已然疾快的行了过来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破山掌曹大同，想借阁下之心，用作药引，以疗头疼之疾，不知你朋友意下如何？”

雷化方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想借人心作药引吗？在下倒可指示你一条明路。”

曹大同本带三分浑气，闻言一呆，道：“什么明路？”

雷化方伸手指着那卖药郎中，道：“那位穿黑衣的心肝最好。”

曹大同回头看去只见雷化方手指所指，正是那卖药郎中，不禁怒火大起，

“好小子，那明明是看病先生，你敢戏耍曹大爷。”右手一伸，疾抓了过来。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这卖药郎中，目下虽是指挥全局的人物，但看样子却未必是真正首脑，也许还有重要人物赶来，能拖延一些时间最好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闪身避开，道：“且慢动手。”

曹大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雷化方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乃是大大有名的神医，那位看病先生么，乃是在下最不成材的一个徒弟，论医术是最坏的一个，但他的心肝用作药引，却是最好不过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赞道：“对付这等带有三分浑气的人，这倒是很好的办法。”

曹大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雷化方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在下是一向不说谎言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就区区看你曹兄的头疼之病，得来不过七日。”

曹大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这头疼之症，今天才第五日，每日大疼三次，小疼九回，那小疼也还罢了，大疼却是如劈如裂，难以忍受。”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这般魔头们量人施下毒手，为己所用，手段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口中却高声说道：“那就不会错了，你用我徒弟心肝用作药引，一个时辰之内，保你头疼症永不再发。”

曹大同半信半疑地说道：“你如说了谎言，曹大爷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！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不信你去问问他。”

这曹大同当真是浑的厉害，竟然真的转过身去，行到卖药郎中身前，欠身一礼道：“看病的先生，那人说你是他最不成材的徒弟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那卖药郎中气得全身直抖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当真浑的厉害！”

曹大同接道：“那人说的，怎能怪我。”

雷化方高声说道：“好徒弟，怎么连师父也不认了……”

破山掌曹大同自作聪明地说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师父自然强过徒弟，这人既然是你的师父，那医道自然高过你了。”

这人并非太浑，自以为是的观念很重，那卖药郎中硬是被他闹的有口难辩。

雷化方原来是想藉故拖延时刻，以查敌情，却不料碰上曹大同这个浑浑噩噩的人物，竟然十分当真，认定那卖药郎中是雷化方的徒弟。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些人既是不择手段迫使很多莫不相干的武林人物，和我等为敌，难得遇上这么一个浑人，何不借此机会使他们窝里反，自相残杀一场。

心念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你这忘恩负义之徒，为师的把你教养成人，传

你医术，希望你济世活人，料不到你竟凭仗医术，用以害人，施下毒物，使这位患上头疼之症……”

曹大同听到此处，早已忍耐不住，大吼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你捣的鬼。”

右手一探，直向那卖药郎中抓了过去。

只见药郎中身子一闪，快迅无伦的避开一击，怒声喝道：“好浑的人。”右手一挥，反击一掌。

曹大同右手一扬，硬接那卖药郎中的掌势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，那卖药郎中吃曹大同雄浑掌力震的倒退了三步。

曹大同右手接下了卖药郎中的掌势，左手疾快的拍出了一掌，身子同时向前冲去。

那卖药郎中和曹大同之间，隔着一张木桌，曹大同嫌那木桌碍事，左手一挥，击在木桌之上。

但闻碎然一声大震，碎裂的木块，四下纷飞。

原来那木桌竟然吃他一掌打的片片碎裂，那卖药郎中的药箱，也被曹大同一掌震的飞了起来，直向那伏案熟睡的矮瘦老人落下。

慕容云笙看那矮瘦老人仍然沉睡不醒，浑如下觉，正待伸手拨开药箱，忽见那矮瘦老人一个翻身，左臂伸出，刚刚避开药箱，左手落下，又正好按在药箱之上。

轻描淡写，看似巧合，其实全凭着听音辨位之术，巧妙异常，接下药箱。

慕容云笙霍然一惊，暗道：这人武功精湛，分明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

那拦在曹大同和卖药郎中之间的木桌，既被曹大同一掌击碎，两人之间，已然无障隔之物，曹大同欺身直进，冲到那卖药郎中的身前，右手一招“神龙探爪”抓了过去。

那卖药郎中对那飞起的药箱子，似是特别关心，关心得超过了应付那曹大同的猛恶攻势，左手一扬，点出一指，迫得曹大同攻势一挫，人却飘身而走，跃落在慕容云笙的桌子前面，伸手向那药箱抓去。

那矮瘦老人左手按在药箱之上，丝毫未见用力之状，但那卖药郎中抓到药箱之后，用力一提，竟是未能提起。

那卖药郎中脸色一变，左手抓住药箱不放，右手一掌拍向矮瘦老人后脑“玉枕穴”上。

这玉枕穴乃人身最为重要穴道之一，不论何等高强武功之人，也无法承受一击。

慕容云笙已知这矮瘦老者是一个身负绝技的奇人，但见他熟睡如故，有似不觉杀身大祸临头，心中甚觉为难，不知是否该出手相救时，忽见那矮瘦老者一个翻身，巧妙异常的避开一击，仍然伏案而睡。

卖药郎中阅历丰富，心中已知晓遇上了武林高人，但那药箱对他十分重要，势非取回不可，一击未中，正待再行出手，那曹大同已然疾奔而到，呼的一掌，击了过来。

这时，阴、阳二怪和那骆玉彪，都各停原位未动，他们对这意外的变化，有些茫然不知所措，只好坐以观变。

那卖药郎中处于生死交关之下，已无法再顾及药箱，只好横跨两步，避开一掌，反身还击。

两人就在慕容云笙身前，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。

曹大同雄浑恶猛，招招如巨斧开山一般，带起了呼呼风声。

那卖药郎中似是不敢硬接他的掌势。只以巧快的招术，封挡曹大同猛烈的攻势，突穴斩脉，门户封闭的十分严紧。

两人恶斗了十余合，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雷化方、慕容云笙都贯注全神，默察那卖药郎中的拳路，只觉他招术诡异，精奇，而且十分恶毒博杂，竟看不出是哪一门的武功。

曹大同虽然是攻多守少，但两人动手之间，反被那卖药郎中击中了两掌，幸得那曹大同天生的骨坚皮粗，又有一身横练功夫，中了两掌，竟是毫不在乎。

一个天生神力，一个招术巧妙，两下扯平，看来再打个百来招，也难分出胜败。

雷化方眼看那骆玉彪和阴阳二怪等，并未出手助那卖药郎中，心中暗道：看来这些人，并非心甘情愿的助那卖药郎中，但却为形势逼迫，无可奈何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见那卖药郎中疾快的向后跃退数尺，右手一探，从怀中摸出一把短刀。

那短刀上套着绿色刀鞘，刀鞘退下，露出了蓝光耀目的刀锋。一望之下，即知这柄短刀是经过剧毒淬炼而成之物。

曹大同虽然有些晕，但也瞧出那短刀上淬有剧毒，顺手抓起一张木椅，当作兵刃。

那卖药郎中拔出毒刀之后，脸上登时涌现出一片杀机，冷笑一声，直扑而上。

曹大同抡动木椅，横里击去。他天生神力惊人，木椅出手，带起了一阵呼呼的劲风。

卖药郎中看那木椅威势，倒也不敢轻视，一吸真气，身子向后一缩，挥刀削去。

但闻波波两声，曹大同手中木椅，吃那卖药郎中的短刀削去了一半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暗道：那曹大同虽然天生神力，但手脚太慢，不及那卖药郎中刀法快速，只怕片刻之间，就要被他削完手中木椅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又是波波两声，曹大同手中木椅，又被削去了一截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曹大同脸上汗出如雨，滚滚而下，那么高大的汉子，似是已举不动手中木椅。

只听一声闷雷般的大喝，曹大同突然把手中的半截木椅，投了过去，双手抱头，蹲在地上。椎心刺骨的头疼，已使他忘却了生死大事。

卖药郎中一侧，避过木椅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浑小子，要你尝尝这五毒化血刀的滋味。”纵身一跃，飞落到曹大同的身侧，举起了手中五毒化血刀。

只听那矮瘦老者梦呓般地说道：“还不快去救他。”

慕容云笙来不及思索，纵身而起，直扑过去，高声说道：“住手。”话出掌发，呼的一掌，直劈过去。

卖药郎中手中的毒刀正待劈下，慕容云笙的掌风已然劈到，只好一闪避开。

慕容云笙发出一掌之后，人也同时向前冲去。一掠之间，人已冲到了那卖药郎中身前。

卖药郎中回 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江湖上一个无名小卒，名不见经传，说出来，阁下也不知道。”

卖药郎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认识曹大同，那是出没于陕甘一带的人物了。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和这位曹大同素不相识。”

卖药郎中道：“既不相识，为何要出手干涉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江湖道上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”

卖药郎中望了雷化方一眼，突然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和那金笔书生雷化方同属一党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不知他从哪里看出了破绽。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那一位么，在下亦不认识。”

那卖药郎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论你是谁，但你敢出面干预此事，可见阁下倒颇有胆气了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：“在下只想劝阻阁下，不要伤害此人，并没有和阁下为敌之心。”

那卖药郎中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就凭你吗？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……”突然一挥手中五毒化血刀，直向曹大同刺了过去。

慕容云笙早已暗作戒备，就在毒刀刺出的同时，举手一掌，按向那卖药郎中后背的“命门”穴。

这一掌出的无声无息，不带一点风声，但却快速无比。

那卖药郎中毒刀还未点中曹大同，慕容云笙的掌力，已然按上了那卖药郎中背心的“命门穴”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只要在下掌力一发，立时可以震断阁下的心脉。”

那卖药郎中心中原已想到这位武功可能很高，但却未料到他出手如此之快，不禁为之一呆，手中毒刀登时停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右手按在那卖药郎中的背心命门穴上下动，左手却迅快的一探，夺下了那卖药郎中手中的毒刀。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有解毒之药，最好快些取出来。”

卖药郎中略一沉吟，恢复了镇静，说道：“什么药物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解治他头疼之药。”

但闻那伏案而睡的矮瘦老人梦呓般地说道：“你用毒刀刺他一下，他才肯听你的话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果然挥动毒刀，轻轻在那卖药郎中左手上划了一刀。这短刀锋利无比，虽然是轻轻一划，亦是皮破血流。

卖药郎中登时脸色大变，骇然说道：“这刀奇毒无伦。”

慕容云笙冷冷接道：“如若你不肯拿出解药，我就再刺你五刀。”

那卖药郎中对短刀上的奇毒，似是有着无比畏惧，顿时说道：“我必得自己先服药物，阻止这伤口奇毒才行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好生奇怪，暗道：这刀上之毒，难道果真有如此厉害么？不禁转眼望了那卖药郎中的左手一眼。

一望之下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那卖药郎中左手伤处，已然开始红肿，那红肿之势，正在迅快的开始蔓延，就这一阵工夫，那卖药郎中的左手已肿大数倍，五根手指粗如儿臂，

亦不禁心头骇然，暗道：这刀上之毒，果然是厉害的很。

但闻那卖药郎中发狂般地喝道：“那药物在药箱之中。”顾不得生死受制，拔足狂奔，宜向那矮瘦老人跑去，伸手去取那药箱。

那矮瘦老人按在药箱上的左手，微微一抬，让那卖药郎中取走了药箱。

但见那卖药郎中打开药箱，取出了一个奇小的翠玉瓶来，拔开瓶塞，张口把瓶中药物，全都倒入了口中，吞入腹内，右手一探，从怀中又摸出一把匕首一挥，把左臂齐肘斩下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时间血色，已呈深紫，只看的在场之人个个惊讶不已。

卖药郎中一咬牙，又斩断一截左臂下来，看到鲜血流出，才弃去匕首，又从药箱中取出一些药物，敷在伤处，才包扎起来。

他大施郎中手段，却是为自己已除毒疗伤。

慕容云笙缓缓行到那卖药郎中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自己好了，别人还在头疼，那药在何处，快拿出来，别忘了你还有一条右臂。”

原来他那药箱之中，放满了药瓶，不下数十个之多，慕容云笙认不出哪一瓶是疗治那曹大同头疼之药。

那卖药郎中伸手从药箱中，取出一个白瓷瓶来，递给那慕容云笙道：“这瓶药物，让他服下三粒，头疼立止。”

慕容云笙依言倒出三粒药物，让那破山掌曹大同服下，果然药到疼除。

曹大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多谢相救。”探手一把，疾向卖药郎中抓去。

那卖药郎中自断左臂，其疼未息，眼看曹大同一把抓来，只好闪身退避到慕容云笙的身后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曹大同因为头疼难忍，不得不听他们之命，那白骨门的骆玉彪和这阴阳双怪等，只怕都是受了威胁而来，何不逼这人一并交出解药，他们虽然未必会因此相助于我，但至低限度，可以减少很多敌意。

念转志决，伸手拦住了曹大同，道：“曹兄暂请住手。”

曹大同为人虽然有些浑气，但却是深明江湖礼义，心中已把慕容云笙看作救命恩人，当下停手不再追那卖药郎中。

慕容云笙回手一把，又抓住了那卖药郎中的右腕，冷冷说道：“我想在场之人，大都为你预先施下毒药所伤，你既然解救一个人，已然犯了禁，何不全都拿出了解药救了所有中毒之人。”

那卖药郎中似是已屈服在慕容云笙的威胁之下，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已无左手，单余一只右手，还被阁下扣住，如何能取药物？”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没有自绝的机会。”放开了那卖药郎中右手。

那卖药郎中似是已知今日之局，难有抗拒之能，不再作无谓挣扎，伸手从药箱之中取出一个药瓶，道：“此药可解 骆玉彪身中之毒。”

慕容云笙接过药瓶，道：“不会错吗？”

卖药郎中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在下既然拿出药物，自然不用拿出假药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高声说道：“接住了！”右手一抖，把玉瓶疾向骆玉彪投了过去。

骆玉 伸手接过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了两粒药物，托在掌心之中，却是不肯吞下。

那卖药郎中高声说道：“阁下只管服用，在下还在此地，决不敢给阁下假药服用。”

骆玉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在下服错了药物，只怕阁下要死在我毒性发作之前。”

张口把手中药丸吞了下去。

慕容云笙望了阴阳二怪一眼，道：“还有解救那二位兄台的药物呢？”

阴阳二怪原本对那慕容云笙存有一份轻视之心，但看他出手制服那卖药郎中的手段，心中大生震撼，暗道：幸好刚才未激怒于他。

只见那卖药郎中又伸手取过一个药瓶，交到慕容云笙手中，道：“这是解救阴阳二怪身中之毒的药物。”

慕容云笙把药瓶投给阴阳二怪，道：“两位请服用解药吧！”

阴怪一伸手接过药物，道：“多谢赐药。”

伸手打开瓶塞，倒出了两粒丹丸，自己先行吞下一粒，手托一粒，交给了阴怪。

慕容云笙回顾了卖药郎中一眼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服用过药物之后，请运气相试，是否是解毒药物？”

阴阳二怪，曹大同和那白骨门中人，闻言运气相试，果然身上之毒，全都消除。

骆玉彪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多谢兄台，不知可否见告大名，日后在江湖之上相遇，也好报今日之恩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偶遇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算不得什么，怎敢当报答二字。”

骆玉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也不勉强了。”突然转身大步下楼而去。

阴阳双怪紧接着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多谢相救。”抱拳一揖，下楼而去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注到曹大同的身上，道：“阁下也可以去了。”

曹大同望了那卖药郎中一眼，道：“这小子害我头疼数日，岂肯和他善罢干休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位兄台害你数日头疼，但他已尝到断臂之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请看在兄弟份上，不用追究此事了。”

曹大道：“你对我有赐药救命之恩，曹大同闯荡江湖，讲究是恩怨分明，看在你朋友的份上，在下饶他一命就是。”

说完，大步回到原座之上，又大吃大喝起来。

慕容云笙回顾了那卖药郎中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可以走了，不过，你这毒刀太过恶毒，带在你身上必要害人，在下替你收存起来。”

那卖药郎中不再多言，伸手提起药箱，大步下楼而去。

雷化方一直冷眼旁观，看着慕容云笙处理这一场混乱复杂之局，大度雍容，颇有慕容长青生前之概，心中大是欢乐，纵声而笑，自斟一杯，一饮而尽。

但闻那矮瘦老人，高声说道：“无毒不丈夫，你们这等宽大之量，对付正人君子，也还罢了，对付恶毒之人，那是白费心机了，不要只管指示别人逃命，自己也该逃命去了。”

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清楚，自然是有意而发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这人每在最为难的时间，说上一两句话，无不是直剖要害，发人深省，显然是有意来帮助我们了。”

心念一转，缓缓行到那老人身前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老前辈。”

那矮瘦老人身子一转，避开一礼，道：“谁是老前辈了？”

慕容云笙听得一怔，暗道：“这人明明在帮助我们，怎的忽然又变的这般冷漠，当真敌友难测。”

原来，他认为那老前辈三个字，乃敬老尊贤之称，这人万无避忌之理。

但闻那矮瘦老人梦呓般地接道：“不要太过自信，这一闹，人家恐怕已查觉出你的身份，果真如此，来势必然如狂风骤雨一般。你们几人之力岂是别人的敌手。只可暗袭，不可明斗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十分明显，那是明明在告诉慕容云笙和雷化方，强敌立刻就到，你们要走得快些走了。

这时，听涛楼上只余下四个人，慕容云笙和雷化方除外，还有那矮瘦老人和曹大同。

雷化方不再避忌，缓步行到那矮瘦老者桌位上坐下，低声说道：“阁下不愿说出姓名、身份，自然是心有苦衷……”

那矮瘦老者一翻身，道：“谁有苦衷了？”

经验广博的雷化方，也听的莫名其妙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阁下相助之情，存歿均感。”

那矮瘦老者道：“我又不认识你们，谁要你们感激我了？”言词咄咄逼人，丝毫不留余地。

慕容云笙看那老人对待雷化方神情间大不客气，急急接口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一位是在下一位长辈。”

那矮瘦老人突然抬起头来，望了雷化方和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他是你的长辈，那也与我无关啊！”

雷化方一欠身，道：“区区雷化方。”

那矮瘦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雷化方，我也一样不认识啊！”雷化方面孔一红，强自忍着心中激忿，十分尴尬地说道：“在下打扰阁下了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那矮瘦老人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论你是雷化方也好，申子轩也好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赶快离开此地。”

雷化方本已转过身子，行了数步，听得那矮瘦老人之言，又停下了脚步。

这当儿，突听得一阵嗡嗡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那矮瘦老人急道：“要你们走，偏不听话，现在走不了啦。”

慕容云笙流目四顾，并不见有人登楼，只有曹大同仍在大吃大喝。

雷化方低声说道：“慕容贤侄，这位老人是一位高明的隐士！”

但闻那矮瘦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什么高明，不听我的话早些离开，现在只好沉着应变了，还不快回原位坐好，站在那里发什么呆？”

雷化方微微一怔，缓步到原位之上，坐了下去。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也退回原位坐下。

突闻衣袂飘风之声，四个劲装大汉，鱼贯跃上了听涛楼。矮瘦老人低声说道：“沉着应付，千万别慌，必要时，我会出手助你。”

言罢，重又伏案睡去。

慕容云笙暗暗奇道：事事俱都在他预料之内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四人穿着一色的天蓝滚红边的长衫，年龄亦都在三旬左右，神色冷峻，满脸杀气。

这四人不但年龄相若，衣着一般，而且用的兵刃也是一样，四个人各自佩着一柄长剑。

这四人虽然穿着长衫，但那长衫紧裹身躯，骤看之下，有如短装劲服一般。

雷化方目睹四人奇怪的衣着，江湖上从未见过，心中突然一震：强敌施用各种恶毒的手段，一直逼迫那些从不相干的武林人物和我们为敌，但看这四人奇怪的衣着，大约是他们真正的属下了。

心中念转，那四个长衫人已然缓步逼行过来，左首一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是雷化方吗？”

雷化方看眼前形势，知今日之局已然难免一战，一探手，摸出两支金笔，道：“不错，区区正是雷某，四位怎么称呼？”

那左首蓝衫人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不是和阁下攀交而来，用不着通名报姓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可是雷某却不识诸位。”

仍由那左首蓝衫人接口说道：“只要你是雷化方，那就够了，你是动手抗拒呢，还是束手就缚？”

雷化方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这四人不像首脑，如若我能够设法见得那位害死慕容大哥的真凶主犯，那是死也甘心了。

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在下如若束手就缚，后果如何？”

左首青衫人冷冷说道：“那要看你的造化了。虽然是死亡的机会很大，但还有一线生机，敝上一高兴，也许会留下你的性命。如若是动起手来，那你是必死无疑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贵上现在何处？”

最右一个道：“他并无束手就缚诚意，老大也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。”寒芒一闪，长剑出鞘，唰的一剑刺了过来。

剑势快速，有如闪电一般。

雷化方一闪避开，金笔疾出，直点那出剑人右腕脉穴。

他这几支子笔，虽然较母笔为小，但招术却是慕容长青亲自指点、传授，专以突穴截脉，最适宜和人近身相搏。

最右一位执剑长衫人，吃他出手一笔，逼住了右腕穴道，不得不向后跃退。

但那左首长剑人，道：“不要伤了他的性命。”长剑一闪，刺向咽喉。

雷化方心头骇然，暗道：好快的剑法。身似陀螺一转，左手金笔反点对方的曲池穴。

由于他出手一击、都是攻向敌人执兵刃的肘腕要脉，迫使敌人无法变招，那左首青衫人，不得不向后倒退一步。

慕容云笙手中执着那卖药郎中的毒刀，凝神戒备，只要一发觉雷化方稍有不支，立时出手相助，哪知雷化方笔法奇奥，随手两笔，迫得强敌连连后退。

雷化方迫退左首青衫人，正待挥笔还击，忽见眼前剑花闪动，一片剑花，分由四个方位刺来。

原来四个青衫人，眼看雷化方出手一击的威势惊人，立时布成四个方向，分由四面各刺一剑。

雷化方金笔疾展，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挡开一片剑花，心中却是大为吃

惊，暗道：好恶毒的剑法。

他半主闯荡江湖，会过了无数高人，但却很少遇上过这等快速的剑手，佳妙的配合，和那凌厉的剑招。

左首青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金笔书生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长剑一抖，又是一剑攻来。

紧接着三剑并到，分取四个穴位。

金笔书生雷化方大喝一声，金笔“划分阴阳”，挡开两剑，人却疾向后退了三步，避开另外两柄长剑。

那青衫人出剑太快，雷化方应变虽已够快，仍是险象环生，左臂衣服吃那长剑划破了一道三寸长短的口子。

慕容云笙怒声喝道：“倚多为胜，算得什么英雄人物。”喝声中跃飞而起，扑向正南方位一个青衣人，左手骈指点向正北方位的青衣人，右手毒刀却刺向正南方位的青衣人。

两个青衣人突然间各自向后跃退四尺，避开了一击，同时让开了一条路。

慕容云笙毫无江湖阅历，见自己一出手，两个青衫人就纷纷让开，心中正待盘算如何对付四人，哪知脚落实地，主意未想出，剑光打闪，两个向后跃退的青衣人突然又合围而上，双剑并出，攻向要害。

两人剑势来的十分平衡，不早不晚的一齐攻到。

慕容云笙只好退了两步，先避开敌人锐锋，正设法还击，四个青衫人已然交换移动方位，四柄长剑连绵而出。

原来，那两个青衣人让开一条路的用心，只是想把慕容云笙逼人剑阵之中。

雷化方见多识广，看四人连绵数剑，已知是一个极为利害的剑阵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贴背迎敌，不可轻率躁进。”

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和雷化方贴背而立，右手毒刀挥动，迎接长剑。

雷化方得慕容云笙之助，少了后顾之忧，金笔突穴截脉，全力出手，合两人之力，算把四个青衫人凌厉的剑阵挡住。

四个青衫人越转越急、剑招也愈来愈快，飘花落英一般攻向两人，远远看去，只见一团寒芒，裹着两人流转。

慕容云笙施展开手中毒刀，配合着雷化方手中双笔，封挡四个青衣人配合佳妙的联攻剑招，一时间虽然不致受伤落败，但想冲出四人联手的剑阵，亦非容易的事。

缠斗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仍是不胜不败之局。

四个青衫人和慕容云笙同时感到不耐，慕容云笙低声对雷化方道：“这等缠斗下去，对咱们大是不利、叔叔小心自保，我要行险求胜了。”

就在慕容云笙准备行险求胜，试破对方剑阵的同时，那青衫人同时也改变了打法，只听一声长啸，四人停下了疾快的轮转之势，四柄长剑分由四个方位，连人带剑直欺上来。

慕容云笙低喝一声：“来的好！”右手毒刀一挥，逼住了一支长剑，友手紧随着疾向那人右手之上扣去，左脚飞起，踢向另一人丹田要穴。

他以攻对攻，一举间分向两人还击。

只听两声轻微的闷哼传来，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，慕容云笙飞起一脚，正踢中那青衫人丹田要穴之上，身子飞了起来，撞在一张饭桌之上，直撞的桌椅乱飞摔出去七八尺远。

同时，左手也轻轻松松的抓住了另一个青衫人的握剑右腕。

慕容云笙飞起一脚，只望能够一阻那人的攻势，料不到一脚竟踢中了那人要害，同时，也轻轻松松的扣住了另一人的腕穴。

这情景，反使慕容云笙有些迷惘不解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迟疑之间，又是两声砰砰大震，另外两个青衫人同时摔在了地上。

雷化方双手金笔，刚刚挡开了两个青衣人的长剑，还未来及还击，那两个青衫人已然倒摔在地上。心中大感奇怪，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贤侄如何伤了他们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我伤了他们。”

抬头看去，只见另一个执剑人双目圆睁，神情凝滞，分明已被人点了穴道，不禁一怔，暗道：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
只听一阵哈哈大笑，破山掌曹大同缓步行过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兄台武功高强，在下正想出手助拳，四个免崽子已经伤在了阁下的手中。”

慕容云笙一松那青衫人的腕穴，那青衫人立时倒了下去，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在下……”

曹大道：“兄台不用谦辞了，区区走了半生江湖，未见过兄台这等人物，无声无息中同时连伤了四个第一流的高手。”

慕容云笙还待分辩，突听那矮瘦老人说道：“快些走了，如若等强敌第二批援手赶到、连我也走不成了。”

雷化方究竟是见多识广的人，略一沉吟，已然了解内情，分明是那矮瘦老人暗中相助，使“豆粒打穴”神功，一举间打中四个青衫人的穴道。当下低声对慕容云笙说道：“贤侄，那老人是一位非常人物，分明在暗中帮助我们，此等高人，多具怪癖，不能以常情测度、我瞧他对你不错，他既然再三要我们走，看来是不能久停了，快去说几句感谢之言，最好能和他约下后会之期。”

这一番打斗，剑光刀影，剧烈异常，连听涛楼上的跑堂伙计，也躲的没有了影儿，放眼全楼，除了四个倒卧在地上的青衫人外，只有那矮瘦老人，雷化方、曹大同和自己四人了。慕容云笙当下缓步行到那矮瘦老人桌位之前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赐助。”

矮瘦老人冷冷接道：“我说你们快些走，如果你耳朵不聋，那该是听的很清楚了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们立时就走，不过……”

那矮瘦老人突然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说话很客气呀！谁是你的老前辈了？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人怎么有些疯疯癫癫，难道绝世高人，都是这般的玩世不恭么？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敬之处，肃然说道：“此番相助之情，晚辈是感激不尽，但不知此番别过，是否还有见面的机会？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来日方长，我又不会死，为什么没有见面机会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之意，是说老前辈，可否肯赐告后会之约？”矮瘦老人道：“怎么？你一定要见我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晚辈心慕风仪，感戴恩情，希图后晤，何况，晚辈还有向老前辈讨教之处。”

矮瘦老人冷漠的说道：“你一定要见我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一片至诚。”

矮瘦老人双目中突然闪起一抹光亮神采，道：“好吧，你想几时见我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自然是愈快愈好了！”

矮瘦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今夜三更时分，咱们在仙女庙中相见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仙女庙……。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你如不知道，问问你两位叔父吧，他们定然知晓。”

言罢，起身下楼而去。

那矮瘦老人的行动，看上去并不见很快，但一转眼间，他已走的踪影全无。

慕容云笙低声说道：“五叔父，咱们该当如何？”

雷化方道：“就为叔父之见，咱们听从他的吩咐，不过，最好还是请示你二叔父一声……。”

但闻申子轩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不用了，咱们没有选择，必得听他之言不可。”

转头看去，只见申子轩站在楼梯口处，不知何时，他已登上了听涛楼。

雷化方目光一掠四个青衫人道：“咱们如何对这四个人？”申子轩道：“你记得他们哪一个为首吗？”

雷化方仔细瞧了一眼，道：“四人衣着年龄，大致相若，很难分辨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就随便带上一人，也好逼问口供。”曹大同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在下替几位效劳。”

申子轩接口说道：“那就有劳曹兄了。”

曹大同一探手，抱起了一个青衣人，扛在庸上。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，咱们哪里会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白沙渡口，”当先下楼而去。

雷化方低声对曹大同，道：“阁下请随在下身后而下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断后。”

雷化方摸出两片金叶子放在桌上，当先下楼而去。

三人鱼贯而行，下得听涛楼，雷化方立时加快了脚步。

曹大同身躯魁梧，有如半截铁塔一般，肩上扛着一人，大步奔行，满街行人，无不纷纷让道。

三人一阵急赶，出了江州城，直奔白沙渡口。

这是一处荒凉的渡口，早已弃置不用，但却有一艘很大的帆船，停在渡口之处。

曹大同望了那帆船一眼，道：“那不像渡船……。”

只见舱门启动，申子轩出现在甲板上，道：“快些上来。”

雷化方飞身一跃，当先登船。曹大同、慕容云笙随着上了甲板，帆船立即锚起橹动，直向江心驶去。

雷化方、曹大同、慕容云笙鱼贯行入舱中。

两个身着渔服的大汉，正在船尾忙碌，一个摇橹，一个正在挂帆。

申子轩缓步行入舱中，随手关上舱门，道：“强敌耳目遍布，防不胜防，哪里都不安全，只好躲在船上了。咱们放舟江心，随风张帆，不用担心再为敌人耳目听去了。”

雷化方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二哥仓促之间、在哪里找到这艘巨舟？”

语音转低，接着：“船尾上掌舵人靠得住吗？”

申子轩点点头道：“为兄在江州也曾稍作布置，只是进行十分隐秘，这

艘巨舟，为兄购存两年之久。船上人都是为兄所收弟子，贤弟尽可放心。”缓缓站起身子，伸手抓起那青衣人，轻轻在那人背上一拍，一粒黄豆大小的纯钢制成的菩提子，跌脱在舱板之上。

慕容云笙看那菩提子击中之位，正是人身十二晕穴之一。

申子轩拍落那青衫人穴道中的菩提子，随手又点了那人的双臂、双腿上四处穴道。

青衫人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几人一眼，闭目不语。

申子轩缓缓放下那青衫人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看清楚了你处身何处吗？”

青衫人冷笑一声，仍不言语。

申子轩沉声说道：“这是一艘巨舟，正行驶于江心之中，决不会有你们耳目监视，在下希望朋友能回答几个问题。”

青衫人闭上双目转过脸去，一脸居傲之气。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贵上的手段，十分毒辣，那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咱们对朋友你也不会手下留情，不动刑罚则已，动便是使你朋友无法忍受的酷刑。不过你如肯答复我等相询之言，咱们决不伤你朋友一根毫发。”

那青衫人恍如未曾闻得申子轩问之言，一直是不肯开口。

雷化方霍然站起，道：“二哥，不用对他这等说理，我不信他是铁打钢铸的人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再说。”

申子轩伸手拦住了雷化方道：“不教而谓之虐，咱们先把话说明白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，“区区申子轩，人称中州一剑，在武林薄有虚名，出口之言，向无更改，只要你朋友回答了在下问话，咱们决不加害，立刻释放。”

青衫人似是被申子轩坦诚感动，睁开双目，道：“我如不肯回答呢？”

申子轩双眉一耸，道：“在下讲过就算，你如能自信熬得过酷刑，那就不用回答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，我瞧不用和他多费口舌了，这人对那些魔头，早已经死心塌地，岂是好言所能说动。”

申子轩双目凝注那青衫人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如相信贵上，能够这时来此救你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在下只好先给你一点苦头吃吃再说了。”

言罢，突然站起身子，行到那青衫人的身侧，提手一掌，拍在那青衫人的左肩之上。

这一掌暗蓄内力，那青衫人左肩关节之处，应手脱断。

青衫人冷哼一声，强自忍春，未发出痛苦的呻吟之声。

申子轩冷笑一声，又是一掌，拍在那青衫人的右肩之上，卸了那青衫人的右肩关节。

那青衫人虽然在极力忍受着痛苦，但这双肩被卸之苦，实是难以忍受，登时痛得脸色大变，牙齿咬的格格作响。

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五阴绝穴被点之后，行血返回内腑，有如万蛇在体内行走，这时，不论何人等都将难以自持，挥手投足，呼号呻吟，阁下双肩关节脱臼，难以伸展，那就更增加内腑的痛苦。”青衫人头上汗水淋漓而下，道：“你力何不杀了我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在下相信阁下知道很多秘密，只是不肯说出罢了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别说我不知道，纵然知晓，也不会说出来。”申子轩道：“好，那咱们就试试看吧。”

那青衫人突然冷冷说道：“住手。”

申子轩依言停手，缓缓说道：“朋友可是改变了心意。”青衫人冷冷说道：“在下亦自知无能忍受那行血返集内腑之苦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武林中能够受得此番痛苦之人，只怕很难找出几人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解开我‘带脉’、‘维道’二穴，我告诉你胸中所知内情。”

## 第十回 蛛丝马

青衫人道：“我只怕很难使诸位满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领导阁下的首脑，是何许人物，姓名如何称叫，现居何处？”

青衫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雷化方怒道：“二哥，这小子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让他吃到苦头，他是不知厉害，对他不用太过仁慈了。”

申子轩摇手制止住雷化方，缓缓说道：“五弟稍安勿躁，在下相信这位朋友说的不是谎言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在下确实不知。”

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申某相信你朋友的话，就贵上为人的严谨神秘，你朋友纵然是身份极高，但怕也难以知晓内情。不过，那是就实际上主持人物而言，但你朋友之上，总该是还有个领导人物，那人的姓名，想阁下必可见告了。”

青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人叫八臂哪叱李宗琪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李宗琪，从未听人说过这名字啊！”

青衫人缓缓说道：“他是我青衫剑手中的领队，我们一切行动，都听命于他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朋友怎么称呼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区区姓许，单名一个元字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原来是许兄。”

许元忽然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在下已经是将死的人了，那也不用再以谎言相欺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只怕你没有自绝的机会。”

许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没有很多时间了。”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许兄来此之前，可是已眼下了致命的药物？”

许元抬头望望天色，神情间流现出一股死亡的悲苦，道：“不错，我等每次出动之前，都先行服下一种致命的药物，失手被擒，那也是死路一条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是故，诸位每次和人动手之时，一个个勇往直前，悍不畏死。”

许元道：“克敌致胜而归，不但可保得性命，而且有宴庆功。”悲苦的脸上，突然泛出一种向往的微笑，似是那庆功的酒宴，使他有着深深的留恋。

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位不但被控制了身体，而且也被控制了心灵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每次召集诸位，下令之人，只有那八臂哪叱李宗琪一个人吗？”

许元道：“不错，整个的青衫剑手，都听命他一人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李宗琪生相如何？阁下是否可以见告？”

许元道：“儒巾蓝衫，十分文雅，外形看去，不似会武之人，其实却身负绝技，能在一扬手间，打出八种不同的暗器，故有八臂哪叱之称。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武林中双手同时能发出八种暗器的只有一位十手罗汉李豪，那李豪之外，江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此能耐，难道那李宗琪会是李豪的后人不成。”

许元道：“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如若这位许兄，不是言过其实，李宗琪定然是李豪的子弟了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道：“大概是不会错了。”

目光转到许元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那八臂哪吒李宗琪受何人指挥，不知许兄可否见告？”

许元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青衫剑手之中只有二三人知晓此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许兄呢？”

许元道：“在下就是二三人中之一。”

申子轩倒了一杯茶，双手捧到许元面前，拍活他两臂穴道，道：“许兄先请喝一杯茶，慢慢说吧。”

许元接过茶杯，吃了一口，道：“在下的时限快到，随时有死亡可能，哪里还能够慢慢的说呢。”

申子轩心中暗道：看他说的这般认真，只怕不是虚言，如若说了一半，毒发而死，那可是一件大憾恨的事，当下也不再多劝。

许元接过茶杯，喝了一口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只有在这等平静的死亡之前，我才想到了善恶是非。”

首先缓缓由申子轩、雷化方等脸上扫过，道：“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信的事情，在下不知八臂哪吒李宗琪是否也和我等一样茫然，但在下却亲自经历了一次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经过内情如何？”

许元道：“大约是两个月前吧？一个细雨朦朦的深夜，李宗琪带了两个青衫剑手，那两人中有一个就是区区，我们行向一片荒凉的郊野，在一处四无人家，荒凉的小庙中，停了下来。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荒凉的小庙之外，已经坐了八九个人，在下约略一眼间，瞧看所得，八九个人中有三个似是跟敝上李宗琪一样的身份，另外几人，大约都是和区区一般的仆从人员。”

但闻许元接道：“我看到了敝上和另外三人微一点头，立刻盘膝坐在草地上。自然，我们随行之人，只好依样画葫芦，也跟着盘膝在草地坐下。”

许元伸手取过茶杯，又喝了一口茶，接道：“大约过了一刻功夫，那小庙之中，突然传出来三声清脆的钟鸣，敝上和另外三个人，一齐进入那小庙中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庙中是何许人物？”

许元道：“在下知道的就是这些了，那庙中是何许人，是何情形，就非在下所知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许兄坐在那小庙之外，可曾听到几人的谈话吗？”

许元道：“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，只是隐隐可闻而已，谈些什么，却是听不清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许元道：“以后，敝上由小庙出来，就带着在下等离开了那里，如是那小庙中有一个人是敝上的上司，也许那人才是主脑人物之一。”

雷化方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必须找到那八臂哪吒李宗琪，才能够查明内情了。”

申子轩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只怕那八臂哪吒李宗琪，也只是知道这一点内情而已。”

雷化方目光转到许元脸上，道：“那李宗琪现在何处？”许元道：“就

在江州城附近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知许兄是否可指明一条去路……”

忽见许元身子开始抖动，一个跟斗，栽倒船舱板上。申子轩急急伸手扶起许元，轻轻一掌，拍在许元背心之上，道：“许兄，许兄……”

只见许元的眼皮缓缓垂下闭上。

申子轩伸手在许元鼻息之上一按，早已气绝而逝。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好恶毒的药物，一发作立刻死去、一点不留挽救的机会。”

雷化方突然抱起许元的尸体，道：“如若小弟料断不错，片刻之后，他的尸体，就要开始变化，咱们先把它水葬了吧。”

申子轩急急说道：“脱下他的衣服。”

雷化方若有所觉，急急脱下了许元外衣，凝目望去，就这一阵功夫，许元整个的脸色，已然变的铁青。

申子轩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哥教咱们仁德，但咱们目前所遇的敌人，却是一个险诈神秘，手段恶毒无与伦比的人物，和他们讲仁德，只是自讨苦吃了。”

就这几句话的工夫，那许元的耳鼻之间，已然缓缓的流出血来，一股浓重的腥臭之味，扑人鼻中。

雷化方双手抓起那许元的身体，用力一抖，投出舱外，沉入滚滚的江流之中。

慕容云笙望着那沉入江中的尸体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咱们早些问他李宗琪的下落就好了。”

申子轩摇摇头道：“以当时情势判断，其人已知必死，而且咱们都无法救助于他，如若想以威武屈辱于他，只怕他宁死不屈，错的是想不到他竟然毒性发作如此之快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刻，咱们只有先设法找到那李宗琪，才能了然内情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二十年来，咱们一直在黑暗之中摸索，倒是今日还算找出了一点头绪，也许我们在短时之内找不到那李宗琪，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个线索可寻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想起了那矮瘦老人之约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在听涛楼上遇上那矮瘦老人，他约小侄今夜在仙女庙中相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只是约你一个人吗？”

慕容去笙道：“这个，没有谈说清楚，不过，我想两位叔父同去无妨。”

申子轩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咱们行舟江心，飘泊不定，强敌纵然耳目灵敏，也不易监视到咱们行动，到二更时分，再行靠岸，到天女庙中会见那神秘老人。”

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咱们都该好好的养息一下精神，准备对付强敌。”言罢，闭上双目，靠在木椅上养神。

慕容云笙正待运气调息，突然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师父，有两艘快艇，似是在追踪咱们。”

申子轩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有多少时刻了？”一面答话，一面大步向舱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抬头看去，只见那报事大汉，年约二十五六，紫脸浓眉，上身穿一件天蓝裹身短衫，下面却是油布作的水衣，腰中一条四指宽的皮带上，挂着四把尺许的短刀，紫脸大汉对那申子轩十分尊敬，欠身退步，让开了出

舱之路。

雷化方急随在申子轩身后，行出了舱门。

但闻紫脸大汉说道：“追随咱们帆船之后，总有半个时辰之久了，我和余师兄连转两次方向，两艘快艇竟然也紧追不舍，显然是一直追我们而来了。”那紫脸大汉一面回答申子轩的问话，一面举步行出舱门。

慕容云笙行近舱门口处望去，果见两艘快艇，破浪而来，紧随帆船之后。

申子轩沉声说道：“放下风帆。”

那紫脸大汉应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余师兄掌好舵。”双手齐出，两条风帆一齐落下。

奔行如飞的小舟突然间慢了下来。

两艘破水如飞的快艇，收势不住，直向帆船之上撞来。

但两艇上的掌舵人，似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舵手，就在快艇即将撞上帆船的刹那，疾快转舵，两艘快艇分由两侧，擦着帆船驰过，惊险之处，间不容发。

只见那快艇后梢，各有两个大汉摇橹，两个大汉挥桨相助。

那快艇上小舱门窗紧闭，无法看清楚舱内景物。

申子轩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果然是追踪我们而来，想不到他们在水面上也有耳目，看来只怕难免在江心一战了。”

目光一掠那紫脸大汉和掌舵人，道：“你们准备好水衣兵刃和救生之物，以备万一。”

两个大汉应了一声，很快的穿上衣服。

原来两人早有准备，穿了水裤。

申子轩回顾舱中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贤侄习过水中功夫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惭愧，不知水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五叔和我，亦未习过水中工夫，如若动上手，要快速求胜。”

话未说完，那两艘快艇已经打了一个转，重向帆船驰来。

只见左面快艇之上，站着一个儒巾青衣，年不过三十，颔下无须的文士，小艇将要接近帆船时，忽见他纵身跃起，直向帆船之上跃飞过来。

雷化方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！”扬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那儒巾青衫文士身悬半空，突然一收双腿，悬空翻了一个跟斗，避开了雷化方遥发的一记劈空掌力，直落在帆船甲板之上。

雷化方一击未中，立时欺身直逼过来，准备再次出手。

这时，那紫脸大汉和那姓余的掌舵人，以及慕容云笙等都包了上来，团团把那儒巾青衫人围在中间。

申子轩摇摇手，阻挡住群豪，缓缓说道：“朋友贵姓？”

青衫文士神态冷静，目光缓缓扫掠了申子轩等一眼，道：“在下姓李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八臂哪吒李宗琪？”

儒巾青衫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那遭尔等生擒的属下，已经告诉你们了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正愁无处找他，他却自动的送上门来，无论如何，不能放过他了。

心中念转，不禁仔细的瞧了对方两眼，只见他气定神闲，若有所恃。

但闻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李朋友追踪咱们而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李宗琪目光流动，不停的向舱内瞧着，一面缓缓说道：“在下来找那位被各位生擒来此的属下。”

雷化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是真的不知呢，还是明知故问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我知道他死了，但他尸体呢？”

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那位许兄预先服下的药物，十分恶毒，死后片刻，尸体已变，咱们只好把它水葬江心了。”

李宗琪点点头，冷肃地说道：“那很好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诸位杀了我一个属下，不知准备如何向在下交代？”

慕容云笙突然接道：“你想怎么讨呢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那要看诸位的态度如何了？”

目光在慕容云笙身上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我这属下，非同寻常，每个人都化费了我甚多时间，而且人数也不能减少，诸位杀我一个属下，在下必得补充一位新人才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你的事，与我等何干？”

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属下被杀之后，补充之人，一向是那动手杀死咱们属下的人，所以，我青衫剑手一人比一人武功高强。”

这时，那两艘快艇，已然停了下来，紧靠在帆船旁边而停。

慕容云笙回顾了雷化方和申子轩一眼，说道：“两位叔父，这一阵让小侄吧！我如不是敌手，两位叔父再替下小侄就是。”

这时，曹大同也从舱中行了出来，站在舱门口处。

他身躯高大，站在那里高过舱顶甚多，神威凛凛，气势极是骇人。

李宗琪打量了曹大同半天，才把目光投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。道：“在下几位属下，可是伤在你的手中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阁下有豆粒打穴之能，那是足见高明了，但暗器一门，种类繁多，豆粒打穴，那也算不得什么绝技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四个青衫人大约是伤在那矮瘦老人手中，和我无关，但此刻形势逼人，既不便向他解释，只有硬着头皮认下来了。

李宗琪不闻慕容云笙回答之言，重重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阁下伤了我一个属下，依例应由阁下补充。”

慕容云笙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说的很轻松。”

李宗琪接道：“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小心了。”

一扬手，一股强劲的掌风，迎胸直撞过来。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人随手一击间，就含有如许强大的暗劲，实非小可。心念转动，备加小心，一闪避开，还了一击。只见两人掌来指往，斗的十分激烈，每一招都是充满着杀机的致命招数。

李宗琪施出的武功很杂，忽而是少林的金刚掌，忽而是武当的内家绵掌，对敌不过二十回合，连变了五种拳法。

申子轩、雷化方，对那李宗琪武功的渊源，大为震撼，那许元说的不错，这李宗琪果是有非常之能。

他不但精通各家拳掌，而且精通的都是各家门派的精奇武学，除了本门中弟子之外，外人很难有机会得其精华。

慕容云笙只用出一种武功对敌，但因其变化精奇，那李宗琪虽然连变了数种武功，均为慕容云笙奇奥的掌法破去。

片刻间，两人已然搏斗了五十余合。

李宗琪似感不耐，大声喝道：“阁下武功不错。”

喝声中掌法一变，突然一招穿心掌，直向慕容云笙前胸拍去。

这是青城派掌法中极为恶毒的一招，来势猛锐，极难抵挡。

慕容云笙眼看李宗琪掌势一翻，巧快无比的逼近了前胸，心中大为震骇，闪避已自不及，只好扬手一把，反向李宗琪脉门之上扣去。

原来这甲板地方狭小，动起手来，不能像平地一般的飞跃闪纵，大都靠拳掌的变化，对付强敌，是以动手相搏更见凶险。

攻守双方都以快速无比手法，争取优胜。

就在李宗琪右手触及那慕容云笙胸前时，慕容云笙的右手，也同时触上了李宗琪的右腕。

李宗琪似是未料到慕容云笙的武功如此高强，竟能在间不容发中扣向了自己的脉穴，心中震骇中，五指疾纵，反向慕容云笙的腕上扣去。

两人同时扣住了对方脉穴，但却又同时转腕避开要穴，紧紧抓住了对方的手腕。

这时，两人右手互握，各自余下了一只左手。

李宗琪首先发难，左手一起横里拍来。

慕容云笙左手挥起，硬接下一掌。

但闻一声砰然大震，两人左手又接实了一掌。

这一掌硬拼，两人又是个平分秋色之局。

申子轩一皱眉头，突然向前欺进了两步，右手疾出，点了李宗琪两臂的会孺穴。

八臂哪吒李宗琪自负艺高，孤身登上帆船，这时右手和慕容云笙右手相握，左手又和慕容云笙拼了一掌，一时间哪里还有余力对付申子轩的突袭，两臂会孺穴全被点中。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笙儿，拖他入舱。”

慕容云笙右手加力，把李宗琪拖入了船舱之中。

申子轩沉声说道：“挂帆起舟，准备拒敌。”

雷化方、曹大同同时踏前两步，蓄势戒备，准备对付那快艇上来的来人。

两个身着水衣的大汉，动作奇快，片刻间已挂上风帆。

这时，江风甚大，帆船箭一般向前驰去。

左面一艘快艇，突然转向而驰，急驰而去。右面一艘快船，却疾追帆船而行。

大出意外的是，快艇上竟再无人出战，跃登帆船。

申子轩待帆船行出了数十丈后，才缓步进入舱中。

这当儿，慕容云笙已另外点了李宗琪身上三处穴道，把他放在一张木椅之上。

李宗琪闭目而坐，有如老僧入定一般，望也不望几人一眼。

申子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李世兄青出于蓝，在下昔年曾和令尊千手罗汉李豪有过几面之缘。”

李宗琪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家父么？已然过世二十年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对令尊那旷世绝今的暗器手法，在下是敬佩无比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如论及武功一道，令尊不似你李世兄这般渊博。”

李宗琪冷冷说道：“家父的故交很多，但都和在下无涉，阁下如若妄想借和先父相识交情，套我头上，那是白费心机了。”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这人托大的很，理该先让他吃些苦头，杀杀他的火气才是。

但闻申子轩说道：“李世兄多心了，区和令尊只是相识而已。谈不上交情二字。不过，在下觉着奇怪的是，你李世兄这身武功，并非是得自家传。”

李宗琪冷冷说道：“阁下管的事情太多了，我李宗琪见识广博，如若会被你套出一点内情，那岂不是白在江湖上走动了！”

雷化方再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“李宗琪，你别忘了是被我们所擒之人，我们随时可以把阁下置于死地。”

李宗琪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诸位有胆子，尽管下手就是。”

雷化方目注申子轩道：“二哥，这人如此狂傲，看来实难问出什么，当年慕容大哥全家被戮之事，是何等惨绝人寰，对付这等恶毒敌人，似是不用再存仁慈心肠呢。”

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贤侄，适才你在听涛楼上，夺得那卖药郎中的毒刀何在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收藏起来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拿给我。”

慕容云笙只好拿出毒刀，恭恭敬敬递到雷化方的手中。

雷化方接过毒刀，在李宗琪眼前晃了一晃，道：“阁下识得这把毒刀吗？”

李宗琪那等狂做的人物，目睹毒刀之后，也不禁脸色一变。

但他仍然强自镇定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在下先告诉你这刀上奇毒，厉害无比，中人之后，肌肉收缩、在下知晓的也就是这些了，先告诉了你，那是教而后诛了。”刀锋一闪，挑破了李宗琪左臂上的衣袖。

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五叔父……”

雷化方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刀太过恶毒，如若用以杀人，未免太过惨酷了。”

雷化方冷笑一声道：“你那爹爹被杀之时，他们的手段，还不够惨酷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五叔父教训的是。”

他想起爹爹被杀仇恨，不再阻止。

李宗琪突然转过脸来，目光凝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阁下是慕容长青之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也许没有参加昔年围杀家父的行动，但你现在却是和在下等为敌，最低限度，你是受谋杀家父的凶手所用。”

李宗琪冷峻的目光，缓缓由几人脸脸上掠过，道：“那慕容长青确为江湖上做了不少好事；你如真的是慕容长青之子，听在下良言相劝，早些离开江州，找一处人迹罕到之地，隐居起来，不要再在江湖之上走动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照阁下这等说法，在下全家被杀之仇，不用报了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你报不了。”目光一掠申子轩和雷化方接道：“算上你这两位叔父，亦是毫无希望，也许他们的武功，还不及你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承蒙好意相劝，在下亦想劝阁下几句，你们高手众多，实力强大，那是不错，不过此刻在下等却控制了阁下的生命。”

李宗琪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毒刀也是从你们同伙人手中夺来，不知何毒所浸，那确是恶毒无比，不论何人，大约都没有忍受之能，希望你会相信在下之言。”

李宗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，你们诚然可以杀死在下，但诸位自会力我偿命。”

雷化方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管咱们是否偿命，先让你吃些苦头再说。”一扬毒刀，缓缓向李宗琪脸上划去。

李宗琪圆睁着双目，盯注在那毒刀之上，直待蓝色的刀锋快要触在脸上时，迅快的垂下头去。

一点寒芒突然间从背后飞了过来，正击在那毒刀之上。

那寒芒力道十分强劲，击在那毒刀之上，竟然把雷化方手中的毒刀震的脱手落地。

李宗琪疾跃而起，飞起一脚，踢在那毒刀之上。

他认位奇准，毒刀直向舱外飞去。

这不过是一刹那间工夫，雷化方毒刀脱手后右手一沉，疾向李宗琪腕上抓去。

李宗琪身子微微一闪，避开了雷化方一掌，飞起一脚，反踢过来。

脚尖带风，力道十分强猛。

慕容云笙看他们双脚彼此起落，片刻之间，已踢出了十二脚，但却都被雷化方闪躲开去。

忽然间，室中的打斗静了下来，李宗琪不知何时，也退回原位之上。

慕容云笙突然举步而行走到申子轩的身前，低声说了数语。

申子轩微一点头，大步行出了舱外，紧接雷化方、曹大同一齐被申子轩唤出舱去。

舱中只余下了慕容云笙和李宗琪。

慕容云笙缓步行到一扇窗子前面，一伸手取下了刺入板壁中毒刀，收入怀中。

原来，那毒刀本被李宗琪一脚踢向舱外飞去，慕容云笙却发出一股暗劲，及时把毒刀向上一托，刺入舱板之上。

一向沉着的李宗琪眼看舱中之人，一个个出舱而去，只余下了慕容云笙一人，心中大感奇怪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喂，你们闹什么鬼？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却不理他，伸手关上了两扇窗子。

李宗琪更加奇怪，接道：“你们在耍什么花样？”

慕容云笙缓缓转过身子，行到了李宗琪的身前，突然伸出一指，点中了李宗琪右腿穴道。

李宗琪未料到他有此一着，竟然防避不及，被他一指点中。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武功实在高强，虽然双臂上数处穴道被点，但仍然能利用双脚攻敌。”

李宗琪冷冷说道：“你的武功虽然不够渊博，但却十分精奇，想是令尊的遗传了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不觉着问的太多吗？”起身向舱外行去。

李宗琪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慕容云笙回头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你们都离开船舱，留我一人在此舱中作甚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咱们还要下船他去，把此舟一并奉还阁下。”

李宗琪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们这是何用心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虽是青衫剑手的领队，但在下确信你还不算身份很高的人，目下这江州城中，至少还有一两位比你身份高上一层的人。”

李宗琪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就算有两位高过在下身份之人现在江州，你们又能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在下推想的不错，那两人是主持这次江州大局人物；你们青衫剑手，只不过是听人之命而已，你虽为青衫剑手的领队，只怕也难参与机密。”

李宗琪接道：“阁下未免太过小视在下了，青衫剑手人数众多，那领队一职的地位，决不是你门推想的那般低能、无权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在那一个残酷、神秘的集团之中，地位十分崇高了。”

李宗琪心知说漏了嘴，但一时间，却又无法改口，只好说道：“虽然谈不上崇高二字，但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低能。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李宗琪怒道：“什么很好，你们究竟在闹的什么把戏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阁下的武功高强，博学多才，似阁下这等人物，区区虽身负血海深仇，但也不愿出手杀害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尽管出手，李某并无畏惧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要杀的，只是谋害我父母的几个元凶，如若在下血洗血债，不分主从，那是和你们全无不同了。”

李宗琪冷冷说道：“听阁下口气，似是对报仇一事，信心很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区区相信，你们那神秘集团之中，必然有很多有识之士，不忍坐视那一股邪恶势力，达到它霸主武林之愿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就在下的看法，你李兄就是其中之一，在下相信李兄为他效劳，必有苦衷。”

这几句话，有如利刃一般，直刺入李宗琪的心中，一向镇静的李宗琪，亦不禁神情激动不已。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拱手说道：“咱们倚多为胜，制服了你李兄，那是胜之不武了；但形势逼人，李兄武功过高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屈驾在舟中留上片刻，在下相信，我等走后不久，就有人救你李兄出险。”

李宗琪神态大变，欲言又止。

慕容云笙已向前行了两步，重又停了下来，回头说道：“李兄，还有话说吗？”

李宗琪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异日后会有期。”

言罢，大步向舱外行去。

李宗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真是慕容长青之子吗？”

慕容云笙已走出舱门，闻言重又探回头来，道：“李兄可是不相信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令尊一代侠人，满门被戮，你心中应该充满着激愤仇恨才是，何以竟然对在下这般仁慈，不肯施下辣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心中充满着激忿、仇恨，但我只是找几个元凶主脑报仇。”

李宗琪接道：“难道在下就不算主脑人物？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不确知你在那神秘集团中的身份，但就在下推断，一个青衫剑手的领队，算不得什么主脑人物，至低程度，你不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家父母被害了二十年，但阁下年龄，不过三十左右，家父母被杀之时，阁下只不过是十几岁。”

李宗琪叹息道：“如著阁下换了我，在下那就没有你阁下的度量了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举步而行，又走向李宗琪的身边，道：“我等留李兄在这帆船之上，可有人赶来援救？”

李宗琪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你能把我杀死此地，那就更好一些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扬手，拍活了李宗琪身上穴道，道：“放了李兄呢？”

李宗琪凝目在慕容云笙脸上瞧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想见主脑人物，只有一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请教高见。”

李宗琪声音低微的只有慕容云笙一个人可以听到，道：“设法混入我青衫剑手中去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然一振双臂，破窗而出。

慕容云笙追到窗口看去，只见那八臂哪吒李宗琪人如掠波海燕一般，正从帆舟上跃上小艇。

但见那小艇转过头，快棹破浪而去。

雷化方急步奔入舱中，看到慕容云笙，才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是你放了他？”

慕容云笙回头望去，只见申子轩也缓步行入舱中，当下抱拳一揖；道：“小侄擅自做主，愿领两位叔父责罚。”

雷化方一跺足道：“孩子，你不是讲好留他在船舱之中，要他们自相误杀，为何又中途变了心意，放他而去，难道你不知纵虎为患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看他神志清明，五官端正，不似坏人。”

雷化方接道：“还要怎么坏，才算坏人？”

申子轩突然插口接道：“五弟，不要责怪慕容贤侄，他放李宗琪，放的大有道理。”

雷化方奇道：“放了李宗琪，咱们在江州城中多了一个强敌，道理安在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咱们杀一个李宗琪，也许可泄一时心中之愤，但对方可设法再派十个以上李宗琪来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论如何，放了他总比杀了他好，其人十分自负，但对咱们的敌意，却是并非很深。”

雷化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也许二哥和慕容贤侄的高见正确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此刻，咱们要到何处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们在江中亦有耳目，且有快艇，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此刻咱们要弃舟登陆，找一处秘密的藏身所在，最好暂时别和他们接触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连这江心之中，都有他们的耳目，咱们想避过对方耳目监视，只怕不是容易的事。”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只要咱们上岸之后，不被他们追踪，小兄就有办法找到一处秘密所在，使他们无法寻到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然靠近了江岸。

申子轩弃舟登陆，回顾了二个弟子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放弃这艘帆船，设法隐蔽起来，一月之后，再去取我手令。”

两个弟子欠身一笑，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我等已和甚多渔人混熟，随便找一艘渔船，就可栖身，此地渔船不下数十艘，量他们也无法寻找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愈快愈好。”

两人齐齐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师父放心。”齐齐转身跃入江中，顺流而去。

曹大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怎么这两人跳入江中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妨事，他们精通水底功夫，可在水中潜伏上二个时辰。”

曹大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申子轩神色郑重地说道，“从此刻后，诸位要特别留心了。如若发现有可疑人物，立时追踪搏杀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这位二叔父神色如此郑重，想来那地方，定然十分重要。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全神注意前面，小弟留心后方，这位曹兄和云笙贤侄、分顾左右两面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兄带路。”当先向前行去。

群豪各按方位，兼顾四面，但脚下速度，却未减慢。

行约十余里路，到了一座高岭之上。

申子轩道：“诸位可曾瞧到可疑人物？”

群豪闻声应道：“没有。”

申子轩突然加快脚步，直向岭下一座茅舍之中奔去。

群豪紧相追随，奔入茅舍。

申子轩掩上茅舍木门，说道：“咱们在此坐息一阵吧！”

雷化方目光转劝，回顾了二弟一眼，道：“就是此地吗？”

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但咱们要在此地等到天色入夜，如有追踪之人，不必等待到天色入夜，定然找入这茅舍中来。入夜之前还无人来，那是八成无人追踪了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慕容贤侄今晚有约，二哥是否还记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记得，因此，小兄想暂时留在此地，等到二更过后，咱们再作决定。”

突然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未得我命令之前，诸位都不许擅自出手。”

雷化方、曹大同等齐齐点头不言。

凝神听去，果然可闻得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，由远而近，直向几人停身的茅舍行来。

这时落日西沉，茅舍外一片苍茫夜色。

那步履声到了茅舍外面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申子轩缓缓站起身子，悄无声息的直向茅舍门口行去。

就在申子轩将要行近门口之时，瞥见一条高举的左腿，直向门内跨来。

申子轩原来是想在突然之间，伸手点中了那人穴道，使他无法呼叫出声，万万没有料到对方竟然伸入一条腿来。

除非申子轩先行对那一条腿施袭之外，就只有设法冲出茅舍。

申子轩江湖经验丰富，十分沉得住气，凝神而立，不再移动、蓄势戒备，

但却不肯轻易出手。

只听一阵嘿嘿冷笑，传了进来，道：“诸位很沉得住气啊！”

随着这句话，那伸入茅舍的左腿，突然又收了回去。

对方之言，分明是已然知晓茅舍之中有人，但申子轩却给他个不理不睬。

双方相持了片刻工夫，室外又传了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诸位既沉得住气，又不肯出来，在下只好进来了。”

申子轩暗把功力运集于右掌之上，口中仍不答话，凝神而立，以不变应万变。

突然间，人影一闪，茅舍门口处出现了一个头戴毡帽，身着土布裤褂，颈下留着山羊胡子的老人。

那老人虽然出现在门口，但仍十分小心，并未立刻冲入室中，两道炯炯的眼神，投入室中搜寻。

雷化方、曹大同、慕容云笙，都已无法隐蔽自己，暴现于那老人目光之下，倒是申子轩藏在茅舍门后，无法瞧到。

慕容云笙心知亦被人瞧到，但仍然端坐不动，浑似不觉。

那布衣老人的目光犀利，夜色中有如两道冷电一般，缓缓由慕容云笙等脸上扫过，道：“三位可是被人点了穴道吗？”

雷化方等仍然静坐不答。

那布衣老人点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三位八成被人点了穴道。”突然一侧身子，半身欺入门内。

这时，申子轩不但已警觉到遇上了强敌，而且其人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江湖，待那人半身欺入茅舍，立时劈出一掌，口中同时喝道：“将相本无种。”

那土布衣着的老人挥手接下一击，砰然大震中，飘身而退，接道：“男儿当自强。”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阁下何人？”

那土布衣着老者，道：“区区乃是这茅舍主人。”

申子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茅舍主人，不是阁下。”

那土布衣着老者缓步行入室中，道：“你是问那位陈敬兄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土布老者缓缓说道：“茅舍三丈外，有一座荒草掩蔽的新坟，那就是陈敬兄的安息之处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一月之前，在下还和他剪烛夜话。”

土布老者道：“在这等武林大乱之际，一月时间，何等悠长，那位陈兄，今日刚过二七。”

申子轩黯然说道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土布老者两道目光盯注在申子轩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很细心。”伸出右手按在顶门之上，道：“区区申子轩。”

土布老者道：“在下程南山。”

申子轩、雷化方同时惊呼一声，道，“虎王程南山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不敢当，江湖上朋友们的赠号，当不得真。”

申子轩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兄弟慕名久矣！今日幸会。”

程南山还了一礼，道：“诸位心中是否有些怀疑，区区怎会在此，是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在武林中身份，是何等崇高，能为我等助力，在下等自是感激不尽，荣宠万分，不过……”

程南山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慕容大侠遇害之时，在下正在衡山养伤，伤势复元之后，又在那里习练几种武功，山中无甲子，竟然不知不觉中住了十几年；出山之后，才知晓慕容大侠被害的事，在下走遍了天南地北，查访凶手，匆匆又是数年，那凶手有如入海泥牛，找不出一点消息……”

雷化方突然插口说道：“程兄一代奇人，咱们是仰慕已久，但不知为何和在下那慕容大哥，有这等深厚的交情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问得好，在下应该先解说诸位心中之疑，然后，再说经过才是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说过，二十年前在衡山养伤的事，如若不是慕容大侠仗义相救，区区早已死在二十年前了，诸位难道没有听那慕容大侠说过吗？”

雷化方望了申子轩一眼，道：“二哥听过吗？”

申子轩摇摇头，道：“未听慕容大哥谈过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慕容大侠，真君子也，似这等大恩大惠，竟然未对你们兄弟谈过……”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如若我猜的不错，阁下是金笔书生雷化方吧！”

雷化方道：“正是雷某。”

程南山点点头，接道：“慕容大侠，也许为了保留我程某一点老面子，才不肯轻易和人谈起此事。唉！当年在下所受之伤。十分沉重，除了慕容大侠那等身份武功人物，只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救我了，我全身上下，受了七处剑伤，又中了四川唐家的毒药暗器子午针，慕容大侠给在下服了一粒续命丹，使我随时可以熄去的生命火焰，得以延续三日，慕容大侠却尽三日之力，奔波千里，到四川唐家，替我讨到了独门解药，又替我请到当代第一神医，续命丹士石家洛，使在下必死之命，得获重生，这恩泽岂不如同再造父母吗？”

申子轩黯然道：“慕容大哥一生所作所为，无一不是造福他人的事，想不到，他竟然落得这般下场。”

只觉鼻孔一酸，流下来两行老泪。

谁说英雄不弹泪，只为未到伤心处。

程南山也是一副泫然欲泣的神情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申兄易容之术，当真是绝妙绝伦，如非兄弟早听那位陈兄提过，纵然当面相见，也是难以相信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二哥为了要报慕容大哥之仇，自行佯背毁容，埋名隐居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你们兄弟当真是情过骨肉，义重如山。”

申子轩叹息一声道：“程兄和慕容大哥还有这么一段经过，慕容大哥的确是从未对我等提过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程兄又怎会到了此地呢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兄弟到处打听杀害慕容大侠的凶手，但却始终找不出一点头绪；听到慕容大侠的敌人，就在江州，又匆匆赶来了江州。在慕容府外徘徊，希望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有一天晚上，兄弟在慕容府外，碰到了这位陈敬兄，他受伤很重，仍然想支持挣扎而行；看此人伤势奇重，心中忽然动了

仁慈之念，点了他几处穴道，止了他的流血，负他而起，到了一处农舍之中，喂了他两粒丹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程兄妙手回春，定然挽救了他的伤势。”

程南山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位陈兄清醒之后，第一句就说：‘人一个，命一条，在下和慕容大侠毫无瓜葛。’……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兄弟苦苦寻找那慕容大侠的下落，始终探不到一点消息，今日听到，自然是心中高兴万分，但仔细查看过陈兄伤势，才知他伤势过重，已然难有复元之望，兄弟不惜用身怀灵丹，加以本身功力施为，才使陈兄从昏迷中清醒，兄弟再三解说了自己身份，那陈兄仍是不相信。”

申子轩黯然说道：“陈兄的为人很可敬。”

程南山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兄弟费尽了唇舌，才说得这位陈兄对兄弟有了几分信任，但是仍然不肯吐露内情，只要兄弟把他送入了这座茅舍之中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在茅舍之中又活了几日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活了三日，直到第三日他自知难再活得下去时，才告诉了兄弟他的姓名，嘱我代他守这茅舍，直到今日，才算遇得申兄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申兄在这二十一年中，想必已找出那真正凶手了。”

申子轩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我们也和程兄一样，找不出凶手是谁，直到今日才算找到一点点头绪。”

程南山急道：“凶手是谁？兄弟这条命，是慕容大侠所救，自应该报答慕容大侠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唉！兄弟只不过是找出一点头绪，真凶主谋仍然如雾里神龙，不见首尾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既然有了头绪，何以仍无迹可寻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武林中从没有一个神秘的集团，能够比那些人更为神秘，我们常常和他手下人接触动手，却无法找到主脑人物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为什么不抓一个活的，严刑逼供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们真的不知，逼供也是无用。”

## 第十一回 卧虎藏龙

程南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相信，如若那些人不是神秘过人，兄弟自信也该找到一些眉目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过，此刻在下等已经不用再设法去找他们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申子轩目光转注到雷化方的脸上，道：“区区这位五弟的行踪，虽然常在他们监视之下，但在下自信还未被他们发觉。但此刻行踪，身份也已暴露，而且数番和他们接触动手，想来他们已不能再容我等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此刻为止，诸位和他们接触人物中，最高的是何身份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青衫剑手的领队，八臂哪吒李宗琪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一个剑手的领队，算不得很高的身份。”

雷化方道：“但他武功，足可列名当代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当代武林高手，兄弟自信识得不少，但却无法想出这些人是何等人物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当今武林中，可能有一人知晓内情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衡山梅花谷，蒨梅叟杨统，又号半尚老人。兄弟养伤衡山之时，无意中闯入他梅花谷中，犯他禁地，被他生擒，本要废我武功，但因听到兄弟善于驯虎，立时改颜相向，要我替他驯服两只猛虎，以作巡山之用，并以自制的梅花露待客，我在那梅花谷中，住了两月之久，和他逐渐混熟，才知晓那位杨老人，虽具怪僻，却是位胸罗万有，博古通今的老人，就有自比古人姜尚之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杨统武功高强，胸博古今，但也未必就知晓慕容大侠被害内情！”

程南山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不知晓，但他对百年来江湖上的杰出高手，出身来历，了若指掌，也许可指咱们一条明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几次和他们动手相搏，在下幸得高人暗中相助，使他们连受挫折，此刻纵然想离开江州，只怕也要大费一番周折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兄弟倒希望和他们接触，瞧瞧他们都是些何等人物。”

雷化方突然接口，说道：“此刻时光不早，慕容贤侄和那人之约，也该准备动身了。”

程南山目光一掠慕容云笙和曹大同道：“这两位是……”

申子轩指着曹大同道：“这位乃西北道上大有名望的人物，破山掌曹大同。”

程南山抱拳道：“久仰、久仰！”

曹大同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兄弟有些浑气，言语不当之处，还望诸位多多原宥。”

程南山心中暗道：他自称有些浑气，那就不见得是很浑之人了。

心中念转，目光却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个慕容云笙乃是慕容大侠遗裔。”

程南山突然一屈右膝，向地上跪去。

慕容云笙急急伸出双手，扶住了程南山道，“老前辈！这是何意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身受慕容大侠之恩，其重如山，其深如海，耿耿于怀，

一直没有机会报答，今日得见慕容公子，理当一拜才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言重了，先父惨遭谋害，晚辈满身血债，日后仗凭正多，还望不吝教益，怎敢当老前辈的大礼。”

程南山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还算皇天有眼，使公子未遭毒手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公子今宵和人有约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错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那地方很远？”

慕容云笙茫然应道：“这个晚辈还不知道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距此总在十里以上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在下用大黄送公子赴约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不太麻烦老前辈吗？”

程南山：“理当效劳。”突然撮唇一声长啸。

申子轩一皱眉头，暗道：这声长啸，只怕要招来敌人耳目。

忖思之间，突闻一阵腥风，扑入鼻中，一只健壮的巨虎，出现在茅舍门外，夜色中，只见那巨虎昂首，竖尾，威猛惊人。曹大同失声叫道：“好大的老虎！”

其实，申子轩、雷化方、慕容云笙等看到那巨大的老虎，无不心中吃惊，以几人武功，虽然都不畏区区一只老虎，但此虎硕大少见，神态确然有些惊人。

程南山望了那巨虎一眼缓缓说：“此虎乃泰山群虎中的虎王，奔行如飞，有日行千里的脚程，我想纵然是当代第一位轻功高手，也难和这巨虎相比，兄弟一人势单力孤，只有召来两只猛虎作我助手了。”

雷化方心中暗道：他有虎王之誉，果是名不虚传，以虎作为助手，在江湖之上行走，古往今来，恐也算得第一人了。

申子轩望了那巨虎一眼道：“此虎如此威猛，确有领袖群虎的神态；不过，虎乃盘踞深山的猛兽，程兄带他们在平地走动，难道他们不会误食人畜吗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两只巨虎，都已被兄弟训练得将至通灵之境，如若没有兄弟的号令，不论他们如何的饥饿，也不会擅伤人畜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何况，二虎都已被兄弟训练到可进素食之境。”

申子轩赞道：“古往今来，程兄可算第一驯虎高人。”

程南山举手对慕容云笙一招，道：“世兄请过来。”

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指教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世有千里马，伯乐识之；弟不识马，但却善驯虎，此虎追随我程某，已有数年之久，从此刻起，在下把大黄送给慕容世兄……”

慕容云笙急急摇头，道：“不成，老前辈的好意，在下心领，一则君子不夺人所好，二则在下不解驯虎之法，有此巨虎朝夕相伴，那当真寝不安枕，食不下咽了。”

程南山道，“不要紧，在下告诉世兄几个动作，对大黄就可以指挥如意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如再推拒，他定然认为我真怕这只老虎了。

心念一转，说道：“晚辈却之不恭，但我只能答应今晚由大黄送我一程，决不能算我所有。”

程南山也不坚持，传授了慕容云笙简单的驭虎之法。

申子轩看看天色，道：“时光已经不早，贤侄也该动身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不知去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送你去。”

慕容云笙回顾了程南山一看，抱拳说道：“老前辈的善意。在下是感激不尽，但我们叔侄同行，只怕要有负老前辈的雅意程南山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，大黄健壮，你叔侄两人骑它，一样奔行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风虎云龙，岂是人骑之物，何况要骑两人，惹它发了虎威，岂不是……”

程南山道：“两位但请放心，大黄一直为在下坐骑，两位如有毫发之伤，在下当自刎谢罪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这老儿脾气如此急躁，看来非得骑上虎背不可了。当下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回头对申子轩抱拳一揖，道：“二叔父请。”

申子轩虽然武功卓绝，但从未有骑虎的经验，眼看着一只硕大老虎，硬要骑它背上，心中有些忐忑不定，暗中运气戒备，跨上虎身。

程南山目注慕容云笙道，“世兄请啊！”

慕容云笙一提气，跃上虎背。

程南山道：“两位坐好了。”突然举手一挥。

但闻大黄低吼一声，腾跃而起，去如疾风，眨眼不见。

雷化方看得呆在当地，道：“兄弟一生之中，还是第一次见人骑虎，今宵算大大开了一次眼界。”

程南山道：“驯虎之事，并非太难，只要知晓个中窍诀，人人都会……”

语声一停，接道：“两位请在茅舍稍候，兄弟去取风干的野味下酒。”

说去就去，转身一跃，行踪顿杳。

片刻之后，果然拿着一只风干的野兔，两只山鸡，左肘挟着一罐酒，右肘中夹着一捆干枯的树枝，大步行入茅舍，说道：“兄弟在衡山养伤，一住十几年，学会了风制野味，咱们燃起木枝，一面烤食，一面饮酒，但不知两位是否有此兴致。”

曹大同望着那野兔山鸡，早已直流口涎，说道：“你这野味放在何处？”

程南山道：“吊在一株大树之上。”

雷化方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程兄，咱们在茅舍内引火烤肉。固是雅兴宜人，但只怕要招来强敌暗算……”

程南山道：“雷兄放心，只要有人接近这茅舍百丈之内，咱们就可先得消息，暗算之举，他们决难如愿，至于招来强敌，倒正是合兄弟之意，程某正想会会那些谋害慕容大侠的凶手。”

雷化方看那程南山豪兴横飞，倒也不便再出言阻止，只好默不作声。

程南山燃起枯枝，打开酒坛，一边烤食山鸡野兔，一面饮酒；雷化方虽打精神奉陪，但心中一直是忪忪难安。

且说申子轩和慕容云笙一虎双跨，直奔仙女庙而去，大黄奔行迅速，两人感觉之中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不大工夫，已到仙女庙。

申子轩跃下虎背，道：“到了，可要为叔的和你同去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人约我之时，并未谈说清楚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跟你一起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，只是这头巨虎，如何处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试试看。”双手互搓三下，突然一挥右手。

巨虎大黄突纵身而起，转头奔去。

慕容云笙低声道：“这大黄果然已至通灵之境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虎王程南山驯虎之能，果是天下第一，就是武功方面，也算得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。”

谈话之时，两人已然行近到仙女庙外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虚掩黑漆大门之上，贴着一张便笺。

申子轩顺手扯下，凝目望去，星光隐隐可辨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应约只有一人，何以两人同来？”

字很潦草，而且似用黛笔所书。

申子轩随手把便笺收入胸中，低声道：“孩子，你一人进去吧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白笺上写的什么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他约你一人见面，为叔不便相强，我在庙外等你，万一有变，你可长啸为号，为叔自会赶来接应，千万不可太过逞强。”

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缓步向庙中行去。

申子轩直待慕容云笙进入了庙内，才转过身子，急奔而去。慕容云笙缓步行入了庙内，行过了一段碎石铺成的小径，已到了大殿前面。

这是一座没落的荒庙，规模不大，除了一座大殿之外，只有东西两座厢房。

慕容云笙停在大殿外面，凝神倾听了片刻，不闻一点声息，心中暗道：不知他在何处等我，先到大殿中看看吧。

正待举步行入大殿，突见火光一闪，西厢中燃起了一盏灯火。

慕容云笙暗中提聚真气，缓步向西厢行去。

只见两扇房门，紧紧关着，举手一推，房门应手而开。敢情那木门竟是虚掩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张木桌，放在厢房正中，一支红色的火烛，放在木桌一角。

听涛楼上见过那矮瘦老人，端坐在主位之上，双目盯注慕容云笙，但却不发一言。

慕容云笙又向前行了两步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见过老前辈。”

矮瘦老人一伸手，道：“请坐。”

慕容云笙应声在那矮瘦老人对面坐下。

那矮瘦老人待慕容云笙坐好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申子轩哪里去了？”

慕容云笙听得微微一怔，暗道：好啊，我们似一直在他监视之下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：“申前辈没有进来。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哼！你心中害怕，为什么还来赴约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如若害怕，自然是不会来了。”

矮瘦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你既然心中不怕，为什么要那申子轩陪你同来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大感不悦，暗道，这人气势凌人，实是叫人难以忍受。但他仍然勉强按下心中之火，说道：“在下路径不熟，故请那申老前辈带路而来。”

矮瘦老人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脸色缓和，微微一笑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喜怒无常，很难相处，一个应对不好，只怕要变友成敌，不用和他攀交了。

心中念转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老前辈召在下来此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那矮瘦老人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不是问我，要如何才能相见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只想拜谢相助之情。”

矮瘦老人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就不用了。”

慕容云笙再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，坐在那里，默默不语。

那矮瘦老人似是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对，两人相对而坐，四目相注，半晌无声。

这是个十分尴尬的局面，两人对坐了足足有一盏茶工夫之久，仍未交谈一言。

仍是那矮瘦老人先行开口，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不知道，老前辈怎么称呼？”

那矮瘦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想不想见识一下我真正面目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那矮瘦老人接道：“我好像告诉过你，不要称我老前辈……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要在下如何称呼？”

矮瘦老人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叫我老前辈，将来定然要大大懊悔。”

慕容云笙愈听愈奇道：“阁下语含玄机，实叫在下听不明白。”

矮瘦老人道：“好！现在我让你明白。”伸手在脸上抹一抹，揭下了人皮面具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一张宜嗔宜喜的粉脸，两条弯弯长长的秀眉，配着樱唇，瑶鼻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她展颜一笑，露出来一对深深的酒窝，道：“你现在还叫我老前辈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无怪她举动言谈之间，常带有脂粉味，原来是女扮男装。

只见她举手在头上一推，脱下了黄色的毡帽，打开头发，披在肩上，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。

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扮作男装，戴上面具，在下自是无法辨认了。”

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是说我装扮的很像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如若你扮的实在很像，我也觉不出你有脂粉气了。口中却说道：“姑娘扮的很像。”

那少女脸色一整，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很信任我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承蒙仗义相助，在下很感激……”

那少女接道：“我自愿帮助你，不用你感激了，我只问你此刻是不是很信任我？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，只管请说，只要所知，在下无不奉告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好，你如果信任我，就答复我几件事，其实，对你的事情，我已经知晓了很多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是慕容长青的儿子？”

慕容云笙神色肃穆地说道：“不错，先父正是慕容长青。”

那少女点点头道，“你很想替父报仇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父仇不共戴天，在下身为人子，岂可不为父母报仇。”

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我要劝你的就是这件事情，算上申子轩、雷化方，他们也帮不上你的忙，此刻，你们实已处在危机四伏的境遇之中，如是我的推想不错，你们如不离开江州，只怕很难活过三日！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：“姑娘之意是劝在下离开江州了？”

那少女缓缓说道：“我只是告诉你，你们处境十分凶险，此刻，至少有四十位以上武林高手，在搜寻你们的行踪。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：“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，想问问姑娘。”

长发少女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对在下的身世来历，似是很清楚。”

长发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可以这么说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对我等十分了然之外，似是也知晓对方很多隐密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能够了然敌、我内情，足见高明……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所以你对我也动了怀疑，是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怀疑倒是不敢，只是想了解姑娘身份，不知肯否见告？”

长发少女沉思了良久，道：“我和你非敌非友，也不能在江州多停，告诉你，又有何用？”

他原想能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有关强敌的消息，未料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，不禁黯然一叹。

那长发少女一直在留心着慕容云笙的举动，听到他叹息之声，不禁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叹什么气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很感激姑娘相助，但却想不到只这么匆匆一晤。”

长发少女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怎么？你好像很希望和我论交。”

慕容云笙正待答话，长发少女却神色黯然地抢先接道：“唉！你如了解到我的身份来历，只怕就不理我了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说笑了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谁给你说笑了，我说的是千真万确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说的认真，又是一呆，道：“除非你是我杀父仇人的女儿，除此之外，不论你是何身份，在下都一样愿和姑娘论交。”

长发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倒不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，但如说到我身世来历，只怕比你杀父仇人的女儿更为可怕，她不过为你和有限几人所恨，我却是武林中人人指骂的人。”

慕容云笙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哼！你怕了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挥手道：“我不怕，但却希望姑娘能够告诉在下内情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你听过小妖女吗？谁又肯和一个被人指骂的小妖女做朋友呢？”

言来神态黯然，双目中热泪盈眶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妖女，在下未曾听人说过啊！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你现在听说了，应该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在下看姑娘容色艳丽，举止端庄，毫无妖女之气。”

长发少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道：“你真不嫌弃我的坏名声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确无此感。”

长发少女展颜一笑，举手拭去脸上泪痕，道：“你不怕人家讥笑你，说你和小妖女交了朋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不怕。”

长发少女神色凝重，思索了良久，道：“你那两位叔父，申子轩和雷化方呢？他们如若不赞成咱们交往，那你要怎么办？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她尽谈和我论闪之事，实叫人难作答复。

长发少女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我娘说的不错，这世界除她之外，再不会有人和我交往了。”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她神色幽怨，满脸幽昔，缓步向外行去，心中大为不安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止步。”

长发少女回 过头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她女扮男装之时，神威奋发，是何等英雄气势，现露出真正面目之后，怎的会这般多愁善感，柔若绵羊，简直是两个人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应道：“姑娘要到何处去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回 我娘的身边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令堂现在何处？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她在金陵等我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，也是我最后一个朋友，我娘说的不错，茫茫人世，只有我们母女相依为命，除了我娘之外，世间再也无人愿意和小妖女交游来往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她易着男装时，言行正常，此刻，怎的竟这般言行偏激，似乎她自觉着已被世人遗弃，而且这些事。又都是她亲生之母，教导于她。”

心中感慨万端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看姑娘的武功成就。在下难及万一，令堂必然是一位武功绝世的高人，不知她怎么称呼？”

长发少女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小妖女的母亲，自然是老妖女了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既是不愿见告令堂姓名，可否见告令尊姓名呢？”

长发少女脸色大变，沉吟了一阵，突然惨然一笑，道，“好，我都告诉你，我没有父亲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不愿见告，在下自然不便勉强。”

长发少女正容说道：“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武林中人，称我母女两人为妖女，避之惟恐不及。情非得已，也不过是应付我母女两句话，转身就走，生恐沾染上了妖气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说的声色俱凝，不似谎言，当下接道：“那倒未必，在下就无此感。”

长发少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怕和我交往？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不怕。”

长发少女举起右手，按在顶门上缓缓说道：“难道我娘骗我的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忖道：“疏不间亲，我怎能离间她们母女之情。”当下说道：“那也不会，也许令堂是有感而发，也许她用心在警惕于你，要你慎防坏人。”

长发少女缓缓走了回 来，道：“你当真不怕和我交往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一向不说谎言，不论世人对你的看法如何，在下决不计较。”

长发少女展颜一笑，缓缓坐了下来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我娘说的都必未是实话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位姑娘自小受她母亲的奇怪教育，自卑之感，特别深切，一切的举动，大异常人，自是不能以对待常人之法，对待她了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难道姑娘除了母亲之外，就未再和他人接触过吗？”

长发少女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我母亲告诉我说，世上所有的人，知道我身份之后，都不会和我来往，所以我就处处小心，不敢和生人交往。”

她举手理一下头上散发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渐渐长大了，对母亲说的话，发生了怀疑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所以，你就离开了母亲，独自在江湖之上闯荡。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我一个人跑出来，闯荡几日，试试看是否真如我母亲所说，世上之人都视我们母女有如蛇蝎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令堂只是凭藉自己臆测而已，姑娘不可当真。”

长发少女笑容泛上双颊，两个酒窝，更见深陷，衬托得她脸上线条，清朗明显。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她娇稚的脸上泛现出一股无比的妖媚，充满着诱惑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小妖女轻轻一颦柳眉儿，道：“你瞪着眼看我，可是觉着我很好看吗？”

慕容云笙只觉脸上一热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确是生的美艳动人。”

小妖女格格一笑，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慕容云笙只见她脸上泛现的妖媚，笑起来更是浓重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丫头说的话，果然不错，当真是妖媚横生，动人心魄，看来，她自称小妖女，并非是有意的自污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如若端庄一些，更像名门淑女。”

小妖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，道：“我哪里不端庄了？”

慕容云笙一时之间，倒是无法说她哪里不对，半晌答不出活。

小妖女突然收敛去脸上笑意，道：“唉！我长了十八岁，从没有和人交过朋友，我娘说世上所有的人，都歧视我们母女，绝不会和我交往，你是除了我娘之外，第一个和我交往的人，唉！我如有什么不对之处，还望多指教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茫茫众生，大千世界，少年男女，何至千万，你怎偏偏要和我交往呢？这期间只怕是别有内情。

心中念转，暗自提高了警觉之心，说道：“姑娘折节下交，在下是极感荣宠，但姑娘没名没姓，要在下如何称呼呢？”

小妖女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娘叫我小莲，你以后叫我小莲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小莲姑娘，在下有一事不解，不知可否请教？”

小莲举手理了一秀发，道：“自然可以问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听姑娘口气，似是一直追随母亲身侧，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不知何以对武林中事，哪般了然，在下的身世，和两位叔父的姓名，姑娘都能了如指掌？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如不告诉你，只怕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，但

我说给你听了，那就平淡无奇啦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正要领教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偷听人家说的啊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都有人转告给他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谁？”

小莲道：“一个跛了腿的老头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小莲道：“江州城隍庙中，不过，你不能去找他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莲道：“他住在一间厢房中，烧着毒香，别人闻到那毒香味道，就要晕倒，哪里还能凝听他们说话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为何不怕？”

小莲道：“我有解他毒香之药，自然不怕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偷听了几次。”

小莲道：“记不清。但我每去听一次，都听到很多事情，那日你们在听涛楼的事，也是我听到之后赶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里防范很疏忽吗？”

小莲道：“他们自恃毒香厉害，别人无法接近，防范自然不严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听到很多事？”

小莲道：“听到很多事，申子轩、雷化方和你慕容云笙的名字都是从这里听到的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娘说的不错，世事本是平淡无奇，但如不知内情，妄作猜测，那就显得十分神秘；如若揭穿了，都有着不过如此的感觉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说得不错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有一事相求姑娘，不知姑娘肯否答允。”

小莲道：“什么事，但请吩咐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想问姑娘讨取一点解那毒香的药物。”小莲道：“怎么？你要到那城隍庙去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正是，姑娘不能在江州久留，在下也不便请姑娘同往。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现在么？我决心不去金陵了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令堂在金陵等候于你，姑娘岂可不去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娘说我如交不到朋友，再去金陵找她，如是能够交到朋友，自是不用找她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令堂放得下心吗？”

小莲道：“我娘把我留在终南山绝顶之上，冰天雪地之中，一年零三天，没有去看过我，那时我才九岁，她就放得下心，我不去找她，打什么紧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自奇道：“她们母女之间，慈爱亲情当真是奇怪的很；身为人母，把一个九岁女童放在冰天雪地的山顶，一年不去看她，难道就不怕猛兽伤了她吗？”

心念转动，口中问道：“在冰天雪地中，姑娘如何去寻找食用之物？”

小莲道：“我娘在山洞中，替我留了很多食用之物，风干的瘦肉，和足够我一年食用的米面，才下山而去；她告诉我多则三月，少则一月就回来，可是，她一去就是一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在山上守了一年。”

小莲道：“是啊！她临去之际，传了我很多武功，我在山上无聊，就习武为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小小年纪，就练成了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，也许那一年奠基之功，十分重要。”

小莲突然捡起桌上的人皮面具，套在脸上，挽起长发，戴上毡帽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
小莲道：“去城隍庙啊，我昨夜听到他们说，今日有一位法主要来，不知是何样人物，咱们一起去见识一下。”

慕容云笙发觉她戴上了人皮面具之后，人也似老练了很多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此等重大之事，不可一意孤行，必得先行和二叔父商量一下才行。

心念一动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知道在下一位二叔父送我来此。”

小莲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怎么样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那位申二叔尚在左近，此等大事在下一人也难作主意，不知可否找他来商量一下？”

小莲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，不过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小莲道：“你先要为我的身份保密，暂时不要泄露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姑娘既有此意，在下自当遵守。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就请他来吧！”

慕容云笙缓步行入院中，仰脸一声长啸。

这是他和申子轩约好的信号，果然片刻之后，申子轩疾奔而至。

慕容云笙迎了上去，道：“二叔父……”

申子轩急急接道：“发生了什么变故？”

慕容云笙摇头说道：“一切很好。”

申子轩目光转动，瞧了西厢灯火一眼，道：“那位老前辈呢？”

慕容云笙想到她不过十几岁的年纪，却偏装扮成那样一个老人，不禁哑然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她年纪很轻，改扮成老人模样，二叔父和她交谈之时，不用太过拘谨了。”

申子轩点点头，道：“她为什么改扮成一位老人呢？你是否已见过她真正面目？”

慕容云笙既不能欺骗那申子轩，又不能说出内情，只好据实而言，道：“小侄已见过她真正面目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那你就据实给我引见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此刻不愿暴露身份，要小侄替她保守秘密。”

申子轩微微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答应了他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身世奇幻，非同常人、小侄无法不允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，大丈夫一诺千金，答应了就应替人守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告诉小侄一件十分重大的事，因此请叔父来商量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知道了强敌在江州发号施令的主脑所在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江州城隍庙中。”

申子轩一跺脚，道：“我早该想到才是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小侄想去查看一下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，咱们先去查看一下敌势，尽量不和他们动手就是。”

突见小莲来到近前，接口道：“你不能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据这位姑……”急急改口道：“这位兄台所言，他们聚会之处，燃烧着一种毒香，别人闻得那毒香之后，立时就要晕倒，无法接近。”

他想到答应不泄露小莲身份，故而急急改口。

申子轩目光转到小莲身上，道：“兄台不怕么？”

小莲忍不住嗤的一笑，道：“我有解他们毒香的药物，自然是不怕了。”

申子轩已知她女扮男装，对她举止间流现的女儿情态，自是不以为怪，当下接口说道：“不知兄台可否赐借在下一点解毒药物？”

小莲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说要不要给他药物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自好笑道：你若问我，那是非得给他不可了，当下点头说道：“在下之意么，给他最好。”

小莲道：“好，那就给他吧。”

慕容云笙看看天色，道：“要去，咱们就立刻动身才是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替两位带路。”

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鱼贯相随而出，三人行到院中，小莲突然说道：“两位在此等候片刻，我有物品忘在厢房中了。”

也不待两人答话，回身重又行入厢房。

申子轩低声说道：“她很细心，我故意不熄火烛，看着她江湖经验如何？果然她要去熄灭火烛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小莲已然重又走了过来，室中火烛高燃，仍是没有熄去。

这一下，连那阅历丰富的申子轩，也有些茫然不解，不知匆匆来去一趟，是何用心。

但闻小莲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从容缓步而行，直向庙外走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等走法，几时才能走到那城隍庙中，但又不便催促小莲走快。

行出庙外数十丈，小莲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咱们再回去瞧瞧好吗？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有什么好瞧的，咱们不是刚刚离开吗？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回去瞧瞧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”

申子轩究竟是老江湖，已听出小莲弦外之音，当下说道：“好，咱们回去瞧瞧也好。”

慕容云笙眼看申子轩首先同意，自是不便再行反对。

三人又重返小庙，行入西厢。

西厢烛火仍然高燃，但却有一个全身劲装背插单刀的大汉，倒卧在地上。

这样惊人的变化，使得慕容云笙有些茫然不解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以其人之道、还治其人之身，咱们刚才出了西厢时，我似是看到人影一闪，当下我又不说明，一则他身法很快，咱们如若打草惊蛇，未必能捉得住他，二则，怕我万一看花了眼，被你们讥笑，但我料想咱们走后，他必然会来西厢之中查看，因此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急急从怀中摸出两个丹丸，道：“两位快些吞下。”

慕容云笙和申子轩都已经有些感到不支，幸得那小莲及时想到，取出了解药。

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吞下了解药之后，精神回复，申子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兄台也在那烛火上，下了毒药。”

小莲道：“嗯，如是我没有猜错，咱们去而重返。就可以擒到一个活的，如是我看花了眼，还是判断有误，那也不过两位多跑了几步路而已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女小小年纪，不但武功高的出奇，而且诡诈多智，又善用毒解毒，实叫人莫测高深。

申子轩不知那小莲的出身来历，想她一身奇学，源出师门，心中反而无疑，当下说道：“兄台，这人是否还有救呢？”

小莲道：“自然是有救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兄台可否把他救醒过来，咱们先问问他的口供？”

小莲道：“此地已经暴露，咱们不能久停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兄台高见。”伸手提起那劲装大汉。

小莲扬手一掌，扑灭了火烛，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当先纵身而出。

申子轩、慕容云笙紧随其后，离开了西厢。

奔行到一处荒凉的郊野，小莲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此地最好。”

慕容云笙回顾一眼，只见停身处一道土沟，足有四五尺深，一丈多长，除此之外，连棵树木也没有，心中暗道，“此地有什么好？这丫头诡计多端，又不知转的什么念头。”

只听小莲说道：“咱们慈悲一些，不用救醒他了，把他埋了就是。此地现成的土沟，也不用咱们费力挖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忖道：“她说此地最好，原来是可以省去挖坑的麻烦。”

申子轩放下手中劲装大汉，道：“兄台如有解药，最好是救醒他，在下还想问他几句话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瞧你不用问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小莲道：“他不会说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我如动手迫供，量他也不是软打金刚，能忍受那五阴绝穴被点之苦。”

小莲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他们身上都带有剧毒，一旦被擒，立时将服毒自绝，你如不信，那就不妨试试。”

探手从怀中摸出一粒解毒药物，投入那劲装大汉口中，顺手点了那大汉两臂穴道。

对症下药，立生奇效，那大汉长长吁一口气、挺身坐了起来，目光转动，扫掠了三人一眼。

申子轩冷冷说道：“长话短说，在下想问兄台几句话，如若你不肯回答，在下要点你五阴绝穴，兄台如自信能够承受得住，那就不用说了。”

劲装大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要问什么？”

他这般谦冲和蔼，反使申子轩等大为愕然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忽听小莲尖声叫道：“快些闪开。”牵着慕容云笙左手，疾向后面退去。

申子轩闻声警觉，也向后跃退五尺。

只见那劲装大汉霍然站起，双目圆睁，夜暗中看去，极是恐怖，一字一

句说道：“诸位跑什么啊！”

小莲冷冷喝道：“你心机白费了，再不自绝，别怪我让你尝尝幽磷毒火焚身之苦了。”

言罢，挥手一弹。

只听嗤的一声，一点黑影，破空飞出。

紧接波的一声轻响，在那劲装大汉身上，暴现出一点绿芒。

绿芒见风暴张，迅快在那大汉身上蔓延开去，刹那间，变成了一片绿色的火焰，附在那大汉衣服上燃烧起来。

但闻那大汉惨叫两声，倒卧在地上，生生被毒火烧死。

慕容云笙看的大是不忍，心中暗道：她自称小妖女，果然不错，心地、暗器无不是恶毒无比。

但闻申子轩缓缓说道：“兄台用的暗器，叫幽磷毒火吗？”

小莲道：“是啊，怎么样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兄台和那火神唐猷相识吗？”

小莲摇摇头：“火神唐猷，我不认识啊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当今武林之世，只有火神唐猷会用幽磷毒火，这等奇毒绝世的独门暗器，天下再无第二人能用此物。”

小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今夜你见到第二人了。”

申子轩看她不愿讲，也不便再行追问，回首看去，只见那大汉身上的毒火仍在熊熊燃烧。

慕容云笙低声道：“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请教兄台。”

小莲回头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台喝令我等退避，不知为了何事？”

小莲摇摇头，道：“唉，你初入江湖，不解江湖凶险，那也罢了，难道申老前辈也不知道吗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还望指教？”

小莲道：“你们这等疏忽，自然斗不过人家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他口含奇毒药丸，借和咱们说话之时，已然咬碎，他故作温和，用心在分散咱们精神，借机喷出毒物，如是被他喷中，此刻死的不是他，而是两位了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

小莲道：“你可是相信么？他口中此刻可能还余下毒粉，咱们瞧瞧吧。”

申子轩拦住两人说道：“不用瞧了，这位兄台一说，我倒记起来了，那人坐起之时，口中确在嚼物，咱们不及这位兄台细心，思量不及……”

转身对小莲一抱拳，接道：“多谢相救了。”

小莲欠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申老前辈，可觉着我和别人有些不同吗？”

申子轩又不知她用心何在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无此感觉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说话细声细气，不像男人，你一定早听出来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小莲道：“你不用再装了，我叫小莲，你以后叫我小莲就是，也不用言不由衷的兄台、兄台的叫了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小莲回头瞧瞧那烧焦的尸体，道：“咱们该到城隍庙去了，再晚了，恐怕什么也瞧不到了。”转身带路，当先向前奔去。

申子轩，慕容云笙紧随在小莲身后而行。

她似是对地形十分熟悉，奔行快速，不大工夫，已然行近了城隍庙。此刻四更时分，正是夜阑人静时，平时热闹非凡的城隍庙、此刻一片静寂。

小莲回头低声说道：“两位请随我身后，多多小心。”绕向后面行去。

行约十余丈，小莲突一扭柳腰，飘然而起，跃上屋面。

慕容云笙随着飞上屋面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数丈外一间瓦屋中，灯光明亮。

小莲低声说道：“那间有灯火的房子就是了，他们戒备不严，但室中人的武功，都很高强，咱们如是不想和他们动手，举步落足之间，不能发出一点声息。”

言下之意，似是对两人的轻功，大有鄙视之心。

慕容云笙低声应道：“我等自会留意，姑娘放心了。”

小莲微一颌首，飞身而下，脚落实地，果然是不闻一点声息。

慕容云笙、申子轩紧随在小莲身后，飘落实地。

小莲轻步向前行去，右手低挥，示意两人在原地等候。

慕容云笙、申子轩相互瞧了一眼，依言停在原地。

小莲行到那灯火明亮的后窗之处，停留了一阵，才举手招呼两人。

申子轩施展传音之术，低声说道：“贤侄，如若这丫头是对方的人，在那窗口之处，施展传音之术，告诉咱们行踪，今夜之局，必将是凶险万分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纵然被他们发觉了，也不过是一场恶斗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只怕咱们没有还手的机会。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小莲娇躯微侧，让开身子，慕容云笙伸首望去，只见室中白烟缭绕，一个身着灰衣，满头白发的老人，盘膝而坐，下半身都为灰袍掩遮，无法看清楚是否残废。

在那灰衣老人左侧，席地坐着一个秃头青衫，面目严肃的老人，右侧坐着八臂哪吒李宗琪。

室中除了一片稻草之外，只有一个香炉大小的石鼎，白烟袅袅从鼎中冒出。

几人停身之处，正是那厢房后窗，但可以看见室内景物的，只有慕容云笙站的一个位置，那是木窗年月过久，自然的裂痕，因为窗内都是武林中一流的高手，几人也不敢破窗瞧看。

但闻那秃头青衫，面目严肃的老者，缓缓说道：“对方不过三五人，我们在江州的高手，却不下百位，十个拼一个，我们还有一半大的活人，三圣对此极是不满，特派我来查明内情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忖道：听此人口气，似是强敌的核心中人，他口中的三圣，想来定然是强敌的首脑人物了。

但见那身着灰衣，满头白发的老者，目光转到李宗琪的脸上，道：“此刻我们云集在江州的人手，以你青衫剑手最多，为我江州地区的主力，你倒说说看，为什么却让强敌免脱，数日前红衣剑手，在老夫指挥之下，曾经一举间消灭了雷化方邀请助拳的数十位高手，相信老夫调度之处，绝无错误。”

这位老人一番话中，把错失全推在李宗琪的头上，显然那秃顶老者，掌握了很高的权威。

## 第十二回 深入虎穴

李宗琪目光转动，望了那秃顶老人和白发老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属下无能，自应领受责罚，不过，属下亦有苦衷，不知可否奉陈上闻。”

秃顶青袍老者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雷化方邀来的助拳高手，被我等一举歼灭之后，他们已然提高了警觉，申子轩老奸巨猾，又熟悉江州形势……”

目光转注那白发老人脸上，接道：“在下要反驳张老几句话，还望张老不要见怪。”白发老人道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张老说那申子轩在江州只有三五人，此言不对，据属下所知，申子轩在江州附近，水面旱地，都有着很多耳目布置，到处是眼线接应。属下率领青衫剑手，虽然多达数十人，但他们因受药物控制了神智，只能用以搏杀对敌，冲锋陷阵，要他追踪布桩，监视敌情，却是无能为力了……”

白发老人接道：“我把那雷化方、慕容云笙等诱上了听涛楼，飞鸽传讯，要你派出精锐剑手，一举歼灭，而且又怕时间上赶不及，又派出老夫在江湖收罗的高手曹大同、骆玉彪等赶往相助，但仍然让他们逃脱，难道这也是老夫之过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张老飞鸽传讯时，适巧在下亦在追查申子轩等下落，由属下副手，派出四个青衫剑手，赶往听涛楼，但因曹大同临敌反戈，张老派出的主事人恶郎中又应变不当，致把局势闹乱，骆玉彪等竟都获得解药，毒解远走，而且申子轩早已在楼中埋下了强援，四名青衣剑手，尽为人伤，待属下闻讯赶到时，申子轩已离开了听涛楼……”

白发老人怒声喝道：“老夫派人为你助阵，难道还助错了吗？”

李宗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张老不要动怒，在法主之前，在下是不得不据实而言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奉圣谕而来，主持大局，凡是江州地面上的我方人物，都要听老夫之命，你虽身为青衫队的领队，但你既在江州地面，那也得听从老夫之命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不错，对张老，在下一直是以属下自称，如若不是当着法主之面，在下也不敢和张老辩论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看来那秃顶老人，身份甚高，这白发老人和李宗琪互相诤过，显然这秃顶老人到此的用心，是来调查江州情势，强敌组织如此严密，实是极难对付了。”

只听那秃顶老人说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在下奉命来此，只是希望了解全部内情，张兄可以说话，李领队也可以说话，李领队说的不错，在本座面前，两位都必须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辩护，此乃三圣立下的规则，我等自应一体遵守。”

那白发老人对待李宗琪，脾气十分暴躁，但对待那秃顶老人，却是和气异常，回过脸去，说道：“法主说的是。”

那秃顶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事情大致是如此了，申子轩和慕容云笙行踪，被张兄发现，一面派人诱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等进入听涛楼，一面传出信鸽，去通知李领队，要他派遣人手，赶往听涛楼去围歼敌人，待李领队赶到之后，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已经脱身而去。”

白发老人接道：“在下有一点必须说明，那就是在下调度，并无错误。”

秃顶老人缓缓扫掠了李宗琪和那白发老人一眼，接道：“不论是谁的错，事情已经过去，眼下重要的是，要设法善后。本座来时，曾经奉有圣谕，七日之内，必须把申子轩、雷化方的人头送入圣堂，那时三圣尚不知晓慕容云笙也在江州。”

白发老人接道：“在下已经放出信鸽，把慕容云笙出现江州一事，呈报圣堂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信鸽放出几天了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今天第二天了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今天黎明时分，必有圣谕到此，至少也不过中午时分。”

白发老人突然转过脸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法主久年追随三圣身侧，久得熏陶，上体圣心……”

秃顶老人接道：“张兄有何见教，只管明言就是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申子轩和雷化方已如瓮中之鳖，绝难逃脱，但七日之限，太过迫促，不知可否宽限几日？”

李宗琪接道：“上告法主，属下亦有下情上陈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好，你说吧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申子轩、雷化方虽然狡猾多智，但尚不足畏，那慕容云笙武功却十分高强，但最为可怕的还是他们有一位不知姓名来历的强援，在暗中作梗……”

秃顶老人打断李宗琪的话，道：“那人是何模样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据属下得到消息，那人既矮又瘦，貌不惊人，但武功却高强难测……”

白发老人插口接道：“那人可是约那慕容云笙等今宵在仙女庙中相会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就知道了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据老朽得到的消息，确是如此，而且老夫已派遣了两个高手，暗伏于仙女庙中，监视他们会晤内情，大约天亮之前，就可以有消息传来了。”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他派去了两个人，我们只收拾了一个，那是说还有一个人未被发现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回顾了小莲一眼。

小莲眨动了一下眼睛，示意慕容云笙再听下去。

但闻那秃顶老人道：“这消息不会错吗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属下在听涛楼上，派有耳目，这消息八成是不会错了。”

秃顶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张兄，这就是你的疏忽之处了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属下错在何处？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如是这消息来的确实，你就该集中高手，包围仙女庙，设法生擒两人，何况那申子轩和雷化方很可能和慕容云笙同去，岂不是一网打尽的大好机会？”

白发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属下计不及此，还望法主曲谅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也许他们现在还在，咱们集中高手赶去，还来得及。”

秃顶老人面容冷肃地说道：“此时天色已然快亮，你派去的两人，如未被人发觉杀死，也许即将回来。此时如召集人手赶去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不

但于事无补，反而打草惊蛇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法主说的是，此刻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现在只有按兵不动，等待圣谕到来，然后再作决定。”

听到此处，申子轩轻轻一扯小莲和慕容云笙的衣袖，转身而去。

慕容云笙和小莲回头瞧了申子轩一眼，齐齐随在申子轩身后而去。

三人举止十分小心，轻步而行，直待走出了四五丈外，才纵身跃上屋面，加快脚步而去。

申子轩带头而行，一口气奔出江州城外，才停了下来。

小莲等随着停了下来，道：“为什么不看了？你们服下解药，还可支持一个多时辰之久。”

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东方已泛鱼肚白，天色即将大亮，那城隍庙乃江湖卖唱的会萃之地，龙蛇杂处，人来人往，咱们三人站在那西厢后窗，必然会启人疑窦。他们虽自恃毒香，人难接近，但如有人高声呼叫，自然会惊动他们，那时咱们如再想走，怕已经难以走得了。”

小莲道：“怕什么？大不了和他们打一架就是。”

申子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不宜和他们硬拼。”

小莲道：“你很怕死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不是在下胆小怕死，实因目下情势特殊，我们必得设法保存实力，譬如慕容贤侄出现江湖的事，武林中人大部还未知晓，他是号召天下，为父报仇的主人，不能有任何失闪。”

小莲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，就算你说的对吧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在下有一事奉告姑娘。”

小莲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适才姑娘也曾听到，你在那听涛楼相助我等，虽是无意……”

小莲接道：“谁说无意，我是存心赶去助阵的，别说世上没有那等巧事，纵然是碰巧给我遇上，我也可袖手不管啊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女处处要占人上风，实是难以相处的很。

申子轩被她顶的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不论姑娘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我等都感激不尽，永铭五中。但在下之意是告诉姑娘，你易容改装之

事，已然暴露于强敌眼线之中，今后姑娘的行动，必然会遇上甚多阻力，对方不择手段，用毒暗算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在下之意，是要奉劝姑娘，改变一下装束，使他们认不出姑娘面貌。”

小莲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原来如此，那我改扮成个什么人物呢？”

申子轩道：“姑娘易容之术十分精妙，不论改扮什么身份，都能够维妙维肖了。”

小莲道：“这么办吧！我改扮成一个青衫剑手，混入他们之中，必能探出更多机密消息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太危险了。”

小莲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既然帮了你们，那就索性多帮一些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和姑娘萍水相逢，怎好如此相劳。”

小莲道：“我高兴帮你们忙，那就什么也不用谈，如是我不同意，你求我我也不会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咱们现在分手，以后如何联络？”

申子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请在那仙女庙神像足下，留下函笺，在

下等每隔三日，去那仙女庙中取一次留函。”

小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对我很不方便，不过，很秘密。”突然飞身而去，眨眼之间，走的踪迹不见。

慕容云笙突然抱拳一揖，道：“二叔父可否先行一步，小侄想混入城隍庙中，查看一下敌情……”

申子轩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怎么！你也要混入那敌人中去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已查看出一点密中之秘，最危险的地方，也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强敌组织看上去神秘莫测，但除了一些首要人物之外，他们似是全凭着一种药物，控制着属下，这些人武功虽然未失，但他们的机智才慧却是受了很大的影响，人人心无所疑，只有听命行事，如若混入他们之中，那是很难被发现了。”申子轩道：“眼下最要紧的事，是要设法找回你爹爹留下的武功，由你承继你爹爹留下的道统，你身负大任，岂可轻易涉险。”慕容云笙道，“二叔父可曾想到先父的武功留在何处？”申子轩道：“八成在故居宅院之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刻那宅院中必然防备森严，只有小侄混入强敌之中，才有进入宅院的机会，是吗？”

申子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话虽有理，但却太过危险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可故布疑阵，引诱强敌分心，使他们无法顾及内部，对小侄混入敌群，自是大有助益。”

申子轩道：“你准备如何行动？是否已胸有成竹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侄准备先行易容改装，混入城隍庙中，查看敌人情形，再行俟机混入敌人群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叔放心，小侄当处处谨慎。”

申子轩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，你去吧！”

转身疾奔而去。

慕容云笙目睹那申子轩的背影消失不见，才折回江州城中。他找了一个叫化子，买了一身破衣换过，打散头发，手脸上染上一些污泥，又找了一处廊沿，睡了一觉，直待天色过午，才缓缓向城隍庙中行去。

但见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到处呼喝弦歌之声。

慕容云笙走了一周，查看了四周的形势，才缓缓行入庙中。这时，已经是申时光景，庙中午香已过。

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，缓缓向大殿行去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大殿上黄幔分垂，一个身着红袍的高大神像，端坐在供台之后。

供台前端的拜垫上，跪着一个身着绿衣的妇人，手中捧着木卦，似是在祈福求卦。

慕容云笙忘记了自己是叫化子的身份，迈着八字步，行入了大殿之中。

只听一声轻叱道：“退出去。”

一个手执拂尘的香火道人突然由神幔后转了出来，拦住了去路。

慕容云笙正想发作，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份，当下一哈腰，缓步退了去。

只听一声冷冷笑声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小叫化子，怎么见了我老叫化

也不下拜。”

慕容云笙转眼看去，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叫化子，端坐在大殿门外。

他入殿之时，殿门口处并无人在座，此刻却无声无息的多了一个老叫化子，而且赫然是昨夜所见之人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此人武功果然高强，来的竟是全无声息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咱们各讨各的饭，我为什么要拜你。”

那白发老叫化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拜了我老叫化子，自有好处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正要找他搭仙，想不到天从人愿，他竟然先找上我，但又不能太露痕迹，使他生疑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什么好处，你先说给我听听，如若能够说动我心，自然可以拜你了。”

那老叫化子道：“第一，老夫年纪比你大，第二，老夫讨饭经验比你多，第三，老夫讨了一辈子饭，已集下万贯金钱，凭这三条，难道还不值得你一拜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凭第三点，确实能动我心。”

言罢，当真的拜了下去。

老叫化子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想要老夫的钱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如无钱，我又为何拜你？”

老叫化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纵然有钱，也不带在身上，你可敢跟我去取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

当下一挺胸，道：“好，量你这大年纪了，也跑不了。”那老叫化又皱皱眉头，站起身子，转身向后行去。

慕容云笙看他跛了一足，行来十分缓慢，心中暗道：如若不知他的底细，谁会想到，这样人物，竟然是身负绝技之士。那老叫化子带着慕容云笙绕过大殿，直向西厢行去。慕容云笙看那老叫化行去的西厢，正是他们会商之地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不知他那房中是否还然有毒香。

幸好那小莲多给了他几粒解药，当下取出一粒，悄然吞入口中。紧随白发老人，行入西厢。

那老叫化子待慕容云笙进了房门之后，突然把门关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丐帮中人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难道他已看出我是易容伪装的吗？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论发生什么大变，我都该镇静应付才成。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不是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走了一辈子江湖，岂会在阴沟里翻船，洗去你脸上污泥，老夫要瞧瞧你真正面目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你要我来此取钱，怎的忽然又变了卦，如是你舍不得给我，那就还我一拜。”

白发老叫化子仰天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你很沉着。”

突然伸手向慕容云笙左腕之上扣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知道如若避开他这一击，不但难免一场恶战，说不定还要暴露出自己身份。心中念头初动，左腕已被白发老叫化子扣住。

这时，慕容云笙纵然心想反抗，已经是有所不能了，索性不作抗拒。

那白发老人只觉扣在手中的腕脉，十分平和柔软，不似身有武功之人，先是一怔，继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一生作事，是宁可错杀无辜，不愿留下破绽，你今日既犯在老夫手中，纵然当真无辜，那也是该你认命了。”

慕容云笙呆呆地望着那老人，心中却风车一般打转，暗道：如若他真的不分皂白，置我死地，这束手就死，那未免是太冤枉了，出手反抗，又为时已晚……

正犹豫间、忽闻木门呀然而开、人影一闪，冲进来八臂哪吒李宗琪。

李宗琪进入室内之后，立刻反手关上木门。

白发老人缓缓松开了慕容云笙左腕，道：“事情如何？”

李宗琪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张老派往那仙女庙的人，只找到一具尸体。”

白发老人接道：“他怎么死的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死在一种剧毒的暗器之下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那暗器可曾带来么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已经带来。”

缓缓从衣袋之中，取出一块白色绢帕，打开绢帕，里面是一枚细如线香，长不到两寸，身泛蓝光，顶端扁平的纯钢暗器。

白发老人望了那暗器一眼，道：“你是施用暗器的能手，可识得这暗器之名吗？”

李宗琪淡淡一笑道：“自然是识得了。这暗器名叫蛇头追魂箭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这老叫化子派往仙女庙的两个暗桩，一个被小莲幽磷毒火生生烧死，另一个我等并未发觉，却死于这蛇头追魂箭下，那是说我等在仙女庙中相会之时，除了这老人派去的两个耳目之外，还有其他之人隐伏于暗中监视了。

心念至此，不觉间由内心之中，泛升起一股寒意。

但闻那白发老人说道：“李领队既能认出这暗器，想必已知晓这暗器的来历了？”

李宗琪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据属下所知，这等独门暗器，并非江湖上一般常用之物，中原武林中暗器高手无人施用……”

白发老人接道：“嗯，我问这暗器来自何处？何人所用？此刻咱们时间宝贵，李领队最好能够说得简单明了。”

李宗琪眉宇间泛现出一股激愤之色，但他终于忍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属下所知，施用这蛇头追魂箭的只有岭南双煞。”

白发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据老夫所知，也只有岭南双煞施用此物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岭南双煞，不知何以要和我等作对？”

白发老人不答李宗琪的问话，却出口反问道：“老夫派去两人。你只找到一具尸体，那是还有一个活的了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搜查了那仙女庙前后左右三百丈，未再发现其他尸体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可有新土掩埋痕迹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亦曾留心搜查，却是未见痕迹。”

慕容云笙此刻心中才明白那小莲何以要把那人带走很远，才出手伤他之命，原来是不想留下痕迹，布一个阴云不雨的局面，使对方猜测不透；这女人小小年纪竟然是如此的狡猾多智，实在令人吃惊。

但闻那白发老人说道：“那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无能，有负张老的厚望了。”

目光一掠慕容云笙接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老夫看他是丐帮中人，但他却矢口否认，看来不给他一

些苦头吃吃，他是不肯说些实话了。”

李宗琪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如若想多活几日，最好是说出实话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李宗琪和我在伯仲之间，这位白发老人身份既然高过李宗琪，武功自是不在李宗琪之下，动上手，自非两人之敌，但却不难破围而出，只是错过这次机会，再想混入他们之中，只怕是永难如愿。

一时间，竟不知如何应付。

李宗琪看他久久不言，倒是大出意外，回顾了那白发老人一眼，道：“张老准备如何对付此人？”

白发老人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不论是否丐帮中人，但我三圣门大为怀，天下武林人物，兼收并蓄，只要你愿投我三圣门下，可免一死，这是你唯一的生机，你要仔细想想。”

李宗琪上下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张老目光如炬，洞察细微，此人果是一付上好的练武骨格。”

突然出手一掌，直向慕容云笙前胸拍去。

这一掌带着劲风，来势十分猛恶。

慕容云笙来不及思索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李宗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张老看的不错，这人果是丐帮中人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此刻我如再行否认，也是吉凶难卜，倒不如将错就错，承认是丐帮弟子，也许还有混入他们神秘集团的机会。

心中念转，缓缓说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是丐帮弟子，又该如何？”

李宗琪欺身而上，挥手抓去。

慕容云笙在江心帆船之中，已然和他动过了手，知他武功甚高，急急闪身避开。

李宗琪双手连环而出，招招都是擒拿手法，瞬息间已然攻出五招。

但却都被慕容云笙闪避开去。

李宗琪冷冷说道：“看来阁下在丐帮中的身份不低。”那白发老人眼看李宗琪和慕容云笙打了起来，竟是一语不发的袖手旁观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如和他缠斗下去，必然引他生疑，倒不如故意让他抓住，然后再见机而作。

虽然有心相让，但又不便太过明显，又闪避两招，才让李宗琪一把抓住了左肩。

但觉李宗琪五指若钩，深陷肉中，左肩隐隐作疼，但又不便全力运气抗拒，只好暗中忍受。

李宗琪缓缓扬起左掌，道：“张老，可要取他之命吗？”白发老人冷峻的目光，缓缓凝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想死呢，还是想活？”

慕容云笙一面运气戒备，一面说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在下是人，自然是不想死了。”

白发老人缓缓从怀中措出了一玉瓶，倒出一粒绿色的药丸，托在掌心之上，道：“吞下这一粒药丸，你就可以活了。”慕容云笙看那药丸，青翠如玉，色泽极美，暗暗叹道：这本是极毒之物，偏偏是色泽动人。

目光盯注在那药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药物？”白发老人缓缓说道：“毒药，不过，不是致命的毒药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这毒药吃下之后，有何感觉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吃下之后，先有着吃醉酒般的迷惘，然后，忘记了过去，只有未来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未来怎样？可是仍然难逃一死？”

白发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很怕死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若在下食下那药丸之后仍是难免一死，那就不如现在死在掌下了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未来么？你只知听命于我们，但却可保性命。”

对慕容云笙而言，这是一次很大的赌注，如若吞下那粒药丸，就算混入了他们之中，但如一个控制不好，那药丸在内腑化去，从今之后，即将永远沦为强敌之奴，一生一世，不能翻身。但如不吞下那粒药丸，只怕今后永无机会混入强敌群中了。

一时间心念回 转、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

但闻那白发老人冷冷说道：“要死要活，由你决定，老夫决不勉强。”

慕容云笙暗中一提真气，凝聚于咽喉之间，道：“在下愿服用这粒毒药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张开嘴吧，让我把药物送你口中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早已有备，依言张开了嘴巴。

白发老人屈指一弹，一粒翠绿的药丸，直飞慕容云笙咽喉。

突闻砰然一声，似是一块大砖击在木门之上，木门应声半开。

李宗琪放开了慕容云笙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纵身一跃，直跃出去。

但闻那白发老人道：“李领队，是什么人？”

他一连喝问数声，却不闻李宗琪回 答之言，心中大怒，纵身跃出室外。

慕容云笙凭藉着一口真气，把那绿色的毒药，挡在咽喉，闭住了呼吸，直待那白发老人跃出室门之后，慕容云笙才以迅快无比的动作，吐出了咽喉的丹药，藏入怀中，心中暗道：不知何人及时击开木门，才使我有此机会，取出喉中药物。

忽然心念一转，暗道：服下这药物之后，有些什么反应，此刻我毫无所知，如若被他们看出破绽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心念转动之间，忽见人影一闪，那白发老人重回 入室中，冷冷望那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那是何人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如何知晓？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是你们丐帮中人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也许是，在下没有看到，不敢断言。”白发老人道：“在下听说那丐帮帮主，十分狡猾，你们丐帮人手又多，每一次行动，至少有三路人马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慕容云笙暗道：我说假的他也不信，那就最好说是了。当下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丐帮有所行动，至少有三路人马，多则五路，十路不等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适才那人，是不是你们丐帮中人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说过了，在未见那人之前，不敢说他是否我们丐帮中人。”

白发老人怒道：“你们难道没有约定的信号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，不过不是用石块击门。”

白发老人似是相信了他的话，怒气尽消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如何约定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们用丐帮中的特有暗记。”

白发老人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：“你服下毒药，药性还未发作。”

慕容云笙知他心中已经动疑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用内功把药物逼住，不 让它发作起来。”

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没有用，我那药物奇毒无比，纵然是内功最为深厚的人，也无法用内功逼住奇毒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就逼住了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你越是运功抗拒，毒性发作后，那就越是痛苦。”慕容云笙道，“在下就是怕那药性发作后的痛苦……”白发老人摇摇头，接道：“没有痛苦，只是一阵头昏。”慕容云笙暗暗忖道：我要怎样才能装出头昏的样子，瞒过他的耳目，不使他生疑才好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阁下说的实话么？”

白发老人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为什么要骗你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好！我散去内腑功力，使那药物化开，如若有其他不适之感，我决不甘心忍受，必然要和你拼命。”

白发老人笑道：“你要和老夫拼命，那不是飞蛾扑火，自取死亡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宁愿死在掌下，也不愿忍受那毒药发作的痛苦。”

白发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其实老夫不用和你多费口舌，那毒丸恐怕早已经在你的内腑化去了，此刻你已经毒渗内腑。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在下自信那毒丸尚未化去。”白发老人阴沉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把药丸吐了出来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能，在下只能运气把毒性逼在一隅。”白发老人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既然无法把那药丸吐出，那毒丸势必要在你腹中化去，那只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老奸巨猾，不知是否说的真实之言。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如若能控制一刻时光，就设法拖延一刻。”白发老人冷笑一声，不再理会慕容云笙，却跛着一条腿，在室中来回踱着方步。

慕容云笙缓缓走到西厢一角，盘膝坐了下去。

他虽然没有食用药物，但此刻却不得不装成极力和腹内毒药抗拒的样子，盘膝坐在地上，运气调息。

那白发老人心中似是有着很急的事情，来回在室中走来走去。

慕容云笙虽然坐着运气调息，但大部精神却在听着那老人的举动，忽然间，步履声停了下来，立时提高了警觉。

睁眼看去，只见那白发老人当门而立，神色严肃，双手合十，似是在等待什么一般。

慕容云笙只瞧的大为奇怪，心中暗道：这人不知在搞什么鬼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闻那白发老人一字一句的沉声说道：“江州分堂主张文波，恭接圣谕。”

慕容云笙只听得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那门外明明无人，哪来的圣谕可接。

念头还未转完，一阵鸟羽划空之声，一个白色巨鸽飞入室中，在张文波头上绕飞盘旋。

张文波合在胸前双掌，平平伸了出去。

那巨鸽白羽如雪，十分可爱，双翅一合，熟练的落在张文波左掌之上。

张文波神态恭敬，好像很怕得罪了那白鸽一般，右手小心翼翼的从那白鸽右翅之下，取下一个竹筒，拔开木塞，抽出一卷白纸，恭恭敬敬的放入袋中，右手托在左手之下，把那白鸽送出室外。

只见那白鸽一昂首，展开双翼，破空飞去。

张文波目送那白鸽去远，才缓缓退回室中，展开白笺，就窗前展开阅

读。

慕容云笙暗中注意他的神情，只见他不时皱起眉头，显然那来函之中，并非说的什么开心之事。

张文波看完了那白笺之后，又缓缓叠折整齐，放入袋中，一脸焦急之容，纵身一跃、飞出室外。

慕容云笙眼看他飞跃出室，倒不知如何才对。此刻自然是从容脱身的机会，但自己，却不能走。想了一阵，仰身躺了下去，暗道：不论如何，我既然中了毒，躺下去总是不错。

足足等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才见人影一闪，一人跃入室中。慕容云笙转眼看去，只见来人竟然是李宗琪。

李宗琪神色亦极凝重，似是心中亦有着什么大事，目光一转，望了慕容云笙，道：“张老哪里去了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我毒性发作，快要死了。”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毒丸不会毒死人，你死不了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我头疼的厉害。”

李宗琪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当真是丐帮中人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，“不错。”

李宗琪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再过一个时辰，你头疼就可以好了。不过、你将逐渐的忘记了过去。”

慕容云笙听他说的和张文波一样，大约是不会错了，当下接道：“当真是不会死吗？”

李宗琪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很怕死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反问道：“难道你不怕死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我也怕死，不过，不像你阁下怕的这样厉害，一个人一生中固然只能死一次，但不得不死时，也要硬着头皮去死。你们丐帮向以忠义相传，但阁下不但毫无忠义的气质，而且一付贪生怕死之相，简直毫无骨气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赞道：骂得好，这人虽然与敌为伍，但却不失英雄气度。

李宗琪久久不闻慕容云笙讲话，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不过再过一个时辰，你就不会怕死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因为你服下那药物之后，要变的十分蠢呆，不知死亡之可怕。哼！像你这种贪生怕死的人，服用这种药物，那是药尽其用，那丐帮帮主在武林声名甚著，豪气、胆识，不输九大门派掌门人，我不知他如何会选上了你这种人……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在下亦有对敝帮帮主不满之处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有这等事，阁下有何不满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江湖上都说敝帮帮主豪气干云，但他却有一件事，不敢过问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慕容长青之事。”

李宗琪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慕容长青的事，岂是你丐帮能管得的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如再和他辩论下去，固然可以知晓一些内情，但

恐怕要引起他的怀疑。那张文波恐怕也将回来，何不装作药毒发作，无法支持，来日方长，不怕探不出内情来。

心念一转，伸手按在顶门之上，道：“在下头疼死了。”

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是药毒发作之征，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位不畏死亡的豪壮之士了，恭喜啊，恭喜！”

言罢，不再理会慕容云笙，大步行到西厢一角，盘膝坐了下去。

慕容云笙暗忖道：看来，他对我似是极为鄙视。

双手抱头，倚壁而坐。

一盏热茶之后，突闻木门大震，张文波急急奔了进来。

李宗琪缓缓站起身子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张老可曾追到了敌人吗？”

张文波摇摇头，反问道：“你呢？你紧随强敌身后而出，应该追上那人可是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惭愧，出门时倒是瞧到一条人影，但属下苦追数里之遥，不但未能追上那人，反而把强敌给追失去了踪影。”

张文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看到那人的背影了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看到了，是一个身着长衫的人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身材如何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夜色朦胧，相距又远，属下未看清楚，不敢妄作判断。”

张文波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身上，道：“这人可是药性发作了。”李宗琪道，“属下看到他药发头疼。”

张文波道，“你看这小子会装假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不会吧，张老亲自把药丸弹入此人之腹！”

张文波接着道：“我是说他药性发作时情形，是否有装作之嫌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没有，属下看他抱头而坐，正是药性发作之征。”

慕容云笙把两人所谈的话，听得十分清楚、心中暗道：好险啊，好险，这张文波果是阴险的根，只说药性发作有些头晕，却不肯告诉我头疼，幸好是李宗琪先返西厢，被我试探诈出，如是这张文波先行返回，势非被他瞧出马脚不可了。

但见张文波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火折子，随手晃燃，点起屋角处一支残烛，缓缓说道，“李领队，老夫不久之前，接到了三圣的亲笔法谕……”

李宗琪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那法谕上说些什么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那法谕对咱们在江州连番挫败一事，大为不满，但圣恩浩荡，宽限咱们七日之内，生擒那慕容云笙和申子轩、雷化方等三人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七日之限，不能算短，但不知阁下的看法如何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申子轩老奸巨猾，智谋过人；慕容云笙敢在江湖出现，必然是怀有绝技，咱们不可轻敌，如若圣堂肯派高手赶来相助，那是最好了。”

张文波缓缓说道：“那派来的高手，已经出发来此了，后日中午可到。”

李宗琪接着道：“派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三圣对此事十分重视，派来的人自然是第一流的高手了。”

慕容云笙冷眼观察，看那张文波言来并无得意之状，反而神情间有一股黯然之色。

李宗琪眼看张文波不愿告诉自己来人姓名，也就不再多问，轻轻咳了一声，转变话题，道：“那叫化子，可要编入属下的青衫剑手中吗？”

但闻张文波道：“不用了，这人留我身侧听用吧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后日中午时分，咱们要去迎接圣堂派来的三位法主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记下了。”

只见张文波举手一挥，道：“率领队还有事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无事了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好，你可以去了，老夫要坐息一阵。”

李宗琪欠身一礼，向室外行去，行到了室门口处，又回头说道：“可要属下留此，为张老护法吗？”

张文波冷笑一声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如若在下受到了三圣惩罚，只怕你李领队也难脱干系了。”

李宗琪神色肃然地答道：“在下已然尽了心力，如是智不及人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，纵受责罚，心亦甘认了。”

张文波突然仰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你有你义父为你撑腰，不过，这次事件已然惊动三圣，如若是圣谕下责，量那文驼子也难替你开脱。”

李宗琪脸色一变，接道：“张老这就说的不对了，在下那义父虽然在圣堂听差，但一向是公正无私……”

张文波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三圣之下、有谁不知那文驼子对你照顾，难道能骗过老夫吗？”

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此事与我义父无干，张老不可出口伤及在下义父。”

张文波一连冷笑三声，不再讲话。

李宗琪心中大约是气愤已极，砰然一声带上室门而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原来他们两人相处不和，可惜无法把此消息传给二叔，也许可以趁机再让他们多吃两次败仗，那三圣怪罪，自然要重了。

付思之间，突然砰然一声，尘土横飞。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抬头看去，原来是那张文波一掌拍在地上，击的尘土飞扬。

只听张文波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李宗琪，老夫如若不让你三刑加身，誓不为人。”

目光一转，凝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慕容云笙神态木然的缓步走了过去，站在张文波的面前。

张文波冷冷说道：“你头疼好了没有？”

慕容云笙愣了半晌，道：“好了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你还记你的名字吗？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就算这药物神奇无比，也不能一发作就不记得姓名，但也不能说的太快。

当下说道：“我叫做王……王……大……圣……”

张文波接道：“什么王大圣？这名字不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叫张保，是老夫从人，你如能得老夫欢心，将来自有你的好处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在下记下了。”

他装的很像，竟然瞒过了老奸巨猾的张文波。

张文波抬起头来，从头到脚的仔细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长的轮廓很好，明日老夫替你买件衣服，换去丐帮装束，一则可使丐帮中人无法再认出你的身份，二则干净一些，也好帮老夫接待贵宾。”

慕容云笙恐露出了马脚，不敢多言。

张文波举手一挥，道：“站在门外，替老夫护法，不论何人到此，都要先行唤醒老夫。”

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缓步行到室门口处，停了下来。

张文波举手一掌，扑熄火烛，西厢中陡然黑了下來。

慕容云笙抬头望望天色，已经是二更时分，心中暗作盘算道：明天他要我改换衣着，恢复本来面目，那如何能瞒得过李宗琪呢？必得稍经易容才成，还有我这般装作，一举一动，都要经过三思而行，日后稍不留心，就要露出马脚，而且心无所宗，全凭个人揣摸，实非长久之策，只有找机会把身怀药物给人服下，看那药物发作后的情形，才能有所遵从。

正忖思间，忽见人影一闪，一个秃头青衫，面目严肃的老者，已然当门而立。

慕容云笙暗暗吃惊道：“好快速的身法，单以他轻功而论，只怕还在那张文波和李宗琪之上。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一横身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站住，不能进去。”

秃顶老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说着话，右手却陡然伸出，扣向慕容云笙的右腕。

这一招来势虽然快速，但如以慕容云笙的武功而言，避开这一击并非难事，但他心中明白，如若自己避开这一击之后，必将引起那秃顶老人的怀疑，是以故作让避不开，吃那秃顶老人一把抓住右腕。

那秃顶老人内功精湛，一把抓住了慕容云笙右腕之后，慕容云笙顿然感觉到半身麻木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他如此刻出手取我之命，我已无反抗之能了。

忖思之间，木门呀然而开，张文波缓步行了出来，道：“兄弟初收一个从人，还未见过法主。”

秃顶老人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缓放开慕容云笙的右腕，道：“张兄可知他的底细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他本是丐帮中弟子，今午才为兄弟收留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丐帮中人，素多狡诈，张兄要多多小心才是。”

张文波欠身应道：“兄弟已让他服下‘重生神丹’，法主但请放心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张兄可曾看到他服下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兄弟亲自把神丹投入他的口中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秃顶老人一举步入室，一面说道：“丐帮势力，已被我逐退到长江以北，这番他们敢再到江州来，定然是帮中好手，而且决非一二人单独行动，此刻我们要集中全力，对付申子轩怎可再招惹丐帮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兄弟已思虑及此，天明之前，要他易容改装，不让丐帮弟子认出他身份就是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刚才接到了三圣手谕……”

这句后发生了强大无比的效力，顿使那秃顶老人，自转话题，不再追问慕容云笙的事，急急说道：“那圣谕上说些什么？”张文波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圣谕上对兄弟主持江州局势，颇有不满之言，自然，连那李宗琪也难脱得干系。”

秃顶老人神色紧张地接道，“那圣谕可曾提到过在下吗？”张文波道：“圣谕中倒未提起法主。”

秃顶老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那很好，区区到此不久，自是难有表现，圣恩浩荡，体念下情……”

张文波一咧嘴，无声无息的一笑，道：“那圣谕中虽未提起法主，但三圣对江州情势不满，不论公私，对法主都有些不利。”秃顶老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圣谕何在，拿给在下瞧瞧。”张文波缓缓说道：“圣谕之上，书明了在下亲拆，法主如若一定要看，在下只好奉上了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就不用瞧了。”

张文波接道：“圣谕中还说明一件事，在下倒忘记告诉法主了！”

### 第十三回 忍辱负重

秃顶老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圣谕中曾经指明，另有三位法主，将于后天中午赶到，要咱们赶往迎接。”

秃顶老人惊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兄弟怎敢欺骗法主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那圣谕上可曾说明，派遣何人到此？”张文波道：“蛇娘子、金蜂客和飞钹和尚。”

秃顶老人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前堂三大护法，一齐出动来此！”张文波道：“三圣对那申子轩实是估价过高了，才派出前堂三大护法同来。”

秃顶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想主要的还是因为那慕容云笙出现江湖之故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一个慕容云笙，能有多大能耐，值得如此重视？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也许那慕容云笙武功并不高强、但他却有很大的号召力量，使很多武林人，重想起那慕容长青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三圣神机妙算，岂是我等凡俗之人，所能料到，这期间必然有很大的原因了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咱们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，如若咱们能在这一日夜中，找出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，那就不用劳动前堂三大护法了。”

秃顶老人冷哼一声，不再答理张文波之言。

室中突然静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倾耳听了一阵，不再闻两人之言，心中暗道：这两人谈了半天尽是些无用之言，我也该借些机会闭目养息一下精神，当下一抬头，长长吸一口气。

目光到处，瞥见一条人影，捷逾飘风，轻如落叶一般飞落到对面屋瓦之上。

人影一闪间，立时消失，想是隐在那屋脊之后了。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来的不知是何许人物，好快速的身法，如非赶巧，连我也难发觉。

他虽不知来人是谁，但却装作未见，只是暗中留神戒备。但闻室中的张文波轻轻咳了两声，道：“石兄……”石法主冷冷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前堂三位护法的大名，兄弟是早有耳闻了，但不知他们真实武功如何？”

石法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张兄当真不知道吗？”张文波道：“自然是真不知了，难道还有明知故问之理。”石法主道：“张兄见过蛇娘子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，“闻名甚久，但却一直无缘会见，不过从她这名号看来，定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了。”

但闻那石法主说道：“张兄猜得不错，蛇娘子人如其号，手段的毒辣，咱兄弟们万难及一。说到武功方面，不是兄弟我长他人的志气，咱们两个合起来，也难在她手下走上百合。”张文波讶然说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石法主道：“兄弟是决不夸张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金蜂客呢？”

石法主道：“有人说金蜂客和蛇娘子同出一师，但兄弟却对此不太相信，兄弟曾留心过两人的武功路效，却是大不相同，何况蛇娘子并不驯蛇，但金蜂客却是名副其实的养了一笼金蜂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那金蜂也是用来对敌之用吗？”

石法主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概是吧，兄弟和他相处了一年之久，亦曾见过他出手对敌，武功诡奇，身手不在蛇娘子之下，但从未见过他施用金蜂，那金蜂究竟是何用途，只怕甚少有人知道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飞钹和尚呢？”

石法主道：“关于那飞钹和尚，兄弟知道较少、只知他来自藏边，属于密宗一支，双手能发出四支飞钹，回旋飞荡，极是难防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三位都是第一流的身手了。”

石法主道：“如若你肯相信兄弟之言，接待三位时，最好能小心一些，那蛇娘子生性十分冷傲，外貌却又柔和美艳，但一言不合，就立刻翻脸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多谢石兄指教了。”

慕容云笙听那秃顶老人述说蛇娘子等武功，心中大是焦急，暗道：如何想个方法，把这三人的恶毒告诉申二叔，万一日后遇上这几人，也好有个防备。

心中念转，目光凝注在对面屋顶之上。

原来，他发觉又有一条人影，极快的隐入对面屋脊之后，一时间心中大为矛盾，不知是否该把发现告诉室中的张文波。

他无法预测来人是敌是友，但却瞧出来人决不是申子轩和雷化方，当他瞧到第一个人影时，曾想到那是小莲，但此刻突然增多了一人，自然亦不可能是小莲了。

来人既不是申子轩，亦不是小莲，那人会是谁？

他这边心念回转，也就不过是瞬间的工夫，那两条人影已然

同时跃起，破空而去，而且去势如箭，一闪而逝。这一次慕容云笙已然留心查看，只见那两条人影，十分魁梧，心中更可决定那不是申子轩和小莲。

但闻那张文波的声音，传了出来道：“张保何在？”慕容云笙应道：“张保在此。”

室中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笑声后，复归沉寂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忖道：他突然叫我一声，不知为了何故？一夜时光，弹指即过，直到东方泛白，张文波才缓步行出西厢：慕容云笙不知那药毒发作后的情形，不敢睡去，只好靠在门边，站了一夜。

张文波行出室门，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，“张保，你好么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大为紧张，故意停了一阵，才应道：“张保很好。”

张文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昨夜中你可曾看到什么？”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张保未曾看到。”

张文波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药量太重了，你追随老夫身侧，这等痴呆，如何能成？”

话声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可曾看到丐帮中人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说道：“没有看到。”

张文波点点头，道：“老夫要设法减少你身上毒性。”慕容云笙故意咧嘴一笑，装出似懂非懂之状。

张文波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到室中来。”

慕容云笙应了一声，随在张文波的身后，缓步行入房中。目光转动，只见室中一片死寂，竟然别无他人，那位石法主不知何时，竟已悄然离去。

但闻张文波低声说道：“张保，你坐下。”

张文波伸手从怀中拔出一枚银针，道：“我用银针过穴之法，先放出你一些毒血，然后再服用药物，减少你身上的毒性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张文波怎的忽然对我好了起来。”

念头转动，暗道：“如若他见我血色鲜艳，也没中毒之征，固然要被查出破绽，就算他瞧不出来，我既未服用毒药，岂不白白挨他一针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忽觉背心一凉，银针已刺入了背后玄机要穴。

张文波低声说道：“不要运气，让毒血自然流出。”

慕容云笙暗中运气相试，觉出“玄机”要穴，并未受那银针所制，万一被瞧出破绽还有动手反抗之能。

但闻张文波怒声说道：“不要你运气，怎的不肯听话，可是嫌身上血太多了不成。”

慕容云笙转眼望去，只见那张文波正用手拭去脸上鲜血。

原来，那银针中间竟是空心，慕容云笙一运气，鲜血由银针中间喷了出来，那张文波不及防，喷了一脸。

张文波拭去脸上血渍之后，拔出银针，由怀中掏出了两粒药物，交给了慕容云笙道：“先吞下一粒，余下一粒，两个时辰后，再行服下。”慕容云笙接过药物，立时把一粒投入口中，压在舌底，却装出吞入腹中的样子。

张文波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好好守着西厢，老夫去替你作两件体面衣服来。”

慕容云笙也不讲话，只是微微一领首。

张文波打开木门，出室而去。

慕容云笙吐出舌底药物，藏入怀中。

那张文波一去大半天，直到日过中午，才回西厢。只见他手中提着一个大布包，脸色沉重，似是有着满腹心事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为不安，忖道：“看情势，江州城中正是暗涛汹涌，张文波似是已经有些应付不了这等情势，才这般愁眉苦脸，我要小心一些才行，他在盛怒之下，只怕要迁怒于我。”哪知事情竟然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，张文波放下布包后，一改愁容，和颜悦色对慕容云笙道：“张保，你服过药物了。”慕容云笙心中大感奇怪，这张文波似是对我愈来愈好了，口中却应道：“服过了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这包袱中有一套衣服，你穿起来看看是否合身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奇怪，但却不敢多问，依言打开包裹。只见一件青衫、一条儒巾，折叠的整整齐齐。

张文波神情慈和地说道：“先穿上看看，是否合身，还来得及修改。”

慕容云笙脑际中充满着千百疑问，但人却依言换上新衫。张文波打量慕容云笙一眼，哈哈一笑：“果然是人如临风玉树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服了药物之后，神志是否清明一些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感觉不出。”张文波道：“是否能回想过去一些往事。”慕容云笙装出沉思之状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可以想起一些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凡入本派之人，大部都得服用那迷神药物，除非你身份可入圣堂，或是法主以上身份的两人作保，才可免去服用迷神药物。但老夫给你服用的药物，除了量上特别轻微之外，又替你放了毒血，服下一些解毒之药，看你神情，似是已清醒很多，老夫对你可算仁德深厚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感激不尽。”张文波神色肃穆地说道：“你在丐帮中是阿身份？”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小的记不起了。”张文波微微

一皱眉头道：“一点也想不起吗？”慕容云笙根本不知丐帮中弟子如何分级，实在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硬着头皮，道：“小的当真想不起了。”张文波仰起脸来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如果你服用轻微，又经过放过毒血，赐给你解毒之药，不该全无记忆才是。”慕容云笙心中忐忑，不敢回话。

张文波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当尽我之能力，设法疗好你身上之毒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先谢东主。”

张文波点点头，道：“看你应对，倒还得体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可知老夫疗治你身上之毒，冒了很大凶险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我这冒险为你除毒，有背圣堂戒规，如被人发觉，老夫必要身受牵累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小的要如何报答……”张文波道：“报答倒是不用，但却有一法可免去老夫身受牵累。”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什么法子？”张文波道：“你拜老夫为师。”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暗道：师伦大道，岂可儿戏，这事万万不能答应。

但闻张文波说道：“怎么？你是心有不愿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只怕不配。”

只听木门呀然，李宗琪推门而入。

他仍然保持礼数，欠身对那张文波一礼，道：“见过张老。”张文波冷冷说道：“李领队有何见教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三位法主大驾到此，非同小可，可要在下先作准备。”

张文波冷冷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三位法主武功高强，就算在强敌环伺中，亦可自保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可要赶往接驾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老夫要去，你自然也要去了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什么时刻？”张文波道：“明日午时，浔阳楼头会面。”

李宗琪双手抱拳，道：“张老如无他事吩咐，属下这就告退张文波道：“以后来见老夫，还望报门而入。”

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青衫剑手，只不过暂归张老指挥，并非是张老直接属下。”

张文波怒道：“就算老夫明日午时交出江州舵主之职，今日还是你的上司。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石法主陡然出现厅中。

李宗琪本待反唇相讥，但是石法主陡然出现，忍下了胸中之气，默默不语。

石法主目光转动，望了张文波和李宗琪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这般水火不容，如何能够对付那申子轩等。”慕容云笙换着新衣之后，生恐李宗琪看出自己身份，只好尽量避开他的视线。

一则李宗琪心中正值气愤难耐，二则慕容云笙脸上的油污尚未洗去，李宗琪未曾仔细瞧着，是以竟未瞧出。

但闻张文波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石兄，兄弟奉圣谕主持江州地面，李领队来此助我，是否该受兄弟之命？”

石法主接道：“两位争执，在下已经听到了。”

目光一掠李宗琪，接道：“圣规森严，你纵然身受委屈，也不该顶撞张

舵主。”

李宗琪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知错，不过……”

石法主举手一挥，道：“明日前堂三位护法到此，必然带有新的圣命，两位暂请忍耐一二，待见过三位护法再说。”李宗琪不再多言，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先行告退了。”石法主道：“三位护法到此之后，立时将有行动，李领队就所属青衫剑手之中，选出一些高手，听候差遣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转身而去。

石法主沉声说道：“李领队。”

李宗琪回身应道：“法主还有何吩咐？”

石法主道：“你率领的青衫剑手，可是全在江州吗？”李宗琪道：“全部都在此地。”

石法主道：“大约有多少人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不算属下，尚有三十二人。”

石法主道：“这三十二人，可都是你青衫队中精华高手吗？”李宗琪摇摇头，道：“真正的高手，大都在连番征战之中伤亡，余下三十二人，还有八个可列高手之林。”石法主道：“好，明日你就率那八个可当高手之称的属下，同往码头迎接三位护法，也许他们立时就要人手，展开行动。”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听命。”

石法主举手一挥道：“你去吧。”

李宗琪又欠身对两人一礼，才转身出室而去。

石法主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：“张兄你把他这般装扮起来，是何用心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兄弟听说那蛇娘子生有洁癖，一向不喜衣着破烂之人。”

石法主道：“所以，你把他装扮起来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区区也要换着新衣。免得触犯那蛇娘子的禁忌。”

石法主点点头道：“蛇娘子在圣宫身份，尤在兄弟之上，而且生性冰冷，张兄小心一些就好。”言罢，行入室中一角，盘膝而坐。

一宵无事，匆匆而过，第二天天色一亮，张文波也穿着一身新衣，整好乱发，慕容云星在张文波命令之下，洗去了脸上油污。石法主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！”张文波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石法主道：“可惜他服过迷神药物，否则，此等才貌、骨格，兄弟定把他收归门下，传以绝技。”

张文波微微一笑道：“兄弟已把他收作弟子了。”

石法主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已经把他收入门下了？”张文波道：“今天早晨。”

石法主脸上是一片惋惜之情，又瞧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此子骨格清奇，实乃极难遇到的人才，在丐帮中身份决不会太低，如若在下料断的不错，他可能就是丐帮帮主的弟子，下一代丐帮的继承人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以这样一个重要人物，被咱们活掳而来，势必激起丐帮中拼命之心，咱们固然是不怕丐帮，但他们如若集中精萃而来，单凭江州实力，很难和他们抗拒。”张文波微微一笑道：“那该如何，还望石兄多多指教。”石法主道：“最好想法子使他掩去本来面目，使丐帮中人无法相认。”张文波道：“明日午时，接过三位护法之后，再设法给他易容便了。”

石法主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人人都说你张文波善于算计，看来果然不错。”

他说的很含蓄、张文波也不辩驳，扭转话题，说道：“三位护法到此之后，必要有一番新的布置。因此，兄弟已经下令所有的明桩、暗卡，全部停止活动，静待三位护法到此之后再作计较。”

石法主道：“正当如此才是。”

慕容云笙听两人交谈，大部都在讨论自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那石法主说那张文波善用心机，似是和我有关，不知是何原故？”

他虽然聪明多智，但却涉世不深，想不到自己对张文波有何重要之处？

一宵匆匆而过，慕容云笙坐息醒来时，天已大亮，只见张文波来回在室中走动，脸上是一片忧苦焦急。

那石法主已然不知何时离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奇道：“这张文波好像有很沉重的心事。”

只听张文波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张保，醒了没有？”慕容云笙启目应道：“醒过来了。”张文波嗯了一声，目光缓缓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老夫有几种绝技，准备传你，从此刻起，咱们就以师徒相称。”

慕容云笙不便拒绝，只好含含糊糊的支吾过去。

张文波道：“咱们去吧，你随我身后，一切事情都要听我吩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记下了。”

张文波虽然瘸了一条腿，但行起路来，却是一点不慢。

慕容云笙紧随在张文波的身后，到了浔阳楼下，只见李和石法主，早已在伫立相候，慕容云笙装束虽已改作青衣小帽，但仍怕李宗琪瞧出自己身份，不敢和他目光相触，借那张文波身子掩护，尽量避开那李宗琪的目光。

张文波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时光不早了，咱们可以去了，在下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石法主、李宗琪都未讲话，神色沉重的跟在张文波身后。

慕容云笙用尽了心机，在行走之中故意设法避开那李宗琪的视线。

几人沿江而行足足走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张文波才停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动，只见停身处，是一处十分荒凉的江岸，每隔五丈左右，站着一个人佩刀的青衣人，慕容云笙暗中一数，正好二十个人，百丈江岸，都不准生人接近。

石法主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就是此地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不错，这地方距离码头，不远不近，人迹少至，又是沙泥岸，行舟无险，因此，兄弟选择了这等所在。”

石法主望望天色，道：“此刻距午时还有半个时辰，咱们可以借此时刻，商讨一下江州局势，三位护法问起时，咱们彼此也好有一个默契。”张文波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照兄弟的看法，三位护法不会向咱们问江州形势。”

石法主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三位护法奉圣谕而来，必然是早已胸有成竹。”李宗琪接口说道：“那艘快舟，大概就是三位护法的坐舟了。”

张文波等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艘快舟划波如箭而来。慕容云笙看那快舟，由上流逐波而下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三人从圣堂而来，弃马乘舟，看来那所谓圣堂，必然是沿江附近了。

忖思之间，快舟已然近岸。

只见那快舟之上，四个黑衣摇橹大汉分坐船梢，前面舱门窗口，都紧紧关闭着。

直待快舟靠岸，那舱门才突然大开。

一个身着青衣，头戴方巾，脸色苍白的儒士，手中提着一个黑布垂遮四面的笼子，当先走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人大约是金蜂客了。

紧随金蜂客身后的，是一个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袈裟之内，块块隆起。

第三个是一位中年美妇，发挽宫髻，身着绿衣，顾盼之间，秋波勾魂。

张文波迎了上去，躬身说道：“江州舵主张文波，迎接三位护法的大驾。”

李宗琪紧随张文波身后，抱拳说道：“青衫剑手领队李宗琪，参见三位护法。”

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下了快舟之后，立时分站左右，蛇娘子却疾行两步，居中而立。

只见蛇娘子举手理一下垂鬟秀发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就是张舵主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正是在下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知罪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在下知罪，但不知犯了哪条戒规？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你力不胜任，着即免除江州舵主之职。”目光转到李宗琪的身上，道：“青衫剑手，一向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此番却连连受挫于敌，你身为领队，督导无力，圣谕明留位察看，日后将功折罪，若是再有挫折，二罪归一，合并论处，罪上加罪，重惩不贷。”

蛇娘子一口气处置了两人之后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可有申诉之言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三圣英明，属下心服口服。”

蛇娘子目光转动，望了站在旁侧的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此人乃张某门下弟子。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几时收了这样一个弟子？”张文波道：“收归门下不久。”

蛇娘子目光转到石法主的身上，道：“三圣手谕，要石法主乘原舟押送张舵主回 归圣堂听命，但因我等初到此地，人地生疏，必需留下张文波，以便了解敌情，敬烦石法主个人回 去了。”石法主心中虽然不满，但又不敢当面抗拒那蛇娘子之命，只好应道：“在下领命。”

蛇娘子举手一挥，道：“石法主可以登舟了。”

石法主无可奈何，行近江岸，跃上木舟。

他人一登舟，快舟立时掉头而去。

但闻蛇娘子说道：“张文波，你可有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消息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属下无能，再加上李领队的青衫剑手，不能和在下配合，以致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消息，有如沉江大石。”李宗琪接口说道：“在下一举一动，都听从张舵主的调度，找不出申子轩和慕容云笙的消息，似和属下无关。”张文波冷冷说道：“我用尽心机，把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诱上听涛楼，你却无法把他们生擒、击毙，难道也是我调度不周吗？”李宗琪道：“张舵主令谕下达之时，在下适巧不在……”张文波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李宗琪道：“奉舵主之命，埋伏于慕容故宅之中，难道舵主就忘怀了么？”张文波为之语塞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两位不用再辩论了，只要那慕容云笙和申子轩

等还在江州，料他们也难逃出我等掌握。”李宗琪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属下还有要事、呈报护法。”蛇娘子道：“什么事？”李宗琪道：“江州地面，出现一群美艳少女，而且个个武功很高强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是女儿帮中人了，我等来此之时，已得圣谕指点，一向活动于四川的女儿帮，已然移向江南。”李宗琪道：“那女儿帮和咱们冲突数次，今晨一次最为激烈，双方互有伤亡，我方两个青衫剑手，惨遭她们杀死。”蛇娘子柳眉耸动接道：“对方呢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勘查现场，看到留下一条女人手臂，显然对方亦有着很重的伤亡。”蛇娘子眉宇间杀机闪动，道：“那女儿帮现在聚居何处？”李宗琪道：“他们隐现无常，飘忽不定，而且经常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，防不胜防，如若和咱们作对，倒是不易对付。”

目光一掠张文波，接道：“在下已把此事报告了张舵主，但因三位护法要来，张舵主要属下报告三位护法，听候处理。”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咱们在江州城中，除了对付申子轩等之外，还要对付女儿帮了？”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心中怀疑一事，但因查无证据，不敢轻蛇娘子道：“你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女儿帮无缘无故，怎会和咱们作对，因此、属下怀疑那女儿帮已和申子轩等勾结一起，联手合作。”蛇娘子点点头道：“这话大有道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女儿帮怎会和我等联手？

但见李宗琪两道目光，凝注在自己脸上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正想别过脸去，但转念又想到此举岂不是自露马脚，当下坦然而立，反向李宗琪瞧去。

李宗琪眉头微皱，移开投注慕容云笙脸上的目光，道：“属下已为三位护法买下了一座宅院，但不知是否合用。”蛇娘子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先带我等去稍息风尘，再筹谋搜申子轩等，希望能在两三日内找到他们下落。”那张文波已被派夺了江州舵主之职，只有被问的份儿，没有插口的余地。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带路。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蛇娘子回顾了张文波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师徒也随同来吧。”张文波应了一声，随在蛇娘子身后而行。

慕容云笙已得那张文波的指示，一直随在张文波的身后。李宗琪带路而行，转向江州城郊。

行约七八里路，到了一座红砖围墙的大庄院。

这是一座孤立在荒野的庄院，四周白杨环绕，气魄十分宏伟。

李宗琪停下脚步，欠身是这座庄院了。”转身在门上连击二掌。

木门呀然而开，两个头梳双辮，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，躬身迎客。

李宗琪一欠身，道：“三位护法请。”蛇娘子目光转动，溜了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先请。”

飞钱和尚道：“首座先请。”

金蜂客却是后退一步，欠身作礼，仍是未发一言。

蛇娘子冷漠地说道：“李领队带路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穿过广大的庭院，直进二门，走完了一道五丈长短的白石甬道，到了大厅前面。

厅中早已有四个青衣女婢，分列厅门两侧欠身迎客。李宗琪停在厅门口

处，欠身说道：“三位护法请。”蛇娘子不再谦让，当先行入了大厅之中。金蜂客、飞钹和尚并肩而行，紧随蛇娘子身后而入。李宗琪最后入厅。慕容云笙正待举步随在李宗琪身后进入大厅，却被张文波拉了一把，留在大厅门外。

原来，张文波被褫夺去江州舵主之职，已成待罪之身，厅中已无他的座位。

但闻蛇娘子道：“李领队，唤那张文波师徒进来，我要问问他江州情形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缓步行出厅外，道：“张老，护法有请。”张文波目光转注到蛇娘子的身上，接道：“护法有何指教？”蛇娘子道：“江州分舵共有多少人手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除了青衫剑手之外，不足二十人，李领队的青衫剑手，又不肯和在下合作，故而使那申子轩和慕容云笙漏网而逃。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张兄啊！你见过那申子轩吗？”张文波道：“属下在暗中看到他一次。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肯出手生擒他呢？”这几句话只问得张文波满脸通红，呆一呆，才说道：“那时，他们人手甚多，在下只有一人……”

蛇娘子又是一阵格格大笑，道：“所以你不肯动人家，是吗？”张文波还待接口，蛇娘子脸色突然一冷，笑容尽敛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知道三圣如何吩咐吗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在下不知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圣谕中说明，要我等便宜行事。”张文波脸色大变，诚惶诚恐地说道：“还望三位留情。”蛇娘子嗤的一笑道：“我第一眼看到你时，就已经决定手下留情了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张某感激不尽。”

慕容云笙看那蛇娘子，在片刻之间，忽然间笑意迎人，忽然间冷若冰霜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女人喜怒无常，实叫人无法猜想她的心中所思。”

但闻蛇娘子娇若银铃的声音，响荡耳际道：“张舵主，目下江州武林情势，你是否能说出一个大概给我听听？”张文波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江州地面上，仍是我们和申子轩对峙之局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对于那女儿帮的事情，你知晓多少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所知不多。”

蛇娘子摇摇头，道：“似你这般昏庸的人，如何能独当一面，退到一边去吧！”

张文波欠身一礼，退到一侧。

蛇娘子目光又转到李宗琪的脸上，道：“对女儿帮的活动，你要特别留心，立时下令我们江州地面的眼线，全力找她们聚居之地，然后一举间，把她们全部歼灭，也好集中全力对付申子轩了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立刻去办。”

蛇娘子举手一挥，道：“如非特别紧要之事，今日不用再惊动我了。”

李宗琪又欠身一礼，匆匆退出大厅。

蛇娘子目光转动，望了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一眼，道：“两位，也该休息了。”

这两人一直很少说话，直待蛇娘子问到时，才同时起身应道：“我等也

该坐息一下。”蛇娘子目光一掠厅中女婢，道：“带两位护法休息去。”

两个女婢应声行了过来，分带两人而去。

这时，大厅中只剩下了蛇娘子、张文波和慕容云笙及两个待命女婢。

蛇娘子目注张文波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张舵主，你这位徒弟不错啊！”

张文波欠身应道：“属下亦是看他骨格清奇，是一位可造之材，才把他收归门下。”

蛇娘子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缓缓说道：“张舵主的眼光不错，只是这样一位美质良材，拜在你的门下，实在太可惜了。”张文波道：“如若护法能够慈悲于他，收归门下，传以绝技，那就是他的造化了。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如论他的骨格清奇，习我们中武功，亦非难事，我这门武功别走蹊径，和一般武功大不相同，他如是一块浑金璞玉，未曾习过武功，学来自不难登堂入室，身集大成；但他如习练过其他武功，再行回头改习我这一门武功，那就要大费周折了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护法功参造化，必有良法改造他，护法如不肯慈悲于他，这孩子跟着我，未免是太可惜了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很会说话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在下是由衷之言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容我想想再说，你先去吧。”

张文波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蛇娘子举手一招，一个女婢立时行了过来，欠身说道：“小婢听命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替你那张舵主安排一个宿住之处。”那女婢应了一声，紧追张文波身后出了大厅。

蛇娘子目光转到了慕容云笙身上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师父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的听到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意如何，是否愿意改投在我的门下呢？”慕容云笙只觉她问的话很难答复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小的不能做主。”

蛇娘子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人很老实，见异不思迁，很难得啊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她言词如刀，每一句话，都使自己无法答复，索性闭口不言。

蛇娘子举手对余下的三个女婢一招手，道：“你们都过来。”三个女婢应了一声，齐齐走了过来。

蛇娘子望着右首一个女婢，道：“你带我到卧房中去，你们两个也休息去吧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：“她不替我安排住处，难道要我住在这大厅中不成。”

忖思之间，蛇娘子已经站起身子，回首笑道：“你跟我来吧！”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护法和我说话吗？”蛇娘子道：“这厅中除你之外，还有谁呢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她要休息了，为什么还要叫我同去呢？心中疑念重重，人却举步向前行去。

慕容云笙追在蛇娘子的身后，心中却在暗暗盘算道：“这女人把我带去，不知是何用心，难道她已经看穿了我的身份不成？”忖思之间，人已行到了一处幽静的跨院之中。

那带路女婢，推开了一扇木门，燃起火烛，道：“东主请吧。”

蛇娘子缓步入室，一面格格大笑，道：“那李宗琪很细心，替我安排了这样一处幽美的住处。”说话之间，突然一回右手，疾向那女婢左腕之上抓去。那女婢被蛇娘子一把扣住了右腕脉穴，只疼得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东主……”

蛇娘子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可以瞒过李宗琪，却无法瞒过我蛇娘子，如若你不想吃苦，那就据实而言。”那女婢只疼的脸色大变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要小婢讲些什么呢？”蛇娘子道：“你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？”

那女婢应道：“小婢不知道什么女儿帮？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她们既然派你来此，必然是有些骨气，可惜，你第一次就碰上我蛇娘子。”口中说话，左手却已从怀中摸出了两枚银针，左手一挥，刺入了那女婢的左肩和前胸之上。

那银针该刺何处，蛇娘子心中似是早有成竹，三寸多长的银针，一举手间，尽没不见。

只见那女婢满脸汗珠儿，直滚下来，但她仍然紧咬牙关，不肯答话。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很有骨气，我倒要瞧瞧看，你是不是铜打铁铸，能当得几根银针钉穴。”说话之间，右手又摸出两枚银针。

只见那女婢连连点头，道：“东主可否起下钉穴银针？小婢已经支撑不住了。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好，但你如果再不说实话，我就还你银针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举手取下银针，缓缓放在那女婢身侧，接道：“你们首脑人物，现在何处？”

那女婢摇摇头，道：“小婢确实不是女儿帮中人物。”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你如不想再吃苦头，最好是能听我的话。”

那女婢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婢说的是实言，我确非女儿帮中人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是说，你奉别人之命，混来此地，是吗？”那女婢应道：“也可以这样说吧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希望你不会藏私，一件件的说明详情。”那女婢点点头道：“据小婢所知，这个庄院的丫头，大都是收买而来，分别传授了礼数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突然抬起头，望着蛇娘子微笑说道：“现在，你想问什么？”言罢，突然一闭双目，向地上倒去。

蛇娘子一伸手，扶住了那女婢身躯，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哼，这臭丫头，果然厉害，咱们都上了她的当。”缓缓放下那女婢尸体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蛇娘子处处能洞敌机先，当真得跟她学习学习了。

但见蛇娘子举手一挥，道：“把她的尸体，放到室外去。”

慕容云笙行了过来，抱起那女婢尸体，放到室外，重又回来。这时，整个室中，只余下慕容云笙和蛇娘子两个人。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张保，你那准恩师待你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答道：“待我很好。”

蛇娘子望望室外，道：“那女婢不幸死去，要劳你侍候我了。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还未来及答话，蛇娘子已接口说道：“解下我的衣服扣子。”

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会吗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如果太过忤逆她，很可能要激怒于她，这女人的喜怒无常，心狠手辣，不得不小心一些应付。

心念一转，只好举起右手，缓缓向蛇娘子身上移去。

蛇娘子看他伸过来的右手，有些微微抖动，忽的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#### 第十四回 五毒金蜂

慕容云笙收回右手，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蛇娘子妖媚一笑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二十一岁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年纪不算小了，看起来，你似乎是一直没有接触过女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没有。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道：“那就勿怪，你连女人的衣服也不会脱了。”

举手理一个鬓边长发，接道：“二十一岁的人，笨到你这等程度，那也是很少见的了，乖乖的在这里等着吧，我去换衣服去。”

言罢，回身而去，直入内室。

慕容云笙呆呆的坐在厅中，想到今宵相处的危境，不禁大为焦急，暗道：这女人把我召来此地，看来是别有用心，今宵如何度此危境，实要大费周折了。

他搜尽枯肠，还未想出办法，蛇娘子已然更衣而出。

慕容云笙抬头望了一眼，不禁脸上一热，急急别过头去。

但闻蛇娘子娇声说道：“你很胆小。”

慕容云笙垂下头来，道：“在下从未近过女人。”

蛇娘子伸出右手，牵着慕容云笙，在一张锦墩上坐了下來笑道：“你是否想拜我们门下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质愚才浅，只怕难以继承衣钵。”

蛇娘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那你是不愿意了？”

慕容云笙抬起头来，只见那蛇娘子脸上一片严肃，隐现怒容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如得收录门下，自是感激不尽，只怕在下才不足受教，有失厚望。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我如觉着你可以，那就不会错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今天她非要把我逼得翻脸动手不可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护法看在下是否可列门墙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可以，而且是很好的人选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你未入我们之前，先要随我身侧一段时间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此刻不是已经侍从身侧吗？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但请吩咐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一般习武之人，大都要严守色戒，但我习的这门武功，却是不畏女色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之意？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看起来很聪明，怎的竟是和木头一般。”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现在你跟我到房中去，我传你本门中初步奠基功夫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形势迫人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，到万一无路可退时，再作打算吧。

心中自慰自算，人却跟着蛇娘子，进入了内室。

蛇娘子更衣时，早已燃起了内室火烛，室中景物清晰可见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动，打量内室一眼，只见罗帏低垂，半掩一张檀木雕花的牙床，鸳鸯枕，红绫被隐隐可见。

蛇娘子穿着一身白纱罗衣，粉腿全裸，红兜胸隐现于罗衣之中。

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之后，不敢多看，缓缓垂下头，站在一侧。

蛇娘子嫣然一笑，伸手从高挂的衣服中，摸出一个玉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一粒丹丸，款摆柳腰，轻移莲步，行到慕容云笙身前，道：“吃下这粒丹丸，我再传你本门中初步心法，你就可退下用功了。”

慕容云笙望了那丹丸一看，只见色呈粉红，大如黄豆，心中暗道：这药丸决非什么好药……

蛇娘子未见慕容云笙伸手来取，立时冷冷接道：“拿去啊！”

慕容云笙伸手取过药丸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丹丸有何妙用？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妙用无穷，你只有服下此药之后，才能体会出来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抬起头来，望了蛇娘子一眼，道：“护法当真要把在下收归门下，传以武功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啊，难道我还骗你不成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师伦大道，非同小可，在下是否该行拜师大礼？”

蛇娘子一皱柳眉儿，道：“这个以后补行吧！你先吃下这粒丹丸再说。”

慕容云笙扬了扬手中药物，说道：“在下想起一事，禀告护法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关于那女婢的事，护法虽然杀死了一人，但还有几人活着，如若被她们发觉一个同伴死去，岂不是有了戒心？”

蛇娘子盈盈一笑，道：“你想的周到啊。”突然出手，扣住慕容云笙右腕脉穴。

他感觉她扣在腕脉上的指力，十分强猛，心知如要挣扎，势必要出手反击，而且挣脱的希望，亦不很大。

他连经数番凶险之后，阅历大增，在极快的一瞬间，决定了放弃反击。

蛇娘子原本准备慕容云笙出手反击，故而出手力道甚强，哪知慕容云笙竟然静立不动。不禁一扬柳眉儿，笑道：“你很镇静啊，怎不回手反击呢？”

慕容云笙只见蛇娘子扣在腕上的手指，力道愈来愈强，半身麻木，此刻，纵然心想反击，亦是有所不能了。当下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护法武功高强，在下自知不是敌手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张文波瞎了眼睛，看不出你的身份。”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要糟，定然是那李宗琪告诉了她。

但闻蛇娘子缓缓接道：“以你这等身手，岂肯拜在他的门下，你神智清明，分明没有服用迷神药物，你可以骗过那张文波，却无法瞒过我蛇娘子的双目。”

慕容云笙暗暗吁一口气，暗道：幸好她还不知我真正身份。

蛇娘子严肃的脸上，突然绽开了一缕笑容，道：“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还来得及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只要你吞下那粒丹丸，好好听我之命，不但可以保全性命，而且我可以把你引进圣堂。”

话到此处，突然住口，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应道：“金蜂客。”蛇娘子一皱眉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蜂客应道：“在下发觉了奸细追到此地。”

蛇娘子左手扬动，先点了慕容云笙右臂穴道，才放开扣在慕容云笙穴道上的手指，伸手抓过一件外袍穿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奸细呢？”金蜂客道：“逃

走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进来吧！”

只见软帘启动，面目冷肃的金蜂客，缓缓走了进来，冷冷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那奸细身法奇快，在下追出庄外，仍然被他逃走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看到他的形貌吗？”金蜂客道：“身材娇小，似是一个女子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又是女儿帮中的人了！”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你拷问那丫头，问出什么没有？”金蜂客道：“在下威迫利诱，那丫头仍不肯说，激动在下怒火，点了她五阴绝穴，原想那丫头是铁打金钢，也难熬过行血回 集内腑之苦，却不料她口中早藏毒药，被她咬破毒丸，毒发而死。”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看来女儿帮中的帮规，十分森严。”金蜂客道：“李宗琪招请下人，招来了这么多女儿帮中人物，而且自己毫无所觉，至少该问他个失察之罪。”

蛇娘子不答金蜂客的问题，却转变话题，说道：“不知飞钹和尚那边如何了？也许他能够逼问出口供来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一样的死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在下已经去看过了。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知张文波对付那个丫头怎么样了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她们既然都已有备，只怕是难以留下一个活口。”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人只怕也有些靠不住，不如交给属下出手杀死，以绝后患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怎么知晓他靠不住呢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在下已经问过张文波，此人乃出身丐帮，而且收留不过数日，在下看来，实是大有疑问。”

蛇娘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金护法，咱们此番来到江州，是以你为首呢？还是以我为首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自然是以你为首了。”

蛇娘子脸色一寒，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既然是以我为首，一切自应由我来做主，我看此人骨格秀奇，实是一位习武上选之材，因此，已决定把他收入我的门下……”

金蜂客道：“咱们来到江州，女儿帮已然先行混入了这庄院之中。虽然被咱瞧出破绽，先行搏杀，但亦证明了敌手非同小可，如若张保也是丐帮派来的奸细，你把他收归门下，岂不是太过冒险吗？”蛇娘子道：“这倒不劳阁下费心，如是该杀他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杀之以绝后患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如因你一已私情，误了大局，只怕咱们都难逃过圣规制裁……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个自由我来担当，用不着你来多虑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夜深了，金护法也该早些安歇，明日咱们还有大事要办。”

金蜂客又冷冷的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转身而去。

蛇娘子待金蜂客去后，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听到了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听到了。”蛇娘子神色冷峻地说道：“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吗？”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不知。”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你的身份，的确可疑，但还不是他要杀你的主要原因，他要杀害你，主要是为了妒恨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说道：“在下自救之道，就是不要他心中存有妒恨了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现在不觉着说的太晚吗？”

双臂一振，长袍脱身，又露出那蝉翼般的纱衣，缓步行到慕容云笙的身前，脸上是一片娇媚的笑容，缓缓伸出了右手，抓住了慕容云笙的左腕，道：“看来，只有我帮你吃下了。”五指加力，捏开了慕容云笙的左手五指，左手取过慕容云笙手中的药丸，接道：“你很想了然这丸药的功能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两处穴道受制，半身麻木，无法和蛇娘子对抗，心中大为后悔，暗道：如若今宵被她强迫吞下这粒丹丸，那可是终身大恨的事了。

他虽然知晓手中丸药，不是好药，但其作用为何，却还不尽了然，当下说道：“护法如若肯告诉在下，在下自是洗耳恭听。”

蛇娘子春情荡漾，娇媚一笑，道：“反正你今夜非吃下这粒丹丸不可，告诉你也是无妨。这丹丸名叫龙凤丸，不论修为何等深厚定力何等坚强的人，都无法和这丹丸强烈的药性对抗，只要服用一粒，立时将为强烈的药性，促燃起满腔欲火，那时，不用我说服你了，你自会奴颜婢膝的求告于我了。”

慕容云笙从未想到过世间还有这等药物，不禁听得一呆。

蛇娘子目睹慕容云笙脸上的惊恐之容，笑容更是妖媚，洋洋自得地接道：“看来，你说的不错，你确实未亲近过女人，今宵服过这药丸之后，你将享受到从未有过的欢乐。”

扬了扬手中的药丸，又道：“有几个自鸣为侠义道中的人，不畏死亡，但我却亲眼看到他们服用这药物后的丑态，如今已然为圣堂护法。”

慕容云笙愈听愈怕，苦于无力反抗。

蛇娘子高举着手中的药丸，缓向慕容云笙口中送去，一面说道：“乖乖的吃下去，没有人会在此时此刻中，赶来救你……”

语声甫落，突然一种嗡嗡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蛇娘子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五毒金蜂。”不再强迫慕容云笙吞下毒丸，伸手取过长袍穿上，奔向室门口处，疾快的关上室门。

慕容云笙目睹蛇娘子惊慌之状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什么叫五毒金蜂，竟然使这位蛇蝎一般的女人如此惊恐。

只听蛇娘子沉声说道：“快些燃起另一只火烛。”

慕容云笙望了那高燃的红色火烛一眼，只见火焰熊熊，足足两寸多高，室中已然够明亮了，不知何以还要燃起另一只火烛。当下说道：“室中已够明亮，为何还要再燃起另一只火烛呢？”

蛇娘子怒道：“你这人慢吞吞的，可是活的不耐烦了，快些去啊。”

慕容云笙听她说的声音惶急，不似装作，只好缓步走了过去，燃起火烛。双烛并烧，室中光亮倍增。

蛇娘子满腔欲火，此刻似已全消，又恢复那冷峻之容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慕容云笙只觉这女人喜怒难测，杀人于娇声媚笑之中，心中对她早生畏惧，但此刻穴道被点，反抗无能，只好硬着头皮行了过去。

只见蛇娘子右手挥动，拍活了慕容云笙右肩穴道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拍活了你的穴道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因为我不想让你死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已然有些明白，但却故作不知，问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不正面答复慕容云笙的问话，转口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你随时随地有死亡的危险。”

慕容云笙故作不解地问道：“可是因为在下难得护法信任之故？”

他穴道已解，胆气顿壮，心中早已拿定主意，无论如何不再让她点中自己穴道，听受摆布，说话也胆大许多。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不信任你，早就杀了你，哪里还留你活到现在。从此刻起，你要时时小心暗算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人暗算在下？”

蛇娘子一颦柳眉儿，道：“金蜂客，他养有一种毒蜂，名叫五毒金蜂，不知晓那毒蜂产地，但它却恶毒无比，而且那毒蜂，为一种特殊的方法指引，可以随心所欲的伤人，只要被它蛰中，除了金蜂客随身所带的独门解药之外，别无可救之法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毒蜂伤人，随时可至，那是防不胜防了。

但闻蛇娘子道：“防范之法，只有处处小心，唯一的征候，就是那毒蜂飞行时的嗡嗡之声，强过一般蜜蜂，只要心存警觉，处处谨慎，并非是不能预防……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想这蛇娘子和那金蜂客长年相处，也许知晓对付那五毒金蜂的法子，怎生让她在不知不觉中讲出来才好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难道除此之外，就无法对付五毒金蜂了吗？”蛇娘子不理慕容云笙的问话，侧耳静听了一阵，道：“有，不过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慕容云笙叹道：“那金蜂客既然存下了杀我之心，那金蜂又是很难防备，护法如不告诉我对付之法，在下岂不是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吗？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一个法子，可使你逃避死亡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尚祈赐示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紧跟我身侧行动，寸步不离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这女人虽然妖媚淫荡，但仍是颇有心机，看来，她对我仍存有戒备之心。”

只见蛇娘子举手理了一下头上的长发，缓缓说道：“今夜要委屈你在我房中坐上一宵了。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那金蜂客如若隐在暗中，待我离此之后，在黑夜中放出毒蜂，那是很难逃过了，只要我心中坦然，坐此一宵，有何不可。

蛇娘子不闻慕容云笙回答之言，又道：“你如不愿留此，我也不勉强你了。”

慕容云笙穴道已解，武功尽复，想到必要时，尽可放手和这蛇娘子一拼，心中畏惧大为减少，两害相权，接口说道：“在下极愿留此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看来你也很怕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在下是人。”

蛇娘子脱去长袍，缓缓登上木榻，笑道：“十数年来你是我所见过第一不为女色所动之人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夸奖了。”

蛇娘子拍拍木榻，道：“你敢坐过来吗？”

慕容云笙看她肤若凝脂，撩人绮念，加上那盈盈媚笑，实是极尽诱惑能事，如是坐在榻上和她肌肤相亲，只怕自己也难自制，当下沉吟不答。

只听蛇娘子说道：“你如自知缺乏定力，那就不用过来。”

慕容云笙为她言语所激，一挺胸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自信，还能自制。”举步行了过去。

蛇娘子拂拂秀发，道：“我相信，不过，此刻我已无强你就范之心了。”

她突然抱起绫被，盖起玉体，道：“唉，坐下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”

慕容云笙发觉她突然间端庄了许多，心中暗道：这女人当真是变化多端，叫人难测，暗中运气戒备，人却缓步行了过去。

但闻蛇娘子接道：“你很君子，我如要你和我同榻，你定然是不肯了。我把这木榻让给你一人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急急摇手，道：“这宅院广大，房间甚多，瓜田李下，孤男寡女，同室而卧，只怕是难免落人话柄，在下还是别居一室的好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是我不放你，实是因为此刻你处境太过危险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危险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因为那金蜂客已动了杀你之念，你如离开我而去，叫我如何放心！”

慕容云笙听她说的十分多情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女人真真假假，很难预料，我如庸人自扰，那岂不是自找苦吃，不用把她放在心上就是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那要在下如何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既不肯和我同榻，又不肯独占此榻，我又不放心让你一人离此，你说应该怎么才好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就在这地上坐息一宵，也是一样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看来只有如此了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走向室中一角，盘膝坐了下去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蛇娘子举手一挥，熄去案上火烛，室中陡然间黑了下來。

慕容云笙暗中戒备，防那蛇娘子借暗施展手脚。

哪知事情大出慕容云笙的意料之外，直待天色大亮，那蛇娘子竟然是仍无动静。

这时，天色透入，室中景物，又已清晰可见。细看那蛇娘子，面壁而卧，似是仍在熟睡未醒。慕容云笙站起身子，轻步行到室门口处，轻轻打开室门。

只见身着青衣的金蜂客，手中提着黑布徐遮的蜂笼，当门而立。

慕容云笙料不到他竟然直挺挺的站在门口，徒然之间，吓了一跳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金蜂客脸上木然，毫无表情，叫人测不出他是喜是怒。

慕容云笙定定神，道：“阁下在这里站了一夜吗？”

金蜂客冷漠地说道：“不劳关心。”

慕容云笙碰了一个软钉子，心中有些恼火，但他心知此刻处境，只有忍耐为上，当下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有什么事，只管请进。”

身子一侧，想跨出室门。

哪知金蜂客微一移动身子，把整个室门堵住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去叫醒梁护法。”

慕容云笙一时间，听不懂他话中之意，茫然说道：“谁是梁护法？”

蛇娘子一跃而起，接道：“我……”

她为人放浪形骸，甚少顾忌，不理睬两个大男人站在门口，我行我素的穿上了衣服，行下木榻道：“金蜂客有何见教？”

金蜂客仍是一脸木然神情，缓缓说道：“李宗琪已然查出那女儿帮在江州的宿住之地，特来请命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先去厅中等候，我立刻就去。”

金蜂客不再说话，转身急步而去。

蛇娘子缓步行到慕容云笙身侧，娇声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金蜂客的神情，是否很可怕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觉着他不似一张活人脸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习练一种武功，名叫僵尸奇功，那武功练到一定的程度，就变成了那等木然神情，看上去活似一具僵尸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认为他对我不喜之故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等我片刻，我更衣梳洗一下，咱们一起到厅中去吧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室外等候。”

蛇娘子梳洗甚快，片刻工夫，已然换着一身劲装而出，笑对慕容云笙道：“你紧随我身就是，别多讲话。”

慕容云笙点头应道：“在下遵命。”

蛇娘子举步而行，直向厅中行去。

慕容云笙亦步亦趋，紧随在蛇娘子的身后而行。

两人步入大厅，只见飞钹和尚、李宗琪、张文波等早已在厅中等候。

李宗琪两道目光，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才欠身对蛇娘子一礼，道：“属下幸未辱命，已然查出那女儿帮的住宿之地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何以这宅院雇请女婢，大都是女儿帮中人物，你是否知晓呢？”

李宗琪望了张文波一眼，道：“张舵主通知属下过晚，一时间筹备不及，致被女儿帮中人混了进来，属下迎接到三位护法之后，心中亦生警觉，因此，昨夜出动了全部青衫剑手，围守在这宅院四周，两个逃出宅院的女婢，都已被属下搏杀。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你就不怕她们设法害了我等？”

李宗琪垂首应道：“三位护法武功高强，女儿帮中人如何能够加害到诸位护法，但属下失察之罪，仍无可遁，愿领责罚。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能在一夜之间，找出那女儿帮的住宿之地，足见智谋过人，虽有失察之罪，却有查出敌人巢穴之功，功过相抵，惩奖各免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蛇娘子虽然淫荡，但处事临敌，却是颇有大将风度。

只听蛇娘子继续说道：“咱们在未和申子轩等接手之前，必需先行设法除了女儿帮这个从中捣乱的强敌，今日一战，能把她们全数歼灭，那是更好，纵然不能全数歼灭，也要一举把她们击溃，使她们无法再在江州城中立足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已选出十二名精干青衫剑手，在庄院之外候命。”

蛇娘子望望天色，道：“那女儿帮住宿之地，共有好多人手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据属下侦查所得，共有二十余人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女儿帮中首脑人物，是否在内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女儿帮一向行动隐秘，帮主何人，形貌为何，鲜为人知。但属下查出之地，是她们在江州发号施令之地，那是不会错了。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咱们此刻前去，她们是否还在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已在四周布下了严密的眼线暗桩，不论她们移往何处，都无法逃过属下的监视。”

蛇娘子点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咱们既有行动，不能空手而归。”

目光一掠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道：“两位主攻，冲入她们宿住之地后，尽管施下毒手。”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齐齐应道：“我等领命。”

蛇娘子目光又转到李宗琪的身上道：“你率领六名青衫剑手，随后接应两位护法。”

李宗琪一欠身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蛇娘子又望着张文波道：“除了青衫剑手之外，江州城中，你还有多少武功高强属下？”

张文波道：“武功高强的不过四五人，但眼线暗桩，却不下百人之多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些人现在还都听你之命吗？”

张文波望了李宗琪一眼，道：“属下昨日遵从护法之命，交了江州分舵舵主之位，已然不再主持江州事务，这些人均已交由李领队指挥了。”

突然长叹一声，住口不言。

蛇娘子一皱柳眉儿，道：“你虽然交了江州舵主之位，但此事你也不能置身事外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属下不敢存有此心，护法看得起我张某，张某人愿为前驱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很好，你那几位属下，仍然由你率领，加上六名青衫剑手，负责四围戒备，凡是漏网之人，一律搏杀。”

张文波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现在咱们可以出动了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可要属下带路？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由你带路，先到她们宿住之地后，你再负接应之责。”

李宗琪回顾慕容云笙一眼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慕容云笙望着李宗琪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人似是早已认出了我的身份，眼下所以隐忍不发，想是时机未至，但此地，我已势难久留，除非我能利用和女儿帮这一场混战之中，设法击毙李宗琪才能安心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金蜂客、飞钹和尚等已然先后随着那李宗琪离开了大厅。

这时，大厅中只余下蛇娘子和慕容云笙。

慕容云笙回头看时，只见那蛇娘子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，若有所思一般；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她调派了这多人手，围剿女儿帮，难道自己却要坐在这宅院之中，袖手不动吗？”

他忍了又忍，还是忍耐不住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呢？”

蛇娘子抬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难道守此宅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跟我一起行动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如若我料断不错，他们将扑一个空。”

慕容云笙奇道：“为什么？那李宗琪不是说的很有把握吗？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们太低估女儿帮了。”

只听那蛇娘子接道：“女儿帮在我们初到江州，就已经布下内线奸细，

那主事之人，自然不是一位好与人物了。”

慕容云笙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，不住点头称是。

蛇娘子接道：“我料想在她们预计之中，昨宵必然是有联络行动，若此事如李宗琪所言，女儿帮派来此地之人，全数被我们制服搏杀，那主事人必知晓事情有变，已然另作准备，如是被她们漏网一个，此地的内情，早已为女儿帮主事人所知悉，就算她们不怕我们，准备一战，也不会坐待原地，等待我们攻打，必将选择一个有利时机，配合天时、地利放手一拼，因此，我推想她们早已逃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智计过人，无怪三圣门下虽然英雄无数，却派遣护法率领来此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瞧不出你还会给人戴高帽子。”

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你必需牢牢记着，不可大意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金蜂客杀你之心很切，你要随时提高警觉，不要离开我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看来她也早已对我动疑，此地实非久留之地，李宗琪如若泄露我的身份，蛇娘子就算想保护我，也是有所不能。为今之计，要在他们还未回来之前，设法离此。

此刻，能从这蛇娘子口中多探得一些消息，就多了解这神秘组织一些内情。

念转志决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心中有一件事，不知当不当问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这样问我，那是一定不当问了，不过，不要紧，这座广大的宅院中，此刻只有我们两人，你尽管问吧，问错了也不要紧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人称作三圣想来定然是三个人了？”

蛇娘子似是未料到他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，不禁脸色大变，沉吟了良久，突然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问三圣是几个人，是吗？”

慕容云笙暗中运气戒备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三圣也许是三个人，也许是一个人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因为我也不知道啊！”

慕容云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是说笑话，还是说的真话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自然是说的实话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是说你也没有见过那三圣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但我没有见过，见过的人，在我所识之中，还没有一人。”

慕容云笙暗暗忖道：一个人能够从不露面而指挥如许武林高手，实是罕见罕闻的事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却又不自觉地问道：“在下心中甚觉奇怪，一个人从不露面，能够使像护法这等文武双绝的高手，全心全意的听命于他，实算得千古以来，从未听过的奇闻了，各位又何以甘心听他之命呢？”

蛇娘子突然一晃双肩，飞跃而起，人影一闪，跃出大厅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这女人难道听得什么声息，跃出查看吗？果真如此，此人的武功，实非我所能及了。

忖思之间，只见蛇娘子满含微笑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可曾见到了敌人踪迹吗？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要瞧瞧看这附近是否有耳目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了然，暗道：看来，他们对那自号三圣的神秘人物，似是已经由敬生畏了。

但闻蛇娘子低声说道：“三圣门中，没有人敢谈起这件事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在下不是三圣门中人，谈谈自是无妨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所谓三圣，只是一个智慧超绝的代表，没有人知晓三圣是三个人或是两个人，甚至是一个人，但他确有着常人难及的地方，圣堂充满着庄严、肃穆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够了吧，对一个不是三圣门中人能够知道这么多事情，那已经是很难得了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脸色苍白，顶门上微现汗珠，显然是说了这几句话，已使她内心中充满着惊恐。

蛇娘子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汗珠，缓缓接道：“你究竟是何身份？能否很坦诚的告诉我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是丐帮中人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像，丐帮中的高手，在我们三圣门下，都有着很详细的记载，但却没有你这样一号人物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一震，暗道：这女人当真难缠。轻轻咳了一声接直：“丐帮弟子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徒众不下数千，在下在帮中乃名不见经传的人物……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你不觉说的太客气了吗？如若我的看法不错，你的武功，只怕不在我之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言重了，区区怎能和护法相比呢？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无意加害于你，你也不能骗我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我猜想不错，你该是申子轩手下人物。”

慕容云笙暗暗吃了一惊道：这女人果然厉害。

口中却说道：“何以护法会猜到在下和那申子轩有关呢？”

蛇娘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样？被我猜中了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倒是未必猜中，只是护法忽然这般说起，倒叫在下心中奇怪而已。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当今武林黑白两道，老一辈的英雄人物，大都不敢出面与三圣门为敌，纵然为雷化方说动，也是难逃被歼厄运，只有你们这些年轻，还未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，才是申子轩、雷化方拉拢的对象。”

目光转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阁下以为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有道理，不过……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过，你不是雷化方说动之人，是么？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，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就算你不是申子轩等一党，但你决非丐帮中人。”

慕容云笙扬起脸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护法一眼之间，能够看穿在下是故意混来此地，但不知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是否也能看穿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这个么？很难说，那金蜂客已有杀你之心，不管他是否看穿你的身份，一样要加害于你，致于那飞钹和尚，为人深藏不露，别人无法预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在下守在此地，那是极为危险了。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保护你，自是安然无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护法如若为在下和那金蜂客等冲突起来，实是极为不智之举，在下之意，不如就此告别……”

蛇娘子一皱柳眉儿道：“你要何往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回 自来处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好不容易混入三圣门下，又得我这样的人从中呵护，如若就此而别，不觉着很可惜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除了护法之外，人人都对我怀有戒心，在下留此，亦是很难有所施展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很坦然……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得承护法看重，在下自然不愿再欺骗护法。”

## 第十五回 情海浮沉

蛇娘子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你当真要走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留此，对在下和护法，全然无益，自然是走为上策。”

蛇娘子眨动了一下眼睛，黯然说道：“咱们还有重见之日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来日方长，何以无重会之日，护法珍重，在下就此别过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相公要多加小心，贱妾情痴，极愿你再回来。”

慕容云笙暗中凝神戒备，缓步向厅外行去，口中说道：“护法一番情意，在下当永铭于心。”

蛇娘子脸上闪掠过一抹凄凉的笑意道：“贱妾情难自禁，恕我不送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口中答话，人已出了大厅。

他似是未想到走的如此顺利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加快脚步，直向大门之处奔去。

一口气奔行出了两三里路，到了一处十字路口，才停下脚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暗道：“这番经历，如梦如幻，想不到竟如此容易的脱出虎口。”

心念还未转完，突闻一个细微冷漠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慕容公子，你的胆子不小。”

这几句话，字字如铁锤一般击打在慕容云笙的心上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李宗琪由一株大树之上纵身而下，缓步行了过来。

慕容云笙不见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现身，胆子稍壮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李兄，在此等候兄弟很久了么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区区刚到不久。”

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李兄想已在这要道四周，布下埋伏了。”

李宗琪直行慕容云笙身前，冷漠地说道：“慕容兄混入此地，想必已用了不少心机，何以不多留几日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是兄弟在长江舟中，杀了李兄，那自然可以在此多留一些时间了。”

李宗琪双眉一扬，道：“天下尽有甚多相貌雷同之人，如是兄弟刚才那一声呼叫，慕容公子能够稍为沉着一些，在下也许会尽消心中疑念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说明，还未泄露那慕容云笙的身份。

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，突然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李兄之情，兄弟铭感肺腑，日后当有以报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投桃报李，此不过答谢慕容公子舟中手下留情之恩。”

慕容云笙一抱拳道：“兄弟就此别过。”转身而去。

李宗琪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此地虽险，但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，阁下错过此机，只怕永远无机会混入三圣门下了。”

慕容云笙人已奔出了三四丈远，但那李宗琪的声音，用内力传送出去，是以慕容云笙听得十分清楚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人不知是敌是友，句句言中含蓄机心，实叫人莫测高深。”

心中忖思，人却不自觉的停下了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李兄是何用心？”

李宗琪急步奔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慕容公子就此而去，岂不太过可惜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留此，等候诸位集齐之时，李兄宣布真相，诸位合力生擒于我，在三圣门中，也算立下一件大功。”

李宗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在下有加害之心，那也不用等到现在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此话也是实情，但在下心中不解的是，李兄和在下敌对相处，为何要对在下如此关怀呢？”

李宗琪正容说道：“在江州城隍庙中，在下已瞧出破绽，张文波逼你昏迷乱神智的药物时，总是及时受到干扰，难道那都是巧合么？在下言尽于此，慕容兄听不听，那是你的事了。”言罢，转身大步而去。

慕容云笙急道：“李兄止步，在下该当如何？还望李兄有以教我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只怕慕容公子不肯相信在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一切从命。”

李宗琪道：“你让我点中穴道，擒你回去，交还给那蛇娘子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李兄要在下留此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既有蛇娘子袒护于你，又有在下暗中相护，留此虎穴，才是最安全的所在。”

慕容云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，在下听从吩咐，李兄出手吧！”

李宗琪扬手一指点来，慕容云笙果然肃立不动，任他点中穴道。

这一指落手奇重，击在慕容云笙哑穴之上。

李宗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慕容兄相信兄弟，此密一旦泄露，兄弟的遭遇，要比慕容兄惨上十倍。”

夹起慕容云笙，急步向前奔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那日在江中相遇，彼此虽然动手过招，似是未通姓名，他怎会知我是慕容公子呢？

他哑穴被点，心中虽有疑问，但却无法开口相问。

但闻李宗琪一声长啸，加快脚步，奔返那宅院中去。

慕容云笙的目光所及，只见四周人影闪动，四散而去，敢情这李宗琪早已在四面要道上布下人手暗卡，有如早已料到蛇娘子放走自己一般，心中忖道：此人年纪不大，但智计胆识，却是我所不及了。

李宗琪奔行迅快，片刻之间，已然回到宅院之中。

只见蛇娘子站在一株花树下，仰首望着天上的白云出神。

李宗琪缓步行了过来，欠身说道：“张保私出宅院，被在下于途中生擒，恭候护法发落。”

蛇娘子缓缓转过脸来，正待接口，忽见两条人影急奔而来。

来人奔行奇快，眨眼之间，已然到了蛇娘子的身侧。

李宗琪微微一侧身子，故意让那慕容云笙瞧到来人。

目光到处，只见来人正是金蜂客和飞钹和尚。

金蜂客冷漠地说道：“那女儿帮宿住之处，有一条地道，全帮中人，都已从地道之中遁走，咱们派在四周暗桩，毫无所觉。”

蛇娘子望了李宗琪一眼，道：“看来女儿帮中不乏才智之人，她们到此不久，竟然连逃命的地道也已准备好了。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这件事也不能责怪李领队。”

李宗琪欠身说道：“属下思虑不周，致劳动两位护法往返徒劳，理应领罚才是。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本座自有主张，不用你干扰。”

李宗琪连声应是，后退三步。

金蜂客目光一掠李宗琪肋间挟持的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人可是犯了规戒吗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在庄院之外，迎见了，怀疑他私行逃走，故而出手擒来，请示护法……”

金蜂客道：“私逃之罪，律该处死。”呼的一掌拍向慕容云笙天灵要穴。

李宗琪似是未料到金蜂客会突然出手，不知是否该出手封挡，略一犹豫，金蜂客掌势已然接近了慕容云笙头顶要穴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忽闻金蜂客哼了一声，右手疾收，向后退了两步，左手抱着右腕，显是受伤不轻。

蛇娘子脸色一片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金蜂客，此地之事，是我做主还是由你做主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自然是你做主了。”

蛇娘子仰脸望着天上浮动的白云，道：“既然是由我做主，你怎能随便出手杀人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他如是私自逃走，你也不会饶他，在下只是代你行刑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怎知他是私自逃走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李领队如此说，在下自然是相信了。”

蛇娘子目光转注到李宗琪的脸上半晌之后，才缓缓问道：“李宗琪，你在擒他之前，可曾问他吗？”

她先看李宗琪半晌，然后再说，显然让他先有一番思考，再答复自己问话。

李宗琪道：“属下未曾问过。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你怎知不是我遣他去办事情？”

李宗琪道：“这个，这个，倒是属下疏忽了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解开他穴道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拍活慕容云笙的穴道。

慕容云笙哑穴虽然被点，但他听觉并未受制，几人问答之言，听得十分清楚。

蛇娘子目光转到金蜂客的脸上，突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金护法伤的很重吗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在下还承受得住你这一指。”

蛇娘子举手一挥，道：“那很好，两位好好去休息一下，也许咱们今天还要出动。”

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相互瞧了一眼，转身而去。

蛇娘子目光转到李宗琪的脸上，道：“你立刻传我之令，动员我们江州所有眼线、暗桩，追查女儿帮的下落，一有消息，立刻禀报于我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蛇娘子目注李宗琪背影消失之后，举手理一下秀发，低声对慕容云笙道：“你心中怀疑吗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怀疑什么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怀疑是我遣派那李宗琪埋伏于宅院之外，故意擒你回来。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未作此想。”

蛇娘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你为何不肯怀疑呢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决定离此，事出突然，连我事前都未想到，难道护

法当真有未卜先知之能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大智之才，防患未然，所谓善战者，无赫赫之功，咱们相识不久，彼此岂能无疑。何况我已点破你混入三圣门中别有所图！你如无超人才智，他们也不会派你孤身涉险。你自觉隐秘已破，随时有被杀可能，留在此地岂不是太过危险？”

慕容云笙听了一番话后，心中怦然一动，暗道：难道是她故作这番安排，果真如斯，这女人当真是可怕极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又是护法的安排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要叫我护法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彼此身份悬殊，在下不称护法，那该如何称呼才是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虽非黄花闺女，但名份上并无丈夫，你称我一声大姊姊，不会辱没于你吧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在下恭敬不如从命，大姊姊既然放我而去，又在庄院外埋伏下人手，把我擒了回来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蛇娘子听他当真的叫起大姊姊来，顿时心花怒放，盈盈笑道：“这并非我的安排，只是你运气不佳，刚好碰到李宗琪，被他捉了回来……”

忽然间笑容敛失，接道：“你和李宗琪一番恶斗，应该是十分凶险才是，怎的轻轻松松就被他捉了回来？”

慕容云笙暗道：好厉害的蛇娘子，心思缜密，洞察细微，由她主持对付申二叔，只怕申二叔难是其敌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却应道：“他带着一批青衫剑手，个个武功高强，在下一人，自然难是敌手了。”

蛇娘子嗯了一声道：“所以，你并未全力抗拒。”

慕容云笙点点头道：“在下四面被围，而且也不愿和三圣门结仇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好，话到此处为止，我如再追问下去，你必将怀疑我别有用心了。”

一面举步行向大厅，一面接道：“记住，从此刻起，你必需随时追在我的身侧，金蜂客的武功，实非李宗琪所能比拟，而且他武功别走蹊径，全中险毒招数，如是当真打起来，我并无一定胜他的把握，在我面前，他不敢下手，如是我看不到的地方，那就很难说了，我不是危言耸听，句句都是出自肺腑，希望你能够相信才好。”

慕容云笙忖道：这女人手段既辣，才智又非常人所及，她的用心诡谋，不到最后时刻，实叫人无法瞧出；但她适才救我之时，不惜发出指力，伤了那金蜂客的右腕，用情倒似非假，处此情境也只有投其所好了。

他心中暗自打好了主意，快行两步，紧追在蛇娘子的身后。

一阵急风吹来，飘起了蛇娘子鬓边散发。

她举手理理吹起的散发，笑道：“你不能久留在这里，三圣门中的高人太多了，随时都有被人揭穿你隐密的危险，那时，我纵然全力维护你，亦是难保你的安全，但我想你多在我身边一天是一天……”

抬头望天，凝思片刻，又道：“大姊姊虽不敢断言你是什么身份，但八成是和那申子轩等有关，好在近日中，三圣还不致另派高人来此，大姊姊我足可掩护保障你的安全，到你该走的时候，姊姊自会先告诉你。”

这几句话，直似一把利剑，刺入了慕容云笙的胸中，呆呆的站在当地。

蛇娘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小兄弟，被姊姊猜中了吧。”

慕容云笙定定神暗道：我如出言相辩，那是欲盖弥彰，不如给她个不理不答，或使她难作定论。当下谈谈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蛇娘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随姊姊回房坐息一下，顺便我想传授你两招武功，相信对你有些帮助。”

举步直回内室。慕容云笙心理上，被蛇娘子言语击败，已是无皮可调，只好处处听命。

一日易过，转眼间，又是夜幕低垂的掌灯时分。

蛇娘子倒是言而有信，果然传了慕容云笙两招恶毒擒拿手法，慕容云笙心中虽觉这两招手法，有伤忠厚，但想到此后复仇行动的艰苦，也就全心全意的习练；蛇娘子不厌其烦，反复解说，再加上慕容云笙天生的过人聪慧，虽只大半天的时光，已然把两招恶毒的擒拿手法，熟记胸中。

直待女婢来请，蛇娘子才带着慕容云笙同往大厅进餐。

厅中高烧着四支儿臂粗细的火烛，照得一片通明。

酒菜早已上桌，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都已在厅中恭候。

蛇娘子目光一掠两人，笑道：“两位怎么不先行食用呢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你此刻是咱们三人中首领，我等自是应该等候。”

蛇娘子淡然一笑，在首位坐了下去，拍拍身侧椅子，笑对慕容云笙道：“你也坐下来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可谢坐。”在蛇娘子的身侧坐了下去。

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各据一面坐下，正待开口说话，蛇娘子已抢先说道：“两位请猜猜这张保是何身份？”

慕容云笙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女人如此相问，不知是何用意。暗中提气戒备，如有变故，就全力夺门逃走。

金蜂客冷冷说道：“我看他神态清朗，不似服过迷神药物，而且来路不明，大有可疑。”

蛇娘子目光一掠飞钹和尚，道：“大师有何高见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贫僧素不喜妄作臆测之言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金护法猜的不错，他未服迷神药物，如若他服过药物，我也不会阻止你杀他了。”

金蜂客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他服过药物，忘记了过之去事，对咱们还有何用？”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对望了一眼，默默不语。

慕容云笙亦猜不透蛇娘子的用心何在？心中忐忑不安。

但闻蛇娘子笑道：“他对咱们江州的局势很重要，两位要善加保护于他……”

微微一笑，举筷说道：“请啊！请啊！”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都被她闹的迷迷糊糊，但又不好追问，只好闷在肚里。

几人一餐还未吃完，瞥见一个身着青衫之人，捧着一个箱子一般大小的木盒，直对几人行了过来。

蛇娘子放下饭碗，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那青衫人依言停了下来。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那木盒中放的什么？”

青衫人摇摇头道：“属下不知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从何处取得？”

青衫人应道：“一位同队兄弟送来。”

蛇娘子说道：“那人呢？现在何处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死了，属下奉命守护宅院，那位兄弟临死之前，要属下把此物立时交呈领队，转上护法，领队不在，属下只好自己送上来了。”

蛇娘子突然转变话题，道：“你们一共有几人守这宅院？”

青衫人道：“属下率领八人，守护宅院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退后十步，打开木盒。”

慕容云笙暗暗忖道：这蛇娘子如此机警谨慎，实是难斗人物，必得尽早设法通知二叔父，对她刻意防范。

那青衫人依言向后退了十步，缓缓打开木盒。

蛇娘子道：“那木盒中放的什么？”

青衫人应道：“一对人耳，一封函件，和一把短剑。”

那人耳、函件，还可想出它的用意，但那一把短剑，却是和人耳函件怎么也连不在一起，饶是蛇娘子智谋过人，也想不出那短剑的作用何在。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，你把人耳、函件和那柄短剑，一起拿来，给我瞧瞧。”

青衫人应了一声，捡起箱中的人耳、函件和短剑行了过来，双手奉上。

蛇娘子取过密封的函件，只见封套一片雪白，竟是未写一字。

她伸出右手，正待拆开函件，忽然又改变了主意，道：“你把人耳、短剑放在桌上，拆开这封信瞧瞧写的什么？”

那青衫人放下短剑、人耳，接过函件，双手拆开，抽出一张白色的信笺。

蛇娘子瞧出无疑，才取过信笺，挥手说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青衫人应了一声，退出大厅。

蛇娘子缓缓展开素笺，只见上面画着一个竹笠芒鞋的弄蛇人，手中抓着一一条毒蛇。

慕容云笙紧傍蛇娘子的身侧而坐，早已瞧的清清楚楚，心中暗道：不知何人画了这样一幅画来，倒是一封颇合题意的挑战书，只是有些小家子气。

但见蛇娘子展开手中素笺，放在桌案上道：“两位经验丰富，可瞧出这幅画的用心何在？”

金蜂客望了那素笺一眼，道：“看画中之意，似在向我们挑战。”

蛇娘子嗯了一声道：“两位能否瞧出是何人送来此物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这个，在下不敢判断。”

蛇娘子伸手取过素笺，叠好揣入怀中，望着那两个人耳说道：“诸位能瞧出这一双人耳为何人所有吗？”

飞钹和尚、金蜂客齐齐摇头不言。

蛇娘子拿起桌上小剑，仔细瞧了一阵，只见那小剑十分精美，绿色剑鞘上分嵌着七颗宝石，连柄带鞘，不过一尺左右。

她手执短剑，在手中掂了又掂，就是不肯打开。

金蜂客道：“这小剑很精美，护法何不打开瞧瞧？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是因为它太精美了，叫人不敢轻易抽开剑鞘。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大厅角处一个女婢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那女婢应声走了过来。

蛇娘子道：“抽出剑刃瞧瞧。”

那女婢面露畏惧，但又不敢违拗，勉强应命，接过短剑，用力一拔。

但闻一声惨呼，那女婢应声而倒。

慕容云笙转眼看去，只见女婢双眉之间，钉着一枚毒针，已然气绝而逝。左手仍然握着剑鞘，右手握着没有剑刃的剑柄。

原来那剑柄只是控制毒针的机簧，一抽剑柄，剑鞘中暗藏的毒针，立时激射而出。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女孩子，果然是没有见识，这等不值识者一晒的玩艺，也要用来卖弄。”

目光转到金蜂客的脸上，接道：“你仔细瞧瞧那两只人耳，左耳上是否有一颗红痣？”

金蜂客伸手从木案上取过左耳，仔细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，左耳耳轮上，果有一颗红痣。”

蛇娘子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就不错了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护法可否说明白些？”

蛇娘子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一双人耳是张文波所有，他左耳耳轮处有一颗红痣，大师如若稍为留心，想必还记得，至于那幅不值一笑的弄蛇图画，用心在激怒于我，使我在冲动之中，不假思索，拔那短剑，中针而死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何人设此阴谋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女儿帮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女儿帮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那张文波武功不弱，又是江湖上的老手，怎会轻易被人割下了两耳。”

蛇娘子目光转动，缓缓由几人脸脸上扫过，道：“江湖之上武功，虽然重要，但机智却较武功更为重要，张文波虽然是久走江湖的人物，但他却急于立功，为人所乘。我虽无法断言张文波如何陷入了女儿帮的手中，但八成是中了别人的暗算。”

语声微顿，凝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这样也好。”

但闻金蜂客道：“咱们连受挫折，损失了一位舵主身份人物，还有什么好呢？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女儿帮必已从张文波的口中，逼问出了一些内情，所以才这般设计陷害于我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咱们行动，似已在女儿帮监视之下，但咱们却无法寻得女儿帮中人物。”

蛇娘子望了那横卧在地上的女婢一眼，道：“如若这丫头也是女儿帮派来之人，那也是最后一个了。”

凝目望了那尸体一眼，接道：“她眉宇间已然泛现出一层黑气，显然，这毒针是剧毒粹炼之物，见血封喉，中针必死。”

飞钹和尚听她说了半天，仍是未说出对付女儿帮的办法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如是护法想不到良策，贫僧倒有一个办法。”

蛇娘子嗯了一声，道：“先听大师高见？”

飞钹和尚接口道：“照你推算，那张文波已然泄露了咱们三人身份……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他未泄露内情，女儿帮决不会在剑鞘中藏下毒针，加害于我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如是你推断的不错，女儿帮定然要在这宅院四周，布下

眼线，看咱们的反应如何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大师思虑很周详，但不知下一步该如何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在下之意，咱们易容改装，在这宅院四周，发觉行踪可疑之人，就把他生擒来此，严刑逼供，自可以问出那女儿帮首脑存身之地，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蛇娘子摇摇头，道：“大师这办法，如是对待普通之人，或可奏功，但如用来对付那狡猾的女儿帮，只怕是枉费心机了。”

飞钹和尚大不服气地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女儿帮在咱们大举围剿之时，竟是毫不抗拒，全部撤走，不论她们自知不敌也好，或是别有所图也好，不愿和咱们接战，那是显而易见了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她们不肯接战，似乎和贫僧所思之计，毫无关连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关连很大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贫僧请教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女儿帮中人，个个口含毒药，就算能擒住她们，她们亦将吞下毒丸而死，前车之鉴，大师总该相信吧。”

飞钹和尚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贫僧倒是未思及此。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就算咱们事先有备，能够留下一个活口，她也未必就知晓那首脑人物停身所在，须知她们早已有备，岂能防不及此。”

她仰起脸来，望着屋顶，思索片刻，接道：“想不到这一群黄毛丫头，竟然是如此多智多才的难斗人物，目下只有一法，或可一会她们在江州的首脑。”

这时，飞钹和尚已然被蛇娘子说服，缓缓说道：“护法有何高见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咱们将计就计，使她们误认我已中毒针而死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此计大佳。”

他停了一停，接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先设法使此讯传播，不过要善作安排才成，不能让她们起疑。”

一顿，又道：“咱们未到此地之前，女儿帮曾经和青衫剑手数番冲突，显然，她们不怕张文波，也不怕青衫剑手和李宗琪，怕的是你大师和金蜂客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怕的还是你梁护法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原来这蛇娘子姓梁。”

但闻蛇娘子道：“不论她们畏惧何人，总是对咱们三个心存戒惧就是，如若她们知晓了咱们三个人已经离开了此地，自然是心无所惧了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贫僧明白了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梁护法假装中了毒针而死，咱们离开江州，使女儿帮误认为实，心无所畏，自然不会隐秘行踪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时机稍纵即逝，咱们一面施诈，一面要掌握时机，行动如何安排呢？”

目光盯着飞钹和尚，似是要等他回答。

飞钹和尚被蛇娘子两道逼视的目光，看的满脸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如何行动，贫僧还未想到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这蛇娘子处处逼那飞钹和尚出丑，定然

是有所用心，看来是想杀他火气，迫他就范了。

只听蛇娘子接道：“两位之中，立刻去购买一具棺材回来，棺材运入此宅之时，还要用篷车装运，做的愈隐秘，愈容易使那狡狴的女儿帮首领相信。”

目光转到金蜂客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购买棺材的事交由你办了。”

金蜂客站起身子道：“在下立刻就去。”

蛇娘子摇手说道：“稍安勿躁，听我把话说完，你们胸有成竹，做起来才不会顾此失彼。”

金蜂客缓缓坐了下来。

蛇娘子接道：“棺木运入宅院之后，就把这丫头收殓入棺，待日落时分两位仍用那运送棺木来此的篷车，运棺出宅，登舟北上，船行二十里外，再行停下，沉舟毁棺，潜行登岸，在四更以前赶回此宅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梁护法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要留此厅中，会会女儿帮在江州的首脑人物。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梁护法一人，实力太过孤单，万一女儿帮来的人手众多……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为三圣效劳，死而何憾？”

目光一掠慕容云笙，接道：“何况我还留他在此相助。”

金蜂客冷冷的瞧了慕容云笙一眼，冷然一笑，起身说道：“在下该去买棺木了。”

转身大步而去。

蛇娘子望着金蜂客的背影消失不见之后，突然站起身子，十分迅速的脱去身上的外衣，望着飞钹和尚道：“给这死去的丫头穿上，白纱覆面，就像是我真的死了一样，连李宗琪和青衫剑手一起瞞过，他们举动愈是认真，才能使那女儿帮首脑相信。”

她在两个大男人注视之下，脱下上衣，罗裙，毫无羞耻扭怩之态，反使那慕容云笙和飞钹和尚有些不敢多看，一齐垂下头去。

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也有职司，跟我到后面换衣服罢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虽有顾虑，但却不好推辞，只好站起身子，随在蛇娘子身后行去。

大厅中只留下飞钹和尚一人，只好自己动手，把蛇娘子身上脱下的衣服，穿在那死去的女婢身上，寻一块白纱，掩遮在女婢的脸上。

且说慕容云笙随在蛇娘子身后，进入室内，心中大为忐忑不安，想她必有一番纠缠。哪知事情竟然是出了慕容云笙的意料之外，蛇娘子只是指指木榻，说：“乖乖的在这里坐息一阵，我到厨下去替你准备点吃喝之物，养足精神，好欣赏晚上的连台好戏。”

说完，轻轻带上房门而去。

慕容云笙半信半疑的忖道：这蛇娘子似是改换了一个人般，但我却不能太过大意，这女人智谋既非我所能及，手段又极毒辣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还是小心一些才好。

一下午相安无事，直待天将入晚时分，蛇娘子方推门而入，手中捧着食用之物，放在木几之上笑道：“小兄弟，吃点东西吧！”

当先动手，每样菜肴自己先吃一口。

她心中知晓慕容云笙对她还未完全相信，自己先行食用，以消他的疑心。慕容云笙已瞧出蛇娘子的用意，立时大吃起来。

几样小菜，都做的精美可口，慕容云笙一面吃一面暗自赞道：瞧不出这女人竟然烧的一手好菜。

一餐饭匆匆用毕，蛇娘子一面收拾碗盘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大姐姐的手艺如何？”

慕容云笙：“好极了，样样可口，纵是名厨手艺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希望你这是由衷的赞美。”

收拾了残肴碗筷，接道：“刚才你一定不敢放开胸怀休息，怕姐姐我来纠缠你，但此刻你可以放心休息了，希望你已相信我的为人，好好的坐息一阵，女儿帮在江州的首脑人物，武功如何，姐姐我无法预料，也许我一个人，对付不了，真要你助一臂之力也未定呢。”

也不待慕容云笙回答，转身出门而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女人半生玩情，谁又想得到她内心之中的空虚和寂寞呢？

蛇娘子几句话，果然使慕容云笙放开了胸怀，闭目睡去。

天约二更，蛇娘子手执火烛，推门而入，手中拿着一套青衫剑手穿着的衣服，投向慕容云笙说道：“换上这件衣服，免得动上手后，引人注目。”

慕容云笙凝目望去，只见蛇娘子也换着一身黑色劲装，青帕包头，背插长剑。

蛇娘子放下火烛，接道：“小兄弟年轻脸嫩，不似大姐姐放荡形骸，我如在这里只怕你不敢换穿衣服，姐姐在厅中等你。”

转身行到门口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接道：“兄弟，你用什么兵刃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用剑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好，换好衣服之后，立刻到厅中找我，时光不早了，如若我推断不错，女儿帮中人应该在三更之前来此勘查，兵刃姐姐自会为你准备，记着，离开房间时熄去火烛。”

慕容云笙依言换过衣服，熄去火烛，悄然赶往大厅。

此时，乌云掩月，大厅中更是黑暗。

只听蛇娘子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来这边坐。”

慕容云笙运足目力看去，只见蛇娘子端坐在大厅一角处，夜色已够深暗，她又穿着一身黑衣，不留心很难看的出来。

轻步行了过去，缓缓在蛇娘子身侧坐下，低声说道：“姐姐，有动静吗？”

蛇娘子摇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刚才还在想，可能我的估算有错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姐姐算无遗策，这次怎会有错呢？”

凝目看去，夜暗中，蛇娘子神色端庄地说道：“也许我低估了女儿帮的首领人物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现在还难说，姐姐不过突有此感罢了。”

蛇娘子不再言语，凝神倾听。

大约过了一刻工夫之久，突然一阵短暂呼叫，传了过来。

蛇娘子一皱眉头道：“来了，比姐姐想的可能更坏。”

语声甫落，瞥见火光一闪，一团火球，投入了大厅之中。

火球落地，并未熄去，反而火焰更见旺盛，熊熊高烧，照得大厅中一片

通明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为震骇，暗暗忖道：这大厅中被火球照亮，岂不是宾主易位，我明敌暗了。

心中忖思之间，发觉了自己并未暴露，正好隐在木柱和两张凳子的暗影之后。

敢情蛇娘子早已算计好了，预作布置，只要那火球是投在大厅正中方圆一丈之内，不论它偏近那个角度，都无法照着。

起初之时，慕容云笙只道是一次巧合，那知仔细一看，只见那桌椅摆设，早已不是原来之位，才知晓是故意的布置，心中大为吃惊，暗道：看来这蛇娘子，不但才智过人，她的谨慎精密，也非一般人所能及了，如能设法使她背弃三圣门，实是一位很好的助手。

但闻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，传入了大厅之中，道：“蛇娘子，你识为你设计的很周到吗？但我自己知道，那短剑藏针，决然不会杀死似你那等精明人物。”

她的声音优美、清脆，有如出谷黄莺，但词锋却犀利如刃。

蛇娘子沉着无比，一直隐忍不言。

那厅外人闻有人回 声，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购棺连夜运尸离此，用心不过是希望我识为你真的死去，忍不住心中好奇，来此查看；不过，你一举遣走了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却是大为不智的事，用心不过让我相信你真的死了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只听得汗毛直竖，暗道：又是个厉害脚色，料事推论，有如耳闻目睹了蛇娘子的安排一般。

但那蛇娘子实亦有着惊人的沉着、镇静，任那人如何叫说，始终不接一言。

那女子仍不见蛇娘子出面答话，怒声喝道：“蛇娘子，你这般用心安排，无非是希望我来此会晤，怎的不肯出现相见？”

蛇娘子仍然端坐原地，一语不发。

慕容云笙心中忖道：“这蛇娘子也当真是沉得住气，如若是我，那是按耐不住，早已挺身而出了。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全身黑衣女子，突然跃入大厅。

她穿着一身劲装，披了一件黑色斗篷，腰中微微突起，显是带着兵刃。

青纱包头，脸上垂着黑色的面纱，掩去了面目。

那火球燃烧之力很强，仍然是熊熊的烧着，照的满厅通明。

只听那蒙面女子喝道：“蛇娘子，我已知你隐藏在此，怎的不敢现身相见！哼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蛇娘子，竟然是这般畏首畏尾的人物。”

蛇娘子虽然沉着，但也无法再忍耐下去。缓缓站起身子，绕出木柱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我留在厅中等你，你既然存心来此见我，怎的不揭去面纱，以真正面目和我相见。”

那蒙面女子两道眼神，由黑纱中直透而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彼此既非攀交而来，那又何苦真正面目相见。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你虽然不肯以真正面目见我，但我仍可从声音听出你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。”

语声一顿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，似乎不用再行隐瞒吧。”

蒙面女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自负聪明，猜猜我是何身份吧？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料你也不是女儿帮中的帮主。”

那蒙面女子冷冷说道：“如若敝帮主也在江州，此刻你蛇娘子早已没有命在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日后如有机会，倒得要向贵帮主领教一二了。”

蒙面女子道：“那必得先胜了我才成。”

蛇娘子凝聚目力，向室外瞧了一眼，道：“你既是专程见我而来，此刻见了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那蒙面女子冷笑声，道：“你用尽心机，布下陷阱诱我来此，不知用心何在？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我想领教你们女儿帮中高手武功如何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翻腕抽出了背上的长剑。

那蒙面女子娇躯了一振，身上的斗篷，突然直向厅外飞去。右手握住腰中软剑扣把一抖，一柄三尺八寸的软剑已握在手中。

火球光芒照耀之下，只见那软剑上寒光闪烁，显然，那软剑极为锋利。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一把缅铁精制的软剑，希望你能留下，给我一位兄弟用吧！”

那蒙面女子冷冷说道：“只要你有能取走，我决不吝借。”

说着话，右腕一抬，一柄软剑抖的笔直，疾向蛇娘子前胸刺来。

蛇娘子手中长剑斜斜划出，人随剑走，剑让娇躯，忽的一个转身，直欺入那蒙面少女的身前，长剑一探，“起凤腾蛟”剑芒起闪，幻起三朵剑花，分刺那蒙面少女右腕、前胸、咽喉三处要害。

出手一击，变化多端，使人虚实难测。

慕容云笙只瞧的暗暗赞道：“好恶毒奇幻的剑法。”

只见那蒙面少女右腕一挫，娇躯陡然向后退出三尺，避开一击，软剑如灵蛇翻身，横向那蛇娘子腰中斩去。

蛇娘子和蒙面女子，又交手数招，但兵刃终未触接一次，因两人剑招同走诡奇的路子，看上去凶险无比。

只听两声呛呛金铁交鸣，只见蛇娘子和蒙面少女已然由缠斗之中霍然分开。

那蒙面少女已跃退到大厅门口之处。

蛇娘子冷笑一声道：“未分胜败，怎可住手？”

那蒙面少女道：“我很想放开手和你一决胜负……”

蛇娘子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战？”

蒙面少女道：“因为此时此地，不是决胜负的所在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听你口气似是有意约期再战。”

蒙面少女道：“不错，你如想和我分出胜负，咱们约一个地方再打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为什么不在此厅中一决胜负呢？”

蒙面女子道：“如若我推断不错，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很快就可赶回。”

她一口叫出了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的名字，而且说出蛇娘子的计划，不但使那慕容云笙为之心生震骇，就是那蛇娘子也听得大为吃惊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姑娘多智，倒引起我一睹庐山真面目的兴趣了，如若姑娘答允下次会面之时，以真正面目和我相见，本座当可依言赴约。”

那蒙面女子缓缓说道：“可以，明午时分，请在江畔等候，除了你蛇娘子外，只许随带一个从人，届时自有快舟迎接，但如你所带人手过多，恕不

接驾，此约也就作罢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要带我到贵帮预布的埋伏之地，使我们束手就缚，这未免太不公平了罢。”

蒙面女子冷冷说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不会设下埋伏对付你，只要你不先动手，绝不会打起来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愿去就去，不去亦是无妨，恕我不陪了。”突然纵身而起，消失于黑夜之中。

蛇娘子也不阻拦，却挥动长剑，挑起火球，投诸厅外。

大厅中，又恢复了一片黑暗。

蛇娘子晃燃了火折子，燃起蜡烛，坐在一张木椅上，呆呆出神。

慕容云笙缓缓站起身子，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大姐姐……”

蛇娘子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丫头是何用心，实叫人揣测不透，唉！姐姐十几年来，未被人摆布的这般糊涂过。”

慕容云笙心想劝说几句，却不知从何劝起，只好默然不语。

蛇娘子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那丫头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听到了，姐姐是否准备赴约呢？”

蛇娘子霍然站起身子，来回在室中走动一阵，道：“自然要去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其实适才姐姐早些发出暗号，李宗琪率领青衫剑手，由后园之中绕来，堵住她的去路，咱们合力出手，不难生擒于她，那就用不着冒险赴她之约了。”

蛇娘子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来不及了，她和我交手十招，突然跃退到厅门之处，那是早有准备，并无和我决战之心。”

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奇怪的是，我所有的算计，布置，她竟能了若指掌，如若没有内奸，这丫头算计之能，那是尤在我之上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使小弟不解的是，她来这一趟的目的何在？既然未打算和你决战，为何来此？匆匆而来，匆匆而退，实叫人难测内情。”

蛇娘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她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引起我的好奇心，赴她之约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她限制姐姐多带人手，在江畔等候，遣派小舟接你，驶向她预布埋伏之地，这约会如何能赴呢？”

蛇娘子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对我的安危，似是十分关心。”

缓缓行向大厅门口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支竹哨，放在口中，吹出了一长一短。

哨音甫落，李宗琪已带了四个青衫剑手，疾奔而至，欠身说道：“敌人何在？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走了。”

李宗琪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属下来晚了。”

蛇娘子答非所问他说道：“你率领青衫剑手，严密搜寻在庄院四周，如有可疑之人，生擒最好，否则搏杀之后，背回他们尸体见我。”

李宗琪应了一声，回手一样，带着四个青衫剑手转身而去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将近四更，蛇娘子若有所思，来回在厅中走动。

忽然间，蛇娘子停下脚步，一掌拍在木桌之上，震得烛火摇颤，匆匆奔向大厅门外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这女人极是好胜，稍遇挫折，就急如热锅上的蚂蚁

一般，她声誉虽坏，但对我倒是不错，在她惶惶不安之际，应该劝她几句才是。

念转志决，急步行出大厅。

只见蛇娘子站在厅外黑暗之中，仰脸望天，若有所思。

慕容云笙还未开口，蛇娘子已抢先说道：“兄弟，如咱们又中了那丫头的诡计，姐姐就不能保护你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希望她们真诚的约我一行，唉！我要失败也不能让我败的这样快啊！”

慕容云笙心中有些明白，但仔细想去，却又有些不太了然。当下说道：“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## 第十六回 江心践约

蛇娘子缓缓把目光凝注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如若五更之前，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还不回来，你就立刻离开此地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因为我即将无法保护你了，我不愿因我留你在这里，落入了她们的手中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姐姐之意……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三圣门中人，只能胜，不能败，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但在我三圣门中，失败却列为禁例，张文波前车之鉴，兄弟是亲眼所睹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姐姐可是已经败了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严格的算起来，姐姐是已经败了，不过败象还不太明显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如何才算败象毕呈呢？”

蛇娘子逐渐恢复镇静道：“如是五更之前，金蜂客和飞钹和尚还不回来，必为女儿帮埋伏的高手所杀，那时姐姐就算一败涂地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都是三圣门中高手，纵然遇险，未必就会被杀，也许激战所缠，无法及时赶回此地。”

蛇娘子摇摇头道：“只要他们不死，决计不敢恋战，必将用尽所能，设法突围，在我限时之前，赶回此地见我。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想不到我蛇娘子，不败在申子轩的手中，却栽倒在女儿帮几个女娃儿的手里。”

言下之意，若有憾焉。

慕容云笙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她此刻心神不宁，倒可借机会多探一些三圣门中隐秘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就算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中了女儿帮的埋伏战死，那三圣也不会立时知晓，姐姐还有机会和女儿帮再决胜负。”

蛇娘子两道清澈的目光，突然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，道：“兄弟，五更之前，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如果还不回来，姐姐就多告诉你三圣门中一些隐秘，那时，姐姐还将指明你一条去路。现在恕姐姐还不能说。”

慕容云笙想到机不可失，脱口接道：“现在，又为何不能说呢？”

蛇娘子摇头笑道：“兄弟，镇静些，似你这般沉不住气，不但姐姐我能看出你的身份，连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也能瞧得出来。”

其实，慕容云笙话方出口，已经后悔不及，垂首不敢再言。

蛇娘子伸出手去，牵起慕容云笙的右手，缓步行入大厅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看你这样，姐姐又觉不忍，你一定想知道。姐姐只好告诉你了，因为我还想多活一些时光，也让你多陪我几日，这就是不告诉你的理由了。”

蛇娘子牵着慕容云笙右手，到了厅中一张木桌前面，急急燃起火烛，道：“乖乖的坐好，帮姐姐一个忙。”

慕容云笙看她说的郑重，正想多问，蛇娘子已匆匆行去。

片刻之后，只见蛇娘子端着几样小菜和一壶酒，急急行来，摆好小菜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先对干三杯。”

也不待慕容云笙答话，自行干了面前酒杯。

慕容云笙无可奈何，只好陪她对饮三杯。

蛇娘子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咱们都要带些酒意才成。”

慕容云笙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蛇娘子举手理了一下长发，道：“我要装作出从容悠闲，一切都在我意料中的神态，不能让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瞧出我有半点慌张的样子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必得替我保守秘密，不能露出一口口风。”

慕容云笙接道：“姐姐放心，他们不会问我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自然他们不会当我之面问你，但他们如若心有所疑，必然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问你，因此，你必须要记着姐姐答复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的话，一旦他们问起你时，你就照着我说过的话答复，因为这是谎言，最易忘记，所以你必须得用心去记，时间勿急，事后我恐怕无暇再对你细说了。”

慕容云笙点头应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心中却暗暗忖道：原来他们之间也是勾心斗角，互不信任。

只见蛇娘子举杯说道：“小兄弟，咱们再喝一杯。”

蛇娘子表面上虽然在和慕容云笙说笑，心中却是焦虑异常，眉宇间隐忧重重。

直到五更过后，才听得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传入厅中，金蜂客和飞钹和尚满头大汗，匆匆而来。

蛇娘子愁眉顿展，缓缓放了酒杯，回顾两人一眼，冷漠他说道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五更已过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两位临去之际，我如何交代两位？”

飞钹和尚道：“要我们四更赶回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两位既然还记得我的话，那是明知故违了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我等归途之中，遇上了伏兵，恶斗了一个时辰之久，才突围而出，因此来晚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是女儿帮中的伏兵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他们一律身着劲装，黑纱蒙面，无法看出他们身份。”

飞钹和尚接道：“看他们身材娇小，八成是女儿帮中人了。”

蛇娘子目光转动，上下打量了两人一阵，冷冷说道：“如果那恶斗真的十分激烈，两位苦斗了一个时辰之久，才能脱围，对方武功，定然十分高强了。”

飞钹和尚垂首说道：“梁护法可是因我等未受伤，而心中怀疑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因为两位的迟来，使那女儿帮的首脑免脱而去，这责任该由哪个负担呢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如非我等遇伏，四更之前，定可赶回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女儿帮怎知我们的布置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属下也是觉得奇怪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在运送棺木之时，定然是没有表现出伤感之情，被人瞧出破绽，才有拦阻你们的伏兵布置，影响所及，连那女儿帮的首脑，也免脱而去，难道此等小节，也要借箸代筹吗？”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相互望了一眼，齐齐垂首抱拳说道：“我等设想不周，愿受责罚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好在我已作亡羊补牢之计，两位暂时记罚，日后将功折罪。”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齐声应道：“多谢护法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一阵强劲的鸟羽划空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脸色大变，失声说道：“神雕使者。”

蛇娘子柳腰一挫，疾如脱弦之箭，窜出厅外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“什么是神雕使者？”

忖思间，只见蛇娘子拿着一张白笺，缓步行了进来。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都已失去往常的镇静，满脸焦急之容，望着蛇娘子道：“使者如何吩咐？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圣恩浩荡，使者并未责怪两位。”缓缓把白笺放在木案之上。

金蜂客、飞钹和尚齐齐探首望去，只见那白笺之上写道：“梁护法料敌正确，本使者自当报呈三圣，金蜂客、飞钹和尚两位护法，虽未能按照梁护法时限赶回，使女儿帮中首脑免脱，但已尽了心力，格于本身武功，可恕其罪。

字用朱砂写成，鲜红耀目。

金蜂客和飞钹和尚看完那留笺之后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那惊惶万状的神情，也缓缓恢复平静。

蛇娘子目光一掠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道：“两位和那女儿帮中人动手之时，是否感觉到有人在暗中相助？”

金蜂客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被围恶斗时，似乎有两个女儿帮中人，突然倒了下来。”

蛇娘子接道：“那就不会错了，神雕使者一直在追踪着你们，暗中相助你们脱险，所以，他知道你们尽到了心力。”

飞钹和尚沉声说道：“四大使者武功已登峰造极，自非我们能望其项背了。”

他这几句话，说的声音很大，似是有意让那神雕使者听到。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师父，使者乘雕飞行，一日间来去千里，此刻恐已在十里之外了。”

飞钹和尚被那蛇娘子当面揭穿用心，不禁脸上一热，垂首不言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那神雕使者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，看来，蛇娘子等都对他有着极深的敬畏。

但闻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神雕使者留柬嘉勉我们，那是说明，他对我们对付女儿帮的能力，仍有着根深的信心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我等愿遵梁护法的调度。”

此人本是桀骜不驯，对蛇娘子隐隐敌视，尤以对慕容云笙仇视甚深，但自见那神雕使者留柬之后，对待蛇娘子突然间变的恭顺起来。

蛇娘子缓缓收起留柬，道：“两位受伤了没有？”

金蜂客和飞钹和尚齐声应道：“我等虽出全力而战，但却未曾受伤。”

蛇娘子突然想到了那金蜂客的毒蜂，说道：“你睥睨天下的活暗器呢？”

金蜂客道：“梁护法要我等四更之前赶回，在下未带毒蜂同行，哼，如是带了毒蜂，就够那些丫头受的了。”

蛇娘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一场搏斗，咱们没有胜，但也未败，急的是必要迎接下一场恶斗，明天我要去赴那女儿帮中首脑之约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我和飞钹大师随行，合咱们三人之力，纵然遇上伏兵，也不用怕。”

蛇娘子摇摇头，道：“那女儿帮的首脑只准我带一人随行。”

金蜂客望了飞钹和尚一眼，道：“区和飞钹大师的武功，半斤八两，那要梁护法自做决定，带我们哪一个去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两位都有独当一面的重任，不能和我同行。”

金蜂客道：“梁护法一个人去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准备带张保同行，两位奔波力战，想必甚为疲倦，请回房休息一下，明日我走之前，自会指派两位的工作。”

金蜂客和飞钹和尚也不多言，起身告辞而退。

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你也回房休息去吧。”

慕容云笙知她为了此次的安排全盘泄漏，已然提高了警觉。也不多问，自行回房。

将近中午时分，蛇娘子才来叫他，匆匆用过午餐，又要他换过一身天蓝劲装，带了宝剑，离庄而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明白，此时不宜多问，只有听命行事，强忍下胸中重重疑问，默然不语。

蛇娘子也一反常态，一路疾行，不发一言。

两人奔行迅速，片刻工夫，已到了江畔。

蛇娘子流目四顾了一眼，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害怕吗？”

慕容云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怕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知道三圣的厉害了吧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姐姐可是指那神雕使者而言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，那神雕使者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突然改了话题，说道：“这次咱们和女儿帮首脑会晤，非不得已，不要动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小弟一切听姐姐吩咐就是。”

谈话之间，瞥见白浪翻动，一只快船疾驰而至，直冲向两人停身之处。

小舟刚刚靠岸，两个劲装少女已然从舟中跃了出来。

慕容云笙目光一转，只见那两个少女，都在十五六岁左右，身着青色劲装，背插宝剑，血红的剑穗在江风中飘动。

两个少女都长的十分娇艳，四道目光一齐投注在蛇娘子的身上，上下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两位可是赴约而来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两个青衣少女闪开身子，道：“那就请上船吧！”

蛇娘子跃上小舟，慕容云笙和两位青衣少女随后翻身而起，三人紧随蛇娘子身后，一齐落到甲板。

左首那青衣少女说道：“舟中已为二位备下了几样点心，哪一位腹中饥饿，尽管请入舱中食用。”

蛇娘子暗施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守在舱门外面，一有举动，立刻叫我。”

慕容云笙微微颌首，代表答复。

蛇娘子举步行入舱中，只见窗明几净，洗扫得纤尘不染。

靠壁处一张木几上，果然放着四盘点心。

左首那青衣少女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阁下请入舱中，咱们也好开船了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要观赏江上风光，站在那里也是一样。”

两个少女似是已知那慕容云笙用心，也不再多言，摇橹行舟，小船立时破浪而进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朗朗乾坤，青天白日，倒要看她们的秘密居所究竟何在。

只见那小舟，驶入江心之后，突然一转舵，顺流而下。

顺水行舟，其速倍增，行约一顿饭工夫之久，小舟突然打了两个旋身，停了下来。

两个青衣少女年纪虽轻，但操舟的技术，却是熟练异常，只见小舟打了两个转，在一艘大船前面停了下来。

慕容云笙抬头打量那大船一眼，只见那巨舟之上装满了各种货物，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“难道女儿帮中人，还兼做生意不成。”

但闻那左首少女说道：“两位请上大船去吧。”

蛇娘子缓步出舱，抬头看了那巨舟一眼，一提真气，身子疾飞而起，登上巨舟。

慕容云笙和两个青年少女，也紧跟着跃上巨舟，只见甲板上堆满了货物，却不见一个人影。

一个青衣少女行到舱门所在，低声说道：“蛇娘子赴约来了。”

舱门呀然大开，一个黑衣蒙面女子出现于舱门口处，说道：“两位请入舱中来吧！”

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缓步行入舱中。

慕容云笙忖道：女儿帮中人大约很精通水里功夫，如若在江心中动起手来，我们心理上先已输了三分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随在蛇娘子的身后，行入舱中。

舱中布置很简单，但却打扫的很干净。

一张方桌上，摆了四样佳肴和一瓶花雕。

黑衣女欠身作礼道：“两位请坐吧！”

蛇娘子缓步入坐，冷冷说道：“那夜和我动手之人，可是你姑娘吗？”

黑衣蒙面女子笑道：“不错，蛇娘子三个字，名不虚传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咱们在订约之时，姑娘答应我一件事，不知忘了没有？”

黑衣蒙面女子道：“没有，你要我取下面纱，以真面目和你相见。是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错，姑娘此刻，似是不用再挂上掩面黑纱了。”

黑衣女道：“我如答应了你，决不会令两位失望。”伸手取下面纱，露出一张吹弹可破的嫩脸。

蛇娘子打量了那黑衣女一眼，道：“姑娘年轻得很啊。”

黑衣女笑道：“少不更事，还望两位多多指点，指点。”

蛇娘子心中暗道：这丫头最大也不过二十岁，但那晚和我动手，出手剑势却有着一种老辣辛狠的味道，看来，这女儿帮实是一个大大的强敌。

心中忖想，口里却说道：“贵帮原来还经营船运。”

黑衣女摇头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向人租借而来的一艘，这艘货船本该早已起碇而行，但为了借给我们迎接贵宾，改由明晨离此了。”

蛇娘子暗道：好厉害的丫头，处处不留痕迹，竟租借了一艘货船，作我们约晤之地。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佩服，姑娘当真是设想得周到啊！”

黑衣少女举起筷子吃了一口，道：“两位如怕酒中有毒，那就吃点菜吧！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不用了，我们吃过不久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姑娘，约我来此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谈不上用心，只是想和你谈谈三圣门和我们女儿帮连番动手冲突的事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姑娘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，如是谈了不算，岂不是白费口舌了吗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在江州的女儿帮中人物，贱妾忝为首脑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失敬了。”

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从何谈起呢，姑娘是否已经想好了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我女儿帮和你们三圣门，本无恩怨可言，但最近却连番动手相搏……”

蛇娘子道：“怎么样呢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咱们同时传下一道手谕，要他们此后别打了。”

蛇娘子暗道：“这丫头忽的要和我三圣门中讲和，不知又在耍的什么花招？”

口中应道：“姑娘既不愿和敝门中人物冲突作对，何不撤出江州呢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蛇娘子，贵门中人，又如何不肯离开江州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们在江州有事，非得留下不可。”

黑衣少女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我也有此苦衷。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道：“女儿帮崛起江湖时日不久，但声威已经遍传江湖，看贵帮中人，一个个都不足二十年纪，花样年华，个个美艳无匹，论武功身手，个个都当称后起之秀。语云初生之犊不怕虎，贵帮如若没有尝试到三圣门中的厉害，只怕是不肯轻易和我们言和了。”

那黑衣少女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如是你认为我们女儿帮是卑颜求和，咱们就不用谈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贵帮中埋伏下高手，拦截我帮中金蜂客和飞钹和尚，大约是没有讨得好去。”

黑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诚然，就目前江州实力而论，也许我等不及贵帮，但我可以奉告阁下的是，女儿帮已有后援高手赶到，而且在今晚三更时分可以到达江州，阁下如是不信，不妨留此舟中瞧瞧。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举手理一下秀发，笑道：“姑娘才智武功，我是样样佩服，但究是年纪太轻，在修养方面，就有些不够了。”

黑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管如何，咱们这次相晤，总要谈出一个结果来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什么结果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或是罢手息争，或是一决胜负，咱们都要有一个决定才成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我答应你，你就很放心了，是吗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江湖中人，一向讥笑咱们妇道人家说话不算，固然是因为大多妇女，主性柔弱，难当威迫，但咱们江湖儿女，自比须眉，说了话，自然是不能不算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除此之外，阁下约我来此，还有其他的事吗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就是此事，我已备下了约书，你同意，就请在约书之上画押，如是不肯同意，就请留在此舟，等过今夜三更，再放你离此。”

蛇娘子仰天冷笑两声，道：“小妹妹啊！你可有信心，一定能够留得住我吗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你的武功，我已领教，我虽无胜你的把握，但自信二百招内，不致落败，这也许不足留下两位，但此舟停泊江心，四面江水茫茫，两位都不会水底功夫，就算小妹不留难，两位也难以离舟登岸。”

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如是想以此舟困住我等，未免是太小觑三圣门了。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姑娘算计虽然精密，但仍然少算了一件事情。”

黑衣少女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这帆船舱中，足可容我们动手相搏，姑娘想把我们困于此地，那是逼我们出手一拼了。”

黑衣少女突然举掌互击三响，立时有六个劲装少女，奔入舱中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动，只见六女各着劲装，身佩宝剑，但年龄却都在十六七岁左右，心中大为奇怪。暗道：女儿帮中人物，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年纪，一般人都在十六七岁左右，女儿帮有多少人手，虽然无法知晓，但看情形，决非少数，这情形决非三两年的时光，能够培养出来，不知何人化了如许心血，培植这么多少女，自然是有所用心了。难道她要利用这女孩子的美色、武功，替她在江湖上争逐霸业不成。

一时间，心念轮转，但却始终想不出这批少女逐鹿江湖的用心何在。

只听那黑衣少女说道：“在这艘帆船之上，我埋伏有十八位本帮好手，可以说，随我同来江州的本帮精英，尽集于斯，两位武功再强，只怕也难抗拒，但我并无倚多为胜之心，只要两位愿意留此等到三更，小妹立可恭送两位离此。”

蛇娘子打量了六个劲装少女一跟，只见她们英华内敛，眼神炯炯，分明都是内外兼修的好手，不论天资如何，也得有十年功夫才成。心中暗道：看来，这丫头已有了很完善的准备，今日如想破围而出，恐非易事，但对方既然排出拼战阵势，自己亦不便示弱，缓缓站起身子，笑道：“我先领教一下这六个小妹妹的武功，看看能否留得住我们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欠身一礼，接道：“属下愿打头阵。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要小心了，这六位小妹妹，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

霍然站起身子，行入场中，目光一掠六个劲装少女道：“六位姑娘是一齐上呢，还是一个个的比试。”

左面为首少女，应道：“我们一齐上，你觉得人单势孤，可以请那位大姐姐一齐下场。”

声音柔媚，婉转动人。

慕容云笙点点头道：“好！六位一齐上吧！但咱们比兵刃，还是比拳掌？”

仍由左面为首那位姑娘说道：“这个任凭阁下选择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“不论女儿帮将来是否能和我们合作，但她们和三圣门中为敌，总是对我们有利，我似是不必和女儿帮中人结仇，比试兵刃，难免要有伤亡，那就不如比试拳脚了。”

心中念转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和几位姑娘无仇无怨，比试兵刃，难免要有伤亡……”

女儿帮中的小丫头，一个个似是都很刁钻，那左首少女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很怕死吗？”

慕容云笙因无和女儿帮结仇之心，对她的讥讽，并不生气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也许在下不是六位姑娘联手之敌，比试拳掌安全些，六位既然要在下选择，想来定是会同意在下的意见了。”

左首少女首先解下佩剑，道：“你坚持比试拳掌，想来你拳掌上的武功，必然有过人之处了。”

慕容云笙也不解释，缓缓解下身上佩剑。

另外五个少女，眼看领队解下佩剑，也纷纷解下兵刃，弃置于地，迅速的散布开去，各占一方。

慕容云笙目光转动，看六女方位，已知这六人定然有一套合搏阵法，心中暗道：无怪她们要一齐出手，原来她们有一套联手合搏的阵法。当下长长吸了一口气，纳入丹田道：“六位可以出手了。”

六个少女分据方位，个个凝神而立，但却肃然不动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自盘算道：我虽无和女儿帮结仇之心，但如败在几位小毛丫头的手中，总非光荣的事，今日既不能伤人，也不能落败，最好是平分秋色，不分胜负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六女仍然肃立在原地不动，心中大为奇怪，道：“六位姑娘请出手啊！”

那原站左首的领队少女，此刻却守在正东方位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们让你先行出手。”

蛇娘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不出手，别人的阵势无法发动啊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扬手一掌，劈向正东方位。

就在慕容云笙掌势攻出时，六个劲装少女，也同时发动阵势。

但见人影闪转，六个少女分由不同方位，攻向慕容云笙。

慕容云笙一招击空，立时一提真气，疾快横跨一步，反掌出。

但闻啪啪两声轻响，慕容云笙双掌各接实一人掌势，身子借势闪避开另外两人的合击。

六女阵势展开，有如穿花蝴蝶一般，环绕飞舞，一十二只玉掌，连环施袭，分别攻袭向慕容云笙不同的部位。

慕容云笙施展出突穴斩脉的手法，迫使六女中三女中途变招收掌，纵跃闪避，让开了另外三女的掌势。

对慕容云笙而言，这是一场艰苦无比的搏斗，六女武功都非弱手，阵法配合，更是佳妙，十二只玉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分袭上中下三路。

双方搏斗了十几回合，慕容云笙一直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

六女阵法变化，慕容云笙无法先知，他不但要用尽了全身本领，应付六女的攻袭，而且还要穷尽智力，推索六女下一次攻袭部位。

这是一场智和力的恶斗，不足二十合，已然累得慕容云笙满头大汗。

蛇娘子全神贯注在慕容云笙应付六女的恶斗上。

她希望能在慕容云笙的拳路上，瞧出他真正的身份来历。

但慕容云笙拳掌变化，似是全然不按章法，以蛇娘子广博的阅历经验，看了半天，仍然无法瞧出他武功来路。

恶斗中，突然几声砰砰连响，慕容云笙身上连中了数掌。

六女掌力不弱，慕容云笙连中了数掌之后，虽未呼叫出声，但也被打得

面色苍白，筋骨酸疼；心中暗暗忖道：我如再不施下辣手，伤他们几人，只怕是非要被他们打伤不可了。

心念一转，暗中运气，左肩突然向前一伸，硬接一掌，右手闪电伸出，扣住了一个少女的脉穴。

他虽然扣住一女脉穴，但也因此连中了数掌。

慕容云笙暗中咬牙，强忍伤疼，用力一带！那被扣脉穴的少女，被他拖近身侧。

六女的阵势变化，也因一女被擒，受到阻碍。

慕容云笙自保反击，顾不得被蛇娘子瞧出内情，左掌奇招连出，击伤二女。疾退两步，说道：“诸位姑娘武功高强，在下已连中了数掌，今日这场搏斗，可算得平分秋色。”

他下手甚重，中伤二女，一被击中左肩，整个左肩一时间麻木难动，一被击中右肋，虽未呻吟出声，但已苦疼难当，面色苍白，站在一侧，娇喘不已。

六位少女，两个受伤，一个被擒，余下三人，不知是否应该再打下去，六只眼睛，齐齐投注在那黑衣少女身上。

但闻那黑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六个人，打人家一个都打不过，传言出去，岂不要大伤我们女儿帮的威名。”

三个未伤少女，齐齐拜伏于地，道：“属下们愿领责罚。”

慕容云笙缓缓放开那被擒少女，说道：“六位姑娘并未落败，在下已身中数掌……”

黑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帮中的事，不劳阁下费心。”

慕容云笙呆了一呆，默然不语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那被自己生擒的少女，也随着拜伏地上。

但闻那黑衣少女说道：“你们自知该当如何责罚吗？”

四个拜伏在地上的少女，齐齐应道：“自断一手。”

黑衣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你们自己动手呢，还是我来动手？”

那领队少女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，道：“自然是属下们自己动手了。”匕首一挥，生生斩下了一只左手。

慕容云笙目睹这等残忍之事，心中大是激愤，冷冷接道：“姑娘属下战败，就要她们自斩一手，如是姑娘战败呢？”

黑衣少女冷笑一声道：“不用夸口，等我处理完了这件事，再和你一决胜负不迟。”

慕容云笙眼看其他几位少女皆已取出匕首，霎时之间，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都将要斩去一手，想到其统驭的残忍，似是尤过三圣门，心中大急，道：“姑娘先请胜了在下，再让她们断腕不迟。”

黑衣少女神色冷峻的说道：“好啊，你要替她们说情，我非要她们斩下一只手来，给你瞧瞧。”

但闻蛇娘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张保，这关你甚么事，她们多伤一人，咱们就少一份阻力，最好是这船上女儿帮中人，全都斩下一只手来，咱们不用动手，就可以离开此船了。”

那黑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蛇娘子，你算盘打的很好啊！”

目光一掠六个少女，道：“你们退下去，暂时记罚、以后将功折罪。”

慕容云笙眼看那蛇娘子轻轻松松的几句话，就使那黑衣少女自动改变了

主意，不再要几人自断手腕，心中暗道：这等反激之法，十分简单，怎的我竟未能事先想到。

但见蛇娘子举手理一下长发，笑道：“姑娘啊，贵帮中援手赶来此地时，可是在这货舟和姑娘会合？”

黑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你如心中害怕，我要她们换一个地方也行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是贵帮中援手，到此之后就在这货舟和你会合，姑娘就不用再动心机了。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如是她们决定在此和你会合，我等就决心留此，一会贵帮中的援手高人……”

黑衣少女接道：“如是不在此地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恕不多留，我等立刻要闯出此地，姑娘自信贵帮中人手众多，武功高强，那就试试看，能否留得住我们。”她目睹慕容云笙和六女动手之情，已知慕容云笙武功，估计情势，合力突围。并非难事。

黑衣少女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，瞧了一阵道：“三更时分，她们会到此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她们武功比你如何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胜我十倍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身份呢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那领队之人的身份，自然是高过于我。”蛇娘子道：“那很好，我要开开眼界，会会高人，姑娘如有留客诚意也该加些酒菜呀。”

那黑衣少女究是涉世未深，虽然是充满着智慧，但仍是斗不过老于世故的蛇娘子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这话当真吗？”蛇娘子笑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，姑娘少不更事，也许贵帮中年纪较大，身份更高的人物，能和我真诚一谈。”

举起手来，理一理鬓边散发，接道：“如是我的推断不错，你已经接得贵帮总坛之命。”

黑衣少女愣了一愣，高声说道：“上酒。”

片刻工夫，两个劲装少女端着酒菜而上。分别替蛇娘子、慕容云笙和那黑衣少女，斟满酒杯。

黑衣少女先行一饮而尽，道：“酒菜之中无毒，两位尽管放心食用。”

蛇娘子举起酒杯望着慕容云笙道：“兄弟，适才你恶斗凶险，吃杯酒压压惊吧！”

黑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他是你的师弟，无怪他武功那样高强。”

蛇娘子一派玩世不恭的神态，娇笑说道：“姑娘啊！你看这位兄弟怎么样？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单以武功而言，倒还不错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人品也不差啊！人若临风玉树，气度似清风明月，我蛇娘子阅人多矣，但像我兄弟这等人物，世界上倒还少见。”

黑衣少女道：“令弟纵然英俊潇洒，那和我们何干？”蛇娘子溜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听到吗？人家一点也不稀罕啊！”

她自说自笑，倒把慕容云笙和黑衣少女，都闹的满脸通红。黑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蛇娘子，你放尊重些。”蛇娘子淡淡一笑：“好！咱们谈正经事，请教姑娘大名？”黑衣少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我叫白凤。”

蛇娘子仔细打量了白凤一阵，道：“姑娘叫白凤，怎的喜着黑衣？”

白凤冷冷说道：“衣服颜色，似是和名字无关吧？”蛇娘子道：“姑娘如是穿着白衣，那就更像白凤了。”

白凤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蛇娘子，我素来不喜说笑，你若没有正经话说，那就不用白费口舌了。”

蛇娘子自饮了一杯酒，笑道：“白凤姑娘对我们三圣门，知晓多少？”

白凤还未及答活，一个劲装少女，匆匆奔进舱中，道：“江面有两艘快舟，直驶过来。”

白凤目光一掠蛇娘子，道：“是你的援手吗？”

蛇娘子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我答应姑娘，只带一人前来，自是不会背约。”

白凤道：“不是你安排下的援手，那是何许人物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咱们出舱瞧瞧去吧！”

白凤道：“不用出舱。”起身行到舱壁处，伸手打开一扇窗门。

蛇娘子行近窗口望去，果见两艘快舟，直驶过来。

每艘快舟甲板上，站着一人，另有一人摇橹驶舟。

左面一艘快舟上，站着一个身着蓝衫的少年，背负双手，流览江景。

右面快舟上，是一位紫袍老者，靠在舱门口，望着那西天晚霞，一副悠然自得神情。

蛇娘子见多识广，打量了那两艘快舟一眼，已然瞧出不对，神色严肃他说道：“白凤姑娘，你当真不认识这些人吗？”

白凤道：“不认识就是不认识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”

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来，瞧到两艘快舟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那蓝衫少年不是在避雨茅屋所遇之人吗？那紫袍老者颇似虎王程南山，只是脸上稍加易容，易容而不彻底，那是分明让自己有辩认的机会。程南山既然到此，说不定舱中还藏着申子轩和雷化方，这些人对父亲故旧情深，对自己的关心，尤过他们本身的生死。”

蛇娘子眼看慕容云笙，望着那两艘快舟出神，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你认识他们吗？”

慕容云笙急急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蛇娘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穿紫袍的老者，好像是武林中极负盛名的一位人物，怎么我一时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。”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我如说完全不知，恐怕又要引起她的疑心，当下说下说道：“小弟也有此感。”

谈话之间，两艘快舟，已然驰近大船。

那蓝衫少年抬头看了大船一眼，举手一挥，小舟突然绕过了大船船尾，行向大船另外一面。

白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蛇娘子，我今日约你在此相会，除了你我之外，别无他人知晓，来人既非我们女儿帮中人物，自然是你们三圣门下了。”

蛇娘子缓缓说道：“姑娘未免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了。我如要人来此接应，那也应该是飞钹和尚和金蜂客才是。”白凤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真的不认识那两个人了。”蛇娘子道：“姑娘如何才肯信我的话呢？”

白凤道：“办法倒有一个，只怕你不肯答应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白凤道：“咱们两个人，分别去把那两个人杀了。”

蛇娘子冷冷说道：“白凤姑娘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作事燥之过急，那是身负重任的大忌。”

白凤眼珠儿转了一转道：“如若他们向我船上侵犯呢？”蛇娘子道：“那时，我将先你白凤姑娘出手。”

白凤道：“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”

突然一声娇叱传来，道：“你要找什么人？”

只见一个清冷的男子口音道：“你们船主在吗？在下要点货物。”

白凤目光一掠蛇娘子，道：“来了。”举步向舱外行去。

蛇娘子、慕容云笙紧随白凤身后，出了舱门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蓝衫少年，一脸冷漠神情，站在甲板上。两个劲装少女，并肩而立，挡住了那人的去路。

那蓝衫人目光缓缓由白凤、蛇娘子的脸上，移注到慕容云笙的身上，不禁一怔。

那虽然只是一瞬工夫，但已被蛇娘子看入了眼中。

白凤低声说道：“你们退开。”

两个拦在蓝衫少年身前的劲装少女，应声退开八尺。

白凤目光一顾蛇娘子，道：“是不是你们的人？”

蛇娘子摇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白凤道：“好，那就有劳你蛇娘子了。”

蛇娘子回 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去撵他下船。”

白凤冷冷说：“不行，要取他首级，或是生擒于他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道：“如果我们打人不过，被人杀了，或是被人生擒呢？”

白凤道：“如是你们被人杀了，我自会替你们报仇。”

慕容云笙大步行了过去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走错地方了？”蓝衫人道：“走错了，又怎么样！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走错了，必须得留下一点什么。”

蓝衫人一直是那冷漠神态，道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阁下走错了地方，那是错在双腿，留下双腿如何？”

蓝衫人道：“那要看阁下的手段了！”

慕容云笙右手一抬，疾向蓝衫人抓了过去。

蓝衫人身子一侧，回 手反扣慕容云笙的右腕。

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。

慕容云笙担心那蛇娘子瞧出破绽，出手极快，但又怕伤了那蓝衫人，力道却极是轻微。

但搏斗数招之后，慕容云笙觉得那蓝衫人武功高强，不在自己之下，力道渐加，放手抢攻。

转眼间，已动手二十余招。

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，那蓝衫人也似有意借此机会一试慕容云笙的武功，两人相互抢攻，各极凌厉。

白凤望了蛇娘子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人武功不弱，只怕你那从人非他之敌，我瞧还是你亲自出手的好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胜负未分之前，姑娘未免言之过早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砰然一声大震，两人硬拼了一掌。

慕容云笙连退三步，那蓝衫人却全身飞起七八尺高，跌落船下。

慕容云笙急步行近船边，低头看去，只见那人跌入了滚滚浊流之中消失不见。

那靠近货船的小舟，也匆匆驶离而去。

蛇娘子望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那人被你打落江心，只怕是活不成了。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暗惊骇，口中却应道：“不错，大概是不能活了。”

蛇娘子莞尔一笑，回头对白凤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该相信了吧！”

白凤冷冷说道：“那人武功，似不在令师弟之下，纵然相差，也是极微，令弟一掌能把人震起七八尺高，摔落江心，实是叫人难信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但这是事实啊！”

白凤道：“咱们再去瞧瞧那老者如何？”

转眼望去，只见那老者所乘小舟，也掉头而去。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逃走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也许他们还会来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来也要在三更之后，那时，贵帮中的援手，早已赶到此地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希望他们如此。”大步行入舱中。

蛇娘子回目对慕容云笙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那人伤了没有？”

慕容云笙看她笑的神情诡密，心中大是不安，暗付：她似是洞悉了我的隐秘一般，这女人天性恶毒，怎会对我特别垂青，说不定她在用我作饵，当真得小心一些才是。

心中暗拿主意，口里却搬转话题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姐姐，咱们当真要等到她们援手赶来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是的，咱们要见识一下那女儿帮中的高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这位白凤姑娘，年纪虽然幼小，但看上去心地却十分毒辣，如待她们援手赶到，实力过强，届时翻脸不肯认人，咱们岂不是只有束手待缚一途了。”

蛇娘子笑道：“女儿帮大约还不敢正面和三圣门结仇，只要咱们应付得宜，那就不致闹的非要动手不可。”

一面答话，一面举步行入舱中。

落日西沉，船舱中燃起了灯火。

时光匆匆，转眼间，已到三更时分。

蛇娘子望望舱门外面的月色，道：“白凤姑娘，此刻什么时间了？”

白凤望也不望蛇娘子一眼，目光却投注到舱门外面，沉声说道：“现在，是什么时刻？”

但闻守在舱门外面的一个劲装少女应道：“子夜三更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白凤姑娘，已届三更时分，贵帮中再不来人，我们也该走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敝帮中人一向守时，不出盞茶工夫，即可到达。”

话声甫落，一个劲装少女疾奔而入，欠身说道：“帮主差遣的援手驾到。”

白凤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敝帮中人，一向守时，纵然是远在千里之外，但定的约会，也将是如期赶来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在舱内恭候。”言下之意，那是说明了，不去迎接。

白凤道：“敝帮中人，不敢有劳大驾迎接。”

大步行出舱门。

蛇娘子转过脸来，低声对慕容云笙说道：“女儿帮总坛中人，决非好与人物，不能等闲视之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我知道，小弟不插嘴，一切由姐姐做主就是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咱们要见机而作。”

讲话之间，白凤已带着两个身着劲装的少女，行了进来。

蛇娘子目光转动，只见来人也是十七八岁的少女，不禁为之一呆，暗道：“女儿帮总坛中人，也是这样年轻的孩子，看来这女儿帮并非是老一辈武林人物卵翼下的产物，完全是新起之秀。”

白凤望了蛇娘子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这是敝帮中两位金花舵主。”

蛇娘子仔细看去，只见两女前胸之上，各自插了一朵金花。

那金花大如制钱，灿然生光，似是黄金做成。

蛇娘子点点头道：“有幸得会。”

两位金花舵主神情肃然，对着蛇娘子微一颌首。

蛇娘子目光转到白凤脸上，道：“白凤姑娘，贵帮中两位金花舵主已到，姑娘留我等在此，会见贵帮总坛中人，如今我们已经会到了。”

白凤道：“你蛇娘子留在这里，只为会见我帮中两位舵主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白凤姑娘强留我等在此，要等贵帮人赶到之后，才许我等离开，用心何在？我等不知，此刻可以说明了吧。”

白凤道：“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、我们女儿帮并无和你们三圣门为敌之心，但也不怕你们三圣门。由明天算起，我们只留此十日，十日之后，女儿帮全体离此，只要你能答应在这十日之内，约束门下不出外活动，我们一定遵限撤走，届时，你们三圣门可以独霸江州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三圣门派了我到江州，岂是无谓而来，姑娘要我约束门下，避开十日，那岂不是让你们女儿帮捷足先登吗？”

白凤道：“那是非要有一场火并不可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只要一方让步，这场架就打不起来了。”

白凤道，“我瞧是希望不大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除非贵帮中人，坚持不肯退让。”

白凤道：“这场架如若是一定要打，彼此都可以施用机诈了。”

蛇娘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是了，姑娘可是想把我们留在此地。”

白凤道：“不错，先下手为强，如是一场拼斗不能避免，只好先把你们两位留下来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姑娘自信有此能耐吗？”

白凤道：“三更之前，确无把握，但此刻情况不同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可是因为贵帮中两位舵主在此，是吗？”

白凤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语音一顿，接着道：“女儿帮中的金花舵主，各有绝技，你如是不信，不妨一试？”

蛇娘子目光扫掠了两位金花舵主一眼，只见两人神情严肃，一语不发。心中暗道：这两个丫头，锋芒内敛，深沉难测，倒是不可轻视的人物，此刻，如和她们动手，我们先吃入单势孤之亏。

白凤道：“这场火并是无法避免，与其等日后发生，还不如让它早些发

生的好，目下我们先占优势，也许我们能在你们援手赶到之前，先行把你杀死。”

蛇娘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，道：“我和这位白凤姑娘动手之时、不论胜负如何，都不许你出手。”

慕容云笙正待开口，白凤已抢先说道：“不要用激将之法，我不吃这一套，不论他是否出手，我们也不会和你单挑独斗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我想你也不敢，你，再加上你们两位主花舵主、一齐出手就是。”

白凤望了两位金花舵主一眼，道：“这位蛇娘子，乃是武林中大有盛名的人，咱们年纪轻，三人联手而出，不论胜败、都不算丢人。”

但闻左手站的那位胸佩金花少女，冷冷说道：“慢着！”

蛇娘子道：“你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那少女急急向前行了两步，道：“你可是想找个人单打独斗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如若姑娘愿意单打独斗，我极愿奉陪。”

金花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我们两个人，分不出胜负，你再找她们两位动手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姑娘好大的口气，好像你一定胜得了我。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打着瞧吧！你先出手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看来，我如不肯出手、大概这一场架，拖到明天也打不成，是么？”语落掌出，呼的一掌，迎胸拍了过去，击向金花少女前胸。

那金花少女突然一吸真气，陡然间向后退出了三四尺远，避开了蛇娘子的掌势，道：“你怎么不亮兵刃呢？”

蛇娘子道：“等你先在拳掌上胜了我，咱们再动兵刃不迟。”

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太麻烦了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听姑娘口气，咱们是非动兵刃不可了。”

金花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也许你在拳掌之上，有很特殊的成就，我已经说明了，亮不亮兵刃，那是你的事了，但咱们动手，不受任何限制，自信在拳掌上有成就，那就施展拳掌，兵刃上招术奇绝，那就施展兵刃，暗器上有成就，那就施展暗器。”

蛇娘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看起来，姑娘在暗器上特有成就了。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我们的事情很多，话已经说明白了，那就不用再费口舌。”

语声甫落，右手突然一扬，金芒一闪，疾向蛇娘子前胸点去。

慕容云笙心中暗道：在这船舱之中动手，她当真要施展暗器不成。

只见蛇娘子右手一抬，一把匕首，自袖口之中飞出，当的一声，迎在那金芒之上。

只见那金芒突然一转，又飞回那金花少女的手中。

慕容云笙暗自奇道：这是什么暗器，竟能收放自如。

忖思之间，瞥见那金花少女左手一挥，又是一道金芒飞出，击向蛇娘子面门。

这一次，慕容云笙十分用心查看，只见那金芒之后，有一道银线系着，才能收发由心，当作兵刃使用。

只见她双手连连挥动，两道金芒，有如盘空交飞的金蝶一般，在蛇娘子头顶前胸之上下不停的旋转，攻势奇幻，锐利至极。

蛇娘子手中虽握着一支匕首，但却只能用交错盘旋防守袭来的金芒，无法腾出手来反攻。

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打法，两人始终保持着六七尺的距离，各自挥动兵刃动手。

搏斗中，但闻那金花少女突然娇喝道：“小心了。”

双手突然加快了速度，两道飞舞的金芒，也疾快的加速转动，交叉旋转，有如两只戏花飞蝶一般，忽左忽右，变化难测。

慕容云笙仔细看去，只见那金芒交转飞旋之下，蛇娘子已经被迫的没有还手之力，顶门隐隐见汗。

显然，那少女手中的金芒，攻势凌厉无匹，招架不易。

慕容云笙心中大为惊奇，暗道：这算什么武功？但它威力奇大，必得想一个破它之法才成。

忖思之间，突闻得沙的一声，衣服破裂之声传了过来，蛇娘子左肩上衣服，被一道飞舞金芒扫中，带起一大块衣片。

蛇娘子冷哼一声，正待挥动匕首反击，那金花少女却呼的一声，把两支金芒一齐收了回来。

蛇娘子借势一个飞跃，直向那金花少女欺了过来，匕首挥动，闪起了一片银芒，分刺少女前胸三处大穴。

那少女冷笑一声，陡然向后退开两步，双手一抬，突然间，飞出了两蓬金芒。

蛇娘子在欺身进攻之时，心中早已有了准备，想她在占尽优势之时，何以会突然收回金芒，是以在攻向那少女之时，已然暗作戒备。

她虽然早有顾虑，但却未料到那女子袖口之中暗藏的竟是两把金针，惊骇之下，急急向后退去，同时挥动匕首护住了五官。

她虽然保全了耳目面门未伤，但左右双肩和前胸之上，却各自中了数枚金针。

但闻那劲装少女急急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蛇娘子停下手来，冷冷说道：“姑娘好毒的手法！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兵不厌诈，愈诈愈好，何况我已事先声明，不论暗器、兵刃，都可使用，你自不小心，怪得哪个。”

蛇娘子心中默数左右双肩和前胸，计中有六枚金针，所幸六枚金针都未射中要穴，双肩还可自行运用，当下说道：“我还有再战之能，咱们继续动手吧！”

金花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我那金针上淬有剧毒，你如不及早停下，勉强支持动手，毒性将快速发作！”

慕容云笙一侧观战，只看的心中惊骇不止，暗道：那丫头先行诱敌深入，然后再施毒针伤人，这手法实可算得恶毒之极，那蛇娘子在江湖之上以心狠手辣扬名，这少女之恶毒尤过于她。

但闻那金花少女冷冷说道：“你也许已经觉到，伤处隐隐发麻，如不及时服用解毒药物，一顿饭工夫之后，毒性就要发作，那时再想治疗，可就来不及了！”

蛇娘子道：“姑娘可是想威胁我吗？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我说的句句真实，你如不信，那就算了。”

慕容云笙突然向前行进了一步，挡在蛇娘子的身前，冷冷说道：“在下

领教姑娘几招。”

蛇娘子道：“这丫头的武功并不很高，只是兵刃怪异，手段恶毒，初次和她交手之人，难免要吃大亏，除了她那一对怪异的兵刃，和袖里金针之外，恐怕还有其他诡计，你要多多小心才成。”

慕容云笙回目望去，只见蛇娘子并未拔出身上金针，心中暗道：是了，她大约已觉出那针上有毒，是以，不敢轻易拔出，这蛇娘子虽非什么好人，但对我却不错，她拉不下脸来，向人求取解药，只好由我替她办了。

心念一转，当下说道：“姑娘这等伤人手法，算不得光明正大，你虽伤了人，也不能算武功胜人。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动手过招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难道还要手下留情不成？”

慕容云笙心中暗自盘算，怎生才能取得解药，又不失身份，但想来想去，却是想不出适当措词，只好一伸手道：“拿过来。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拿来什么？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解毒之药！”

金花少女冷冷说道：“这样简单吗？”

慕容云笙也觉着此举欠理，又无更好的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你伤人手段不够光明，自然应该交出解药。”

金花少女格格一笑，道：“解药在我身上，你如有本领，只管拿去就是。”

慕容云笙唰的一声，抽出长剑，道：“照姑娘这等说法，在下非得胜了姑娘，才能取得解药了。”

金花少女道：“怕的是你不能胜我。”

慕容云笙道：“那就试试看吧！”长剑一挥，刺了过去。

金花少女陡然向后退开三步，避过一剑。

慕容云笙眼看蛇娘子和她动手情形，知她那一对奇异兵刃变化多端，不易对付，当下欺身而进，长剑疾转，剑招连环，猛攻过去。

这一轮急攻，不但快速绝伦，而且招招恶毒，直刺要害。

那金花少女被迫连连后退，避过了慕容云笙一轮连环剑招之后，才扬动双手，两蓬金针，疾射而出。

慕容云笙早已有备，看她双手扬动，立时一吸真气，疾快的向后退去。

手中长剑舞出了一片剑幕。

